



翁山文外自序
 番禺屈大均撰
 予所著有翁山易外
 廣東新語有明四朝
 成仁錄翁山文外詩



翁山文外



外凡五種號曰屈沱
五書五書中自視唯
文外最下未能盡善
輒欲棄而不錄二三
及人以為此非予之

文乃予之心所存天
地之心在日月以薄
蝕而愈見其文聖人
之心在六經以燧闢
而愈見其文予之心

在文外以為未盡善
而愈見其文後之君
子求子之文於盡善
之中非子之知己求
子之文子未盡善之

中斯子之知己已庸
可弃諸曰相與梓之
得序記傳說之屬凡
若干篇

凡百三十二峰州尚藏書

文外銘

有外止音是吾用曉在

音殿仁文叨在內日當

易昔切刃自然匪日止

謙卷生亏味大均



翁山文外題辭

侯官 張 遠 超然

上海圖書館藏

番禺屈翁山先生志節君子也五嶽四瀆無不歷
經史百家無不讀賢人高士無不交抱屈平離憂
之志而懷黍離麥秀之傷其氣浩然充塞于兩間
發而爲詩慷慨激昂汪洋浩汗旣已見稱于當世
矣晚以學易研極于理氣數之微以吾之心性命
會合之恍然有得也發而爲文含弘光大不拘拘
于漢唐宋諸家而理足詞達如風行水上波瀾自
生其淡造之言剛健之氣非學易之功不至此而
翁山亦不自知其至于此也嗟乎世之號爲大家

者不過捃經摭史剽竊歐曾之糟粕者耳方且沾沾自喜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讀翁山之文不廢然自失也哉

南豐 甘 京 樾齋

屈子翁山所著談易最多而敘論諸篇則凡老子參同契陰符諸書無不能言其概而必歸正之於儒其他傳記碑表惟忠節幽微之人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此翁山文所以可傳也然翁山僅以詩文名天下豈翁山之幸歟翁山博聞彊志閱世最早體弱不勝衣而有雄畧近三十年盤錯震驚無不身歷足跡徧九州讀其繇秦中越九邊絕塞以抵

京師與登率嶽諸日記自極溫之地至于極寒萬里有餘而曾無倦遊之色其詩文得力於此者固多然予私察翁山眷宇間黯然嘗有憂色九章之哀郢曰憂與愁其相接悲回風則曰不忍此心之嘗愁然則三閭本不欲以愁終者翁山有三閭之志兼子長之遊其憂思安知終不可解豈可以鬱鬱憺憺踵乃祖之故轍乎予他日與翁山再見無區區以文章爲言則幸矣

同里 李 稔 祈年

從來儒者讀書慕義不得有其權而以空言爲實事者情之所必至也蓋繇身居百世而下曠觀百

世而上事恒萬千其有不得於心者或為謠吟為
論說以發其胸中正氣非好辯也如史遷等老氏
於申韓昭明目美新為楊子智者之失往往有之
故使人不能相忘於無言正猶文外一書闡盛德
於既湮存孤忠於未著而文章義烈之芳規陵寢
山川之遺事皆莫不獨申其正論此非窮古極今
之實事哉然而未免於空言矣世之人或疑其才
多而好辯孰知其胸中正氣積而流之者與譬之
春風鼓和萬物新其閉藏之氣天地非私物也其
正氣則然也若夫屈子精淡之學已見於易外諸
篇茲則其末耳雖然何本何末執一語而會其歸

亦安往而不得其精淡之與有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說

解

碑

墓表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墓誌銘

書後

雜著

銘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贊頌

雜文

哀辭

書

卷十七

卷十八

以發其胸中正氣非好辯也如史遷等老
 故使人不能相忘於無言正猶文外一書闡盛德
 於既湮存孤忠於未著而文章義烈之芳規陵
 山川之遺事皆莫不獨申其正論此非窮右極
 之實事哉然而未免於空言矣世之人或疑其才
 多而好辯孰知其胸中正氣積而流之者與譬之
 春風鼓和萬物新其閉藏之氣天地非私物也其
 若夫屈子精淡之學已見於易外諸
 亦安封而不其辭與之與其執一語而會其歸

翁山文外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記 序 傳 論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說 解 碑 墓表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墓誌銘 書後 雜著 銘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贊 頌 雜文 哀辭 書

卷十七 卷十八

賦 啓

翁山文外

卷之一

番禺

屈大均

謨



記

先聖廟林記

自兗州東北二十里至曲阜縣縣闕里也有二石闕故名蓋里門也或謂少昊所都故曰闕然少昊當時未有宮殿則亦未有闕也史稱魯煬公築茅闕門或以是然闕里本在陬昌平鄉孔子生於陬陬城西界有闕里其後孔子長徙居曲阜仍稱闕里不忘所生之地也廟在曲阜城中乃夫子故宅史所稱藏夫子平生衣冠琴車書於壽堂者也廟

南向門三中曰大成左金聲右玉振前有朝閣五
中大閣榜曰奎文殿中像垂旒而端笏者素王也
素王之稱予謂在如魯哀公稱尼父之爲尊蓋孔
子猶天不可得而謚稱曰尼父則所以尊夫子至
矣父者天之謂也以天爲父而所以稱天者至以
夫子爲父而所以稱夫子者至稱曰素王其亦何
以加於夫子乎像前有銅犧一銅象一銅尊一鐃
曰漢元和二年祭器簷亭一碑曰杏壇壇北有子
路捨丁石石之曆也自大門至此栝栢森森多數
百年物而壇東南隅一檜側指皮如銅鐵而色殷
膚文隱起如索綯左者左紐右者右纏高四丈有

奇圍三尺乃夫子手植之物自周迄元至元三十
一年三枯三榮其枯必兆禍亂其榮必生聖人歷
歷可考今之槎枿一榦而未能再鬱葱也其猶剝
之碩果耶天地之心萌芽於下俟雷動而後發育
吾知其必有日矣後一殿爲元官夫人位又後一
殿曰聖蹟有石刻夫子全像及周流列國之圖殿
右爲啓聖王像亦垂旒端笏後一殿則顏夫人位
其前有金絲堂魯恭王聞樂於此故名此孔廟之
大畧也廟大門東有衍聖公府其堂曰詩禮旁則
四氏弟子有學焉自縣之北出圭門四里許度橋
至漸門門與圭門相直是爲孔林輦路廣十餘丈

有石闕六楹其左有孔彪韓勅二碑韓勅碑與禮器碑皆爲漢隸第一摩挲久之石表石人各二石獸四獸作仰號之狀三蹲一立甚奇古後漢永壽元年魯相韓叔節所造或以前二爲角端外一立者狀若抵觸爲神羊內一爲駁馬人則方相之類左執笏右者帶劍皆古衣冠越數里紅墻繚繞悉在松栢陰中第三坊有樓觀臨之下有篆曰至聖林入坊而東稍北有洙水橋洙水橫穿林中經夫子墓前數十步乃出林水甚小一溝瀆耳古所謂洙瀆是也春秋莊公九年冬浚洙洙水小冬輒乾涸故浚之然今竟絕流水經注所謂西合于泗水

者不可見矣或以爲似古魯城之隍非泗水分流者故浚之未知然否橋里許有享殿亦曰思堂堂後一楷樹高三丈五尺圍四尺子貢獨居時所植者也楷與檜生意皆存而檜之榮茂獨與興王相應此梁木也萎而不萎蓋夫子之元氣在焉昔人言仲尼元氣顏子春生元氣者乾道之變化正其性命而可以各正萬物之性命太和之所保合故久而復榮顏子春生其道爲復故爲乾之長子子貢與諸賢有復有不復徵諸艸木而可以見其仁之所至矣述異記言曲阜有顏回墓墓上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枝葉暢茂土人云顏子手植之木

蓋亦於檜具體而微者乎從楷樹折而西上爲子思墓東上少南爲伯魚墓西折而稍上則夫子冢冢高一丈二尺有漢刻石又有宋刻文曰至聖文宣王墓石在漢石之前其壇石厚可三尺方亦如之縱橫各七數凡四十有九亦韓叔節所造弟子舊於冢前以甒甒爲祠壇方六尺許與地平故叔節易之以石也子思墓前二石龕徑三寸深半之居攝元年二月所造其石案石鑪在夫子冢前者元至治二年祭器也有銘存焉墓西一室爲子貢廬墓之所史稱孔子沒弟子心喪三年旣畢乃相訣而去或復畱則廬墓者不止一子貢子貢則六年也子貢當時實主喪故將歸而入揖之其後子貢歸而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曰孔里斯亦因子貢而興起者也史又稱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當夫子沒之明年爲魯哀公之十有七年哀公因所居堂弟子內爲廟在魯城西南隅歸德門之內而學者當時惟以冢爲歸依依不舍司馬遷云子適魯觀先聖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於其冢是也冢今作家非也其時家已爲廟堂久矣冢地甚寬孟子之所謂場故可以習禮也中凡廣十里伯魚子思二墓相去十步許規制

甚小蓋皆馬鬣之封夫子則若堂矣孫毓所謂孔子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者是也然當時子夏等行夫子之志三斬其板而止僅高四尺如防墓後人增益之故今高一丈二尺耳古木多不可名皆弟子四方之植其合抱者舊有十餘萬章多柞枌雜離女貞五味髡檀之屬下無刺人草上無鳥巢洵可異也墓西北有白兔溝二白兔石也似兔非兔狀亦怪記稱秦始皇伐林墓得虛墓五間皆石爲之堅不可動有白兔出其中逐之而沒遂不敢發故後世爲白兔以守之溝本在曲阜西八里此亦以名此孔林之大畧也林東三

里有講堂在洙北泗南又有研臺井卽刪述之所自衛反時居此皇覽謂諸弟子房舍井瓮猶存漢光武嘗坐其中是也斯地也中據二水之勝而馬鞍山別委三峰于前如筆架然又乃天造地設之奇故爲斯文所根本義皇畫八卦於始夫子修六經於終皆在此地數里之內蓋泰山之靈秀所會者也五嶽惟泰山南面故爲天地之長男五嶽之宗伯其正脈所分爲尼山以盤礴於闕里之東南者亦皆南面有向離之象故爲天下之文明噫嘻真中國之神臯也哉尼山有五峰相連曰五老峰夫子始生之夕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故

峰名五老中峰尼丘最高其顛如玉屏而微窳其半故孔子頂如反宇所謂首上圻是也維嶽降神並其形而與之矣尼山之東三里爲顏母山其西五里爲昌平山是爲尼山之內翼其外羣山綿絡在南者爲鳧爲嶧爲九龍在東者爲如溝爲陪尾爲蒙爲夾谷在東南者爲防在東北者爲臨樂在北者爲梁父爲云云爲亭亭爲介丘爲徂徠爲龜爲石門是爲尼山之外翼而九仙山爲小屏泰山爲大屏其西廓然淺壠平阜依稀環抱若宮墻若城郭周遭數十百里望之不窮論者謂凡山皆發崑崙至爲都會山必西峙水必東流闕里之山環北東南三面而沂水出于尼山逕闕里之南西流滙于達泉溢于雩水行七十里入于泗洙水出臨樂山西北流浮于孔林入于沂泗水出于陪尾逕闕里之北百里強折而南會于沂入于濟汶水有三源其出于仙台原三寨村者皆西流合于泰安之下又西流六十里合徂徠源之小汶河注于洸而南入于濟是則山水皆逆矣山水皆逆使中原之氣脈盤旋而不直下以爲生聖生賢之本其與易之逆數相合乎王充云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爲之却流蓋反而朝宗之意亦一逆也斯地也山水之靈異蓋路史所云空桑又曰兗鹵也其地廣

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以爲廣桑之野者也春秋演孔圖云徵在遊于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于空桑于竇云徵在生孔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南山者尼山也穴在尼山之西卽坤靈洞也洞有三門其中一室廣可兩楹有石牀石枕石几皆天成卽孔竇也孔竇一作空竇而竇或作瀆與顏母井不遠魯相史晨勅瀆井復民飾治桐車馬于瀆上擬守井舍吏四人又其碑云伏念孔瀆顏母井去帝道遠是也大冢者或少昊之陵也少昊陵在防山之北而空桑在防山之南昌平鄉一帶皆其處也然山海經云空桑之北有軒轅山軒轅山者必闕里之東北壽丘也考黃帝生於壽丘其旁今有景靈宮焉實祀黃帝然則黃帝素王皆生於空桑蓋不止一伊尹也然素王之稱者何傳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水精者黑帝也孔子稟黑帝之精以水德王在易爲坎之德坎在艮下其象曰山下出泉蒙夫子應蒙象而爲師坎之水則沂之深也艮之山則尼丘之高也童蒙之吉則顏曾之賢也噫嘻惜乎吾不及其時執經問業與諸子揖讓於其間履斯遺蹟其安能已於低徊而不能去也哉

出通濟門從天壇舊址沿鍾山南麓以行山向背
 不一兩峰駢立雲日蔽虧最秀者屏風嶺多紫青
 黃碧之氣日凡數十變舊有松杉數十萬株與巧
 石青巖相映今不可問矣 孝陵在中峰下初自
 朝陽門入有碑曰神烈山 肅皇帝所封樹者
 烈皇帝立臥碑一在大金門外大金門之上有神
 功聖德碑其文乃 成祖所撰踰橋有石人八四
 文臣朝冠執笏四將軍介冑執斧鉞擎天柱二色
 如玉雕鏤升龍文下列石獸七種馬麒麟象橐駝
 獅子獬豸虎每種有四皆兩蹲兩立東西相向森

恭謁 孝陵記

屈大均

出通濟門從天壇舊址沿鍾山南麓以行山向背
 不一兩峰駢立雲日蔽虧最秀者屏風嶺多紫青
 黃碧之氣日凡數十變舊有松杉數十萬株與巧
 石青巖相映今不可問矣 孝陵在中峰下初自
 朝陽門入有碑曰神烈山 肅皇帝所封樹者
 烈皇帝立臥碑一在大金門外大金門之上有神
 功聖德碑其文乃 成祖所撰踰橋有石人八四
 文臣朝冠執笏四將軍介冑執斧鉞擎天柱二色
 如玉雕鏤升龍文下列石獸七種馬麒麟象橐駝
 獅子獬豸虎每種有四皆兩蹲兩立東西相向森

然若鹵簿焉入櫺星門又踰橋橋前為大門門有五今塞其四僅留東一門舊又有中門五道今毀殿榜曰 孝陵殿凡十一間中官奉 高皇帝高皇后神主其中以黃紗幙覆之非舊制也殿後門三道內官為小室以居司香火踰橋至隧道上有樓曰明樓樓後為寶城 梓宮葬其中封之崇三四丈望若丘山殿東有小山其下為 東陵懿文太子所葬故有殿二層今亦亡相傳 思宗南渡初謁 孝陵告奠甫畢即顧問 懿文太子寢園享祀云何都人傳其語以相訝嗚呼二百餘年以來聖子神孫未嘗有此問也其 讓皇帝復來耶子嘗三謁 孝陵及 東陵匍匐堦前與二三宮監相向而哭有牧馬兒方斫殿柱子以錢拜而求免嗚呼尚忍言哉

御琴記

屈大均

戊戌之春臣大均北走京師求 威宗烈皇帝死社稷所在故中官吳指萬歲山壽皇亭之鐵梗海棠樹下臣大均伏拜而哭失聲吳感動畱信宿其家臣大均輒從吳詢問宮中遺事及內府所藏御器存亡吳嘆息曰自賊陷神京歷朝圖書寶器悉為灰燼 先皇帝善書書成鈐以玉璽其文有曰崇禎御筆有曰 大明崇禎皇帝萬幾餘暇之筆今諸璽散落人間不可復問矣一琴名翔鳳嘗經先皇帝御玩國變後轉徙兵火中有濟南李氏者購之以歸先是時 上勵精圖治後宮希所遊幸

一日中秋之夕

駕幸玉熙宮設宴

命田貴妃

援琴鼓關雎四章斯時朗月如霜器和響逸

上歡悅顧謂貴妃卿指法洪纖得宜是誰所授對曰

臣妾母氏能琴臣妾琴是母氏所教次日召母

入宮奏琴數曲賞賜優渥斯時乃崇禎初年流寇

未熾鐘鼓司時節奏水嬉過錦諸戲內才人於煖

閣齋縷金曲柄琵琶彈清商雜調歌舞太平

上心悅傾聽不倦未幾河南淪陷秦楚燕齊三晉鹵

寇交訐上宵旰不遑減膳撤縣無復有向時玉

熙宮之歡矣先是有楊太嘗正經者通明音律尤

善琴先世爲西陽宣慰使司代有戰功及自爲將

值巳巳之役從思石提兵入援於山海關大斬獲

上谷欒城諸地旣復因上饒歌十曲上嘉其聲

詞雄詠可以建威揚武因勅審定郊廟樂章嘗

奏琴便殿爲太古聲上稱爲過於師襄而官以

太常賜之琴二甲申京師不守太嘗抱二

琴亡匿淮陰作爲西方風木二操西方思君風木

思親一彈再鼓哀聲苦調聞者莫不流涕先時

上雅好鼓琴嘗使中書尹燁訂正歷代琴譜上

親製琴文五曲一曰五建皇極宮音君二曰百僚

師表商音臣三曰於變時雍角音民四曰萬國咸

寧徵音事五曰四尺來王羽音物其第一曲有云

帝錫以禹疇今第五曰建極維王建其有極
兮垂黻冕授玄圭以爲天下王又製訪道五曲亦
分五事五行一曰崆峒引二曰敲爻歌三曰據梧
吟四曰叅同契五曰爛柯遊又嘗製銅琴二百張
命中書文震亨各爲之贊今俱不傳矣臣大均聞
言相與歛歔泣下久之臣大均以事往濟南遂過
李氏求所謂翔鳳御琴者而觀之琴長可四尺神
光閃爍飾以金玉象犀背鐫廣運之寶及大明
崇禎皇帝御琴八字尾有翔鳳二篆字臣大均捧
之流涕髣髴天威咫尺伏拜不能興李氏故多古
琴建高樓藏之諸古琴環繞御琴數匝若有君
臣之象而楊太常者歲逢先皇帝忌日必從淮
泗來拂拭御琴設玉座祭奠如禮臣大均於
是畱濟南踰月會正經至握手若平生好正經奉
御琴不敢彈乃陳賜琴鼓一再行叙寫國破家
亡之故變聲悽慘林葉陡落驚風颭颭曲未終聽
者皆泣下正經時爲僧布衲芒屨與臣大均遯荒
之跡略同酒酣悲歌相和徹夜徬徨因爲御琴
歌以紀之其詞別載於詩中

唐晉王祠記

屈大均

唐晉王祠在代州之西八里柏林寺中其像中據胡牀將巾緋袍龍袞碧玉帶手持一矢睨而視當時畫工以王一目微眇軍中號獨眼龍故諱之旁六像左一人面白而王冠黃袍拱手立爲莊宗右一人王冠而紅袍爲明宗東前一人面赭赤冠虎頭冠青戎衣叉手臂掛一鐵撾脚下立一白犬爲飛虎將軍存孝餘三像莫知其誰皆黑面虬鬚戎帽披甲一人背弓矢一執雙鉞一臂鷹自王以下凡七人王故有畫像大小二軸數百年物也其大者武宗皇帝幸代時取入大內小者獨存寺中隆

慶四年代人某某以絹素漫滅乃依畫以土塑像
並建祠代有晉王祠自此始書曰唐晉王祠不曰
唐太祖武皇帝者王志也歲丙午秋予至祠瞻拜
作而歎曰嗟乎王忠正平難有大功德於唐蓋汾
陽之後一人也使王而永年必將求神堯之子孫
立之以建中興大業其不肯悖負國恩墜臣節而
自爲一代也明甚當王疾篤以三矢遺莊宗其一
則以復唐宗社爲言莊宗弱齡英武能解潞州之
圍滅朱梁之國以成乃父之志可不謂孝所憾者
欺天下以復唐卒自取唐其迹嫌於篡耳世有欲
改五代史爲後唐書者然莊宗非昭烈比也昭烈
可爲季漢而莊宗不可爲後唐莊宗蓋晉也非後
唐也莊宗稱晉之罪小而稱後唐之罪大稱晉則
唐亡於朱溫稱後唐則唐亡於後唐唐亡於後唐
而朱溫之罪至是輕矣嗚呼千秋而下有大勲勞
而嘗賜姓爲親王者其尚思繼晉王之志終始一
心毋以異姓而亂人之宗毋以他族而絕人之祀
以自同於篡奪斯代人所以爲晉王塑像建祠之
意也哉

救而擴人文宗毋以出越而歸人之疏
而晉思救王皆其尚思歸晉王之志於一
而未盡之罪全其彈矣而平于而不可大憚
而而亦未盡其罪全其彈矣而平于而不可
而而亦未盡其罪全其彈矣而平于而不可
而而亦未盡其罪全其彈矣而平于而不可

宗周游記

屈大均

乙巳仲冬予從蒼舒杜子入陝西杜子生陝西三
原嘗自稱秦人予謂杜子子之鄉非宗周之地與
漢唐之故都耶乃今天下人但以爲秦而前不稱
周後不稱漢唐何也夫秦在戰國時所謂嫪秦無
道之秦也彼三晉田齊之篡楚之僭秦固可以并
吞二周神明之統堯舜禹湯之所傳秦之祖襄公
以兵討西戎而救天子其孫昭王大逆乃遣將軍
攻西周使西周君頓首納其地至莊襄而東西二
周皆滅不義如秦其爲名也爲雍州之辱大矣稱
雍州之人但曰秦人其爲士大夫之羞也亦久矣

子何不察尚自稱爲秦乎昔高皇帝定天下以雍州之地爲陝西陝以西之爲言始於有周蓋二南風化之所本也高皇帝不以雍州爲秦而以爲陝西以屬於有周蓋有念彼周京之意焉今子之敦詩書而樂仁義其猶周先王先公之德教所被者也誠能毋忘其本而易稱宗周大告國中使皆舍其尚氣槩先勇力之習復爲文武成康之遺民以不負我高皇帝所以貴重雍州之意則子正名之功實有大造於西土西土之人將以子傳於不朽予今者從子西歸詩人所慨嘆而不得至者予今得至亦子之大有造於予也杜子以爲然於是予爲游記遂以宗周爲名以先杜子

二十七日自南京渡江至浦口買騾子陸行寒甚披氈冒雪手僵不能執鞭暮至烏衣宿明日三十里至滁環滁山色蒼然瑯琊出其西南與豐山爭峙尤高秀豐樂醉翁二亭在煙樹中不可見十里過清流關乃宋太祖擒皇甫暉之所崇禎九年正月總督盧公象昇亦大殺賊於此賦詩紀之十二月朔百餘里至黃泥浦三十里至鳳陽兩面山勢盤廻有如鳳展故曰鳳陽皇城在萬歲山之陽左日精右月華三峰巍然若屏障皇陵自荆塗淮濠之間發祥其脈綿亘自南而北誠東南最勝

萬世本根之地又三十里至塗山謁禹啓廟渡淮
淮水濁似黃河岸邊頗有古樹繫騎久之穿懷遠
縣城並荆山行荆山禹鑄幣之所下有卞和洞西
一水曰澗河與淮相接二里有花常二將軍墓五
十餘里至雙澗集爲蒙城縣境蒙城莊周所生之
地也九十里至西楊集柿葉凝霜凋零未盡風起
蕭蕭如秋深人家茅葦一往淒絕渡澗河九十里
至白龍廟竟日行棗林中又三十里至考城歸德
屬縣也四十里至亳謁湯廟明日八十里至魏家
橋踰黃河而北河水渾濁日色皆黃人馬渴甚不
敢飲三十里至鹿邑黃塵逆面咳唾皆泥土矣四
十里至馬廠又百餘里至太康境蓋自懷遠荆塗
二山至此路皆平曠風沙四射如刀箭交集慘淡
若螿蟪之塞每旦率五鼓起畏嚴霜疥趾不敢騎
必步行至三十里候足底大熱乃騎午則黃埃蓬
勃曉則霜凍馬毛冰旋人毫髮皆縮如蝟踉蹌不
前歲暮北征之苦若此明日過潁水七十里至扶
溝人家依棗柳間每築三丫高臺禦寇向暮雪四
野皚然明日三十五里至鄆陵五十里至五女店
是許州所屬一路多樓房漸繁盛矣四十里至許
州州西有曹丕受禪臺及碑始見禹州諸山迤邐
直接關西潁水穿潁橋而過粼粼見底鄆生所稱

清深肅潔者至州城西瀦爲湖多菱荷魚鱉之產
餘流散布深淺成渠流澌涓涓可愛遙望大隗之
山與具茨箕山相間百里青蒼暮至潁考叔祠祠
後有碑曰鄭潁谷封人考叔墓明日五十里至河
西集有二泉出不數武卽合流爲溱洧水鄭士女
秉簡之所也又三十里望錙山扈陽少室在煙雨
中嵩嶽隱隱爲錙山所蔽微露其西一角予賦詩
有雲西嵩角出之句少室頂方有九峰狀若蓮華
暮至邾縣爲孫督師敗績地賦詩云朝廷豈合頻
催戰司馬惟應暫守關亦吳梅村催軍仍用裕山
箭之意也斯戰爲 本朝存亡所係惜當時計畫

未定遽以全軍孤注一敗而天下遂不可支邾酒
甚美名襄陵高酒夜飲至醉痛哭督師不能已明
日三十里至釣天臺又五十里至孔子駐轍處二
十里至汝州解鞍上望嵩樓崆峒風穴諸山一一
皆見明日八十餘里至內堡爲宜陽縣境北望嵩
少緱山伊闕一帶空濛無際箕山特起若箕踞有
居此傲堯君之象天官書云箕星如傲客上爲箕
星下爲箕山故爲隱士之所居耶山下卽潁川洗
耳之跡存焉明日大雪三十里渡伊川川出伊闕
闕者大禹所鑿伊水出陸渾盧氏絕山而下北當
雙闕故曰伊闕秦時表以爲塞曰伊闕塞白起欲

將兵出塞攻梁卽此塞塞乃西周險要西周武公嘗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獻地周遂亡武公此舉甚得天王大義之正以此亡國猶賢於夏商之季矣陸渾在同雲掩曖中甚高西周之主山也四十里至白楊鎮鴉路紆迴爲漢光武間行故道冰堅泥滑登頓長坂中下馬凡五六次四十里渡雒水畔多古柳冰珠點綴其上望若梅華商雒一帶山岫時明時滅唐人所謂一峰晴見一峰雪也三十里至韓城韓故都也地與秦密邇當日山東之國其勢在韓使諸侯能合兵戍韓韓不以道假秦秦雖強必不敢從他道出攻秦近攻莫先韓韓服而天下無六國矣蘇秦之從不解不惟存六國且可存周十里至白堡爲澗池屬望熊耳雙峰峻削陰陰半天人家在陶穴中微有煙火絲石壕冒大雪行上下崖谷人馬數傾陷欲墜千仞之下雒西惟此最險每山谷絕處輒有飛梁跨澗水洶湧隆冬不凝雪填充空豁時或誤投一足日暮陰雲慘晦鳥獸跡絕四睨不見一人忽至一關關有驛曰硤石乃古崤陵地北崇岡南深壑最可設伏人多穿土空隨山高下以居至磁鐘暮矣復從塹中行兩面崖懸千仞旁爲深坑馬足下皆穹窿

以道假秦秦雖強必不敢從他道出攻秦近攻莫先韓韓服而天下無六國矣蘇秦之從不解不惟存六國且可存周十里至白堡爲澗池屬望熊耳雙峰峻削陰陰半天人家在陶穴中微有煙火絲石壕冒大雪行上下崖谷人馬數傾陷欲墜千仞之下雒西惟此最險每山谷絕處輒有飛梁跨澗水洶湧隆冬不凝雪填充空豁時或誤投一足日暮陰雲慘晦鳥獸跡絕四睨不見一人忽至一關關有驛曰硤石乃古崤陵地北崇岡南深壑最可設伏人多穿土空隨山高下以居至磁鐘暮矣復從塹中行兩面崖懸千仞旁爲深坑馬足下皆穹窿

成洞蓋大水衝激日久其上存地皮數尺下則虛空不知其所底也自此至潼關皆古桃林塞河山扼束夾以高原狀如函者數百里若穿地道以行車不得廻旋馬不得並九國之所以逡巡而不入也塹盡一關曰大谷人家在崖腹不可見至則燈火熒熒出罅漏是夕始宿土窰土窰者古之營窟也地有驛樓曰盤石樓坊曰嵩河保障是日凡行百二十里皆在險中此險與長盤朱陽一夫可守崇禎間賊入則繇長盤秦兵不能擊出則繇朱陽豫兵不能禦地利安在乎長盤古武關朱陽古函谷也明日三十里至陝州爲召公聽政地東有崤陵之嶮西有函谷之固南有乾山之障北有底柱之雄秦蜀之扼隘河雒之門戶在焉黃河沿中條而至繚繞城下沙與水半勢曩怒若驚雷奮發每上流決則下必淤下淤則上流必決所貴因勢而利導捐數百里之地予之勿與爭斯河治矣陝州當河干澗河之水注之渡澗河水始堅凝冰爲河水所染色多黃予詩云水底河聲小塵中雪色黃四十里至好陽河河小有艸橋十里至靈寶函谷舊關在焉北枕黃河西達商雒南控盧永山高澤廣巖邑也崇厓千尺時崩陷窈深無底人民掘土以棲河流衝嚙遷徙不常面目皆帶泥水色登夫

家山川原蒼莽雞犬依稀則虞虢之遺墟也經魏野艸堂河上公談經處皆有碑並河行上下高原深谷三十里至稠桑虢公敗戎之處又三十里至閿鄉其南爲鼎湖西秦山東南商雒東北中條皆積雪千仞獨太舉蓮瓣分明其頂無雪日照河水千里晃耀與山光接射暮至盤豆鎮有水南來入于河不數武河兜爲津此鎮又名兜津河曲有首陽山對舉而峙延袤數百里東接太行巉巖峻拔巨靈胡之所擘也有祠祀夷齊祠後二豕巋然古柏森鬱一白鹿蹲焉石也土人云二子當時食薇飲白鹿乳今祀者率以水一盂蔬一束蓋體二子之意云祠外有風后陵甚峭崿一云風追河畔柳樹多偃臥無枝一路陰谷水稜頗傷馬足凡六十里至潼關關北俯洪河南倚秦山一綫天險爲全陝咽喉城有樓曰懷遠兵備使者居之藩屏三省關當河山要害千仞孤懸賈生所稱踐率爲城因河爲津者晏敬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潼關秦之一塞也田肯曰秦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關據高而臨不測所謂高屋河則其瓴水也虎豹當之大可以爲守崇禎間流賊出入惟意多不必繇潼關蓋關城南有平野四十里名曰南原直抵南山之麓與閿鄉壤

地相錯寥濶漫衍實爲流寇往來之孔道豫秦在
在爲鄰並皆山峪絲豫入秦之峪南通商維道境
者紛紜不可指數其西通潼關道境者有五峪曰
葱峪曰甕峪曰蒲峪曰通峪曰嵩岔峪皆通率陰
曰澗峪曰喬峪曰構峪曰石堤峪則通率州使南
原四十里罅漏一塞則率陰率州九峪皆有一夫
當關之勢而關門一帶節節皆成難踰之險然南
原四十里中皆下臨禁溝深峻可據前督師孫公
傳庭常議於南原上設立三堡堡與堡相距每十
里屯兵二百扼守聲援又棊置一十五墩墩各距
三里宿火器手各二十人俾憑高擊打火砲之力
彼此相及堡墩皆傍禁溝又將溝傍磴道剗成壁
立賊雖有十萬衆若我何然我據溝設險險皆在
外不在內設或賊從內出則必先據南原是非墩
堡所能控禦故夫自關中而出者易爲功自關外
而入者難爲力建甌之勢自古所以爲雄也然商
雒賊入之路萬徑千谿亦難扼堵則惟有預偵早
報嚴守城池以待援而已其說如此五里至楊太
尉墓有坊曰四知地卽桃林周武王放牛之所渭
自此入河四十里至嶽廟門有灝靈樓復道相屬
左右兩夾樓甚宏麗南對太舉三峯日照神掌膏
壘所溜指骨洞然五色蓋白帝所居以太舉爲旒

以黃河為帶其體最尊非此樓不足稱金天巨鎮也樓後有青牛老樹長二丈餘上拳曲而下擁腫不葉不柯黝黑堅潤若角沉一截相傳老子繫青牛其下或曰凡樹千年化為青羊萬年化為青牛聞秦文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不勝或墮地鬻解披髮牛畏入水又始皇時有老樹化為青牛入于潢河此樹或精去而形留乎有一古栢大合抱內包槐樹一株亦千年物唐玄宗封禪碑在其旁碑為雷震僅存駕如二字隸書徑四五寸最屬尚存高丈許次門曰金城有古栢數百株酈道元所謂列栢也栢林多碑版然無漢碑有後周率嶽碑

制作精雅洞達若玄鑑論者謂其隸書險俗不入格碑陰為唐率嶽精享碑隸體頗得漢象而不得漢意顏魯公題名楷書在碑陰大五六寸碑兩旁多唐人名蹟西一石幢六面潤如黑玉乃宋人題刻又有石刻李衛公上西嶽書蓋屋趙子函云漢有西嶽峯山廟碑為郭香察書此石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嶽廟碎為砌石今灝靈樓下多有古碑淪沒云廟正殿額曰少皞之都又曰募收之府階前槐栢多奇詭殿後有萬壽閣俯渭背河中刻太祖夢遊西嶽文拜而讀之是夕宿道士房始飲槐麩酒食石華魚槐麩味微苦率陰酒之良者石

華狀如鮓味甘河魚以此爲美陝人得之不敢嘗輒以奉客以爲魴云自潼關至此六十里是日初入關見陝人皆麻葛巾白袍或不巾但裹一白布無有異色衣冠者蓋雍州居仲秋之位色尚白故以白爲嘗服遇慶賀亦皆麻葛巾白衣以往弔喪則加一白布於巾上云南望峯山五千仞一石耳而上岐出爲三峰三峰中又有三峰如芙蓉大小瓣半開半含初視三峰並高繼則中峰高東西峰小遠近殊狀夾道古柳與榆棗柿林相間人家多築土砦二峯蒼青影壓簷際數里至峯陰石橋流水皆玉泉玉井所滲液有古長城數丈黯黯雲際乃梁惠王所築自鄭濱雒以與秦分界者渭水逕其北長澗水注其東自喪此地七百里而秦始有河西得專關西之險六十里至峯州有坊曰郭汾陽王故里穿城至鄭桓公墓碑下鵠焉城西有紀信祠紀信與昌國君項伯爲漢功臣之首惜漢高帝不追封之豈以詐降爲諱耶我□高皇帝封韓成高陽侯祀於康郎山忠臣廟位居第一其賢於漢高遠矣彼夫滎陽二千女子爲君而死猶紀信之義也予嘗欲爲文哀之自峯陰至此馳道寬廣兩旁榆柳陰陰大小石散布四野崩窪處輒生荷花至四五十里不絕嘉靖間地震少峯崩其石飛

墜所致一路亦有池沼泓澹蕩漾郭胤伯沚園季舉漪園在焉三十里至澮水有長橋是渭南境是日凡度大石橋四橋畔雲林雞犬杳若山中又二十里至渭南渭源出鳥鼠同穴合汧漳鎬戲漆沮澹灞灃潏涇汭之水東行千里至于船司空以入河空同詩隘地黃河吞渭水蓋秦川以渭爲歸渭以黃河爲歸也自縣西行皆平疇沃野直接長安矣五十里渡渭至臨潼之安陽屯又四十里至高陵漢高帝長陵在焉楚屈景昭三族嘗徙此今諸屈散居率陰蒲城間實予番禺南屈之所本景昭二族不繁惟屈氏繁其左徒忠義之澤耶秦之亡

以屈景昭三族二族卽南公所稱三戶猶楚言三閔也楚滅於秦而秦之滅楚之子姓居其地至今千有餘年不可以見天道乎哉四十里至三原古焦穫地亦曰瓠中曰池陽秦之謠所謂池陽谷口也城北有仲山清峪河出其東冶峪河出其西合流至谷口鄭國引爲渠以漑關中田蒼舒家在渠上流水依微古柳臥地甚有致出城南寓慶善寺寺在鄠原之下咫尺爲薄太后原廟居人祈子多驗寺有同元長老衣紫笮嘗爲威廟田貴妃祈子得定王故以爲賜云丙午正月朔在寺寺外多鬪雞人元日卽鬪雞陝俗也多茵蔯艸臘盡已

生少陵詩茵陳雪藕香入城謁李衛公祠像戴唐
巾眉目森秀豐頤巨口美鬚髯望之屹然丈夫復
遊於北城三原有二城一南一北一石橋跨清峪
河踰之則分南北一縣而有二城天下惟此予詩
池陽城對出清峪水中流 國朝有王端毅公當
時稱曰王三原在留都飛章抗疏郵傳錯互時人
爲語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王公居南城溫
恭毅居北予皆往拜其祠十五夕觀燈南城城有
鄭國渠繚繞閭閻之中夾植白楊人多懸燈其上
火樹煙竿至曉不絕二月二日觀會於漢桃洞洞
去涇陽六七里有東嶽祠士女至者數萬人百戲
紛綸迭呈妙幻若走絙打碟搗箏唱鍊相演元人
院本雜劇彈大小琵琶歌謳風花雪月瑣南枝玉
娥郎凡數十隊多邊塞音聲明日又觀會北城婦
女結束若三吳以千萬計率騎而不輿不帶眼紗
色多美而頰長詩含神霧云秦女多高臉白色秀
身音中商聲清以揚是矣陝地繁華以三原涇陽
爲第一其人多服賈吳中故奢而相慕效云聞流
賊初起卽至三原涇陽官兵圍之清涼原賊脫走
追至雲陽僅餘百許人忽天雨雹官兵僵仆不能
前賊遂東趨出關禍延晉豫楚蜀直至神京崇禎
末三原有焦公源溥涇陽有王公徵出其方畧相

縣令保守故繁盛爲今日關西之最至溫氏館遇
率陰王山史閱其所注于鱗率山記率山嶽奇之
狀恍惚在目山史邀予爲太率遊予謂率山居積
高之府爲天下名山大宗風氣剛厲金德肅清蓋
太素元精之所鬱積天地大文之所發源夫遊山
而不遊嶽猶讀書而不讀五經遊嶽而不遊太率
猶讀經而不讀春秋太率者魯司寇謹嚴之書也
山史以爲然是夕連牀山史談太率予談羅浮至
夜分不寐明日同出北郊飲于宋蘭之館秦城多
女妓號曰樂戶士大夫召客必以女妓奉觴食多
肉味豕羊居十之六驢肉有鮮者腊者酒則三原
之石凍春蒲城之桑落寧夏中衛之隴酒飯則黍
稷麥梁蒸者熬者餌者粉者及薄餅溫麵蝴蝶麵
甜者調者凡十五六道而以稻爲殿先飲諸酒撤
席乃飲啜嘛酒主人揖客奉煎水一杯客則援筒
而吸其酒在糟中吸至一杯則以主人所奉煎水
注之糟得煎水復味發爲酒酒微苦易醉一曰蘆
酒或兩人共吸客尊則一人獨吸方言凡熱曰煎
不以醋和羹則曰甜所謂甘受和也又謂餅曰側
糍以嫩麥爲條子曰麥索明日過魯橋拜王端節
先生像先生名徵字葵心以不屈闖賊絕粒死其
嗣子大春携予出杏灣觀杏杏沿清峪慈峨凡四

十餘里清河五渠周廻其下雜以綠楊千萬花驟
子輒躑躅不前望仲山瓠口鄭子真故隱在焉兩
壁峭削飛泉激灑六月無暑氣所謂寒門也亦曰
仙寒三月六日從故道復往率陰大麥新黃天氣
暄暖人始栽鞦花竿繡板處處成塲矣初八至山
史獨鶴亭亭在率北與三峰相向嶽影滿窓陰翠
寒人可愛也山史命其子伯佐導上太率而送予
至醉溪陝人好遊歲三月十日率朝西嶽從數十
百里而至肩摩踵接雖以叔卿博臺賀老全真崖
爲率頂第一嶮然婦女十百成羣皆能躡飛梯援
鐵繙而上予亦雜諸遊人從天井自汲裊裊孤懸
自青柯坪至巔居西峰二十餘日大約得率中之
勝十而四五別爲登率記焉四月朔下山返山史
砥齋觀率山廟碑搨本碑乃後漢郭香察所書石
久失郭胤伯獨藏此本其結體運意乃漢隸之壯
偉者鋒芒鈿利如新山史云漢隸之失也久矣文
衡山尚不辨自餘可知辨之自胤伯始碑有秦府
王孫懷難字季鳳懷丑字長生誼斗字子斗誼汜
字仲宗者書其後季鳳云胤伯嗜古甚於飡飲其
分法爲當代第一每出毋論遠近必以三代彝器
秦漢人書晉唐人畫數種隨行稅駕處必先展一
過是帖裝製皆精尤可寶仲宗云王元美謂挑撥

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此碑與王語符合其言如此盛平時關中多好事家胤伯而外有趙子函者尤嗜古仲宗贈以詩云先秦隻字必淪腴詛楚一篇嘗在口而子函嘗於終南九峻間遍訪殘碑斷碣所得往往奇秘率州則東雲駒有墨莊樓三原則來陽伯有娜嬛館皆畜藏金石古文精於鑒藻諸王孫彬彬作者以工詩及四體書相矜尚當時功令推擇接迹仕途而宗才之英尤以仲宗爲最詩則仲宗有枯雲閣集子斗有八斗齋集諸王孫有青門七子集是日王玉質招飲手蓉閣閣面率山三芙蓉故名玉質善大書以予愛率中古丈夫洞因書古丈夫洞艸堂六字見贈相與飲於率下黃神洞又飲於率下大上方之下漱園有羽人彭荆山者來自率頂青牛臺博學精老氏書荆府諸王孫也有歌人家本朝邑善甘涼雜調酒酣荆山吹長春笛和之明日又同伯佐飲山孫亭亭在率山之北谷口巨石屢屨四環有宋游師雄國朝王瓊屈直孟洋題名其上字大如斗龍藤十餘樹覆之玉泉經其下可以流觴予醉題於柱云有奇一子來自萬里一見率山大笑不止將居三峰以沒其齒天生斯人以太率死伯佐贈予詩云屈子多才兼好奇萬里來探太率峰手把一卷時吟

嘯但恐孤負山與枯又曰屈子自來憐玉女青蓮
今復駕茅龍山史則爲序送予五月二日山史携
入西安三十里至敷水水出敷山羅敷之所產也
岑參有歌岍花仍自羞紅臉隄柳猶能學翠眉四
十里至率州經新豐里新豐多樹詠唐人葱葱漸
見新豐樹及新豐樹裏行人度光景依然渡灞水
水上有橋夾道楊柳榆槐之屬隨水逶迤望之不
窮暮入長樂門古青門也有秦王故宮秦府爲
本朝宗國若姬周之魯其坊曰天下第一藩封又
曰世守秦邦東西則曰天府之國盤石之宗皆
高皇帝所命里許有鐘樓造自尉遲敬德上懸景

龍鐘唐睿宗御製銘書法古雅拙朴在唐以上乃
楷兼篆分者從蒼舒寓樓望終南萬里如帶橫亘
城南其前兩高峰始皇嘗表以爲闕山勢依然而
別館離宮高臨龍首所謂下見南山盡者不可問
矣雍州沃野金城千里相接城懸北斗渭象天漢
自是帝王奧室受命者必宜都之高皇帝嘗有
意焉四望郊原佳氣盤迴時於素朝晴日見之與
伯佐往觀碑洞洞在西安府學藏晉唐以來碑刻
有唐玄宗隸書孝經碑甚高大四石合成其體方
頂有一玉山磊砢隱隱可見亭柱白石瑩潤雕刻
龍虎文悉精麗有烈皇帝賜楊嗣昌出視師碑

草書大四寸許上有方璽及花押旁一長圖書文
曰御筆之章餘碑若聖教序九成宮藏真爭坐家
廟等陝人日搨取以紙計值敲擊久字畫崩損視
數十年前所搨懸絕矣聞嘉靖間地震往往數百
里崩陷峯山亦忽低小秦雍間碑石多摧碎圜如
鵝卵獨洞中碑僅存以胤伯金石史折衷之亦可
以知四書之源流矣明日李叔則蒼舒山史李天
生伯佐置酒高會時有十五國客予與曲阜顏修
來以詩盛稱於諸公一座屬日先是有傳予登峯
長律至西安天生見而驚服謂自有太率無此傑
作可與于鱗一記並傳比相見卽再拜定交謂今

日始得一勁敵云天生雖心奇予然嘗欲抑予馳
騁雄奇之氣而一湛以醇粹與遊輒多所琢磨予
大喜遂約爲鴈代之遊明日出安定門二十里尋
未央宮故址未夕而返過弔忠泉泉爲長安知縣
吳公從義殉節之所賦詩一章南出永寧門有寺
名曰薦福一塔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爲二癸
亥地震復合無痕奇甚又六里爲慈恩寺有鴈塔
東南一里至曲江曲江久涸形隱隱在苜蓿場中
北一阜名樂遊原今爲永興王墓江頭多有唐宮
殿基及杏園芙蓉池之蹟東南二里爲漢宣帝杜
陵七里爲張曲地漸高迤邐過長安西南皆曰少

陵原少陵原西則秦王園地松栢森蔚華表石人
數十里相望原上有牛頭寺其下一里爲韋曲杜
子美故里也有子美祠予書其柱云一代悲歌成
國史二南風化在騷人又前爲神禾原滴水穿原
西流經咸陽入渭望終南一帶青靄虛無紫白二
閣參差相映而紫閣尤妍媚又有黃閣峰相去不
遠紫閣者謂旭日射之其色紫白閣者太古積雪
盛夏不融唐人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終南
三閣羅浮二樓吾見此因有朱明故隱之思旁有
昆吾太乙諸峰蔽虧林表不可辨原東十里爲杜
曲北五里樊川地膏腴宜禾黍桑柘之植郁郁蕤
蕤號爲陸海民事耕稼有先王遺風子詩九州上
腴地天地奧區中原上有道安洞土窟耳渡瀟水
西北望皇子陂多大冢其西爲畢原有周文武二
陵父前而子後各爲壇廡又十里爲香積寺樊川
御宿二水交流其下西入于灃是名交水又十里
爲古漢陂曩時汪洋無際紫白諸峰隨波下上少
陵云半陂以南純浸山自此入多泉瀑子函嘗稱
高冠之瀑如怒仙谷之瀑如喜則此山又以水勝
明日自橫門三十里渡渭望五陵隆如又二十里
渡涇涇甚濁一石而泥八斗甚於黃河三十里至
涇陽縣昏黑矣驢蹇不前月落乃至三原明日自

北門過清峪橋三十里渡漆沮水詩潛有多魚卽此又三十里至富平其南有掘陵原禹導汧及岐至于荆山卽此又三十里至流曲有漢武祠又三十里至韓家村去北山五六里山與終南對故曰北志稱殺裊之山直接榆中北山者殺裊也村有土城蓋雍州土厚而堅以垣以墻固如甃石自潼關以西民皆築堡以禦寇土不可勝用不必壘南山之石其墉已弗克攻矣雍地多土入其境自二率外所見無非土者以土多故山之平者曰原原土之高者也井皆深二三十丈以轆轤取水窖中粟可數年不壞天生家堡中予登其堂拜母歡喜

如歸與濟寧劉六茹及諸田氏上王翦墓飲酒諸田賦詩見贈石臣曰南海來高士西秦問大宗子庸曰何妨海岳高龍臥最喜琴書傍馬羈天生則曰十年勞夢想一語託生平予則爲文贈天生進以橫渠之學時天生方編九經大全未就予謂學貴自得九經者吾心之註疏吾心者九經之正文不得於正文但從事於註疏是謂玩物橫渠所謂天地之塞者九經也天地之帥者吾心也子能先求之於天地之帥苟有得焉則九經之言皆我之言是爲九經註我非我註經天生以爲然遂偕往鴈門同學於陳大夫尚友齋中

以對樂之學却天坐式蘇大蘇大金宋精于楷學
曰才華英鬱一語精坐平于限爲文韻天主並
隸曰何故或岳高韻烟昇喜琴書對黑翻天主限
田旭精貝韻曰曰南武來高士西秦開太宗于
收韻與齊寧隱六哉又精田入王王德墓煇西韻

登率記

屈大均

初至山蓀亭亭當率口之南有龍藤十一二樹天
矯多節節皆凹枝幹中空相傳陳希夷所植旁一
巖有希夷睡像前爲玉泉院玉泉故在張超谷與
玉井潛通味甘冽久服可蠲沉疾院當玉泉注處
半圯矣峪口有醉溪亦發源玉井玉井者率之瀆
魁其上滂出爲潭爲池爲瀑布以匯于青柯坪下
者皆玉井之水水至坪又受諸峽十八盤之水流
繞峰腰與石爭道勝者冒出石上澎湃有聲不勝
者回凸相受漩復滌澗或伏流尾下乍隱乍顯至
峪口乃噴薄直瀉以入于涓率故多峪峪多水而

以醉溪爲大五里至桃林坪有小瀑當門一破石
傳爲神香子所劈一夫扼之可阻而守也懸崖一
黝洞方狹若玉棺之豎長可七八丈名希夷匣亦
曰峽登之可從天井上雲臺北峰然非要路又五
里有坪曰莎蘿其東巘樓閣盡嵌于壁與巖相吐
吞欲墜復倚以鐵索縋而上壁之坎僅受手足二
分甚危旣上西玄門索則雙垂吾以身委索索直
身直索橫身橫汗濡索滑墜於重淵矣是爲大上
方路其西巘爲毛女峰有洞嘗聞鼓琴聲與古丈
夫洞相應外矜呀而內空豁紫牀碧枕苔蘚罕侵
蝕予欲藏書其間又三里踰一小關北望雲臺北
峰微與西峰齊東南二峰隱混茫雖晴霽弗見跂
立久之坪舊有莎蘿樹大合抱頂如華蓋葉七出
如掌白華綠萼二寸許崇禎甲申三月忽枯死又
七里至青柯坪口爲嶽之始自莎蘿至此皆並谿
凡十有八盤壁無刻以杙懸度搖搖欲折至經樓
禮□明肅聖母像飯上坪坪盡是爲削成北壁下
一石當路曰回心遊者多望而卻三里許得一坼
窳窳森沉索嫋嫋如絲風吹玲瓏聲在天半人從
甃井自汲以身爲甃矣坼凹爲梯凸爲坎坎齧指
寸許梯受踵寸許槎槁枝也不可躡則前人之踵
或恃後人之肩而索必獨握前人搖索則後人墜

後人搖索前人亦如之道半兩石橫覆如仄輪夾人屈項穿而出古謂箭栝今謂千尺峽峽盡北折爲百尺硤嶮亦如之硤短而峽長硤直而峽曲皆裁容人乃酈生所稱室中窺窗者蓋舉之喉云硤旁有踵息菴稍憩仰望雲臺亦削成四方幾以爲三峰矣久之但見西峰之影蒼靄沉沉晴日中嘗如暴雨峰缺處微有水簾飛派足疲不能前乃就溫神洞宿焉居嘗覽五岳圖謂五嶽如五經舉則春秋也嚴而近于殺其形如古司寇冠徑石若仰利刃登者生之機十三死之機十七今乃信斯言不爽次日踰二石橋橋尺許橫出絕壑中長不及天台石梁高不及羅浮鐵橋而狹小過之一巖如車箱側立人入箱行聲闐闐如雷殷前一大穹石廣三尺斜懸空中級之數百積溜脂滑索盡濡長跪扶之而上是名犁溝其險不及峽硤而視之若過以嶮硤陰而溝陽也西一厓上豐下縮偃而上厓銳尺許索焉予繫腰于索蒲伏下睨白雲洋洋時有數峰如菰葉浮出頃焉滅沒蓋皆下土望之以爲高不可極者也前巖有日月暈赤白相向一洞曰金天折而西厓刻微有磴痕人面墻耳鼻與石相砥凡六七百步至閭王匾此時漸見東峰矣東峰前包一峰亦削成四方其下爲黃神巖巖對

雲臺峰雲臺對香爐峰以爲舉塞門入一坊曰升
嶽御道漢唐皆有遺蹟蒼龍嶺繇此上嶺廣二尺
許夾嶺也兩厓數千仞若版築故曰夾長可五百
丈南高北下作三大折騎而上俯臨絕壑左右不
敢睨嶺盡爲龍口冒一大石行有剗曰韓退之投
書所又有大石曰騙馬踰之斗上斗下至困石則
折身及度從一角騎之乃至將軍松下松舊有五
號五將軍松歲壬午尚存其一王御史漢衣冠拜
之松卽火云踰一關至宗土祠是爲東峰之麓自
御道至此長千餘丈一脊孤懸左右無附而三
峯麓盡乃繇石養父母祠先上西峰西峰之石竅
隆不一皆如蓮葉倒垂有筋交絡其頂若蓮華瓣
半圻南北有二石如龜昂首敦腩若將遊蓮葉之
上者又有浮石八九廣數十丈亦如蓮葉葉底空
虛人可匍匐而過石上又有斧劈痕縱橫百道如
蓮葉圻裂然故是峰名蓮華南一石有神香子腩
跡其長四尺旁刻西峰絕頂四大字是日晴明見
渭水十三曲與雒水同入于河雪光照之黃河成
白吾目爲眩上官在峰汗旁爲玉井大五尺其水
潛流西注澗爲二十八宿潭東抵玉女峰北注壁
爲瀑布壁半一穴北出藏瀑布中時吐異色雲氣
道書稱西玄洞天洞口有石立丹青相間若畫仙

人狀上有石樓與東峰石樓對乃白帝建鼓鐘之所西峰故名蓮華然從石樓而下迴視三峰又總成一蓮華向從雲臺望東西二峰上分下合若並蒂蓮華而南峰藏于東西二峰之間不見其巔若蓮房未吐為蓮瓣所含然者今至石樓而後見南峰特竦東西二峰交抱南峰之足也然前日從縣中望則三峰外之千萬峰皆若蓮華之瓣而三峰獨為蓮房此其所以為蓮華之嶽也南峰有左右谿左為菖蒲池所注右為太上池所注合為一大谿亦與玉井潛通左踰溪為東峰右踰溪為西峰西峰有一臂詰曲如蒼龍嶺廣倍之名曰屈嶺盤

跚而上經巨壑四五乃至南峰風大不敢直立卧石上以足抵石穿仰視明月體大如車輪光倍下土羣星方圓大小不一芒角縱橫四射莫可逼視風益大三峰搖動欲摧兩羽人交把予衣慮凌空遂去乃宿灝靈殿中殿南峰之絕巔也南峰與東西二峰相連凡廣十里十里一石也其高五千仞一石也天以一石成一嶽一嶽而止有三峰合而言之則一石以為莖二峰以為葉一峰以為華分而言之則一峰之中有三峰三峰之中凡有九峰八峰以為華而一峰為蓮房一峰者南峰之中峰也南峰中巧而平其前峰為落鴈多松檜亦曰松檜

峰白帝宮其間一池冬夏不竭龍在則水黑去則水清率之頂門水也俯眺三秦中曠莽無際黃河一絲縷時繚繞嶽下環百里崇山內向霍之宮之皆舉之擁衛也雷首中條在其東昔與舉連今爲河宗所隔南峰西南一小峰下有峽曰天門門西出南峰之背縋兩索而下數十仞一棧在壁半上下都絕廣八寸長三十丈號長空棧背虛空行壁上亦多鼻痕索如游絲挽之力輒斷棧盡有賀老窞俯五千仞下陰沉無景大風蓬蓬微有白雲涌出乃舉之第一嶮詰旦雪大作甚寒道士以松黃餅玉井醪相餉銷霽從落鴈索而東螺磴滑膩骨勇肉飛與之敵遂至東峰峰朝陽峰也南下一小峰如篁筍竦出冢廣丈許亦削成四方曰叔卿博臺有鐵亭一棋枰一鐵棋子二百餘數者或多或少一少一卒不能定凡欲至博臺者索而下陡石石凹索不能倚則握索反擲踰三四尺許以及厓趾茹已乃釋索仄身而上下四五厓乃至是爲秦昭王施鉤梯之所自此旋東峰西入一靄靄盡爲玉女祠一大石馬夜輒聞嘶噉旁有圓坎四相連一石臼稍大在祠中號洗頭盆水光紺碧乃玉女所持之玉漿云玉女峰狀甚秀冶在東峰左脇中如爲東峰所抱旣斷復續一峰高於玉女曰石樓石樓

東壁則爲仙人掌掌長三十丈許半覆其膊上有石月半輪光可鑑五指參差中指直貫峰頂長二十丈太古雨痕凝豐如膏赤白黃相糅日射之五色晶耀如見指骨予登其大指奮袖翩翩作舞百步許得一石躡躡下通黃河唐宋嘗投玉簡謂之車箱水府天下水府有八此其一云三峰上皆柏柏絕無雜樹有鳥亦僅三四種四壁皆一穴彼此相通其南穴一名巨靈臍

屈大均曰率之狀一言可蔽曰削成而四方東削則仙掌出西削則水簾垂南削而全真崖見北削其半榻嶺一脉貫之以達雲臺如斗之杓焉其麓有三首峪口次青柯坪次宗土祠祠爲削成四方之下踰之則至三峰二峰一峰也一石拔起五千仞相爲倚伏非榻嶺綴之則壑中可環三峰而走也榻嶺者蒼龍嶺也南峰有三落鴈在東寶旭在西東峰亦有三玉女在左石樓在右西峰亦有三石樓在前老君爐在後自縣中視之三峰等高也自三峰上視之東西二峰止及南峰之肩或以爲南峰善藏其高然惟東西二峰皆高故能藏南峰之高耳昔高皇帝嘗夢遊其上御製夢遊率山文鏡于三峰又嘗欲建都關中因河踐率蓋以率居三條之中高爲五嶽之最中天而立旁絕攀援

端冕凝旒有王者君臨天下之衆星有北辰嶽有
太率皇都有關中蓋天之樞地之紐國家之根蒂
也天以北辰爲心地以太率爲腹王者建京當上
法北辰下師太率以居天地之心腹也又天下名
山至太率而高深至極其東自錢來西迄少率北
從谷口南達商雒爲山者千數四面屏蔽望之以
爲盡率山也而皆非率山蓋率山以三峰爲主其
形不同三峰之外峰峰皆削成而三峰獨四方峰
峰皆偏一隅而三峰獨中立也予嘗升其巔縱觀
形勢因憶唐一行有言天下山河之象全乎兩戒
北戒自王屋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而東及太率
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而東及太率河自
北戒之首循雍州北徼以達率陰江自南戒之首
循梁州南徼以達率陽則是太率據天下之大中
至正爲兩戒山河之會又非高深之所能盡焉夫
以兩戒山河之靈氣而交會於太率以太率四面
之山千數而結秀于三峰三峰之脉又逾河並雷
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嘗山之右東循塞垣至穢
貊朝鮮爲北紀以限戎狄又連商山熊耳外方桐
柏自上雒南逾江漢携武當荆山至于衡陽而東
循嶺徼達甌閩爲南紀以限蠻夷是則盈天下皆
太率之所磅礴故自天地初闢太率定而天下之

形勢以定太率誠天下名山之大宗而四嶽皆其
支庶者也然則君子居之以立天下之正位舍此
其又何之

此類之官
兩派自勉山翻采負

自代東入京記

屈大均

丁未八月朔出自代州東門十里至平城有墟落
曰白登村又十里城曰棗雲道旁故有扶蘇祠蒙
恬墓在蔓草中不可識但聞水聲從殺子谷而來
細流嗚咽曰恨斯恨斯而已邳都葬所相傳在其
左右今亦失之北望西隄夏壺雁門諸山爲峯千
萬橫亘長邊而出雙陁中裂大者爲關小爲口與
內外邊牆不斷勢若長蛇其首起雁門故雁門爲
內三關絕險志所謂雙闕斗絕雁度其間者也迤
邐而西層巒疊嶂直接雲中九原蒼翠陰潤若晴
若雨則勾注之山也三十里至繁峙縣縣孤懸無

援寇往時從平刑小石而入輒先受害代東次衝之地也欲尋秦戲三泉觀滹沱發脈之所以日暮不果明日二十里至拂蓮堡四十餘里至沙河南望五臺北峯積雪如白雲光亂初日此七月中新雪也記去秋八月六日與客登陟五臺踏冰攀磴雪片與山花交落沾衣盡濕夜擁狐裘三重身猶寒慄谷中有太古雪一塊大三四畝黑如漆稱萬年冰淮南子云北方有不釋之冰此其一矣明日四十里至大營自代至此皆逆滹沱以行淺深凡十餘渡是水引之可溉恒山田又三十餘里至平刑關關據山絕巔崇垣矗立乃紫荊雁門羽翼山西東路之門而全晉咽喉之寄也北當諸台吉孔道爲戎馬區要害不亞雁門故國朝山西東路之邊以平刑爲首備兵使者兼轄兩關稱雁平道焉平刑號極衝嘉靖間寇三大舉皆從平刑而入北樓叅將沿墻擺守晝多旌旗夜多火鼓四面以驚疑之使之狼顧不及而以勁弩飛車及毒虎大砲豫伏於山勢盤迴之間俟其半渡而擊往往大創此誠扼關上策也崖澗嶮仄欲崩欲陷下馬度嶺四重河五重始至平刑嶺口於堡城宿焉明日四十里至靈丘有趙武靈王墓在縣西高阜崔嵬前帶湯河後枕黃花嶺形勢雄大沙丘宮舊亦在此

墓前有烈女曲秋葉兒碑東有李存孝故里碑又
二十里從溪谷上銀泉嶺嶺一名遺釵脊長高巖
道巉絕乍步乍騎四十里度一小關至腰站樹林
中有烟火數家下臨虎落上接鷹巢寒風颼颼拳
人毛髮少憩上驛馬嶺山梁詰屈益艱嶮管子所
謂輓軼之險也踰艾河二里至廣昌卽古飛狐縣
道旁有東嶽行祠門內古松三十株左有小塔銘
云唐天寶三載李仙芝奉勅所建塔下石穴大小
六七所有噴泉流聲泚泚是曰涑源以釀酒絕甘
京師稱爲涑酒涑水灌溉多上膏之田居人五家
一水碓十家一水車甚資其利榆柳間茅茨錯列

咸依瀟魁以居一小寺建自遼乾道中石幢瑩潤
楷書心經及梵字皆可玩山上邊墻百餘仞石色
皓然橫界青冥起紫荊至白石口凡百里城以山
爲首尾山以城爲藩籬我散而守彼聚而攻無所
不備則無所不寡不待交戰而勝負之形已分當
日事勢若此自大營至此四面皆崇山無一空隙
視天若在井中京西要害此爲最昔人欲塞飛狐
之口良然明日二十里渡拒馬河三重入浮圖峪
峪口砲臺林立墻與山勢並馳山斷則墻續山以
墻屏墻以險衛險虛必依墻以爲實墻實又依險
以爲虛虛所以戰實所以守守又在河河水緣墻

曲折多巖石不可騎扼之乃可取勝出峪嶺益峻
鳥道傾仄上下浮沙危石下馬十餘次踰河八次
又七十里踰河至一小關關有羽翼紫荊四字又
七十里至紫荊關西岸其墻內外十餘道斬山堙
谷爲之一路接火墩空心輒樓自浮圖峪至此凡
數百座關南又有小關一城環之又踰河乃達紫
荊關關有重門與浮圖峪皆半閉稽察甚嚴非有
方印符不得度副將某要留帳中以易酒黃羊相
餉使伎人彈箏打碟爲樂爲予言此關肘腋京師
曩時防秋孔亟士馬雲屯然且戰守不給今者戎
夏一家無分邊腹漢兒一向臥今益可以高枕守
將閱暇但歲時省視諸部落馬牛羊橐駝及羊羝
駝毛狐獾羊羔諸皮張所入收其稅課萬金取羨
餘以供賓客而已紫荊乃內三關之一內三關爲
二邊外三關爲大邊一關中又有三關關外又有
暗門夾道烟臺或高或下每座皆費千餘金今者
傾頽幾半與金城湯池皆無所用矣予聞其言爲
之太息者久之出關復舍騎而下磴道裊裊若懸
髮石膩莓深跬步已困渴甚解帶中椰椀酌瀝靈
泉而飲回望關樓若天半霞起旌旆飛揚尚有雄
吞朔漠之氣十里至谷口有券門女墻環之是曰
茶窩口凡關必有口相輔紫荊在中而浮圖在其

東茶窩在其西此唇齒之勢也紫荆實京師鎖鑰
金史表云勁卒搥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
口南扼其吭丘濬云京師北抵居庸東抵古北口
西南抵紫荆關近者百里遠者三百里居庸蓋吾
背也紫荆吾吭也一不戒彼將反扼我之吭而拊
我之背其踰墻直至神京不過一日程耳嗟乎當
日之可憂如此夫又八十里渡水四五重至易州
自紫荆關至此民男婦率多項瘿蓋山谷之氣寒
濕所致語曰險阻氣多瘿是也渡易水吊荆軻舊
迹慨歎久之易水清冽宜釀故易酒最名引其水
可既京師田明日六十里至涑水縣又五十里至
涿州馳道平行緇塵漸撲面矣明日三十里度琉
璃河橋四十五里至良鄉縣三十里盧溝桑乾水
自西北至水在雲州混濁至此乃清有大橋柱皆
青石雕鏤獅子不可數又三十里至京

自代北入京記

屈大均

戊申八月二日自代州北行二十里許至南口又
二十里踰橋至傅家坪仰視雁門關在兩峯頂孤
懸千尺勢若雲翔里許至關城城隨山曲折其形
三方北有外羅城石女牆一土女牆一左右烽墩
凡四譙樓曰寧邇下有武安君祠祠南一泉曰白
谷有九龍亭覆之山上卽古長城乃趙肅侯武靈
王所築築並陰山至于高闕者今因之以作邊牆
墻大者三道小者二十五道純以巨石蓋十八隘
之總門也出關咫尺寒風凜冽卽與塞內不同兩
山漸開茫然黃沙白艸矣一泉迸出北流入于桑

乾名豹突古飲馬之窟也溪石大小相狃馬行殊苦又三十里至北口七里至新廣武城倚半山南當雁門之缺西折十餘里爲舊廣武藪澤中多鴻雁野鴛鴦之屬語曰北陵西隃雁之所出雁門以此得名西隃卽雁門又多黃黑雕長尾短翅大如車輪盤旋空中見人輒欲下擊勢絕可畏單騎輒不敢行日未暮已趨店宿店旁頗有土窰民居其中所食者苦菜燕麥窩窩所爨者沙蓬貧嫗以石炭禦寒有生長不識布者慨歎久之明日七十里至陽方有城在南山口當朔州大川之衝平沙漫衍亂水流離每當秋高馬肥十萬鳴鏑可成列以進外三關此爲最衝不比東之雁門勾注西之老營偏頭崎嶇山谷限隔黃河不便大舉者蓋守陽方口所以守全晉之三路也又二里至寧武關關據兩關之中號爲中路垣墻壁壘凡二百餘里直接太原往闖賊犯關以寧武不破不可以向大同故力攻拔之自都督周公遇吉戰沒一路金湯皆若摧枯拉朽矣東門教場有周都督墓予焚所作公傳哭而去出至新廣武十里至榆林堡並山行過黑圪塔有黃水河從朔州之三泉而至泥沙渾濁人皆瀘漿以飲又六十里至山陰山陰以在覆宿之北故元名之曰山陰又以在桑乾之南故遼

名之曰河陰或曰北接陰山山陰卽陰山之南麓
未知然否縣川原平行每風捲細沙堆積成山其
白如雪上生蔥蒿可食曰沙蔥沙蒿其土嫌其民
貧竊窮陰所積黍稷麥麴難育柳三月而芽白楊
四月而有芒如毛婦女戴於首以代花是曰柳毛
然七月而耆黃落矣冰霜慘裂木皮厚至三寸民
以爲死又六十里至應州桑乾渾河二水東西環
繞羣山乍斷乍續起者爲龍堆伏者爲雁磧大風
一起黃土漲天沙壅處馬脛陷沒此古沙陀地也
李鴟兒於此創業有金鳳井存焉北有黃蓋祠武
靈王嘗登其上與樓緩謀胡服以取中山晉書城中

有塔上下積木爲之高三百六十尺圍半之盤旋
紆曲內外玲瓏視之若井榦樓有 成祖峻極神
工 武宗天下奇觀御書天下浮圖之奇者惟此
爲最故應州號塔兒城塔遼清寧三年所建也於
時新霜始降雉兔方肥予與三五騎小出城西射
得沙雞二半翅一以夜猴縋入穴中捕得黃鼠二
聽鄰店妓女彈大琵琶唱口西曲夜分乃寢五十
里至桑乾河水黃濁泥深數尺得河夫五六人著
渾脫入水夾扶騾馬乃能涉其源自汾州天池泆
流至馬邑雷山之陽滙爲七泉七泉合而爲一乃
至此以泆流故性最怒從穴中噴薄如沸不減黃

河之暴太行水皆泆流桑乾其一也又十里至西
安堡夜寒以煤煖酒煤色如烏金堅如石名戍火
亦曰宿火言戍卒所用而能隔宿不化也邊頭苦
寒貧者以火爲衣日夜在土炕上煤臭多惡易病
人蔚州煤則否且耐火故燒炕貴之戍火蔚州產
也又六十里至大同地夷衍無險可恃北路尤難
守中路次之西路東路又次之蓋畿北大戰場而
九邊中之絕塞也山西以大同爲藩籬以三關爲
門戶以岢嵐一帶爲庭除故大同以戰爲守所以
壯藩籬也諸關以守爲戰所以固門戶也城東御
橋甚高大上有擎天柱雕刻獅子有鐵牛四在四
角以鎮川流□康陵嘗駐輦焉尋涼馬臺故址不
得乃宿代王宮外宮已燬僅餘紅牆周遭土人穴
其下爲營窟所砌馬槽皆琉璃斷瓦明日六十里
至聚落城一路多石田艸木少生七月已有嚴霜
矣驚蓬展轉不離馬蹄之間隨風散去輒復依人
爲感歎久之黃埃蓬勃目眯無所見隱隱一口與
雁門斜對號極衝蓋昔日帝昶之所從出者是曰
殺狐林其近宣府者曰張家口外卽大漠其東天
城陽和其西左右威平南則朔應渾源蔚諸州皆
以此爲鎖鑰焉六十里至陽和堡有額曰襟嶽帶
河嶽北嶽河桑乾也三十里至枳兒嶺是大同宣

府界得句云大同宣府嶺頭分自廣武至此數百里深沙大鹵莽莽無際嶺崛起故不甚高踰嶺則兩山漸合矣渡水深者一淺者十餘至懷來堡又六十里至宣府入謁故巡撫朱公之馮祠焚所作大同宣府二巡撫皆不屈於賊與國存亾朱公及衛公景瑗也有槐數百年物在刑官廳事幹丈餘耳二人手圍之不能盡枝條夭矯□武廟稱槐龍焉又十餘里踰小嶺金洋河行兩山逼束洋河橫穿而東勢甚洶湧塞外水消長不常成河者少此河洋洋不已故曰洋河出隘至鷄鳴驛有山銳絕是曰鷄鳴山唐太宗北伐聞鷄鳴於此

六十里至上花園又十里至下花園皆遼時蕭后種花之處有澤曰鴛鴦灤灤一曰治山旁多古榆柳又有檉柳檉柳一曰霧柳又曰三春柳言以三春時而發塞外柳皆萌芽於夏故也一樓曰鎮朔乃遼后洗粧樓遺址地涼爽風猛早霜宜牧馬多沙米燕麥之植沙米粒細如黍以羊羹作食味亦甘滑邊外名黍喇棘又善水艸多產黃鳧白雁遼元皆嘗避暑爲離宮浴泊以居元又以爲上都開平東甌二王掃除之乃爲冠帶之室自大寧棄谷邸遷而遼東宣府數千里中斷古北喜峯二口遂爲外邊二口當居庸山海二關之中不能制其扼塞

東西臂肘旣斷而險阻與共畿輔間騷然多事矣
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見西戶氊帳高低不一所
謂穹廬連屬如岡如阜者男婦皆蒙古語有賣乾
濕酪者羊馬者羴皮者臥兩駱駝中者坐奚車者
不鞍而騎者三兩而行被戒衣或紅或黃持小鐵
輪念金剛穢跡咒者其首頂一柳筐以盛馬糞及
石炭者則皆中華女子皆盤頭跣足垢面反被毛
襖人與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氣百餘里不絕予就
奚婦市得黃米大磨及野馬肉峯子油以行峯橐
駝封也十里至新保安又十八里至沙城城有二
東西相夾又二十里至土木 英宗蒙塵之地也

城西有祠祀當時殉難文武三十五里至懷來又
二十五里至榆林皆有堡城二十五里至全道有
二路一自懷來衛保安州歷榆河土木鷄鳴三驛
至宣府爲西路一至延慶州永寧衛四海冶爲北
路蓋全道者八達嶺之藩籬而八達嶺又居庸之
藩籬也自宣府至此一路深溝高壘連絡諸關關
外有墻墻外又有城城外有山山外有墩墩內外
相夾其勢亦一長城而對角敵臺偃月羊馬墻相
間率不踰二三里單邊五之複邊十之亦可謂極
其綿密矣岔道兩山哈呀若犬牙錯從澗中亂石
以行三里許至八達嶺嶺軍都山也有城曰北口

城下視居庸若井底居庸以此嶺爲咽喉守居庸當守北口守北口當守八達嶺元人所以設萬戶軍府於此蓋居庸之險不在關城而在八達嶺斯嶺最高憑高以拒下其險在我失此不能守斯無關矣逾嶺數百步卽岔道堡守此又所以守八達嶺也嶺下澗壑逶迤湍流界道二十里許有小峽水聲琮琤名彈琴峽此水乃濕餘河之源南流至下口潛伏十許里又復南出爲榆河今涸矣關路多行水石中苦礪不可疾驅路益狹雲木蔽虧四里至居庸古謂鐵門關關在兩山間絕壁平峭如削成巨石中僅通一軌四十餘里乃得平地其上

上峯嶂倚空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羊腸一綫曲曲相通此天下九塞之一而太行八陁之第八陁也陁隘也北曰陁南則曰逕也契丹故有地曰陁尤高涼常以五月上陁避暑八月下陁其後則以宣府爲陁道從居庸出入也居庸自遼以來號絕險金之取遼厓石自崩戍卒壓死不戰而潰其後金人以鐵錮重門布蒺藜毒箭百餘里守以精銳然夜半黑裕林中已有蒙古之師間道而入矣關中有延慶衛治一寺曰泰安有白石樓雕鏤佛菩薩天王諸像甚精巧多梵書跡蓋遼元時物又有過街塔塔累石爲之狀如譙樓車馬穿其

窾以行出關復行澗中十五里至南口南口者魏書謂之下口以南爲下也北齊書謂之夏口以南爲夏也凡一關必有南北二口爲羽翼關華夏之吭而二口又關之吭也 長陵在天壽山如萬馬從天而下至此而止蓋太行結脈之處百里至昌平州自州西門而北六里至 陵下繇白石坊入坊北有水一石橋跨之二里許有大紅門中路碑亭有 仁宗御製 成祖神功聖德碑 長陵在天壽中峯之下直當正脈門曰陵恩凡五空以亂石塞之予與一中涓從水溝匍匐以入享殿亦曰陵恩凡九間他 陵則五殿前後門三道石案上鑪一花瓶燭臺各二皆白石琢成其後爲隧隧上爲明樓有一碑以金書曰 大明太宗文皇帝之陵上二字篆書下七字隸書明樓後有寶城 梓宮藏其下皆一帝一后合葬如 孝陵制凡十二陵皆然階墀欄楯華表及石人石獸亦皆白石甬道有屏風則以黃琉璃爲之 長陵之左爲景陵右 獻陵制度狹樸僅及 長陵五之一最壯麗者 永陵其殿十一間純以竹葉錦石鋪之其平刻左龍右鳳 長陵之平止刻龍 諸陵門皆有崇碑無字惟 長陵有字山童童樹木皆盡惟 景陵寶城前有白松四株冢上一株司香者

護視惟謹

定陵全燬於賊

昭陵

康陵僅明

樓被焚

泰陵殿上存御座案榻各一及承塵五色天花板餘具服殿宰牲亭焚帛爐之屬或完或

不完一望琉璃碎瓦金光滿地目爲之眩御橋下

一一無水雀池與九龍池皆涸九龍池在昭陵

西南供御盥薦者也計天壽山凡五水一自老君

堂來逕長陵前一自灰嶺口一自賢莊口合流

下泰陵橋一自錐石口下康陵橋至泰陵

橋南合上二水下定陵橋一自德勝口來逕

昭陵橋俱至樞星門北之七空橋總爲一河流出

東山口至沙河沙河有二一南一北夾鞏華城而

出漢書所謂濕餘水東至潞南入直沽者也河上

有二橋南沙河橋曰安濟北曰朝宗歲時車駕

上陵經焉城有行宮車駕亦嘗留駐今荒艸

矣定陵西北爲宮人葬地名西井其東井在

德陵之東南井者內人斜也諸陵皆有神宮監

以司灑掃一二老太監猶存歲收御園花紅蘋果

以獻予從之求飲少憩焉四十八里至清河橋宣

德五年二月乙未上奉皇太后謁長陵

獻陵上躬橐鞬騎導皇太后輦至此橋下騎

扶輦旣度橋上復乘騎郊甸之民夾道羅拜皆

稱萬歲卽此橋吁嗟此盛事不可復見矣又十二

廻繞紫蓋一峰獨與嶽遠不相連昂然外向少陵
所謂紫蓋獨不朝也嶽色絕青半照湘水中湘水
五色不定水深則綠淺則碧嶽色染湘湘色染嶽
一日不知幾變江底霞紋摺疊錦石繽紛水得及
益清媚兩岼皆平坡逶迤不斷嶽如長雲繚繞其
上直至洞庭之西乃已人家掩映竹木異石參差
一一可玩凡八十餘里至衡山縣宿石灣明日九
十里至朱亭爲湘潭縣境遙見天嶽在前南嶽在
後天嶽形迤長亦如陣雲峰與白雲相間而出日
光亂之精采璀璨眩目直至淥口淥口東有小河
最饒魚米江上多架竹爲漁梁漁人唱欸乃歌其
聲抑怨與竹枝相似蘇子瞻云路入離騷國江通
欸乃村誠然凡八十里經湘鄉河口至湘潭又三
十里爲招山上多樹木有僧寺自此東岼有小山
迤邐聳起相屬不斷其北有三小峰尖秀葱蒨絕
可愛是夕宿中洲江漸大水漸深矣又十里至長
沙對岼爲嶽麓峰峰半有岨嶮碑洲中一高閣意
卽古熊湘閣也湘與嶽同行湘至湘陰而止嶽至
長沙而止相去六十餘里

大別山記

屈大均

山何以名大別也吾意洪水時江漢混而爲一渺茫無際而是山特立江漢之中形狹而長望若石城以隔二水故大禹名之爲別也江漢者南瀆之大故云大別也江之南岍爲黃鵠北爲大別二山夾江而出江之北無大別則江水與漢口之二湖相連二湖又將與漢水相連而漢口之地淪沒矣漢口之左曰北岍右曰南岍岍後各有一湖所謂二湖也二湖之水在昔皆爲漢水二山夾江二湖夾漢故漢口至今常有漲潦之患予嘗僑居其地暇輒登大別而望西嶓冢東洞庭雲夢滄浪烟波

千里與江漢朝宗之勢瀟湘映帶之姿皆會合于晴川樓閣之上誠三楚之大觀可以供吾嘯詠於無窮者也禹宮在大別之首禹稷中坐左伯益右臯陶契楚人俎豆甚虔門有岫嶠碑凡七十七字拳蜩倒薤狀法流水大可二寸許乃吳人毛會建所摹勒者殿曰文命旁刻邵二泉慕歌其辭云慕歌兮慕歌東漸兮海波海無波兮山有阿明德遠兮玉帛孔多微斯人兮吾如魚何

遊白仁巖記

屈大均

代州南北皆山予遊其二曰五臺曰白仁巖五臺去州遠大而高寒四時有雪不可以常遊白仁巖最小然自州西行三十餘里抵茹山自茹山逕入四五里而抵崞山崞山之上則巖在近而易遊故吾輒以爲勝歲丁未春與富平田子清苑二陳子遊焉初入谷行亂石中望層巒疊嶂白雲縈帶髣髴若在天半並澗詰曲而上林木間裕黃委地與苔蘚厚積至尺絕壁有石井五瀾洑者二其三清瑩可鑑錯列狀若七星曰七星泉飲之甘冽泉上一石平廣可坐百人亭其半以祠白龍祠後一大

巖是曰白仁左右有定心棋枰二石壁立空際志稱是石舌吐危崖立者熊經蓋非守身者所敢躡也有寺亦曰白仁去白龍祠數十步爲晉遠公隱處昔有白龍化爲白衣人聽法故又曰白人巖云其曰仁者以白龍能爲甘雨以惠代人也田子曰斯巖絕勝惜遠公當時舍之而往匡廬予曰生人之樂首朋友次書次乃山水使遠公不往匡廬則何以得見高賢如陶靖節而與之爲友乎陳子曰靖節非遠公之友也其道不同予曰靖節中年聞道東籬采菊悠然而見南山得意忘言庶幾顏子之卓爾時人不知惟遠公知之其相視莫逆遠公遂忘其爲禪而靖節亦忘遠公之非儒超然人外一笑無心蓋非劉遺民周續之宗少文輩所能窺其淺深者也南昌蘇桓嘗以靖節爲周公孔子之徒雖與遠公交遊而不赴其社所謂守道獨立入焉不淄百世之一人也嗟夫遠公之所以愛靖節者端在於此今之浮屠動以儒門澹薄誘學者入於異端以爲其教之羽翼見有高談周孔者輒啞然而笑以爲不足以了死生如靖節隱居高逸亦尚譏其有外而無內吁豈不爲遠公之所鄙笑乎哉想慕流風爲之三嘆

屈沱記

屈大均

沱之名見於禹貢於召南爾雅云水自江出爲沱
考荊州梁州皆有沱荊州之沱一在枝江縣一在
華容縣梁州之沱一在郟縣一在汶江縣而屈沱
則在秭歸蓋三閭大夫之所居分荊州之沱以爲
名者也吾番禺之屈初自關中而來關中之屈則
自楚江陵而來與景昭二閭爲貴族稱荆王孫然
未知其中有左徒之末胄與否然以左徒之忠而
文鬱爲騷賦之聖凡屬屈之子孫皆宜以之爲大
宗繼其爭光日月之志述其上兼風雅之事而爲
湘纍一家之學此乃吾楚之同姓高陽之苗裔所

尤宜非惟天下之人當祖述之而已也吾鄉在沙
亭前有一溪引牂江扶胥之流而入焉其長三里
餘其廣三丈其曲九十有九繚繞於林阜之中浸
灌於田園之上每日兩潮兩汐不爽其期吾宗人
夾岸而居白烟素火南北相蓋予艸堂處其南偏
當溪欲盡之所其淺可揭其清可鑑日出則水光
在門雨過則水痕在戶垂竿而釣時得鰕鯉焉提
笊箸而拾時得螺蛤蜆鱓焉自庚寅廣州城破予
返沙亭卽以屈沱名此溪蓋吾屈之姓之美以大
夫而沱之名之美亦以大夫則爲屈氏之子也者
毋負其姓之美居屈沱之上也者毋負其名之美
而有以光大于大夫是則大均之所以自期亦以
期於合宗之人也

入永安縣記

屈大均

舟自歸善水東溯東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派取
輜歷橋田月角嶺至義容屯飯涉溪四五夕宿寬
清溪砦次日歷員墩白溪上嶺者六七涉溪十有
二三嶺路逼仄皆蛇盤沿溪以行或在溪左或溪
右穿箐竹披茅霧露沾濕至午嵐氣不開鬱燠蒸
人甚苦之一路山谷間皆茅屋或一或二家或十餘
二十餘家高者曰砦平者曰圍或曰樓或在山絕
巔或在隘口皆一徑微通一夫可守自白溪以東
道旁多古松樵火所燔膏液迸注往往凝結成芝
菌大者如盤盂其色瑩白裕或被伐橫臥鱗甲四

散磴道多爲所礙至林田漸有大村高下棋列稻田隨山勢開墾徂夷相半多狹長細吟無有方廣至于數十畝者十里間兩涉秋鄉江至鐵潭渡抵縣縣所處稍卑丹嶂宮之嶂於諸山傑出最高大如屏障橫空故曰嶂其最著者如羊角燕尾雞冠以形名白葉紫簾烏禽以五色名雞公鹿母黃麀鹿獬以鳥獸名栢樹栢興漆木黃草黃花以艸木名餘如天字寶峒描眉上瀨寶山企壁吹螺茅灘等凡分三紀其名一一皆美狀亦奇秀而雞冠嶂當予所居紫金書院之前大小爲峰者八九色丹紫多變煙翠欲流尤可愛羊角嶂在南當學宮其旁一峰與縣庭相直名文筆銳而不高予與縣中士夫言人以一罌甕實土覆其上立可培高數丈勢益峭拔巨靈鼉屨諸君獨無此巨力乎皆以爲然縣境內多水水從諸嶂而出大小皆數百折大者爲江江有五以爲之經小者爲溪爲坑澗凡有百餘以爲之緯四面爭流或分或合而秋鄉江最長自火帶逕以下二百餘里皆秋鄉江納小水三十有八自南而北而西又而南而西以入東江如使從城南鐵潭口至牙溪以下稍疏濬之排其闕沙燔其礪石使灘瀧三百六十一無所阻三篷四篷船子可通行則穀賈四方輻輳而穀貴穀貴則

種輦者多益盡地力田雖稀少而輦多無農不輦則無山不爲村落縣之富庶可計日而待也計縣境方七百里山凡九之田一之土壤肥沃多上田無所用糞種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琴江乃有稽藏古名寬得多富人之產秋冬間漕歸舟尾銜接田家所有二三而已地多溪以竹石障壅成陂圳輻轉過天車水從下至高以溉常有萬夫之力其不可陂圳者亦皆有水田在山罅率津潤成膏不苦旱旱田而瘠則種大冬一穀歲一收餘皆種早翻二穀歲二收其烏禽天字二嶂及下黃沙羅坑一帶乃多輦輦所種山旱及薯芋菽苴麻薑油茶諸物與白衣山子同風其初或是獠人採實獵皮毛山濯乃徙今悉化爲齊民矣縣中多閩豫章潮惠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農或商樂其土風遂居之風氣所移大抵尚勤儉務敦樸有淳古之風秀者絃誦不輟文學相宣樸者多農氓少事工賈其居菅茅其服絡麻蕉葛惟城中乃有瓦甍房衣帛婦人麤棉大苧衣多青黑髮左右盤無鬢鬢皆戴塌笄笄廣五六寸與頭相等以羊皮金紙剪擘爲條者七或九或十一名曰金縷子以傅其上笄亦以紙爲之外冒黑紗四旁插大釵簪自朝至夕無或有不笄其未笄始有髻子笄則無之故

常不去其笄雖至貧笄亦華好嫁日其姑來迎其母送之至夫家貧者率務勤苦跣足長裙以耕以織或採薪罕有坐而衣食其夫者丈夫重儒婦則惟師巫是聽有病輒以八字問巫巫始至破一雞卵視其中黃白若何以知其病之輕重輕則以酒饌饗之重則畫神像于堂巫作姣好女子吹牛角鳴鑼而舞以花竿荷一雞而歌其舞曰贖魂之舞曰破胎之舞歌曰雞歌曰煖花歌煖花者其男嬰兒有病巫以五綵團結數十花環之使親串各指一花以祝祝已而歌是曰煖花巫自刳其臂血以塗符是曰顯陽七月七夕則童子過關十四夕則迎先祖男子或結場度水受白牒黃誥婦人或請仙姐施舍釵鈿仙姐與女巫不同女巫以男子爲之仙姐以瞽人之婦爲之山深谷邃淫昏之鬼或憑藉以爲禍福未可知縣中士大夫常以爲病若麓張令公下車首厲禁之然其根株深固未能剪除二三也所喜者士夫多崇禮讓歲時聚會雅多文酒之歡泉甘而醞釀醇以黃糯之良者爲之其地高寒非此不足以禦嵐霧若燒春則反涼冷云計縣去苦竹派其高不啻百餘丈冬時微雪或飛霰以故荔支龍眼不生多蕨或數年有或數年無貧者粉其根及土茯苓以代糧多天門冬及筍粳

秣有餘則以鬻諸四方俗務本業無些窳地鮮磽确入其疆雞犬熙熙禾苗蔽野四達乎城闈之下城甚小半枕紫金山巔城為四山所束拘攣不能舒展如能拓其東南南濱秋鄉江北渡黃花水使秋鄉與轎尾二水夾城形勢益善諸君以為然

文昌閣記

屈大均

西寧治東三里有小山無名邑令婁涿張侯以羅旁之口隔江二十里許有錦石山漢陸賈大夫之所封者也小山橫當羅旁之水為西寧塞門與錦石若相表裏因名之曰輔錦而造文昌閣其上屬予為記考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司中司命之祀始于虞書曰禋于六宗孟康以為司中司命六宗之二也周則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月令季冬之月畢祀天之神祇鄭康成謂司中司命與焉此乃天子之祀也今士庶

人皆祀之何居其毋乃踰於禮歟然吾聞庶民惟
星星有好風好雨月貴從乎星日貴從乎月歲貴
從乎日從其所好而雨暘燠寒風之時乃無易而
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則士庶人
亦得祀星上之人因而遂其好惡之情斯亦政事
之大者也考文昌爲天之府上將次將主武貴相
主文今閣中之像稱帝君綠衣烏幘而玉帶狀若
王者則貴相之象乃文昌之第三星春秋元命包
所謂理文緒者也而司祿之賞功進士司命之主
災咎司中之主左理皆繫焉文昌之職掌誠大矣
孝經援神契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
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而道家以爲上帝命梓
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者謬也文昌之星
其氣得之於日其精得之於天此天之神而以人
之鬼當之毋乃非所以事夫天乎事文昌六星而
不區區于司祿善事星者也善事星斯善事天矣
且天官書文昌六星先將而後相先命而後祿故
楚詞大司命之歌曰乘清氣兮御陰陽又曰紛總
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又曰固人命兮有當孰
離合兮可爲此三閭順受其正之旨也無所徼於
司命是能知命知命則不干祿而庶幾乎君子之
道矣吾願與西寧人士交勉之

黎太僕公影堂記

屈大均

黎延祖於所居葑園爲其尊人太僕公作影堂成屬予爲之記予昔年十四五甫知問學卽皇皇親師取友從里中賢豪長者遊而獨恨未嘗見公雖所居之鄉與公板橋相近在城中又與公芳艸東街相近而公是時方以孝廉上公車取便道客遊吳浙歲之丙戌予年十有七則公已死事虔州爲吾粵諸忠烈士大夫之先矣故予竟未獲識公嘗以公所爲蕩子從軍及古俠士磨劍諸歌激昂慷慨猛氣飛颺意公之狀貌必魁梧奇偉頰面而虎頭如古之飛而食肉者乃繹公之詩一則曰狀貌

若婦人力能挽強弓豈是木蘭女無勞問雌雄再
則曰男兒漸有鬚安能悅女子不如在邊庭夢我
長哲美又竊以爲公殆城北徐公畱侯子房之儔
也乃越今三十有二年予至葭園始得瞻拜公之
画像則矐目眈麗神觀靜深鬚髯飄飄長一尺有
咫冠飛雲巾褐衣艸屨昂首揜袖以行傲然有遺
世獨往之意殊令後死者對之而神竦也侍御李
灌溪嘗狀公兩目如巖下電雙肩聳削頎然玉立
好笑語足高而氣揚而公生平亦嘗以張良李泌
自命將欲以豪傑爲始而神仙爲終斯圖蓋彷彿
有其槩焉公故負通才可當天下大事惜爲朝廷
資格所限致身晚暮未及設施時窮勢逼不得已
手提一旅力守孤城與楊萬龔姚諸君子同爲國
殤以遂其志至今鬱孤臺側五忠之祠俎豆其馨
廟貌有赫其亦可以被髮騎麟翩然於大荒也哉
公諱遂球字美周繇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卿予撰
皇明四朝成仁錄載公行事頗詳茲見公遺像第
追述平生之愾慕以書於壁識其區區瓣香之意
世之賢人君子登斯堂者必有如歐陽公爲王太
師彥章作画像記者矣予不文曷足以當之

七人之堂記

屈大均

孔子稱作者七人何晏以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實之王弼則以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爲七人鄭康成云七者十之誤也有十人焉伯夷叔齊虞仲避世者也荷蓀長沮桀溺辟地者也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也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也予謂不然作者七人次章卽載晨門荷蕢之言晨門知其不可而不爲荷蕢斯已而已是皆作者之言王弼所舉則夫子已稱其爲逸民矣又晨門以下七人皆辟世士康成乃謂荷蓀長沮桀溺爲辟地荷蕢楚狂接輿爲辟言

其亦何所據乎夫長沮桀溺又自言其爲辟世矣嗟夫士君子不幸生當亂世重其身所以重道天下無道栖栖然思有以易之惟聖人則可不然者寧爲辟世勿爲辟人至於辟人而其失有不可言者矣予弱冠卽慕栖隱間取孔子所稱隱者錄爲一編名曰論語高士傳其堂則曰七人之堂七人者依論語之次序列之首儀封次晨門次荷蕢次楚狂接輿次長沮次桀溺次丈人爲木主祠之以志予之尚友其不以逸民七人並列者蓋以予方爲農求耦耕之人而不可得故欲以長沮桀溺爲同心陶潛詩云遙遙沮溺心千載常相關吾亦柴桑之意云爾且荷蕢能稱苦葉之詩接輿能作鳳兮之歌其風流大雅良可想慕吾好爲詩故有取乎其人而首列儀封人者以木鐸一言能知孔子者也

二史艸堂記

屈大均

予也少遭變亂屏絕宦情蓋隱於山中者十年遊
於天下二十餘年所見所聞思以詩文一一載而
傳之詩法少陵文法所南以寓其褒貶予奪之意
而於所居艸堂名曰二史蓋謂少陵以詩爲史所
南以心爲史云或有問焉曰少陵何爲以詩爲史
也予曰今夫詩者史之正者也史則詩之變者也
詩之未亡而一代之史在詩詩旣亡而一代之史
在春秋孔子作春秋所以繼詩少陵之詩則思以
羽翼夫春秋而反史之本者也故曰以詩爲史也
然則所南以心爲史何如予曰是不幸而不得筆

之於書而以紀之於心者也筆於書亂臣賊子懼
焉紀於心忠臣孝子喜焉夫使天下之人盡紀夫
忠臣孝子之事於心而聖人之道行矣又安用書
爲故其言曰大宋不以有疆土而存不以無疆土
而亡則其史亦不以有書而存無書而亡可知矣
何者其心在焉故也嗟夫君子處亂世所患無心
耳心存則天下存天下存則春秋跡而存不得見
於今必將見於後世奚必褒忠誅逆義正詞嚴盡
見於聲詩之間以犯世之忌諱爲乎然吾之志終
願爲少陵而不願爲所南也少陵猶詩之達者也
所南則真詩之窮者也不知天之意其終置予於
窮耶達耶則亦惟聽之而已

西大均

太湖中有山七十二所其最勝曰西洞庭相傳漢
四皓隱其中今有綺里角里及黃公泉仔焉其人
多夏黃二姓蓋夏黃公之後裔云山中風尚業享
人多以盛花果爲業梅櫻桃楊梅林檉葡萄桃李
杏之屬遍山於晨夕野行

橘香菴記

屈大均

太湖中有山七十二所其最勝曰西洞庭相傳漢四皓隱其中今有綺里角里及黃公泉存焉其人多夏黃二姓蓋夏黃公之後裔云山中風尚樸淳人多以藝花果爲業梅櫻桃楊梅林檜葡萄桃李杏之屬遍植於巖谷間而橘尤多其種美於他處秋深霜苞露實紅黃相間以數千萬計吾友同岑愛之結菴其中曰橘香予嘗自靈巖玄墓浮舟太湖繇東洞庭至西洞庭訪之謂同岑曰昔我先大夫作離騷多言芳艸嘉木而獨不及梅豈瀟湘洞庭之間無梅耶乃橘則特爲之頌取其外精明而

內潔白深固不移以爲有似任道之君子欲奉以爲師於是橘之名因以著然詩人又嘗言梅而不及橘或者橘不踰淮而詩人生於召南不及見耶然詩人言梅亦祇稱其實耳曰實之三實之七皆恐梅之失時然則君子之爲道也英華剝盡而後碩果乃成花以成天地之終實以開天地之始其亦貴於不失其時也耶昔蘇子瞻於橘中爲亭名曰楚頌予今亦欲爲亭曰楚師以與子爲鄰一物之微善體之亦足以爲道子其以爲何如同岑曰善遂書以爲橘香菴記

長樂臺遺址記

屈大均

惠州長樂縣西北一里五華山下有長樂臺遺址相傳漢封趙佗南粵王佗受命築朝漢臺於番禺復於龍川故治築臺曰長樂以示其與漢相休息之意蓋至是而偏霸一方東西數千里新造者皆集地遠者以財役之佗真可以自樂矣當秦之亾天下發難實始南粵先是時秦以振男女三千人與徐福而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以女無夫家者萬五千人與尉佗而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蓋徐福尉佗皆秦之陳勝也秦旣亾南粵之地亦定漢不得而有之倔強一隅

爲蠻巨大長以自雄以中國人而反天性有所不恤何其忍也然佗實藉粵人之力而懲桀駿之禍因其好惡半羈縻之不敢遽變翦髮文身之俗故棄冠帶椎結箕倨以媚粵人且欲自外於漢與北胡冒頓相爲角立也佗於南粵蓋有恩故能得粵人之力而用之粵人性勇悍尚義梅銷用之以助漢佗用之以據粵而秦於是乎因之而亾矣嗟乎秦之亾以粵人首難元亾亦然粵人亾元之功如朱光卿鍾大明者比韓福通爲大光卿姓朱而鍾名大明其元曰赤符皆皇朝將興之先兆噫嘻豈偶然哉

古丈夫洞艸堂記

屈大均

予游太峯於北斗峰絕壁之下得秦時古丈夫洞及毛女洞堂奧相連是乃陽明之室欲與內人王率姜氏分居之尋以還羅浮養親不果因爲古丈夫洞艸堂一扁隨地懸之以志不忘西嶽之意桐城方文曰古丈夫毛女二洞自秦迄今千五百年未聞有高人居之直至翁山始開闢而居其中亦奇矣然翁山不久居此又携家而南將無爲二洞所笑矣乎非然也昔少陵居浣花艸堂白樂天居香鑪峰艸堂蘇子瞻居黃州東坡惠州白鶴觀皆未及數年而此地遂爲三公所有翁山復何疑焉

大均因爲之記曰吾觀古丈夫其賢過於四皓夫
四皓嘗爲秦之博士矣以始皇無道乃隱商顏之
山古丈夫則未嘗一日服官且無姓與名以致子
房之知並無采芝一歌使後人得而傳誦易所謂
遯世不見知又曰不成乎名斯人可以當之矣乃
毛女玉姜顧有其名至今芬人齒頰噫嘻亦大異
甚常人之情喜傳女過於傳男張麗英不嫁長沙
王芮爲石鼓之歌仙去一時乃有女高士二人吾
爲是艸堂雖以古丈夫爲期然得無愧於二女高
士也亦云足矣洞之上予刻曰南海屈翁山先生
與其配榆林王氏舉姜夫人同隱於此凡二十二
字用漢隸並刻所爲古丈夫洞艸堂歌一篇歌在
翁山詩外中歌之序則在翁山文外是爲古丈夫
洞之故事云

所屬
也故曰書不盡言

大均因爲之記曰吾

四書

歐文好車云

徐山帶代中標之氣限并徐山文快長爲古文失

字用新林龍皮也錄古文夫歐帳堂題一歐帳

易葉軒記

屈大均

予所居之東偏爲一軒其前有芭蕉有貝多羅有梧桐有梨予嘗讀易有所得輒拾諸葉書之積久成書因名之曰易葉而軒亦曰易葉軒爲之記曰今夫易有大本焉得其大本可以無畫無辭畫且爲易之枝葉矣而何有於辭乎雖然大本不可言可言者枝葉而已矣一奇者天之枝葉也一偶者地之枝葉也六十四象三百八十四爻二傳十翼人之枝葉也使人因枝葉而得夫大本四聖人之所用心也故易有不言言則未有不爲枝且葉者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其言能盡於枝

葉者其意亦盡於大本矣乎而予也不敏未能至是亦惟夙夜以思以諸葉爲樂玩之具葉者易得之物多用之而不以爲費芭蕉也其葉最大以書長言貝多羅也梧桐也其葉大次之以書短言梨最小一葉爲一卦任取一卦以相配配其所可配者而言出焉配其不可配者而言更出焉言旣多不忍以其有枝葉而棄之錄爲二通一以請正於有道一以藏於軒中其葉則別爲一冢而銘之

臥蓼軒記

屈大均

禮男子以弓矢爲器以車爲居行止皆不離乎車吾以軒名其所居蓋不忘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布之以蓼以臥蓼之生春苗秋華多在洲渚之間其味甚辛人不得以爲蔬鳧雁不得以爲膳而古之賢王霸主不敢康寧皆有取於蓼故成王之詩曰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越句踐則置膽於旁以蓼爲枕簟傳曰越王臥薪薪者何蓼也予家在扶胥之口西去蓼涌之村五里而近蓼涌之上多蓼予取之以克寢處其華之煖不如蘆而吾不以蘆而以蓼蓋惟恐以煖而忘其辛也苦其心以膽辛

其身以蓼昔之人凡以爲雪恥復仇計耳嗟夫物有以甘而人不取有以辛而人多取之若蓼是也內則之篇有曰不蓼有曰實蓼有曰秋用蓼有曰釀之蓼有曰無蓼蓼之於飲食也爲調和之所必需凡皆以其辛耳予本辛人以蓼爲藥石匪惟臥之又飲食之卽使無恥可雪無仇可復猶必與斯蓼相朝夕況乎有所甚不能忘者於中也哉

天下有山亭記

屈大均

予沙亭之鄉其山環之而起者或平或銳或卑或高峻蓋以數十百計若在錢之輪郭而予居則好中也予以所居山至多不可以一山而名其亭乃名之曰天下有山亭使吾沙亭之山其有名與無名者皆遜而不見知是吾所以厚愛夫沙亭之山也嗟夫山以人遜人亦當以山遜自今以往予其亦毋以名爲事也哉

翁山亭記

屈大均

丁卯秋七月予以志事至永安諸士夫日夕過從以詩古文辭下問甫半月而予遂去諸士夫不忍相別爲作亭於紫金之山以待予明秋復來名之曰翁山之亭而屬予爲記以志之亭所處高在十餘古木之杪其前與雞冠嶂相對嶂高大而峭作八九峰色蒼翠過於左右諸嶂予始至見其掩映竹間白雲過之倏少其一二峰頃之復多一二峰日夕數之不能定其形乍如匡廬之香鑪之屏風九疊之五老參差乍如羅浮之大石樓小石樓計永安諸嶂十有五六無如此嶂之奇秀其變詭爲

不可狀也嗟夫予字翁山翁山者翁源縣之山也
予平生好遊於五嶽四瀆皆有足跡而獨未至翁
山翁山之亭不於翁山之上建之而於紫金之山
建之使雞冠之嶂巖巖然日與相望於是而永安
幸矣是爲記

獲記

屈大均

歲丁卯秋分之後三日予所耕黃女官沙田其早
粘已熟予具泥船三船各十人以九人執鈎鎌一
人司爨自予家石坑涌以出歷一沙二沙至七沙
至于菱塘乃泊予田凡十有八畛畛有長短首畛
抵菱塘涌口者短尾畛抵蚊洲者長與鄰田一一
相間未得純爲畝者三十有七也獲之自首至尾
一畛終乃復一畛禾稈長六七尺連穀輸載以歸
計一人之力日獲不能半畝凡四日而獲始畢納
諸場以二牛躡之不以連枷計一畝播種十升穀
成可得三石芒長而粒大其色花白稈以爲薪灰

以爲糞稻孫以爲鹽遺穀在田者以飼鴨此吾親
畊之利如是使予而佃與人畊則每畝僅得一石
有半其利盡在佃人佃人之利以多人功其妻子
皆能勤動予之利以有天幸今歲西江水大鹹潮
不生而大禾易滋育也然而予亦甚勞矣始則及
冬而鋤田夷田心之墳補田唇之崩去一泥枕復
還一泥枕繼則以牛犁其萊以人犁其汙其蔣或
一而再耘或再而三螻蛄出則吾苗半去其穉颺
風作則吾苗半去其壯蓋自夏徂秋吾無日不以
此芘芘者爲憂也幸而得及成熟惠徼于田祖之
靈以爲曾孫之慶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
兮噫嘻今而後吾可以無愧夫伐檀之君子矣用
書之以爲獲記

場記

屈大均

場在沙路之村去予家僅二里許其前爲扶胥大江東望虎門則海天之滅沒南望羅浮則峰岫之有無風帆出於稻苗之末與二三鳧鷖百十漁艇倏然而不知其所際而場之左之右有古榕十餘株後則有龍眼數株吾就其陰爲寮蓋之以篷鋪之以版縱橫方五尺許以坐以臥禾船至從羅涌口以至場其路甚近人各荷擔數束其遺秉滯穗多爲蛋婦女所摺拾不能禁也禾旣登場以三牛旋轉其上凡五反覆穀乃盡脫其稗餘乃以連耬施之秋日尚酷曝之二三日已半乾篩其細沙以

令觀者

風櫃揚之田苦太肥稈壯盛而穀稀不實者十而三四白粃盈穢不能一一粒米也所喜者歲頗豐登傲大幸于天萸稈不生螾螟蚘蚋不作西潦大而淤泥多積以有此百有餘石之穀穀秋分之黏也於諸黏爲早亦曰早黏田肥而污下多黑壤乃能種之其粒長大薄皮勝於寒露霜降二黏又喜者諸同吾黃女官沙者皆依予約以秋分後三日爲期得及大熟而刈以故穀彼此能多獨糯未全堅好晾華者半含白漿者半蓋以禾在田中衆獲則已不能獨畱畱則爲人所盜且有鴨食之害又蛋婦女拮拾者百十成羣跣走泥澁之中競爲攘奪之舉是皆農人之所病而莫可如何者也計吾禾自秋分後三日始割割凡三日而畢以牛躡之至五日而畢曝則六日而畢而場之事以終自築場至滌凡爲日者十有四幸而無雨不至穀漂流而稈腐稈積於場吾飼其牛而有餘則以供朝夕之爨刈之頗長故稈多其餘根株於田者尚有三四尺許乘北風大作海水益鹹焚之以其灰濾而成鹽其白如雪秋末冬初彌望波潮之際有烟四起濛如也鴨之船出沒其間以數十百計以餘穀爲飯以螾螟蚘子花魚蝦爲穀鴨肥大而價賤不可勝食是皆沙田之所養而致吾家貧無僕使予

編號

冊數

4

售價

60.00

有燒鹽之僕二人則歲可足於鹽有牧鴨之僕二人則歲可足於鹵卵更有取螿蜚蜋子沙螺花魚蝦蟹泥鰍鯛鮓之僕二人則歲無不足於海鮮矣予於治生之道靡所不知而不能一一見諸施設則以家無貲財而性好恬淡終日漠然無所營美利在前視之如有所染故凡有以貨物來言者皆一笑謝之蓋以吾之命宜貧而不宜富爲貧者吾之順天爲富而仰有取俯有拾則逆乎天而有以致其禍患惟爲農而務本業庶幾乎吾之知命云爾

翁山文外卷之二

番禺 屈大均 撰

上海圖書館藏

上海圖書館藏

序

洪範皇極大義序

洪範之篇商之家學在焉考商之家學始於契而契之母簡狄爲帝嚳次妃契與堯皆帝嚳之子也史稱帝嚳執中漑天下堯傳其統亦以執中命舜舜使契爲司徒敷教以其能承帝嚳執中之家學也其後契十四世湯復以執中繼之至箕子其統將墜苟不傳之武王則執中之家學將絕於天下故箕子者契與成湯之慈孫而契者帝嚳之孝子

者也皇極之義自箕子始言之夫子殷人故本之而言易有太極太極者何皇極而已矣皇極者何中而已矣當嘉靖之初方文襄公獻夫嘗以洪範進講而歸重於皇極一疇爲之大義疏奏之方是時○世宗肅皇帝加意洪範之篇親爲其傳故公推廣聖意以爲言謂皇建其有極卽書所謂建中于民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禮所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維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卽書所謂民協于中易所謂下觀而化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維皇作極蓋覆言臣下之化於中正者實繇在上者之作則卽書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公所陳一以中爲的能發先儒之所未發蓋深得皇極之旨而爲箕子之一脉相承者也昔張文獻以千秋金鑑進唐玄宗而丘文莊以大學衍義補進我○憲宗湛文簡以格物通進○孝宗皆吾粵人爲大臣而以道事君之可法者噫公蓋與之爲四也哉

張子詩集序

屈大均

昔夫子教伯魚學詩必兼學禮蓋學詩所以言學禮而詩之言乃文故禮者詩之所以爲文者也天之爲文以日月而日月不過其則日過其則則日過乎月而日爲月所食月過其則則月過乎日而日爲月所食而萬物皆受其災眚矣故則者日月之禮也人之性與日月同體才則日月之光明也禮者所以使日之中月之正者也惟詩亦然有禮而詩之言乃中正於是乎以風爲之始以雅爲之終風以變化其才才而變化乎風而其天之文可觀矣雅以範圍其學學而範圍乎雅而其人之文

可觀矣吾友侯官張子沉酣六藝以風雅自娛所
爲詩一以禮爲之規矩其方其圓其正其變皆使
之合乎風雅而止蓋以謂風者月之所爲月至子
而中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雅者日之所爲日至
午而正喜怒哀樂已發而中節之時也中節而後
光明盛實陰不失於寒陽不失於暑洋洋乎太和
之所發育而爲天地之至文噫嘻風雅之道張子
之能言之若此宜其詩有以異乎天下人之爲詩
也哉

羅母黃太君壽序

屈大均

予比者爲吾母壽以先高祖聽泉公之妣周太孺
人爲祝蓋太孺人年百有四時其子滄洲處士八
十有八以經學爲鄉閭老師所爲詩天真獨寫一
皆有道之言白沙氏嘗稱之勿置云顥甫羅子有
賢母黃太君與吾母同姓系出江夏而予與羅子
生長白沙之鄉常思學白沙之所學以無欲爲大
端焉蓋無欲之旨發自濂溪至白沙乃光大之又
至弼唐而益明弼唐者龐振卿先生之所居也羅
子今移家其地以視白沙其猶鄒邾之於魯耶白
沙平生以出處爲重其論許衡有曰魯齋當仕豈

忘天蓋不欲其屈身於元以垂春秋之大義也而
白沙生當聖明蟬蛻軒冕日與二三弟子若世卿
民澤緝熙之流捕厓門之魴鯉采圭峰之菘蘭一
飲一食不敢違其孀母卽其心所想慕近若羅浮
西樵遠如匡廬衡岳亦徒寄之夢魂未嘗一至故
其詩有曰多病一生長傍母又曰天下名山皆可
愛夢中慈母不來遊又曰少有蓄畬供俯仰不妨
漁釣老東南嗟夫此皆無欲之所至也惟無欲故
能高尚惟高尚故能全其仁孝有終身之養而無
一朝之憂舉孟氏之所謂守身曾氏之所謂養志
於焉皆可無愧白華之篇所云堂堂處子無營無

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豈非斯人之謂也哉嗟夫
爲人父母而得無欲之人以爲子爲人君而得無
欲之人以爲臣是皆天之所以獨厚其爲君與父
母也者則其所以享無疆之壽從可知矣嗟夫舜
禹之不與文王之純孔子之從心顏氏之不改其
樂無欲之至也吾與羅子將黽勉以從事於斯至
于八九十時耳目聰明精神純固兒齒生而髮復
黑以爲其百有餘歲之親膝下歡娛豈非人生之
至樂乎哉太君以今年癸亥七十有一少於吾母
九齡吾卽以祝吾母者祝之其子之學旣同則其
母之壽考當無不同學也者壽親之本也羅子其

亦以予言爲然耶否耶

易簡單方集序

屈大均

无悶梁子以所集易簡單方屬予爲序序之曰今夫知本易而人故難之能本簡而人故繁之非所以合乎乾坤之道也夫子稱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用藥如用兵兵能易簡則奇奇則無所往而弗勝孫武子使吳王寵姬視心與左右手背鼓之而前後跪起皆整齊可以蹈湯赴火何其奇也故知兵法不在多一言可以蔽之律易曰師出以律有律而後其奇乃可用能以寡敵衆以弱敵強爲天下軍鋒之冠善醫者以藥爲兵以天道爲律天道在乎易六十四大象聖人以人事合乎天中庸所

謂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於斯見之所謂致中和天
地以位萬物以育亦於斯見之故善醫莫如聖人
天地且受其療治以去其雷風之蠱而况於人乎
故夫不知易者不可以醫能以易簡爲道調其陰
陽濟其水火行其氣血而天下之疾已瘳矣一物
之微皆吾生殺之具殺中有生生中有殺故不貴
乎其多此梁子單方之所以爲妙歟梁子嘗箋補
神農食物本草未及治物是編始專言之而以日
用尋嘗之物在在皆有無煩別求索者爲用按其
方人人可以自治雖藥而勿藥勿藥而藥斯誠易
簡之至也扁鵲言人之所病病疾多醫之所病病
道少惟道少故其藥多藥多而疾益亂梁子之意
其得扁鵲之微者乎集凡二卷凡病皆有方方皆
已驗非以矜奇尚異予亦頗以平昔所集益之以
惠斯世其亦吾黨仁愛之一端也夫

贈王永春序

屈大均

崇禎癸未之冬逆賊李自成陷據陝西是時縉紳
 大夫張國紳宋企郊鞏煇等皆受僞命獨三原故
 都御史焦公與涇陽故副使王端節先生弗從先
 生嗣子永春將奉先生以遜先生不可賊使至先
 生拔所佩高麗刀欲自殺賊使前奪刀刀傷賊使
 血出手賊使虓怒將遂繫先生以行永春哀求代
 繫見自成抗聲言曰吾父國之大臣義不可屈若
 欲殺之則有吾永春之首在自成壯而釋之然永
 春歸先生已絕粒食七日死矣當是時自成既僭
 大號方欲偽行仁義網羅秦之賢士大夫以為用

其辭語... 其辭語... 其辭語... 其辭語... 其辭語... 其辭語... 其辭語... 其辭語... 其辭語... 其辭語...

而焦公奮罵以舌血噴賊數賊十罪賊氣爲之大沮先生亦餓死不屈賊於是大殺秦士大夫以立威於是時秦之人以爲使賊無一人可用手足腹心不能得之於賢士大夫者先生與焦公之力也而能成先生首陽之節則惟永春云永春自賊敗國步亦移於是杜門屏迹不復以仕進爲念取先生所著書日誦習爲醇儒之業秦之人復以爲高丙午春予至涇陽弔先生已讀永春所爲詩傷人倫之變哀天道之亡言言激昂沉痛予悲之爲之淚下嗟夫子自喪亂以來潛行天下所交忠臣孝子之子弟亦云多矣如永春者至性絕人尤爲無

愧乃父往山陰劉忠正公當乙酉五月之變絕粒九日不死子伯繩潛進葎液復延五日乃死死之日朝服端坐手書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傾國家之所以淪喪反覆數千言號曰十四日艸以爲伯繩治命伯繩哭拜牀下受之公乃絕自是伯繩亦絕迹人世以壘石塞其門閭旦夕讀禮注大小戴記及忠正公聖學宗要學言諸書江東之士奉之以爲楷式亦如永春嗟夫子昔交伯繩今交永春兩人之父其大節旣已可傳兩人之能潔身繼志以無墜先人之業其孝又可傳而予乃懵然於世家學不修佯狂自放以廁身於兩人之間其可愧

何如也然既獲遊兩忠貞之門爲令子所不拒亦
從斯黽勉矣永春之家與慈峨清峪相近鄭子眞
谷口在焉飛泉翠壁林木蕭森誠高士之所居伯
繩逝矣予將携家以就永春

送李天生歸陝西序

屈大均

夫子稱文王既沒文不在茲茲者何也吾思之聖
人有聖人之茲焉吾亦有吾之茲焉文王未沒是
茲在西文王已沒是茲在東茲以西始始於伏羲
之一畫茲以東終終於夫子之六經然子輿氏七
篇其猶東之復起者也西則自周至宋千有餘年
始有橫渠先生者以易爲用以中庸爲體以復與
於聖人之文今觀西銘一書窮神以繼天之志知
化以述天之事踐形以肖之不愧屋漏以無忝之
欲天下人皆盡夫事天之道而爲天之孝子其見
極高明其言極醇至不謂聖人之茲在焉不可也

昔有問乎伊川者曰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孟氏後未之見也嗟夫天地之文以聖人而顯聖人之文以賢人而明橫渠之西銘非所謂賢人之文乎吾人有志欲求夫聖人之文而未有得而先從事於賢人之文充之至盡亦何不可以爲聖人天生李子西人也有志於文蓋自其幼齡已然今且繇橫渠之西銘以求文王周公之文繇文王周公之文以求伏羲之文譬之升太率者必始青柯之坪溯黃河者必自風陵之口安見五千仞蓮花之峰一萬里星宿之海不可以從容而至乎且夫太率爲五嶽之宗黃河爲四瀆之首卦畫爲斯文之原西銘則濟川之舟楫而陟巘之鉤梯也李子方以編定九經大全續修朱子綱目爲事吾慮其工大而力勞荒廢時日未得斯文之淵源而徒汎濫於其流其學將爲無本故嘗以西銘進之蓋欲其先得是茲於易簡而後可以直接斯文之統緒也云爾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於其西歸遂書之以爲贈

送凌子歸秣陵序

屈大均

秣陵故我朝之陪京多高皇帝之遺民焉予所善者若茂之林子元倬王子爾止方子炯伯楊子方舟洪子玄翼湯子凡六人王子有南陔艸堂歲之三月十九日王子必集諸遺民爲威宗烈皇帝設蘋藻之薦予不肖已亥庚子兩歲亦得與焉因嘆王子之精誠能爲吾黨所觀感爲不可及云凌子之遊於吾粵也請於王子王子爲序其詩而送之嗟夫凌子今世所謂公卿大夫貴人者亦多矣士之飾車馬美衣裘挾其文采技能以遊於四方靡不欲得其一言以爲聲利之藉何凌子委而

去之顧遑遑於遺民之是求乎吾聞君子之遊也自鄉而國自國而天下皆無所求惟以求友而明夫先聖之絕學焉昔在盛朝明先聖之絕學者多達而在上若薛文清王文成方文襄湛文簡高忠憲劉忠正諸公是也是所謂真公卿大夫有道以爲貴者也以視今日何如哉此一二遺民者方孱然伏處衡茅蔬水不給以其幽賤之身而荷夫危微之統佯狂自穢默默苟全世固不得而知之卽知之亦何從而重之而凌子旣能求王子於陪京復思求如王子者於東粵依依不去其將以爲友耶惟遺民與遺民爲友凌子年甚壯學博而才高工文章嫻於翰墨方馳騁選舉之場欲爲夫今世之所謂公卿大夫貴人者雖得一遺民其暇親而友之耶雖然易之傳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又曰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王子旣愛凌子於前則如王子者亦必將愛凌子於後凌子誠不暇以遺民爲友耳遺民亦何敢外焉凌子將歸秣陵謂予曰子王子之友也可無一言以致于王子嗟夫予亦何言然林子方子往矣楊子猶在陪京湯子在蕪陰凌子歸其以所求於王子者更求之於楊子洪子湯子乎是則予之所以進凌子也已

壽鄧先生序

予之姑之夫曰鄧宜嘉先生者中歲遭亂棄諸生
隱於占候卜筮間今年己未年八十有一鄉人以
先生高節且善易於天道有獨至欲得予文以爲
壽予觀易不言壽然二經十翼所言多有養壽之
方至頤卦則專言自養矣然聖人亦祇曰頤貞吉
養正則吉耳夫貞者何壽也天地之道貞觀日月
之道貞明天下之動貞乎一易之書一言可蔽曰
貞以貞爲壽則雖謂顏氏子與錢鏐皆至今存焉
可耳先生平生所行絕似司馬季主然季主雖與
臣言忠與子言孝而大指多稱引老莊不純乎易

今先生分策定卦按式正基所陳天地之利害日月星辰之災祥五行之正變咸一準乎仁義之歸順乎性命之理以爲吾人吉凶符契蓋無一言不本於三聖斯固易之大宗天道之所存繫焉者夫以道視節則節小節者道之一端以易視神仙則神仙小神仙者易之一端雖然易有節卦其五爻曰甘節吉先生出處順乎道之自然是誠所謂行而有尚者鄉人以爲然遂書以爲先生壽

送梁子遊南嶽序

屈大均

昔湛文簡公年九十餘猶爲南嶽之遊集諸生紫雲峰麓誨之以學當如山川之有本蓋南嶽與吾廣州密邇實羅浮發脉之所自羅浮爲本南嶽爲本吾廣人終日見羅浮而不知四百三十二峰之所本卽知四百三十二峰之所本而未嘗身至乎其本之中亦安得謂之知本也耶吾友梁子生東莞其家去羅浮四五十里旦夕行歌采藥往來甚易然未知嘗至羅浮與否未至羅浮而先至南嶽是謂先立乎其本白沙云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齊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灑

然梁子其亦此意耶南嶽有五大峰其中峰號曰祝融祝融火帝也而兼治南海火之本在水水足乎坎而後火生乎離水與火相爲性命故祝融爲水火之帝其都南嶽而離宮在扶胥粵人之事祝融以其治水楚人之事祝融以其治火俎豆皆罔不虔歲之二月大夫士有事裸將聲駱鼓以降神靈吾與梁子固嘗齋明盛服以從其後矣然子嘗至湖南數經嶽庭之下讀岫嶠碑探朱陵洞登陟芙蓉石廩之峰以觀出日祝融不以予爲生客也私謂觀日於南海得日於水之中觀日於南嶽得日於火之中火者日之性也水者日之命也是誠白沙甘泉之學云爾子今行矣其亦求如予往日之所得毋徒濯纓於蒸湘鳴琴於方廣其可乎哉

周秋駕六十壽序

屈大均

周子秋駕幼時與華亭夏存古交好其尊人斗垣先生嘗佐存古之父文忠公允為宰長樂秋駕師文忠而友存古為學甚勤存古撰代乳集時年止九齡才華颯發而秋駕亦以髫鬣能文章為文忠器重文忠以薦于陳黃門臥子臥子司理浙東攝府篆比試諸生則以秋駕為蕭山士冠於是秋駕以所師文忠者師黃門其問學之有淵源品行之有矩則得與庸常不同蓋天之所以相秋駕也蕭山多隱君子來成夫蔡大敬而外有徐徽之者嘗從劉忠正宗講學以忠正為大師忠正大節與文

忠一揆其門人僅存者自丙戌至今獨徽之與其弟涵之及秋駕若王玄趾潘子翔則久矣自沉於柳橋鑑水之間先後其師死矣徽之今七十有七大敬六十餘秋駕亦且六十其亦何以無負所學歟忠正有人譜一書教天下之所以爲人人之道莫先忠孝秋駕以其不死之身奔走四方求脆甘具裘帛以爲其尊人之養怡怡煦煦年至九十有六而終於子道其亦何闕焉嗟夫人盡臣也然已仕未仕則有分已仕則急其死君未仕則急其生父於道乃得其宜存古當丙戌之變年僅十六與其友崇德呂宣忠亦年十有六而從長興伯吳公易總兵黃蜚起兵太湖二泖間戰敗而死殉其君亦以殉其父忠而且孝天地之所賴以長存日月之所賴以不墜江河之所賴以無窮乃在一成童之力至今讀其大哀一賦淋漓嗚咽洋洋至萬餘言猶似未盡麥秀采薇之短大哀之長固皆與風雅同流春秋一貫爲一代之大文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歲之辛酉予與秋駕同館五羊燕坐之餘未嘗不以存古爲懷予竊羨秋駕之得交於存古也方爲秋駕六十壽言輒諄諄存古不置以不壽之人爲秋駕壽非秋駕其誰能聽此言

送司法叅軍黃侯序

屈大均

嘗讀詩至簡兮之章竊嘆榛木有其山藟草得
有其隰而碩人乃處非其位無西方之人以薦之
終於不得志焉夫碩人有文武之才宜在王位猶
榛之子可食藟之根莖可茹皆甘物也畏齋先生
黃侯之在粵也官不過下大夫職不過攝郡縣其
御亂有力其治民有文章有傳丹之容而無一爵
之錫時無美人安能知其文武道備而與之同登
於朝也哉侯今歸矣不爲執籥之碩人則爲考槃
之碩人碩者美大之稱詩言之易亦言之易以碩
人爲果當剝時以坤土之厚而含養以艮山之高

而安止人不得而食之天地亦不得而食之至于
一剛之反遂得輿而爲萬民所載故曰君子尚消
息盈虛碩人不用以爲消用以爲息碩果不食以
爲虛食以爲盈皆天之行也侯多才多藝詩及艸
書繪事擅美一時此萬舞之餘事也今返舊京將
治秦淮水屋以居所畱英石十餘枚高者至頂卑
者及要呂巉巖勾漏若巖若洞爲予朝夕之玩予
嘗爲畱石篇以酬之石非碩人不可貽碩人非美
人不能用美人而必於西方西方爲成東爲生生
我者父母成我者君君爲西故曰西方之人若文
武成康之在西亦是也侯之思亦吾之思也侯之
門生故吏多德侯與其民若南雄若廣州若新會
嘗被侯恩澤者欲爲文送侯予以侯行事有合於
古風人之義故爲之言若此

贈梁彥騰序

屈大均

彥騰梁子爲惠來儒學教諭以大父憂奔喪而返當其時有爲教授爲學正爲教諭者若而人遭父母憂詐以爲出爲人後不行三年之服居官如故者於是大均感梁子之獨能以師儒而守禮也爲述東吳顧氏炎武之言以贈之曰古人於期功之喪皆棄官持服記日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旣葬而從政通典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考之於書如韋義以兄順喪去官楊仁以兄喪去官譙玄以弟服去官馬融遭兄子喪自劾歸陳寔以期喪去官賈逵以祖

父喪去官又劉衡碑云爲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瑯琊相憂卽日輕舉園令趙君碑云司徒楊公辟以兄憂不至則兄喪亦謂之憂也曹全碑云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則弟喪亦謂之憂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長以從父憂去官楊著碑云遷高陽令遭從兄沛相憂篤義忘寵飄然輕舉則從父從兄喪亦謂之憂也陳重傳云舉凡異當遷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則姊喪亦謂之憂也古人凡喪皆謂之憂其父母之喪則謂之丁大憂見北史李彪傳王純碑云拜郎以妹喪遂解印綬陶潛歸去來辭自序云尋程氏妹喪於武林情在駿奔自免去職則已嫁之妹猶去官以奔其喪也嵇紹傳拜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則子喪亦可以去官也後漢末時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據大義正之晉泰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博士韓光議以爲宜貶又言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期之喪而行甚致清議今代之人重於得官輕於持服令晉人見之猶當恥與爲伍况三代聖賢之列乎大均曰吁嗟乎傷哉人心之不及若也期功之喪且勿論以齊斬之情忍於匿之又何者而不可忍乎一教官之微秩不過九品祿不過數石卽爲人後而舍之而奔其本生父母之

喪未足以爲孝子况於不舍之而以未嘗爲人之
後欺其親並以欺其君乎推其心即使聞所後者
之父母喪亦必以爲吾之所後者已耳嗚呼明倫
之堂禮義之所從出以匿喪之人坐其上其弟子
員知之而不言卽言之而不足爲先生之累先生
不以孝爲教弟子員亦不以孝求之於先生如此
其人其尚得齒於人倫否乎梁子以承重孫歸持
其大父之喪哭踊之節祭葬之儀始終無有所失
誠可謂無得罪於名教也者今梁子又補瓊之定
安教諭矣梁子無所失於大父亦無所失於官三
年之間若白駒之過於隙梁子餘哀未忘方以補
官之速爲憾嗚呼梁子是真可以爲人之師也哉

黃元祥先生七十又一壽序 屈大均

同里黃元祥先生當崇禎末以經明行修貢於鄉
既遭亂閉戶城隅不出教其子若孫以經學子長者
名徵以能文有聲諸生間於乙丑季秋某日先生
七十又一誕辰請予不文之辭以爲壽予以先生隱
君子老而好學因舉易象天行健一言以質於先
生今夫天之日月行於人則爲精神人之精神行
於天則爲日月學也者所以行其精神於天者也
使吾之神化而爲日精化而爲月日強於晝月強
於夜而不息之功以成於是而吾之學直爲天之
學矣先生於易所以教授於家庭者未必沾沾於

訓故以天之學自爲而以人之學爲人年至七十
又一吾知先生之所得有以異乎世之經生之所
得也哉記曰七十曰老而傳言其學之足以傳諸
人也百年曰期頤言人以百歲爲期及百歲之期
則宜頤養以至壽考無期也頤者何養正而已矣
日正於晝而以夜養其光月正於夜而以晝養其
明不養則日或息乎晝月或息乎夜非所以爲久
照之道也先生以杖國之年而志氣清明視聽不
衰燕居無事輒爲諸孫細寫書動盈篋衍與其配
李安人靜好一室日夕諷詠古詩圍棋鼓琴相樂
也安人少先生一歲紺髮朱顏老而仍少十數年
未嘗少違寒暑平生寬柔醇樸性與先生復相類
蓋皆得其所養者在易坤必至乎乾婦必至乎
夫先生期頤之年吾知安人亦必與之齊壽也已
先生常以擁戴得授推官所條奏及碧山艸堂文
集凡若干卷藏於家吾將於稱觴之日從徵求而
觀之

得也哉記曰七十者杖鄉而
人也百年曰期頤而
則宜頤養以至壽考無期也願者何
購之於書而以及夜者其光
某公嘗于卷蕪飲家吾祿飲無難之日與婚未而
夫主常以對漢卦對卦官祖糾奏文善山輒堂交
夫夫主賤則之甲吾映安人衣必與之齊壽也
蓋皆卦其祖養昔也卦是卦必至乎壽也必至乎
未嘗少衰寒暑平主實矣輒對卦也必至乎壽也必至乎

某公壽序

代

屈大均

歲丁卯二月日爲某公五十有六初度之辰於是
南海遺老年八十有五黃鶴僊大集里中耆英年
八十者七十者六十者五十餘者得若而人皆與
公未嘗相識而習聞公之盛德不能已於頌禱者
相率爲清防以壽公而鶴僊拜手恭執兕觥爲言
曰易稱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五十有五而
大衍之數成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今公五十有六
多於大衍之數者一是五十有五爲貞之終而五
十有六爲元之始然則公今乃初生如四時之春
雷雨方動艸木方勾萌泉方感沸出山下洋洋發

育之機方與日而無窮焉鶴仙等亦奚煩合諸耆英之年以爲公之年也哉昔者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公平生寬厚愛人治軍及民無不以仁爲道得元之氣旣多今行年又當一元之始公欲期頤則期頤矣欲難老則難老矣公能於天之元有所益天不能於公之元有所損也公以爲然遂書以爲公五十有六壽序

壽王山史先生序

屈大均

丁卯之春舉陰王山史先生之子宜輔者來遊番禺乘艘船二十五里至予沙亭拜母予曩以丙午至舉陰之普維里拜謁先生宜輔蓋以是相報云嗟夫自丙午至于丁卯爲年二十有一自舉陰至于番禺沙亭爲里七千有奇而宜輔乃能來拜吾母吾母年今八十有四矣當予拜先生之日先生年四十有三自此又二十有一年吾將復拜先生於普維則先生亦年八十有四可期矣先生長予僅六歲予初於三原識先生聽先生言論風旨欲與先生爲友繼而又見宜輔宜輔少予十有一歲

學雖未成然予遂與宜輔友而以先生爲可師師先生之躬行君子而其古文辭甚美將以砥齋一編爲準繩也去秋先生寄我正學隅見言格物從朱言太極從陸他所折衷皆得中絕無黨同伐異之私予始知先生之學老而益精有進於古文辭之上者又見北行日記數有辭薦舉之書乞還山之牒視博學宏詞一科若將浼焉棄之惟恐不速而嘗自稱舉山布衣於世所謂公卿大夫者之間噫嘻先生之於學可謂能明出處之義者矣夫吾儒以出處爲先許衡之仕於名教大爲得罪惟倫有五而衡不識君臣惟經有五而衡不知春秋此從祀之所宜革而儒林之所不容者也則士君子生當衡之世而欲高談道學必其處於山林者也夫惟能辯君臣而後可以處能知春秋而後可以處先生之不求仕已加於衡數倍至是而言涖泗而言濂雒關閩而言新會餘姚斤斤於是非邪正之別皆無有不可者矣嗟夫舉山之下而有一布衣有一布衣而言學於是而舉山重與終南二曲之間並重吾他日當先生大耋復至玉泉之側醉溪之旁與先生詠歌鼓琴復以所著易外請正焉而招布衣李子中孚於齋屋相與盤桓朝夕樂而忘返宜輔善爲圖將圖二布衣爲主一布衣爲賓

是爲舉山三布衣圖予羅浮人也至是而亦以舉山重矣

嶺南詩紀序

屈大均

王子蒲衣謨次嶺南詩紀請序於予予時方謨次廣東文集集中人各有詩然不專於詩專於詩則以屬蒲衣以爲文集之夾輔文集所不及者藉詩紀以補其闕於是而吾粵之文獻庶幾以備嗟夫詩之有選也自夫子始古詩三千夫子僅十而存一以爲三百篇故嘗自言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逮其孫安國亦曰詩三百今乃多一十篇論者以爲此一十篇者乃夫子所刪去淫詩好事之儒復取而混之以爲三百一十篇云爾蓋詩必刪而後正正而風雅頌各得其所乃可以爲經而與書並

行於世故書猶日也詩猶月也有書不可無詩猶日不可無月以代其明也五經惟書與詩主乎文夫子刪後而書與詩遂爲夫子之文章故曰作者謂聖述者謂明述者因作者以爲文章亦猶月受日之光以爲光也士生聖人之後有志於文不能師其作當師其述述而有其本焉則父母之邦是也以父母之邦爲天下之本此春秋之所以因乎魯史而費誓之所以殿乎書魯頌之所以殿乎詩也吾粵自郡縣以來在前有交廣春秋十三州記在後有廣東通志粵大記然文與詩百而錄一未有專書斯乃人文之闕典嶺海之憾事也予茲不揣愚蒙謬有廣東文集之役思爲同鄉先哲罔羅放失纂輯成編以一國之文獻爲一家之私書而裁擇未精中多冗濫頗爲識者所病然予志在廣收以爲富有備史臣之肆考資學士之多聞若武庫之有利鈍太倉之有精麤不遑計矣蒲永之爲詩紀也其尚毋如予之所爲寬以居心嚴以命筆紀其人以詩者十而三四紀其詩以人者十而五六其亦庶乎可矣文宜博而詩宜約固有體裁離騷二十有五篇而昭明止取其九詠懷八十有二首而昭明亦取其十七昭明者蓋刪述之巨匠仲尼之肖孫者也若于鱗唐詩之選臥子皇明詩之

選並稱醇潔可以孤行於世此選家所宜取法者也然詩紀與選亦有異焉紀以其人選以其詩以人者其法宜嚴於人而寬於詩以詩者其法宜嚴於詩而寬於人若宣城梅氏之古詩紀初盛唐詩紀購者多金家有其帙則以其人詩兼備也上元有龔野遺者近爲中晚唐詩紀所刻僅八十餘家以無資而止吾嘗恨之吾今與蒲衣心雖有餘力則不足以一國之書而成以一人之手其不爲人

之所誄笑媚嫉亦幸矣寧復有解其囊橐而助之成者乎今且與蒲衣鬻郭外之田廬賣臨邛之車騎以爲剗剗之需傳曰一簣苟覆九仞終成其無以爲難而中止可矣是爲序

龐韶臺先生集序

屈大均

龐弼唐公有二子長者曰韶臺先生次曰有臺皆能以賢父爲師世其家學故吾鄉先正常稱斯道宗傳在先生父子之間先生之稱韶臺也以羅浮有黃龍洞其左瀑布自鐵橋右瀑布自瑤石臺蜿蜒三千餘丈合流爲九曲溪溪上有臺巉巖奇秀於聽泉爲勝先生治之以爲韶音常在耳也音出於泉泉不從天來不從地出而自於先生之心心外無泉泉之在于耳者心在于耳者也弼唐公得之以教童蒙而有先生以克其家蒙之所以亨行者以是有蒙之君子必有蒙之君子之子以養天

下童蒙之正而作其一家之聖功此時中之聖之所爲而公與先生以之先生之繼公設教也凡於蒼梧於養利於永昌身爲州縣所至乘巨象冒瘴煙周行箐薄於咨詢疾苦之外先求蠻貊之蒙而告之其應者皆盤瓠之族白黑二仲與羅羅之民也人各異音書各殊字男女穢雜人獸無常公嘗欲爲同文編以三字經及聖諭大明律關係人倫之大者大書漢字於前附註厶字於下以教雲南迤東迤西諸厶又奏請賜姓千餘字以別其種類而無同姓爲婚之瀆先生以爲箕子開朝鮮泰伯治吳夫子欲居九夷我有以發其蒙而教之說其耳目之桎梏而禦其心之寇使咸知仁義而服詩書以無外聖人之化斯則吾所以爲繼述之大焉耳矣故公於曲靖未竟之業先生皆遵行而無失蓋西南之土血氣之倫先生父子以治蒙之道世其業兩代之泉蓋洋溢乎中國而施及蠻貊焉出於羅浮之山下而果行於三宣六慰之鄉至今讀其諭俗一書所以人其橫目之人使之襲衣裳分牝牡充習禮之厶生就同倫之社學日遷善而濡染於文教者其用夏之心變厶之力舉古聖賢之所不得爲者先生得而委曲爲之嗚呼豈非師儒之盛事乎哉先生筮仕二十餘年在厶中者強半

朝廷以之爲禦魑魅之具而先生卽以爲過化存神之資故曰君子居之而何陋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焉至於政事之精明文章之醇雅一本乎道德之所發其詳皆在志狀中予不具論特舉其所以爲教者疊疊言之因自稱而得其泉因其泉而知其得蒙之道有合乎易象故以之序其文集云爾先生名一夔南海人弘治間舉人

林光祿集序

屈大均

光祿林公之以治行自知縣擢爲御史也犯顏敢諫直聲振朝陛嘗自言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蓋欲以一死寤主爲忠之愚如古之湘纍自沉史魚尸諫也者旣得謫優游於林壑之間踰數年而二三大臣亟以光明正大薦詔將起之則公已奄然以其浩氣往矣公之志雖未得行然猶幸謫居八閩嘗被臺檄訪求往哲遺跡得於朱子文獻之邦探本窮源見夫朱子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與孔子所以集羣聖之大成二者與天地終始猶天地之有日月焉孔子猶日之周行而主

乎天朱子猶月之追日而從其朔焉於是而從朱子所生尤溪長五夫讀書雲谷武夷而終老考亭之地莫不徘徊瞻拜剪闢荒蕪以及龜山豫章延平三先生祠墓而於師友淵源之堂求其授受得其會歸而知天地日月之終始卽帝王神聖之終始易詩春秋之終始卽泰嶽紫陽之終始焉公此舉豈非道學一大通塞之機而諸先儒精爽之所默啓者哉今讀其醉經樓一記所以闡揚敬義之旨精粹無餘有曰聖人以心之敬而作經而吾不以敬直之則頗僻慢易入焉而與聖人之心二聖人以心之義而作經而吾不以義方之則適莫窮內信果窮外而與聖人之心二故曰大哉敬乎一心之方至哉義乎萬事之綱噫嘻公於是而羽翼紫陽之心至矣乎親至閩南之闕里見而知之將其父艾陵公之所不能得者實得而盡心焉繼志述事之美不又爲孝之大者哉先是艾陵公嘗爲福建鹽運同知分司水口欲徧往幔亭九鯉之間訪求紫陽之師與其弟子遺書舊迹以守官不果公之謫也用故事可以中道而返或居家自矜高毋行而公以君命至重也重君命而卽使諸賢講業之跡一一修明新其俎豆而整齊其圖書艾陵公有知其不以公爲有大造於後學乎哉公遊記

具在可考而知其疏章公牒關乎政治之大足備
太史之訪求予竝詳錄而無遺焉公諱培萬曆間
人

譚處士集序

屈大均

處士譚君東莞人名清海年少負奇思以布衣奮
起功成不居如古魯仲連之所為肅皇帝時走京
師上三大禮疏不報其後復上書莊皇帝所言十
事皆石畫輔臣張公居正與同鄉先達葉公夢熊
龐公尚鵬咸偉之將畱讀中秘書君夷然弗屑也
萬曆初戚公繼光為薊遼大帥君杖劍出關閱其
營戍謂之曰公四面置守所費多何如一字守耶
戚公異其言從之請為其軍祭酒會青台吉連構
火酋生事洮河以東以覆軍殺將警告有詔張皇
六師掄選邊才各舉所知以應時南海龐君尚鴻

以鹽城司訓爲留都公卿所薦其安邊一書見者
嘆其知兵戚公以君及尚鴻皆倜儻非常之材並
宜超格錄用以爲天下豪俊倡疏薦於朝不報君
乃返轡羅浮於見日峰爲艸堂以老於是賢士大
夫皆稱君爲見日山人見日者猶其自字永明雖
艸野而不敢忘君之意也年七十時猶規畫交趾
著論甚悉爲霍君尚守祁君衍會所知乃論者以
君喜言兵懷持壯畧當聖明拊髀之時一策未施
以紓北顧誠不如彼仲連者身處圍城之中抵掌
笑談而能使強秦不敢爲帝復能使六萬乘之君
不敢尊強秦而爲帝而且周之天子以此邯鄲一
役得以四十年宴坐無事保守宗祧此誠布衣之
爲功曠世無兩君視之誠邈如也然予以君三大
禮疏正一朝之典禮明萬古之綱常蓋亦春秋之
志使其言行則君之所以爲功誠有考諸三王建
諸天地而不謬不悖者存又豈仲連之所可及也
耶君才氣豪邁筆下滾滾千萬言甫脫稿卽散去
不復存所著靈洲詩艸增城湛恭先鏤版以行其
疏則具載東莞志予合爲一編名曰譚處士集蓋
謂君輕世肆志蟬蛻簪笏自不欲仕耳非君相不
能用君也當治世而恬淡爲處士與遭喪亂者難
易固殊焉誠一代之高逸云

賢以四十半身坐...
 賢以四十半身坐...
 賢以四十半身坐...
 賢以四十半身坐...
 賢以四十半身坐...
 賢以四十半身坐...
 賢以四十半身坐...
 賢以四十半身坐...
 賢以四十半身坐...
 賢以四十半身坐...

黎太僕集序

屈大均

自申酉以來天下賢大夫之死國者類多文士非
 文士之能死國也其所以為文者固有以異乎人
 也是故天能喪其人而不能喪其文其文蓋無物
 足以尚之太僕美周黎公吾粵文平士也死國之心
 於文是見使其早出而仕於北都必將與范文忠
 景文倪文正元同其從容於南都必將與黃郎中端
 金御史聲同其慷慨以為古聖帝明王治道二統
 之殉其不肯佯狂自穢少緩須臾以負其所為文
 也亦明矣贛州之死公無乃亦恨其晚乎嗟夫易
 之困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公於易學甚深蓋久矣

序
 黎太

筮之於心焉嗟夫忠者臣之命也孝者子之性也君得有其臣之命父母得有其子之性而天下已治矣致命遂志云者臣致其命而後臣之志乃遂子致其性而後子之志乃遂也云爾公之守贛也其時已大不可爲拮据兵食勢力旣窮而卽與其友萬楊龔姚四君子相携以死以其輕於鴻毛者與城俱亡而以其重於泰山者與天下而長存至今日而二三讎民者出乃相與求之於溝壑之中而位之於雲霄之上五忠之祠屹然與鬱孤並峙焉至是而公學易之事以終公之所以爲文者以至而蓮鬚閣一書遂與日月並懸矣嗚呼豈不偉哉

吾嘗論次其書論序最高詩次之賦又次之其論許衡也義正辭嚴與丘文莊陳文恭如出一口詩五古若從軍結客諸篇激昂慷慨義烈動人使聞者掩泣沾襟盡懷殺身成仁之志是皆有補於人倫子嘗於春山詩語極論之然竊怪五古始自河梁而蘇李二人忠不忠迴別論者謂都尉文士漢武用失其所長以至於喪師朔漠名敗身頽然子卿鹿鳴野艸之章黃鵠遠別之什稱爲高古非清廟朱絃一唱而三嘆更無可喻而其在北海時臥起持節凜然不可挫辱亦獨何耶豈其獨非文士而有以異夫都尉之所以爲文者耶觀子卿則

公可知矣公名遂球番禺人予別有公死事傳

箋補食物本艸序

屈大均

鳥獸艸木之名莫多於詩騷世之學者固皆資之以爲博矣吾里有黃逢永者嘗爲詩騷本艸通太倉張天如見而愛之其書今逸不傳予嘗欲補輯爲一編於飲食之物三致意然痲病未能也五經多言飲食而易之道尤先飲食而後男女始於需終於未濟皆以飲食爲言乃夫子則嘗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夫味也而豈徒鹹苦辛酸與旨甘之知而已乎是有知味之知焉知其知味之知而後爲博物騶吾友寶安梁子性聰明多識於學無所不窺而醫道尤善其箋補神農本艸也皆言食

而不言治於日用所需鳥獸艸木蟲魚之屬凡詩
騷之所已言或未及言皆一一發明其利病其亦
欲人識其名而知其味因以知夫知味之知歟夫
治物亦難言矣其用有効有不効善養者無往而
非藥石不善養者無往而非疾疢故易曰自求口
實又曰无妄之疾勿藥言貴乎有以自養也梁子
故善易今之不言治物其亦以爲療疾之方莫精
於易雖有君臣佐使之藥雷公所炮弘景所製皆
無以尚之歟三閭楚人多言楚物梁子生東粵多
言東粵物亦南方異物之志也然非以爲博也蓋
欲覽者心知聖人之意云爾

學文堂集序

屈大均

椒峰陳子所爲文名曰學文堂集予見而歎曰嗟
夫古聖人未有不學夫文者也伏羲之文學之於
天地文王之文學之於伏羲孔子則學於文王以
贊易易者文之至子嘗曰吾五十以學易學易者
其所以學夫文乎陳子爲文甚衆義本儒先能於
五經四子書多所發明而易解諸序尤精醇其殆
有得於聖人之文耶古聖人之文在易伏羲以卦
象爲文文王以繫辭爲文孔子學文王故以文歸
之文王而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乃又以文歸之
於天曰天之未喪斯文至傳易之賁則曰觀乎天

文豈非以文出於天文王出於伏羲而已出於文
王耶則學文者又非徒學夫聖人之文乃學天之
文也天之文日月得之以久照四時得之以變化
而久成聖人得之以久于其道天之文無窮則學
之功亦無窮吾與陳子學之一日而得焉未可以
爲至學之終身而不得焉未可以爲不至亦惟日
夕孳孳其中不知老之將至也云爾

三閭書院倡和集序

番禺 屈大均 翁山 撰

予於廣州城南得陋室數椽卽以爲先大夫三閭
書院奉三閭畫像其中而以宋玉詹尹漁父爲配
以宋大夫乃三閭高弟子二先生則相與問荅見
於離騷經者也離騷二十有五篇中多言學與聖
人之旨相合其有功風雅視卜序毛箋爲最惜孟
氏與之同時知詩亡而春秋作不知詩亡而離騷
作一鄒一楚彼此竟未同堂講論也莊生有騷之
才而未及爲亦騷遇不同然莊生知尊孔子而不
知所以尊有愧於三閭多矣三閭言壹氣孔神於

中夜存虛以待之無爲之先又曰超無爲以至清
與太初而爲鄰此孟氏養氣之說亦與大易保合
太和窮神知化一貫司馬遷采懷沙一篇入傳豈
非以人生有命各有所錯死不可讓願勿愛數言
又有當於易所謂盡性以至命者耶朱子箋註六
經四子卽爲離騷作傳非徒愛其辭能兼風雅與
其志爭光日月亦以其學之正有非莊老所及騶
薛文清謂遠遊道篇可受兮不可傳大無外而小無
垠善於形容道體孫文介謂離騷首稱帝嚳次堯
舜又次湯武諄諄祇敬之義至述死生之際廓然
世外清靜濫居非大有道術者不能發予按史記

帝嚳溉執中而徧天下堯之學得之帝嚳帝嚳以
執中傳堯爲萬世道學之祖三閭首稱帝嚳其知
斯道之源也已夫中之象天以河圖垂伏羲以八
卦則而後神農黃帝演之以至帝嚳而三閭乃能
推明允執之所自然則三閭蓋得道統於古聖帝
徒以其善于騷些爲可繼風雅抑末矣古聖賢多
以詩言道見於三百五篇離騷雖出忠憤而所言
多道之奧妙學士大夫讀離騷忠者得其忠文者
得其文蓋自宋玉至今大抵皆三閭之弟子師其
辭當師其學師其學以之事父事君知天知人同
死生盡性致命是卽所以學夫詩焉耳予之爲三

三閭書院內和集序
二
閭書院也與二三同志稱詩說易其中不敢負其
家學在三閭末胄分當爾爾然亦以吾粵向無三
閭祠廟士大夫與予相交以予爲屈氏也輒欲瞻
拜其先三閭而無所有此書院則南屈之俎豆以
爲歸湘纍之湯沐以爲本土大夫之欲振興風雅
以爲倡和之地其不肯舍此騷聖之居蘭橈桂棟
而求之於釋老之宮也明矣昔人稱三閭騷之聖
聖在道而不在騷有道而後其騷乃聖吾願與學
士大夫從事於斯已與斯會者若而人皆大雅君
子能別邪正知道術之所歸故先以所撰詩詞梓
之爲三閭書院倡和集歲時有事使子弟一一絃
而歌之以樂先大夫之神聽斯亦菀林之盛事而
吾屈之有光者也梓成僭爲其序並以爲嘉會之
招

六瑩堂詩集序

屈大均

古聖人多以詩言道三百五篇天人終始之本性命通復之源廣大精微無言弗及子思作中庸多稱引以明其旨蓋中庸者易之外繫辭而詩亦易之外象爻象辭也歟夫子教人先學詩詩之道無窮其學之亦如學易有學之一日而至焉者有學之終身而弗至焉者才之不同亦所以用其才者有善不善歟吾黨二三子才高者莫若梁子藥亭其詩雄奇光怪能開鑿自成一川嶽下筆風馳電激倏忽千萬里不見其起滅之迹人謂其多得於莊周吾則謂得之於易吾好易所見言之精粗大

小奇正方圓曲直無非易者不惟以藥亭詩爲得於易且謂天下人之詩皆得之於易天壤間書之奇者首易次則詩三百五篇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相表裏一正一變皆符合吾嘗欲以易爲詩使天地萬物皆聽命於吾筆端神化其情鬼變其狀神出乎無聲鬼入乎無臭以與造物者同遊於不測其才化而學亦與之俱化斯道也庶幾惟吾藥亭可與同進乎此今天下詩皆有委而無源才雖具而無道以爲之本無本故其詩不能縱橫自得蹈空獨行稍擬議卽成變化以合於風雅其僅善者吾所知秦有二人魯一人齊一人吳越三四人吾粵則藥亭元孝其傑出者矣粵詩自曲江白沙以來於今爲盛曲江以人白沙以天純用天者於風有餘於雅頌不足吾與藥亭爲二三子之倡是必以天之才而範圍以人之學使人與天相等斯其音中和應節浸淫上古然吾今者方以學易爲事與人言詩未嘗不先言易蓋學詩必先學易學易而後能得其天學易而後能用其人藥亭故以易起家故爲序其六瑩堂集言之若此

詩其音中味熟猶對古
 詩其必以天之木而強圍以人之學對人與天味
 昔於風亦錯於其能不以吾與藥亭為二三千之
 白必以來於今為盜曲玉以人白必以天絲用天
 四人吾學限藥亭示其對出皆矣與詩自曲玉

張桐君詩集序

屈大均

直之至者惟繩平之至者惟衡方員之至者惟規
 矩人道之極者惟禮禮者君子不可以斯須去之
 以之立德以之立言言之精者莫如詩不法禮者
 不足禮謂之無方之詩無方之詩於風雅不能有
 合非古詩人之所貴也所繇者徒一之於情性而
 不一之於禮不以禮為繩故其詩不能直不以禮
 為衡故其詩不能平不以禮為規矩故其詩不能
 方員也三百五篇之禮漢魏六朝人能損益之漢
 魏六朝之禮唐人能損益之至宋元而損益之道
 微矣明興李何二子情文俱盡禮之至備焉者也

于鱗元美諸君文勝乎情至今日而情文俱失高者不能損文以益情卑者不能損情以益文吾嘗與桐君張子以為病張子故習於禮者也以三百五篇為稻粱五味以養其口以漢魏六朝為椒蘭芬苳以養其鼻以唐人為鐘鼓管絃以養其耳以李何二子為刻鏤文章以養其目以于鱗元美諸君為疏房牀第以養其體兼所愛故兼所養兼所養故兼所能其古體比興多而賦少其今體賦多而比興少步驟馳騁皆不失古人之程度文貌情欲相為表裏以適禮之中流蓋風雅之所繫焉者也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惟有禮而後其詩乃立吾欲以此為天下之為詩者告

屈大均

有文章之美者首陸賈

則愛其山頂有湖環

石施錦步障以登

政德慶州舊

越人益

實

錦石山樵詩集序

屈大均

自有南越以來其爲客而有文章之美者首陸賈
次則終軍賈之風流於羅浮則愛其山頂有湖環
以嘉植於端江則愛錦石之山常施錦步障以登
又以異花遍樹其上以爲山靈之貺故德慶州舊
有大中大夫祠以祀賈錦石山與祠相近越人蓋
以賈有大功德於民而思其所愛云以予觀賈實
漢初諸儒之冠非叔孫通蒯徹諸人之所及其新
語十二篇大臣以道事君之書也高帝能聽而三
傑不能言三傑有愧於賈多矣又賈楚漢春秋多
爲司馬遷所采惜其南中行紀所言山川草木鳥

獸辭多瑰麗光怪而散佚不傳六朝人徒傳其彼中女子穿花繞髻數言以爲詞賦之膏澤已耳錦石山本以賈知名意南中行紀亦必言之西寧之邑在錦石山之西石如玉柱矗立空際若太華之蓮莖岐作三峰若匡廬之屏風上開九疊興雲吐雨蒼潤氤氳之色掩映窓戶吾友木文林子愛之而以錦石山樵自名且以名其詩集焉林子從浙嘉興不遠數千里而來客于西寧西寧之水其九十九曲而南注于牂牁之江者爲羅旁水水之口有錦石以爲塞門瀧之西有錦石以爲華表賈昔爲南越而愛之以其有造於南越也林子今爲西寧而愛之以其有造於西寧此仁人之所用心後先一揆非徒以文采風流欲相輝映也予嘗恨賈不能詩於南越無所歌詠林子今乃洋洋正始含風吐雅才以磊落而使氣以慷慨而行漢魏三唐任其筆之出入蓋自嘉興以至都下名公鉅卿多自以爲弗如焉予生平知己嘉興爲盛若繆子天自周子青士郭子臯旭朱子錫鬯查子韜荒徐子敬可勝力撫辰李子斯年武曾分虎鍾子廣漢沈子武功其尤敦篤者也當乙巳秋予再至嘉興林子年方十八與諸公唱酬已駸駸凌轍古之作者若飛兔之欲絕塵雛鷄之欲凌雲也廣漢武功皆

負異才年甚少詩文垂成而卒林子有天之幸方壯而已大成未老而已聞道天之欲厚相林子始於詩終於大道固將期其奮發爲聖賢事業富而日新有過於陸大夫之所爲者吾茲爲林子喜而爲廣漢武功悲喜林子深則悲廣漢武功益深於序林子之詩遂不禁泣然而出涕吁嗟林子其將毋以予爲情之過乎哉

寒香齋詩集序

屈大均

予嘗謂陶公不棄官歸其詩必不能工其田園諸作乃東晉以來絕調使營營五斗之間豈能聲希味淡若太音玄酒之不可及耶大梁張先生爲武進令未及一月而歸逍遙戶門吹臺之間以詩自娛歲之乙丑郵其寒香齋集若干卷屬予論定以予爲隱者也遙遙沮溺之心陶公相關於千餘載之前而先生相關於六千餘里之外先生其真知我也哉先生有陶之樂然予也有杜之憂昔人謂陶之樂天固無如人何杜之憂人亦無如天何予得先生詩日夕諷詠將以先生之樂而解吾之憂

然先生之棄官也避人而已其爲樂也猶易吾之
佯狂自廢與世相違則終於鳥獸同羣而已矣其
爲憂也將與天地而無窮焉先生亦終何以相慰
耶先生詩氣骨古樸語本自然不以雕琢爲工與
陶最近陶詩猶有讀山海經諸篇其言曰精衛銜
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嘗在感憤
之深可爲嗚咽流涕論者致比於屈子之賦遠遊
先生冲淡無懷純以道情自勝覺陶公猶有所不
能忘者累其神明然則先生殆真達者哉

寒香齋詩集序

于子詩集序

屈大均

詩至楚騷而大放三百篇龍門積石之河也騷其
詩之尾閭乎騷亡而後樂府作漢之樂府學三百
篇而不足學騷乃有餘故夫以騷學騷不如以樂
府學騷之爲善其風蓋自高帝開之大風鴻鵠高
帝其作者之聖乎關雎爲文王宮詞房中歌爲高
帝宮詞皆出婦人之手漢於是可以比隆於周矣
五言古亦漢之三百篇也其音至六朝而衰至唐
而亡樂府亦然夫詩惟五言古樂府有三百篇遺
意能工五言古樂府始得稱爲詩人雖律絕不工
可也律絕今之體也昔人稱陳思之于文章譬人

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
之有黼黻然亦五言古樂府二體擅長耳或又謂
子建才敏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漢樂府之變
自子建始然子建亦復樸渾未必卽遜父兄文帝
樂府氣骨輕宕不如植之斲削精潔自然沉健也
大抵兩漢氣純故辭多質魏氣爽故辭多華六朝
氣俳而靡矣故文質多傷故爲詩貴養其氣古今
人才皆相及所爭者氣而已耳吾友于子生長浙
之嘉禾嘉禾風雅於三吳爲盛言吳風者吾必以
嘉禾爲善焉于子諸體悉工而樂府深入漢人堂
奧唐人所不能者于子今乃大能之可不謂難乎
哉明三百年詩巨匠莫如空同其樂府新而不悖
古在所撰諸體之上七言歌行次之七律又次之
然空同樂府不多猶芝艸一叢醴泉涓滴不能供
人之饜飫也于子樂府多至數百篇合漢人之所
有以爲有漢人得三于子乃得其七以貨殖言于
子其樂府之陶猗也耶歲之甲子季冬于子自嘉
禾至于扶胥信宿艸堂盡出所爲詩陳于三閭先
大夫之前自謂樂府無所不足可以羽翼離騷予
謂于子無所不足于樂府斯無所不足於諸體矣
况于子諸體悉工能洋洋不失正始誠可以俯視
一世之作者因爲之序以歸之

古

王蒲衣詩集序

屈大均

南豐甘京樾齋嘗撰無名高士傳自舜時至宋凡得四十有三人以蒲衣爲首夫蒲衣豈非名耶以蒲衣名使舜得之以爲師是猶未能藏夫名爾夫

人而高士不必名不必無名孔氏之門顏閔曾哲漆雕開澹臺滅明諸賢皆高士而皆有名卽逸民伯夷叔齊七人亦有名其無名者記者猶或書其官曰儀封人曰晨門或書曰荷蕢荷蓀或但稱之曰楚狂或形容其一往不返之志曰長沮桀溺以爲名而傳諸後世蓋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非疾其名之不稱也疾夫世有飛遜而其名不自

我稱之也吾友王說作先生有子隼嘗自稱曰蒲
衣年二十餘卽棄家隱於匡廬服沙門服與豫章
王孫熊燕西者遊詩歌唱訓甚樂也旣乃返於儒
所居西山去吾鄉沙亭咫尺旦夕過從相與講求
聖人之學儒其行不必墨其名儒而名不必儒而
無名必欲無其名者其人大抵莊周氏之所稱必
非醇儒蒲衣其知之矣夫儒者之道在六經六經
之有詩所以通夫易書春秋禮樂之精微者也三
百五篇作者多有其名古聖賢自周公召穆公尹
吉甫家又衛武公以下未嘗隱其作詩之名蒲衣
賦才奇麗能出其新意追琢爲樂府五七言體
轉漢魏三唐仍其家學先以詩名後以其人名吾
方引領而望之然雅頌非聖賢不能作風則婦人
女子皆可爲之吾與蒲衣所爲詩風多而雅頌少
今欲繼爲雅頌當先學爲聖賢如古者聖賢發憤
之所爲作斯可以爲名屬其刻大樗堂集成卽書
之以爲其序

無題百詠序

屈大均

詩以麗爲貴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今夫天之文莫麗於日月地之文莫麗於百穀草木人之文則麗於文章詩尤其麗之易見者也麗至三百篇而止矣樂書云君子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三百篇之鳥獸草木與夫白雲皎月美人彼姝錦衾玉珮之屬皆聖人之膏澤所謂麗也而發乎情止乎禮義者其則也蓋詩以膏澤而麗又以情而麗以禮義而麗不淫而後可以好色不亂而後可以怨誹以合乎其則合乎則而後能變化不失其正斯則麗之至者矣王子蒲衣淡於三百篇者其無

題七言律百章予以爲絕麗麗而不越乎其則所言不過男女而忠君愛國之思溢乎篇外殆吾黨詩之可傳者也吾觀詩與易相爲表裏所言多半男女蓋男女之道可以無所不通明乎男女之道而易與詩之精微皆得之矣予嘗欲著一書以易爲經以詩爲緯不以易傳易而以詩傳易合二經爲一以男女之道貫通之蓋以天地之大亦男女而已耳愚夫愚婦之心卽日月之所以麗天者故易言離麗卽繼以咸咸者感也天地以日月而感人以夫婦而感感得其正而化醇化生之妙至焉五倫之間父子兄弟而外無不可以夫婦言者其道蓋本之日月莊姜不見答於莊公輒呼日月而訴之一則曰日居月諸照臨下土再則曰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三則曰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四則曰日居月諸東方自出栢舟之婦則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此皆賢婦不得於其夫之所爲辭也嗟夫日月者一大男女而已耳日月之麗以相交男女之麗以相合不得不可以爲麗於是而哀怨之情生焉蒲衣隱居不嫁猶月之未嘗受日之光以爲光而以陰道自處者也雜神之篇有云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嗚呼此蒲衣之所以爲情者與又曰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

道殊怨盛年之莫當嗚呼此蒲衣之所以爲禮義者與

道蓋

清風集序

屈大均

武進毛子集其友所與贈答之詩若干篇爲清風集屬予爲序予拜手而言曰古之作詩以贈其友者多以風而寓於雅之中風者所以諷也五諫以諷爲善蓋直以言不如微而婉以詩其入人也尤深故吉甫作誦一則曰其風肆好再則曰穆如清風夫肆好之與穆如皆微而婉之道風之莫善焉者也毛子以清風名集蓋以其友之詩多如吉甫之所爲誦乎吾觀天地之風莫善於南清風者南之風也所以長養萬物者也人之爲道也父母生育之如春之風而自東朋友長養之如夏之風而

自南風之清者尤爲太和之所發吉甫自以爲穆如蓋以其言多出於中和可以薰朋友之德性而輔其仁潛銷其乖戾不平之氣而歸之於道者也嗟夫古詩人之盛莫如吉甫其所爲詩若裕高蒸民諸篇多爲朋友而作韓侯申伯召伯仲山甫張仲諸人得其一言以爲圭璧之重而吉甫亦不嫌自矜其美蓋以其言實有益於朋友非與尋常一美一刺者同也夫子載之於大雅不以爲風而吉甫乃自以爲風嗟夫風之善者乃可以爲大雅也哉是集也經毛子所定皆雅之流善讀者求其風於雅之中斯可矣

粵遊草序

屈大均

孔子論成人而曰文以禮樂詩亦然禮文其外樂文其中而後其詩乃雅詩之亡亡於不雅焉今天下之爲詩者亡慮數千百家無華戎無貴賤無賢不肖無不爲詩盛極矣盛極而實衰則以風有餘而雅不足雅不足則其風亦非肆好之風所以者舍古而師今舍遠而師近舍君子而師小人江河日下而不知反其本也毘陵許子善爲詩能使其才不敢溢於法度之外如千里逸足盤旋蟻封雖復繭電追風而恒不離尺寸之內所謂佩玉鳴璆周旋而必求中規折旋而必求中矩以無失乎禮

樂者非耶許子好遊踪跡幾半天下今來吾粵復
得詩百餘篇視往昔所作尤工然其橐中之裝不
及陸賈三之一吾嘗笑賈能新語而不能詩使吾
粵山如羅浮韶石水如珠江花卉如素馨木棉烏
如白鸚孔雀青鸞之屬嘉果如離支柑柚蕉都蔗
色香與味並絕不得入其歌詠光輝上國豈非炎
方之憾事耶許子於吾粵景物今已詩者十而三
四歸舟自五羊以至庾關爲途二千里有餘自臘
以至春初爲日二十有餘始出粵境幸爲一一補
之予撰有廣東新語一書當以許子麗而有則合
於大雅者錄入編中斯乃明珠翠羽之珍奇南紫
檀之美眞爲可寶者也吾粵有二貪泉四方士大
夫之來遊者滔滔不止凡以貨利耳徒知以吾粵
之明珠翠羽奇南紫檀爲寶而不知以其風雅之
精上陵漢魏下轢三唐者使吾粵之人寶之此貪
泉之爲咎也許子行矣其庶幾有以慰吾粵之人
毋使吾粵之人又有憾乎貪泉則幸矣昔陸賈以
錦寵端州之山今山名錦石吳隱之以沉香寵廣
州之水今浦名沉香許子其以詩爲錦爲沉香而
毋藏之腹中乎哉

粵遊雜詠序

屈大均

予嘗謂不善易者不能善詩易以變化爲道詩亦然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詩以神行使人得其意於言之外若遠若近若無若有若雲之於天月之於水心得而會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斯詩之神者也而五七言絕尤貴以此道行之昔之擅其妙者在唐有太白一人蓋非摩詰龍標之所及吾常以太白爲五七言絕之聖所謂鼓之舞之以盡其神繇神入化爲盛德之至者也吳先生向有詠懷五古數十首駸駸阮公與爭勝於毫釐之間予旣已序而傳之今自歷陽入粵江行所得

有五七言絕各一百首其精者流動不居能通唐人之變而求夫太白之化於初盛中晚之範圍或離或合句不必其是字不必其非絕去步趨之迹又其質有餘而不受飾以其真而勝人之僞以其實而勝人之華不規規於形色以掩天性殆得全於神者耶吁吾無以知其筆墨之所至矣

見堂詩草序

屈大均

今天下善爲詩者多隱居之士蓋隱居之士能自有其性情而不使其性情爲人所有故讀其詩者非自有其性情不能得其性情之所至吾於黃子俊升又有然者黃子故善琴以其喜怒哀樂之和平出於琴者入於詩其集曰見堂見者何琴有人焉能見其人於琴而後能不見其人於心心之所存不惟無人且無我無我而詩之神妙出焉黃子一室獨居蕭然無營終日間見其所可見卽見其所不可見聞其所可聞卽聞其所不可聞以琴爲聲而琴非聲也以詩爲色而詩非色也非聲者如

風之於空人皆聞而不知其所以聞非色者如月
之於水人皆見而不知其所以見能知其所以聞
而琴於是而無聲能知其所以見而詩於是而無
色無聲無色者聲色之至以聲色之至娛其性情
不惟性情已之有聲色亦非天下人之所有如是
而黃子之詩而日以淡遠矣

存耕堂稿序

屈大均

予族父友石先生澹翁以名孝廉遭亂隱於山中
者十年既出爲瓊南學正於椰子枕榔之丘櫛門
之園手一卷日夕詠歌不輟閱十餘年以資進國
子先生翁弗就仍歸躬稼沙亭年僅五十餘耳其
集曰存耕堂稿取唐人但存方寸地畱與子孫耕
之義也予與翁同祖翰林誠齋公當宋南渡時公
從祥符珠璣巷來止南雄其巷亦名珠璣已而復
遷沙亭江有扶胥山有烟管極炎洲之勝槩數百
年來子與孫環繞墓田而居烟火相接以讀以耕
皆三閭大夫之同姓也予所居名沙梨園去翁之

家咫尺春秋佳景觴詠流連蓋無日而忘之每以
翁之方寸在扶胥之間者自虎門而放乎南海在
烟管之間者自華山以達乎羅浮皆仁義之田予
欲與之耦耕而未能也然翁以此膏腴上上亦將
盡樹之五穀而已乎昔者三閭大夫耕於秭歸其
放逐也淚滴而生玉米後人因名其田曰屈田屈
田所植多香艸若薜蘿芎藭之屬花葉紛葩或以
九畹而計或以百畝而計其子若孫以之爲佩紉
至于今芬馨不絕聞於南楚之間翁之方寸今所
畱與而子孫者自此以往無論肥磽其使之種粳
秣者十之三種蘭荃者十之七以繼先大夫之孤
芳其亦庶乎於家風有光也哉若夫詩詞之美則
翁以離騷爲祖述者其能嗣響於風雅也固安予
可以無多言

紅螺詞序

屈大均

詩所不能言者以詞言之詞者濟詩之窮者也詩至唐而亾有宋之詞而唐之詩乃不亾詞至南宋益稱善吾友鮑子韶喜以玉田白石梅谿爲宗所作紅螺詞驚采絕豔誠使香山紫微降格爲之未知其孰勝其舊刻江樓合選則又與查沈二君稱絕矣子韶狀貌魁梧有文武才具近自虔南至止當酷暑袒裼彈琴聲妮妮若兒女語戶外聽者不知其奇偉之爲人也子房若好女子其手纖柔不以撫絃動操而以椎秦不善用其所長者也紅螺之詞子韶之琴聲也其恩其怨而相爾汝吾不能

測其中之所存矣

其言則之為人出年長若我文于其于其案不
當謂其時馬戰琴雜與若良文器只伏其不
其矣于暗其難與許言文五本具或自與南至
賦其掉欄其善候立對合與與又與查武二其
其珠點隨說采與歸歸對香山其對對其
益其善吾文與于暗喜以玉田白谷其與為其
全書而人亦來之隨而與之精其不凶隨其南采
論說不論言者以隨言之隨者皆精之讀者也精
其人以

飲食須知序

屈大均

養生之道莫先於飲食易之頤言自求口實而夫
子以觀其自養釋之自養則以節飲食釋之然飲
食而不知其味則亦何以能節知味者何知其正
復知其反知其正則為養正之吉否則為顛頤而
已矣凝陽朱君有飲食須知一書諄諄以味之相
反者為言其亦聖人欲人養正之旨也君為人多
才博物於養生家言尤善所稱引老聃一以孟子
養氣之說為歸夫養氣之說何始乎頤之初曰舍
爾靈龜觀我朵頤蓋龜以氣為口實以氣自養故
正虎以欲為口實以欲自養故顛氣為陽而欲為

陰養其陽則爲太和之保合太和者浩然之謂也
嗟夫吾人日用之間以一飲一食之故傷其太和
使其氣不能剛大以直而塞乎天地者自古及今
亦既比比而然所以易一書始終以飲食爲言始
於需曰需于酒食貞吉終於未濟曰飲酒濡首亦
不知節也蓋惟貞所以爲節惟節所以爲貞貞與
節相爲始終而後其所養乃正然則君飲食須知
一編吾卽以爲易之外篇而頤卦之箋註也亦何
不可之有

過易菴贈龐祖如序

屈大均

易菴在南海之弼唐弼唐者龐振卿先生所居之
鄉也先生嘗於廣州天關開講堂復於羅浮黃龍
洞作精舍以居學者而奉豫章延平二先生於其
中他所至則爲一書院以奉甘泉而甘泉平生所
至亦輒爲書院以奉白沙二先生者皆可謂能尊
其師者也慨自庚寅變亂以來吾廣州所有書院
皆燬於兵獨釋氏之宮日新月盛使吾儒有異教
充塞之悲斯道寂寥之歎祖如固先生之曾孫也
使祖如有志理學於所居之鄉弼唐爲一書院畧
如天關黃龍舊制使先公之神明長存於宮墻之

內先公之教化長流於桑梓之間豈非孝子慈孫所以爲繼述之大者哉區區易菴之作聚禪者數十百輩沉空守寂於其中其亦不可以已也夫雖然菴者精廬之名易者日月之象以易名菴使人因日月之象以求夫性命之理將四聖人之易從斯而見先生與白沙甘泉之易亦從斯而見則斯菴亦大有造於吾儒而亦奚其病焉嗟夫今天下之禪者皆思以其禪而易吾儒矣顧吾儒獨無一人思以儒而易其禪豈誠謂禪者之怪妄其辭而闕之莫詳於先代諸儒吾茲不必諄諄其說耶吾少嘗學於禪私謂禪者之精微乃吾儒之精微禪者得其似而故以爲不似其亦以爲至高至美矣不知乃在吾儒範圍之中蓋其徒得吾儒之偏而不得其正徒得吾儒之私而不得其公然吾儒本公禪者得之則私吾儒本正禪者得之則偏是禪者終未嘗得吾儒之精微也今使有一醇儒於此能以斯道講明菴中使儒者不至流而爲禪而禪者亦將漸化而爲儒於以維持世道救正人心昌明先聖之絕學其功將爲不小祖如其亦有意於斯乎弼唐林水幽清土風敦朴人多儒先詩書之澤而祖如家中復有白沙甘泉陽明與先生遺像吾欲祖如嘗懸於易菴之堂以爲吾人之師表昔

人云讀楞嚴經一部不如讀一艮卦吾以為禮如來諸相不如禮四先生之衣冠祖如其亦念之哉

評孟子序

屈大均

夫子稱文在茲不曰道在茲何也道非文不明言
文所以言道天言文以日月地言文以山川聖人
言文以一奇疏天之日月以一偶疏地之山川文
始於奇偶舍奇偶而言文非聖人所以通神明而
類萬物之旨也故文之至者有一奇一偶之理存
於中必有一奇一偶之象著於外吾友朱雪鴻之
評孟子也以爲七篇之文有全體皆偶有分奇爲
偶有合偶爲奇而終分爲偶其法不一韓愈氏學
之其文每多雙行左氏司馬遷亦時暗用雙行之
法故知天地之流行不越奇偶文章之流行亦復

如是其變化則在神而明之予謂易道尚錯綜文亦然有奇偶故能錯綜日與月不同同一光明而日錯於晝則月綜於夜山與川不同同一形勢而山錯於西北則水綜於東南風雲之蒸變艸木之化莫不皆然物以序而生則必以雜而成文王之序卦爲始則孔子之雜卦爲終序其直也雜其曲也物生於直成於曲動於直而靜於曲直則貴有以養之曲則貴有以致之此爲文之法也韓愈氏稱易奇而法文之法莫備於易未得於易而先求之於孟子亦庶乎思過半矣雪鴻以孟子之文教人欲人學孟子之道宜學孟子之文六經之旨論語大學中庸之旨皆以是爲歸不可不察云爾蘇老泉嘗評點孟子吾病其茫無端緒雪鴻是書一出孟子之文自此而益彰孟子之道亦自斯而益見其有功於斯文何如哉

童子雅歌序

屈大均

古詩三百夫子皆絃而歌之其教子與弟子亦首以學詩爲言學詩之本在歌書曰歌永言記曰歌之爲言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又曰子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誦爲歌之始歌爲誦之終誦以知古人之志歌以永古人之言自未成童已如是其興觀羣怨之心浸淫日久故以之事父則仁事君則義授政則達使四邦則辭命斐然斯學詩之效也故詩不可以斯須去身歌不可以一日而忘西寧張婁涿使君甫下車卽開社學羣一邑之童子而教之予謂童子始學詩爲先然三百五篇能盡誦

而不能盡歌歌必取其要切於人倫日用使存之於心抑揚之於口始而說既而嗟歎終而手舞足蹈纍纍貫珠如抗如墜而不能已已而爲師者養正之功乃成於是取宛平孫退谷先生所錄君臣之詩五篇曰鹿鳴曰四牡曰皇華曰天保曰假樂父子之詩五篇曰凱風曰小弁曰陟岵曰鶉羽曰蓼莪夫婦之詩六篇曰關雎曰卷耳曰柏舟曰谷風曰雞鳴曰雞既鳴兄弟之詩五篇曰棠隸曰行葦曰角弓曰葛藟曰杕杜朋友之詩五篇曰有杕曰菁莪曰伐木曰南山曰谷風凡二十六篇以貽使君使命社師教之歌每日以上午歌歌時五人一行三詩一歌一行歌乃更一行使十五以上二人糾儀十歲以下聽而不歌十八以上朔望大合歌乃歌朔望合歌十八以上一行十五以上一行十三以上一行十歲以上一行以次而歌此大均之所以詔也

陰符經註序

屈大均

陰符經相傳黃帝之所作然史遷五帝本紀並未
言黃帝有書惟正義云黃帝著占夢經藝文志又
云黃帝舉風后力牧爲相風后著兵法十三篇孤
虛二十卷力牧著兵法十五篇然亦未言黃帝有
陰符經豈陰符經卽兵法中之一篇歟抑言兵始
於黃帝而陰符有天生天殺用師十倍之語是卽
風后力牧之所爲歟上古聖人無書自庖羲畫卦
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而後聖人始有書書始於天
之垂象庖犧則之於天而神農黃帝堯舜氏則之
於庖犧神而明之以化成天下蓋自庖犧至堯舜

皇與帝相傳是皆以易爲治矣然易不可見聖人故以象見之制器以明象明象所以明理故陰符有爰有奇器是生萬象之語天地大奇器也萬物小奇器陰陽相推而變化生八卦神機甲子鬼藏互相爲勝聖人制之以自然然則陰符者其易之所寓乎八卦爲天地之傳陰符其易之傳乎世言說卦中天地定位以下九章卽古八索孔子述而傳之然則陰符亦八索之遺而爲孔子所刪者歟其書卽非黃帝與風后力牧所作而能與易相表裏亦儒者所不廢則傳陰符者不卽所以傳易也歟朔方郭子年老而好學旣於易極深研幾今乃以其傳易之餘傳陰符吾嘗愛其善於言神夫說卦稱帝稱神可謂極其玄妙而陰符言人知其神之神不知其不神之神所以神郭子以爲神之神見者顯者不神之神隱者微者神之神用也不神之神體也日月之明爲神之神其晦也不神之神日月以用晦而明人心以用闇而章故曰陰符斯說也不惟得陰符之奧實得易之奧吾故善之而爲書其端

為書其說

筮也不卦卦劍鋒之奧實卦是之奧吾好善之可
日且以用御而用人心以用聞而章姑曰劍鋒謀
之輒蠲也日且之用為輒之輒其親也亦輒之輒
良善惡善不輒之輒親善為善輒之輒用也亦輒
之輒不味其不輒之輒祖以輒淳子以為輒之輒
佳蘇帝蘇輒可謂蘇其文妙而劍鋒言人味其輒
以其刺是之繪刺劍鋒吾嘗愛其善故言輒夫信

老子註序

屈大均

諸子中莫精於老氏其學蓋得之於黃帝史稱黃
帝明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
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
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是皆易
所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
然則善演庖羲之易者莫如黃帝老氏之學既得
之於黃帝則亦得之於易矣然吾觀易尚陽而老
氏尚陰易貴剛健而老氏致柔老氏於易甚不類
所謂易之失賊老氏有焉晉人以老言易不惟非
易之用且非易之體此三聖之罪人也而吾今者

乃以易言老以易之正救老之偏以易之公救老之私以易之源救老之流閑之於易之中收之於易之外使莊列之洗洋自恣與申韓之慘曠少恩其弊皆可以少止其亦差有功於吾儒否乎吾友朔方郭子初從叅同契以知易繼從易以知老子其學深於後天象數平生所言無一不本於易故其言老子一如言易焉庖丁之刀以無厚入有間所解牛數千刃若新發吾嘗謂郭子以易爲刀將批五經之大卻導諸子之大窾皆因易之固然無不躊躇滿志其大醇則得之於易也其小疵則失之於老而郭子弗計也惟吾言之所至使儒者見之以爲儒老者見之以爲老斯亦已耳而何必自名一家之爲史稱世之學老子者緇儒學儒者亦緇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郭子殆不然郭子之易得郁郁溪之傳郁郁溪不言老而郭子推其意言之亦猶老氏不言儒而莊子推其意言儒其亦寓言之意云爾

之意云爾

亦會其天不言謂而並于卦其意言論其亦寓言
卦辭辭辭之辭辭辭不言其而釋于卦其意言言
辭其于以不同不琳為藉釋于故不然釋于以
各一宗之為史釋世之學其于皆無謂學謂者亦
之以為辭其皆原之以為其其與古其而亦其自

參同契證易解序

屈大均

屈子曰吾嘗讀參同契而知古神仙之學皆得之
於易易之道廣大精微與天地相準得其一端可
以出有入無為神仙况於吾儒得其大中至正者
乎王文成云吾儒亦有神仙焉顏氏子是矣昔孔
子贊易謂顏子其殆庶幾至以列于繫辭直接夫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文王之統夫何嘗以其年之
弗永而置之乎夫復卦為天地之根本造化之心
因之而見以顏氏配復之初即配乾之初也乾之
初潛龍勿用子曰龍德而隱者也夫龍而潛人而
仙雖一陰一陽變化不測亦何嘗一息不在人世

乎今讀易而恍然見庖羲以下九聖之神明洋洋
耳目之間與日月同其盈虛與四時同其消息亦
何於顏氏之子乎魏伯陽氏得斯意故其於易動
則循乎卦序靜則準乎彖辭表以爲曆終而復始
遂以窮神知化通德三光而蟬蛻人世今觀其書
言言歌叙大易絕不及道德南華一語誠可謂能
尊三聖者但其言秘奧幽渺非知夫易之源者不
可以知其流今方外士有知參同而不知易者矣
未有知易而不知夫參同者也朔方郭子少習丹
家言篤信參同玩味十餘年未達其旨其後南遊
至韶陽師事彬如郁先生得其後天象數之傳因
以所聞詮釋參同以易爲證予讀之以爲易傳也
不知其爲參同之傳也噫亦至矣哉因謂郭子曰
子之師彬如先生殆儒而仙者也吾聞其在高涼
夢有潘茂名真人者爲講益卦至水道乃行豁然
有省嘆曰真人於我神友我於真人心師因建仙
易亭於鑑江之上以識所得臨終無疾過子丹霞
之堂朗誦定性書端坐而逝噫嘻此非伯陽之所
謂化形而仙淪寂無聲者乎今子之於易也合天
人而一之貫佛老而通之其將爲顏氏子乎爲伯
陽乎使仙家得子以爲仙何如吾儒得子以爲儒
乎孰正孰偏孰孰短子之智必能辯之

字說序

屈大均

字心象也心無象以字畫爲象象心而畫畫外無
心心外無畫伏羲倉頡其皆神於心之用者乎故
夫人能卽畫以見心則可卽心以論畫至矣哉梁
子之字說也梁子善易所言多發明康節先天之
秘康節每覩一物卽能分爲四梁子見一字亦輒
能分爲四蓋從伏羲卦畫識得此心之本故能以
心說易以易說字雖其字之義不必皆合於古人
而其易則合矣其易不必皆合於字而其心則合
矣先杖人云凡有畫皆後天也先天亦何所在乎
神明者卽此後天而先天以見又曰先天明體而

用卦爻自內而生後天明用而體卦爻自外而生
內者何心也所謂先天也梁子於畫前有得故能
於畫後肆口而言知易之爻爻皆具太極體用則
知字之畫畫皆一出乎吾心開闔之機卦爻卽字
字卽卦爻能識自心之易則知自心之卦爻知自
心之卦爻則知自心之字故非識心者不可與論
卦爻並不可與論字六書之源一畫之本學者當
求之於心求之於心而有得又豈以梁子之字說
爲非乎

怡怡堂詩韻序

屈大均

古聖人身爲度聲爲律凡所有言莫不協乎自然
之韻易之彖爻十翼書之典謨訓誥或三四言或
五六七言咸依韻以爲節奏與詩彷彿蓋亦古聖
人之詩也古聖人之詩體不必分蓋多藏於易與
書之中而人不知若專以詩爲體則始於黃帝時
斷竹黃歌至堯而康衢擊壤有謠神人有暢舜則
有元首股肱之歌臯陶八百咸稽首進和至禹而
包山襄陵塗山諸歌及岫嶼碑碣益洋洋麗藻矣
上古聖君賢相聰明睿智天才所發無不善爲辭
章惜乎年代緜邈古辭亡而古音亦失故今學士

大夫所爲古詩皆往往不知古音夫音惟古乃雅音之圓者曰韻韻字從員員爲天規屬陽方爲地矩屬陰陽雷之聲也出於性之正陰風之聲也出於情之偏爲詩者能善用夫一陰一陽之韻使清濁高下以序相諧大不過剛細不過柔其文辭復足以暢達其喜怒哀樂之志斯庶幾旣和且平可與三百五篇不相悖予少喜爲詩每憾天下人用韻不知簡擇一韻之瑕累其句且以累其篇以爲詩必宜選題而後作題不雅則宜廢其篇韻不雅則宜廢其句蓋篇之雅以題句之雅以韻一陰柔之一陽剛之剛以行其氣柔以使其才然後宮商相叶正變得宜可以被絃歌登朝廟而神人悅豫此乃神明之道感應之機關乎沕穆元化非可以一藝而易忽之佟使君兄弟最相友愛政事之餘流連景物輒分題倡和思以詩世其家聲其詩務在選韻韻以甲乙分之甲韻以爲今體詩乙韻以爲古體詩而命東莞陳子錄之以成怡怡堂韻一書予見而稱善謂詩家金科玉律之本在是爲序而歸之

陳議郎集序

屈大均

陳議郎何以有集也屈大均曰議郎無集也而爲有集也者以其奏疏二篇蓋吾粵文之所始也今夫泉之初出其源可以濫觴非至于再至于三而不成瀆議郎之文至于唐而爲再矣至于宋爲三矣至有明則歸海而爲溟渤矣古人祭川先河而後海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重其本也然則吾論篡廣東文集先議郎而後及夫唐宋明諸家其亦溯本窮源之微旨乎嗟夫吾粵自漢元鼎初卽爲郡縣至建武百五十年議郎父子乃赫然以春秋易名家范升宛舌桓譚拱手桓靈之世春

秋乃在交州文學之興吾粵抑何後於天下耶當夫光武重興日月鴻朗議郎卽以立左氏學宮爲請蓋以春秋之書有所褒諱貶損其義謹嚴非左氏傳不能明人臣之所以不知春秋而爲莽之篡弑雄之阿諛繇於不知左氏傳耳左氏傳蓋春秋之梯航也先是周顯王時南海人高固爲楚威王太傅以鐸氏春秋進于王鐸氏名椒其所爲書蓋採取左氏傳中成敗卒四十一章名之曰微使其王易於觀覽而因固以劾其忠誠者當是時揚越新臣于楚使公師隅築楚庭焉然其僻在蠻荒猶然蛟龍雜處與半裸之民不相上下者也固嘗北學於中國耶夫子欲居九夷揚越在當時夷也乃有固焉能知春秋獨早其夫子之神明所注耶則固亦開吾粵文學之先者耶初左丘明作春秋傳以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以授虞卿其爲鐸氏抄撮也則以授固議郎生長蒼梧與南海密邇豈嘗得固之所傳於椒者以爲家學耶其請列左氏傳也猶夫固之心以是爲啓沃耶嗟夫光武重興愛好經術一時海內學子莫不抱持六藝雲會東京議郎與范升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以褐衣召見可不謂榮而是時皇帝方臨雍自講議郎以蠻越之人趨蹌其際

左執費氏之易右執左氏之春秋與諸儒進講終日問難不窮俾冠帶之倫園橋門聽者歡欣鼓舞以億萬計自三代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其承認與范升辯難書十餘上詞旨必有可觀使得與劉歆所移太常博士之書及鄭興父子所通大義賈逵所上春秋大義長義以抵公羊穀梁者並存簡編傳至今日豈非經學之幸然左氏之立歆始之議郎終之左氏傳所賴以不亡議郎一疏之力也所撰諸書與陳氏春秋雖皆不存而其功在聖經已萬世矣錄之以冠廣東文集使天下人知二百餘集之權輿其淵源一本于經學豈不爲嶺海之光乎嗟夫六經自秦煨燼而後非漢儒專門訓詁後卽有濂雒大儒亦無從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在當時各自名家至今日而存亡或異然其淵流猶可取而考證西亭授經之圖具在吾卽據之以議郎及其父欽爲吾粵窮經致用之第一人將與治春秋者奉以爲師以見嶺海人崇尚經學而能溯流窮源若此其亦予好古之一端也夫議郎名元封川人

十一
流泉窮苦也其亦千我古之一微也夫藹源各元
春煉香奉以爲禱以具崇或人崇尚學而詣
源及其父施爲吾粵源縣廷用之策一人與合
回源而善蠶西亭對縣之圖具吾唱獻之以精
富報谷自谷寒至今日而奇寸短異然其識亦餘
對唱育勳駱大歸亦無與焉不暫之學以豈豈吾
次平製夫六對自秦黜盡而對非莫歸專門信信

楊太守疏序

屈大均

吾鄉先達若漢太守楊孚與議郎陳元二君者同
生建武之初方是時人倫再造三綱復整帝王之
正統重興蓋自少康商高周宣以來於斯爲盛使
二君者有嘉謨讜論不以入告於廷議政令得失
無所建明得無自負其時而有乖天地所以生我
之意乎嗟夫時之盛也孝之道必大明於世蓋孝
者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本而堯舜以來相傳之
心法也當西漢末王莽不服母喪天下誅之而永
元間朝中公卿大夫罹父母大憂不得去位以和
帝之賢隆師重道經學修明然猶未知以孝治天

下之爲要故孚獨憂之而亟亟昌言於朝以詔天下臣民均行三年通喪爲請吾覽其疏雖寥寥數言然已舉天經地義所以通神明光四海者洋洋乎包括無遺於以扶植人倫感動天性亦可謂至矣盡矣無復以加之矣其亦孝經之一翼也哉嗟夫孝經者夫子繼春秋而作者也夫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與春秋相表裏舍孝經而言春秋則治爲徒法舍春秋而言孝經則政爲徒善治天下者能以孝經爲仁之體以春秋爲仁之用舉而並行之則天德王道其皆可以無憾於古聖賢也哉孚疏凡三篇此疏爲夫子故首錄之

屈大均

吾粵自成弘以來先正多以理學名其家其淵源皆本白沙白沙則本於濂溪濂溪主靜而白沙致虛其旨固不殊也朱子不言靜而言敬蓋患人流入於禪然惟敬而後能靜敬也者主靜之要也蓋吾儒言靜與禪學辭同而意異吾儒以無欲而靜

夫孝經者夫子繼春秋而作者也夫子云欲觀我
愛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是知
孝經與春秋相表裏舍孝經而言春秋則淪為徒
法舍春秋而言孝經則政為徒善治天下者能以
孝經為仁之體以春秋為仁之用舉而並行之則
三論出蕪為大早姑首繼之

陳文恭集序

屈大均

吾粵自成弘以來先正多以理學名其家其淵源
皆本白沙白沙則本於濂溪濂溪主靜而白沙致
虛其旨固不殊也朱子不言靜而言敬蓋患人流
入於禪然惟敬而後能靜敬也者主靜之要也蓋
吾儒言靜與禪學辭同而意異吾儒以無欲而靜
故為誠為敬禪以無事而靜故淪於寂滅而棄倫
常不可以不察也今夫主靜之學性學也記曰人
生而靜天之性感於物而動性之欲聖人嘗寂而
嘗感故有欲而實歸於無欲所以能盡其性濂溪
曰無欲則動直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

公則溥白沙曰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矣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此與濂溪之言一致也劉念臺云靜者執中之旨也心之明曰惟精心之誠曰惟一允執者敬而已矣敬以敬此精也敬以敬此一也主靜者允執之謂也致虛亦猶是也然明道云靜中須有物有物者言乎自得之也白沙亦云夫學貴自得也學者苟不但求之書而求諸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去耳目支離之用存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此又白沙本之於明道者也淺儒不察謬以白沙之言爲禪然則濂溪明道其亦禪矣乎王青蘿云白沙非禪者也白沙初學于吳康齋而未有得歸坐春陽之臺潛心數年乃恍然有得於孔顏之所以爲樂其學蓋本諸心其功則得于靜似禪而非禪者也李九我云自白沙起謂學必有本源靜而反觀乎此心之體得其自然而不假人力者以爲至樂具是自是而天下學道者浸知厭支離而求諸心豈謂盡出白沙哉要自白沙默啓之噫之二公者可謂能知白沙者也念臺又云周子者再生之仲尼也明道不讓顏子橫渠紫陽亦曾思之亞乎陽明見力直追孟氏矣自有天地以來前有五子後有五子斯道可謂不

孤然念臺知陽明而不知白沙豈未嘗讀其書乎
念臺生于浙故知陽明子生於南海亦惟知白沙
豈皆有私其鄉之心乎陽明曰甘泉之學務求自
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甘泉者
殆聖人之徒也陽明之學多繇甘泉啓發而陽明
亦未嘗數言甘泉之師爲白沙則又何也白沙平
生不著書所言學散見於詩文之中甘泉謂白沙
文字發乎自然如日月之照雲之行而水之流又
如天葩含吐紅者自紅白者自白故嘗纂陳子至言
一編以惠學者謂白沙有言皆從天之無言而出
言詣乎天故曰至言高簡氏曰白沙言論簡易凡
有所作罔非道妙呈華譬之化工流形萬彙森布
各止其所而其文固煥煥乎莫之繪焉噫盡之矣
集凡十二卷詩半之名白沙子集今錄其尤醇者
若干篇易名陳文恭集中有借用佛老之言一皆
舍之是亦予之所以厚愛先哲也

東莞詩集序

屈大均

今天下錄詩之家亡慮數十惟牧齋列朝詩集所載自帝王將相卿大夫士庶以及婦女緇黃人各為傳美惡無隱絕似一朝人物之志蓋借詩以存其人其人存則其行事大小可考鏡是亦詩之史云爾昔夫子作春秋以繼詩詩雖亡而春秋不亡故春秋者詩之所賴以不亡者也士君子生當亂世有志纂修當先紀亡而後紀存不能以春秋紀之當以詩紀之此蔡子平叔東莞詩集之所以作也東莞自宋嘉定間竹隱李先生父子出而後東莞始有詩明興東莞伯羅山何公真繼之三百年

來洋乎洋家風戶雅爲古體者以兩漢爲正朔爲今體者以三唐爲大宗固廣東詩之淵藪也天地之道其發之遲者其光昌之久廣東居天下之南而東莞爲廣東之東東者日之所始其人之文明宜居天下之先反居天下之後後蓋所以爲先也水隨日者也日之所始則爲水之所終水之所終則爲日之所始東莞南當大小虎門五嶺之水所歸三江之水所匯汪洋萬里極于沃焦祝融之宮闕浮沉其際每當夜半潮雞爭鳴有初日大徑十餘丈從風濤湧出光射扶胥此廣東人之所受以爲文明者也而東莞輒先得之故自洪武開天之初東莞伯卽以功名顯著其武烈文謨固將垂之百世而其詩復爾可傳平叔東莞人始祖西野府君爲西山先生四世孫考西山先生三子兩孫皆學於朱子而九峰爲朱子門壻九軒覺軒則皆朱子之外孫也朱子之史以綱目直繼春秋乃建陽蔡氏一家之學所宗平叔生於數百年後能溯其始祖淵源所自思以東莞詩集寓其大書特書之微斯亦有功於綱目能不愧爲朱子之外聞孫苗裔也者美哉斯舉豈非卓然有以自見者哉是集也於宋首紀竹隱以其不仕元也於國朝首紀羅山以其能歸命大明也意良深厚雖一邑而隱然繫

天下之重焉一邑者一天下之本雖繇此而集天下之詩可矣予向者有嶺南詩選前後集二編前集自唐開元至有明萬曆後集自萬曆至今亦依牧齋體製閱十餘年未就平叔斯集爲吾之先聲故嘉之而爲序其端

麥薇集序

屈大均

昔箕子作麥秀之詩以歌詠殷民間之罔不嗚咽流涕動其不忘故國之心殷民者蓋周之所謂迷與讎之百君子者也然當是時百君子遭逢大變其慷慨激昂纏綿悱惻必多見諸詩歌而自麥秀采薇而外篇什無聞豈周之人惡其譏切觸諱忌不使流傳於世歟伯夷所謂以暴易暴其辭過直隱士之放言也夫子曰民到于今稱之夫卿士大夫不稱而民稱稱其能放言歟抑稱其能餓于首陽之下歟斯民也其猶殷之迷與讎者之後裔歟然夫子嘗自謂殷人而嘗冠殷章甫之冠夫子生

周中葉而不忘殷所謂民者抑夫子之自謂歟嗟夫夫子誠殷人也故嘗於殷之忠臣義士諄諄在口蓋嘗稱泰伯爲至德矣以微箕比干爲三仁矣論次逸民則以夷齊之不降不辱爲首矣又謂虞仲放言意虞仲當時亦多有所歌詠而夫子及見之歟嗟夫商有頌而無詩其詩僅麥秀采薇二篇然商頌乃宋襄公時正考父所作則商頌者孔子之家乘也孔子於詩存商頌不敢忘其祖也然何以麥秀采薇二篇不見錄於三百篇中豈以其於風雅頌無所可屬耶嗟夫士不幸而爲逸民復不幸而所爲詩與箕子伯夷同其愴哀飲恨者湮沒不傳無以爲忠臣義士之所興起故家遺俗之所流傳斯非有志刪述者之責歟大均不敏故嘗博觀昭代始自崇禎之季至于長曆之年爲朝者四爲世者一其間已仕未仕而爲逸民隱忍殫死者實繁其人其身旣繫乎綱常其言復合于風雅吾謹采之編爲一書名曰麥薇集以上擬夫箕子伯夷焉集凡十卷以明人始亦以明人終猶夫子殷人多稱殷人而以殷之人爲懿親云爾

送張超然浮海往日本序

屈大均

吾友超然張子性好遠遊以海內之地山之高峻者止於五嶽川之大者止於四瀆其道里不過數千而近周流堂奧未足以言遊遊必於海之外如彼鴻蒙者蓬蓬然至於東海俄蓬蓬然至於西海蓬蓬然至於南海北海而後其遊始暢襟抱乃極於廣大聞徐福之墟在日本其所齋尚書百篇未經秦火且三千童男倭女之裔與百工技藝巫醫卜筮之子孫久爲蠻貊張子思以其身爲師取而教之使邪馬臺以東薩摩州以西周迴六十六島其人民家詩書而戶禮樂煥然文明遂與諸夏比

美斯亦君子之大樂而其遊爲不徒然者也張子
生長閩中閩之人以烏艚白艚爲家終歲之間東
走流求呂宋西走荷蘭紅毛曼丹隨風所向倏忽
數千萬里若日本則亦在門戶之中矣海鱗之出
其脊如太行常山不見首尾吞吐崑崙之舶若鯢
鮪然閩之人往往揚帆自其口入以爲天色晦冥
陰雲慘淡殆飄入黑山鬼國不知其在魚腹之中
也張子爲人忠信而多文忠信則爲豚魚所孚多
文亦當爲蠻貊所重以海隅日出之鄉爲過化存
神之地吾知其無所不可也吾聞朝鮮之學始箕
子日本之學始徐福其酋王妃女知讀書其官長
白丹皆以詩賦相尚而自來中國人至彼大率豪
商巨估不識詩書無有懷才抱德之士以聖人之
道與語者張子斯遊愛其人而不愛其物言其義
而不言其利先導之以文辭後進之以經術使皆
翕然向學彬彬有文於周公仲尼之徒無所悖然
後張子舟望南越而歸入乎大小虎門仍止番禺
舉張子之所以爲教與日本之所以爲學者一
一陳於先師之前斯則先師乘桴之志不得行於
其身越二千餘年猶得行於張子豈不爲聖門之
幸事乎哉行矣張子予恨未之能從爲之序醜酒
以送之云爾

又

傳曰日出扶桑扶桑者木也木爲日之所本故東洋之國名爲日本言乎日本乎木也易之道尚木故益曰木道乃行日之一出一入木道之行之象也君子者以日爲師知日之所本在木而南從天池東指暘谷身至乎扶桑之下以觀日之所出斯亦勝於泰山雞初鳴之所見以爲長三丈所也遠甚去矣張子乘木舟之虛浮游無際窮尾閭之所歸觀元氣之所本知易之道始乎日而終乎月始乎雷而終乎風而皆以木爲尚又知夫木之道生生金之道殺殺其事不可以並行而日本之地多鍔鐵工鑄長短倭刀純鋼犀利其人又兇悍好殺素爲神州赤縣之患張子以間爲其王言王之國其位在木乃日之始出之鄉日主德月主刑王其以日爲師以德爲治以上合乎天道毋如昔之揚帆而西而南且北殺掠中華自貽禍患爲也王如聽張子言奉以爲師則張子教化大行聲名洋溢於蠻貊而施及中國張子其自此遠矣然而父母之邦不可久去語曰木之有本水之有源衣裳之有冠冕則張子其亦早求所以來歸也哉

自注謝又中國遊于

貝

送田子遊吳序

屈大均

關中田子將適吳予謂田子昔吳自子游以文學
得聖人之一體而季札善審詩樂其風流所及後
之學者多能得其精華昔梁鴻亦以關中人適吳
企子游季子高風見之詩曰雖不察兮光貌幸神
靈兮與休今田子其有鴻之心也哉田子潔身不
仕久隱葭苳之山所爲詩於周則愛豳風七月於
秦則愛蒹葭夫蒹葭之篇秦之君子所以招隱士
也水之湄水之涘夫非涇渭之間漆沮灞滻之上
乎哉田子求伊人於彼中其亦可以得之矣胡爲
而又適吳夫吳之水三江五湖爲大三十年來隱

居樂道之士多於水而少於山吾所與遊其一在震澤之旁其一在婁江之曲其一在秦淮清溪之間子往求之歌所爲風雅之詩當必有賞音見微而知清濁者如以爲夏聲有先王之遺風焉則子之詩於是乎其可傳矣

尋墓詩序

屈大均

護衛徐君幼孤失其母夫人墓之所在越三十餘年得聞從京師以至廣州於城西龜峰之麓蔓艸之間無有若堂若坊者若馬鬣者可識無有若輓父之母者可問乃不失於穴之前咫尺焉不失於穴之後咫尺焉不失於穴之左之右咫尺焉若上啄而下啐然闕地尺餘得瓦罍以其十指之血滲入骨中無點滴疑留於外氣已冷復煥色已槁復滋一號哭而精驚於幽焉再號哭而魂返於明焉或曰是其鬼神之所爲歟非鬼神而能若是歟予曰鬼神者何也誠而已耳誠之所至手與足斯至之

手與足之所不至而誠能生鬼於陰生神於陽以至之誠猶聲鬼神猶響君子亦誠而已矣於是學士大夫作爲詩歌以嘉君帙成而屬予序其端

无悶堂文集序

屈大均

吾嘗謂文人之文多虛儒者之文多實其虛以氣其實以理故也天下至實者理而已耳至虛者氣而已耳爲文者能以理而主其氣則氣實否則氣虛故有謂文以氣爲主者非也儒者之道舍窮理之外無餘事窮理所以盡其性盡其性所以至其命命至矣性盡矣如是而發爲文廣大爲外精微爲內高明爲始中庸爲終其造詣有非文人之所敢望者噫嘻豈非文之至乎其極者哉吾友超然張子所爲无悶堂集其文一一尚實無所待于辭華無所假于事物文從字順惟其理之所之然理

足而氣益以生焉孟子所云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張子其知之矣惟如此而後文乃純孟氏之醇乎醇以是也嗟夫文自兩漢以來莫正于唐莫純于宋考亭橫渠中正精粹集文事之大成而朱子之理尤盛蓋理水也言浮物也理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而昌黎以爲氣水也言浮物也此非知文者也是故君子有窮理之功而無養氣之功氣之剛大以直而塞乎天地皆窮理之功之所爲吾與張子將終身以從事於斯以求至乎其極夫豈徒爲世之文人者之文而已哉

訓練輯要序

屈大均

言兵莫善於易其曰師出以律丈人之所以吉長子之所以開國承家不越乎是矣律其身以律三軍之士三軍之士以吾之所以自律者而律焉於是而人莫不和人莫不和而後天時地利可得而用故爲將必貴知易三代而上無論矣漢唐以來善兵者率多書生若張良趙充國鄧禹馬援諸葛孔明周瑜魯肅杜預李靖虞允文之流莫不沉酣六經翩翩文雅其出奇制勝如風雨之飄忽如鬼神之神變怪皆於大易之旨有合是誠所謂儒將風流者也有明戚繼光嘗爲紀效新書予善之以爲

師卦之衍義爲將者所宜講習其法始於訓練訓練者易發蒙擊蒙之義發者說其心之桎梏擊者使其知禦寇之利蒙旣正而後爲師之聖功乃成聖功成斯可以行師故師卦繼蒙師也者師也三軍之士皆弟子平居則耳提面命誨之諄諄使之悅而誠服有事則手足相維腹心相倚若子弟之衛父兄故以戰則克以守則固而爲天下節制之師江左修五謝君少以武甲科起家分符廣海日討軍實而申儆之威愛並至居然有古名將之風嘗與予遊出其訓練輯要一書相商命爲之序予以君儒者因舉大易之旨爲言而左袒古之儒將似有所阿於君然而非也蓋爲將者不可以不知書有謂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之事故夫知兵者性知者也用兵者性能用之也霍去病言顧方畧何如不至學古兵法然兵法者規矩也擬議規矩而後可以變化乎規矩仲尼之不踰變化之至也爲將者得規矩於書之中而神明規矩於書之外是之謂以道用兵故孫子之言兵也一曰道蓋得斯意也君其悉集古今兵法爲一書若信陵公子名賓客之所爲而其終歸之曰道以合乎大易予雖不文尚能爲君序之

西屈族祖姑韓安人遺詩序 屈大均

吾屈自三閭大夫以騷賦起家為宋玉景差唐勒
 諸人師於是南楚風俗皆好辭哀怨之音百有餘
 年不絕漢高漢武好其聲嘗製為大風鴻鵠秋風
 瓠子落葉哀蟬之歌以象之蓋楚辭至西漢而大
 顯若夫四皓淮南大山小山枚乘相如蘇武李陵
 朱買臣息夫躬王逸之流以及女子如唐山夫人
 戚姬烏孫公主卓文君華容夫人昭君班婕妤好之
 流是皆能祖述離騷九歌以為歌為賦為樂府為
 四五言詩聲情相擬比興相師其一體親承宛若
 子孫固不必其出於同姓也其出於同姓唐時則

有千牛將軍同仙一人然寥寥五律數章未能光大三閭之業蓋三閭騷之聖也其所撰不徒能變風雅抑可續夫春秋爲之苗裔而忠者得其忠文者得其文誠非易易天之生才固不能代有神奇如大夫之齊光日月者也考吾屈自漢高帝遷之關中於是關中多屈氏與昭景懷三貴族及齊諸田皆猶稱王孫傳至有唐吾屈有節度使諱政者自關中來始居梅嶺之南南宋時其孫廸功郎誠齋又遷於番禺沙亭今子姓千有餘人輒稱三閭大夫之裔復號爲南屈以別于關中之西屈然文風至明興始盛有都護公仲舒者與吾高祖滄洲處士及從祖博翁青野五柝悅梅楚鄉若而人皆好爲詩合爲騷餘若干卷而閨閣之詩尚無聞歲丙午予至關中詢諸蒲城率陰宗人始得族祖姑爲叅議韓公邦靖之安人者遺詩一卷其思親寄夫贈送兄弟諸篇諄諄忠孝纏綿悱惻溫厚而多風甚與離騷之旨相合予甚喜以爲可補騷餘之闕手錄以歸因念自古屈氏賢女子善於辭令者莫如女嬃其申申以詈也說者謂其欲三閭爲甯武子之愚毋爲史魚之直以速禍旨哉斯言可謂深知女嬃惟如此方無愧三閭大夫之姊今安人之詩優游婉順發情止禮義誦之可以知其德於

以繼女嬃之嬋媛誰曰不宜詩舊有序爲康修撰
海所作安人故無子有女名異痛其父母俱亡身
爲兒女子不能發揚休光乃貽書修撰之女張氏
代請修撰爲序萬曆甲辰安人之從孫受善鏤版
以行越四十年癸未賊陷峯陰版燬是本以受善
之弟受命所錄故存嗚呼女才之難傳之亦不易
如此又安知吾族沙亭無有如安人之儔風雅洋
洋湮沒而不彰者耶安人之父都御史公諱直歷
事四朝以文章經術顯著休沐輒課諸子經史安
人年十餘公令爲三體唐詩精采煥然多合矩度
是雖得之庭訓然非資性過人不及此吾祖家約
女子惟許讀女孝經列女傳女誡諸書不得旁及
詞賦以是閨閣罕爲詩嗟夫吾宗閨閣不可以不
知離騷無論離騷卽如安人之詩得而諷誦其爲
興起而知事父事夫之義寧不多歟且安人之女
孝而能文能請於先生大人以傳其母著作又可
以教天下之爲人女者而所貽康氏女之書不傳
良可惜也

于夫人詩序

屈大均

易家人之卦以離女爲主離爲文章而二曰无攸
遂在中饋未嘗以離女有文章爲言三則曰婦子
嘻嘻終吝婦人而能詩詞嘻嘻之象也故夫子以
爲失家節所以者何離之女詩之所謂哲婦者也
聖人恐其以哲爲用故以无攸遂訓之无攸遂則
純乎愚矣純乎愚故能順在其位而有富家之吉
富者何自四至初水上火下有爲酒食之象家有
酒食斯富矣婦人之文在酒食次乃衣服不聞以
詩詞也然吾觀詩三百篇多婦人女子之所作其
首章則后妃也周南者文王宮詞而作之乃自后

妃文王繫易而后妃爲詩夫婦之間各有其所以爲文文王爲王假有家之吉后妃爲有孚威如之吉威如者離之文章所著見者也然則婦人而能詩必其賢如文王之妃宣王之后者也不則莊姜恭姜衛女之流或行露白茅之女與夫雞鳴執殳葛生于役之婦性情正而禮義明其樂也不淫其哀怨也不怒庶幾乎家人之二所稱順以巽者哉武進唐孔明先生有賢配曰于夫人能詩嘗與先生唱酬有集曰雙燕樓稿先生以易舉孝廉旣遭亂隱居不仕夫人亦貴家女居貧勤苦手自釀黍製茶以爲先生朝夕娛而聞薛氏女多才復解簪珥鬻鼎彝置爲先生側室三人者相與靜好女君有不如其娣之謙妾人無實命不猶之怨今讀其詩洋洋乎含風吐雅而交相愛之誠多合易象信家人之可法者也當庚子之冬先生與予客錢塘觴詠之餘未嘗言及夫人能詩越二十有六年乙丑先生之子于光來遊廣州始以雙燕樓稿及薛夫人吹蘭草相示孝子之心不忍其親之著作泯沒亦誠君子之所取也故爲之序以歸之

翁山文外

卷之三

上海圖書館藏

番禺

屈大均

撰



傳

接輿傳

接輿楚人邢昺云姓陸名通字接輿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車前而過其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莊周云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

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於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司馬遷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邢昺又云接輿以孔子生有聖德故比孔子於鳳然鳳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也已往所行不可復諫自今已來猶可追而自止蓋欲

孔子辟亂隱居無徒與諸從政者罹於殆也太均謂接輿歌意既深而音辭又古蓋楚風之一篇而開離騷之始者楚之辭蓋發端於接輿而大放于三閭也當其時接輿以是歌感切孔子孔子是時楚之王方使使奉金幣聘孔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兮欲何之亦遂自楚反于衛則是接輿已而之意也接輿以孔子爲鳳而孔子嘗至

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嘆曰丘聞之也刳胎殺
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
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
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車而
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又
歌曰秋水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
來胡爲斯息乎陬鄉又作爲槃琴以哀之曰乾澤
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畱惓予心悲還
原息陬又歌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旣墜吾
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臬鴟
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

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鄴傷予道窮哀彼
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此
亦楚之聲也接輿以楚之聲感孔子孔子亦樂其
善以爲合于風雅而從而和之以已爲鳳而已亦
嘗以麟出而死爲吾道之窮而爲獲麟歌曰唐虞
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他日又嘗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
接輿之遺音也孔子以接輿爲知己故記者因接
輿而悉記長沮桀溺荷蓀丈人之流而以孔子所
稱逸民七人終之嗟夫接輿者逸民之一人也何
以孔子不稱之此非所謂虞仲夷逸之隱居放言

者耶大均嘗取論語中高士撰爲論語高士傳謂諸高士皆有文辭可概見獨詩歌不傳若曾點舍瑟而作其言曰暮春者春服旣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亦一歌辭也孔子嘗思魯之狂士而孟子以曾皙當其一人如接輿者其亦夫子之所思以爲古之狂也肆者乎彼夫荷蕢之過門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荷蓀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又皆一歌辭也是皆狂者之流也孔子曰作者七人矣孔穎達謂七人中接輿其一鄭玄云接輿乃辟言者蓋以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故也嗟夫接輿之大端如此當孔子時隱遯之士如儀封人晨門微生畝之流一何多有其人若及門則顏閔漆雕游夏之徒皆未嘗出而仕者是皆高尚之士易所謂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庶幾似之司馬遷云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接輿諸人於巖穴之士一何多幸而得附青雲之士以施于後世也哉接輿事不多散見論語之外惟莊周氏三稱之其言曰肩吾問

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
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
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
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又曰肩吾見
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
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
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
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
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
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重鑿之患而曾二蟲之
無知此接輿之言而非接輿之言也莊周蓋假之
以寓其言然亦可見其服膺於接輿也已莊周所
著內外雜篇其中歌辭多代其人爲之獨接輿之
歌本論語而增益至百餘言蓋非接輿不能發莊
周之狂言無用之用遂爲南華之本旨也噫嘻接
輿誠有道之隱君子而列仙傳云接輿好養生遊
諸名山嘗遇孔子而歌後入蜀峨眉山中此則附
會之言也

贊曰鳳兮之歌滄浪之曲始爲楚聲遺音莫續屈
宋衍之哀怨反覆離騷尾閭三百星宿短言有餘

長言不足美哉狂夫令人三復

河南死節大臣傳

屈大均

河南死節大臣曰呂維祺

呂維祺字介孺河南新安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
初推官宛州陞吏部考功司主事歷文選驗封郎
中光宗崩諸臣請見嗣君於慈慶宮門會中

貴導駕幸小南城維祺言梓宮在殯大寶未

登不宜輒輕萬乘仗出中止又言近習不得干政

選侍宜亟移宮諸醫侍疾無狀宜按問魏忠賢術

之廷推維祺掌計矯旨弗用罷歸威宗卽位

起尚寶司卿改太常寺少卿尋陟正卿上防微八

漸及聖學疏上嘉納崇禎三年遷南京戶部侍

郎時南庾告匱官軍數萬寄命空帑維祺清覈官吏侵欺百十餘萬楚藩侵借三十餘萬北戶部原借一十三萬疏十事二十四弊于朝凡清屯糧八十八萬搜剔數百萬以充南餉節省數萬以充北餉二年間南庾遂積至一百五十餘萬又禁私鑄專行法錢積鑄息得十萬一千及贖緩一萬五千餘以助北餉以修城內外倉場及江北倉若干所並置學田起學會 上下詔褒獎六年轉南京兵部尚書清冗冒補操軍勤行訓練檄提督趙世臣撫寧侯朱國弼等分督水陸諸軍偵探守禦賊僞以數千人進香襲陷鳳陽維祺急發兵渡江制賊

此第子安慶賊震懾不敢窺留邵 上嘗得維祺

所上章皆精明職掌因切責前任計臣某 等某

諷言者摭他事中維祺二月大計遂削職維祺倉

皇去國無以自明乃爲文告於 孝陵反覆數千

言激昂沉痛有云臣恐一去而天下之實心任事

者以臣爲前車致 聖天子孤立於上國事日以

敗壞聞者傷之旣歸立伊雜大社講學會河南河

北大飢維祺鬻產稱貸日事賑濟先是崇禎八年

雒陽大飢維祺父孔學出粟以賑全活一萬七百

餘人 上特贈右都御史賜璽書樹坊旌之維祺

繼其志三年間凡四大賑七小賑全活二萬四千

三百餘人爲檄勸施得錢若干緡又全活數千人
上救荒八事一曰安民請免河南北加派荒甚者
全蠲舊負半蠲新糧以收思亂之人心以遏附賊
之口實二曰弭盜以剿爲實以撫爲權三曰修城
俾富者出資貧者出力名爲興作陰寓賑濟四曰
賑飢五曰平糶六曰折漕七曰蘇驛八曰勸施
上可其奏流賊三十餘萬盤據雒西詭求安插總
理熊文燦力主招撫以河汝蕭條請斥空城以綏
徠新附維祺移書力爭乃止土賊王之典謀犯新
安維祺得內應數百人斬之會闖賊李自成自關
中出蹂宜陽躡永寧屠熊耳以西屯壁十數雒陽
大震時福邸在城中積金鉅萬謹錄籥牡不問援
兵過者糗糒粗惡投之地詢王維祺數與有司請
貸王弗聽明年正月賊逼河南府總兵王紹禹以
兵門於西維祺門於北副將羅岱以兵背西門而
舍詭云逐賊實迎之賊用羅岱軍礮具來攻紹禹
兵乘夜殺裨士懸布於堞賊盡上有起於賊中者
曰公非賑飢呂尚書耶我能活公公可乘間逸維
祺弗動賊擁以行道遇福王謂王曰綱嘗至重等
死耳王毋自屈見鄉大夫張炳星呼其字曰東升
亦至此耶勉全名節炳星領之賊渠見維祺曰呂
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請餉欲殺我曹今定何如維

祺瞋目叱之引頸就刃時十四年正月十九日也
年五十有五夫人郭氏聞之不食死 詔贈維祺
太子少保再贈太傅諡忠節諭祭葬廕一子入監
讀書建祠 勅歲祀郭氏贈一品夫人維祺世敦
孝行大父鄉幼齡喪父哀毀如成人見父燕服輒
流涕父孔學事母牛氏牛氏病腫瀕死籲天請代
感神授奇藥而瘳牛氏沒廬於墓傍 泣上酒

食十年如一日先是牛氏早寡截髮毀顏守志四
十九年有司並以聞 詔建母節子孝坊鄉人榮
之維祺善孝經嘗撰孝經本義孝經大全孝經或
問若干卷上表進呈請以孝經列經筵端豫教頒

諸學宮夢天帝錫芝一本十有八莖葉與孝經篇
章相應翌日芝生壁間色金紫大如升許香芬繞
庭維祺拜而藏之於廟是日也 上頒行孝經之

詔適至維祺疏謂 皇上達孝格天嘗謂朕不
敢與天地祖宗並此不敢之心乃孝之大蓋此芝
之爲聖天子休祥也因名其芝曰孝芝云維祺講
學之暇攷正六書有音韻日月燈韻母同文鐸韻
鑰切法正指及奏議若干卷晚有存古十二篇士
戒七篇以敦本訓俗爲務同產弟維祐字秦石繇
選貢知樂平縣城破死之 詔贈按察司僉事稱
呂氏二烈時有劉芳奕者雒陽人天啓四年舉人

知昌樂縣罷歸雒陽之陷北向自經死
屈大均曰自孔子繼春秋而作孝經二千年以來
訓釋紛紛至呂忠節公始發明大旨謂堯舜以來
帝王相傳之心法治天下之大本大經此誠廣大
精微之極論蓋至聖之神靈有以默啓之也公嘗
進言天子謂臣所以勵愚忠報恩遇者惟一部孝
經又上表章孝經八要一疏使其言行雖自今以
至萬年堯舜之君民可不絕於世也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傳

屈大均

三原涇陽死節二臣曰焦源溥曰王徵

焦源溥字逢源別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
成進士知縣沙河調濬召四川道監察御史以憂
歸天啓初梃擊移官紅丸三案起源溥補江西道
首劾魏忠賢崔文昇李可灼黃克纘諸奸其明綱
嘗一疏言尤切直忠賢銜之出爲鳳廬道兵備僉
事使文昇監視將甘心焉時忠賢生祠徧天下獨
鳳陽潁川之間以源溥禁止不得立忠賢益怒源
溥遂請告歸 威宗卽位起副使分守河東會流
寇蠡起秦晉騷動源溥亟募死士千人爲蒲營遂

擒賊渠王家印于曲沃又殪紫金梁于萬全斬首
萬級賊絲此不敢犯河東巡撫以功非已匿不以
聞崇禎五年量以叅政移守寧武寧武總兵張應
昌有健兒陰圖不軌源溥偵得四十八人誅之疏
聞 上賜飛魚蟒衣銀幣蓋異典云六年陞山西
按察使七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兵火之
餘死傷枕藉自代朔以北民苦飢有啖牛馬矢者
源溥請賑請蠲請屯田鼓鑄又上籌邊十議 上
大喜書名御屏謂近侍曰此欲明綱嘗小焦御史
也源溥與從兄源清並貴顯又面鰲故云久之與
監軍太監魏國徵爭屯糧不合國徵忠賢之養子

也先是六年秋 上以張元佐為兵部右侍郎鎮
守昌平國徵以司禮太監守天壽山國徵被 命
即日行 上語閣臣曰內臣即日行侍郎三日不
行何怪朕用內臣耶國徵恃 上倚任數自擅多
方以悞源溥欲瘡痍之源溥又請告歸時關中流
寇張甚源溥乃築四堡縣東憑高據險與鄉人為
死守計賊以數十部連歲來攻弗拔賴保全者甚
眾而嘗以孫督師剛復高白二將不和朝廷數遣
使督催與賊浪戰不為持重之計以為憂十六年
十月督師孫傳庭再戰潼關果敗績西安陷巡撫
馮師孔按察使黃綱兵備道僉事王世清死之長

安知縣吳從義衣冠北拜投井死長安人丘東周都司掾也當自成僭號以秦王府爲僞官東周憤欲刺自成謬持屯田冊爲獻至端禮門賊覺奪其七首則大罵曰自古豈有盲賊爲天子耶賊怒抉其齒以死自成歎曰吾入關誓不誅戮一人今乃殺丘東周也時自成方欲僞行仁義脅用二三人望以收人心於是以致叛臣宋企郊爲僞吏政府尚書張國紳爲僞刑政府尚書鞏焞爲僞禮政府尚書三人者爭援引秦之名士大夫以媚賊自成故知源溥有文武才遣騎要之欲授以三邊總督源溥曰吾縱不能起兵恢復亦終不與諸逆俱生不

然非但有愧於馮巡撫王兵備亦何以見東周一小掾乎賊強輿至西安自成見其方面美髯儀觀壯偉特起加禮源溥諭以逆天不祥宜翻然悔罪歸命天子立不世之功膺封侯之賞賊黨欲殺之自成不可閉之一室三日旋縱以歸源溥欲東走蒲州號召舊旅西走西寧連結祁李二土官兼羗戎之衆以保河西而圖全陝而賊防閒甚密弗得往慷慨歛歔有百二山河尚可全八千子弟今何在之句自成聞而執之是日大宴縉紳各與之秦府金銀器皿皆頓首以謝自成問曰今軍需匱甚奈何有言開鑛鼓鑄便者自成叱曰公等皆貪吏

多金今與公等約凡爲九卿者五萬大中丞三萬
監司萬府州縣長吏半之其以次署露刃脅之皆
戰栗署源溥盛怒髯盡張以筆擲自成曰瞎賊奴
我安得金且汝獨不聞王家印紫金梁之事乎我
殺汝渠時汝始爲賊鏗艸帚馬矢耳賊怒支解之
年六十有三十二月十八日也自成令曰有敢收
視者族公子之雅持刃行哭于市曰若不許我收
父我則自剄自成許之之雅字大夏驍勇善射乙
酉與布衣郭雄麗者舉兵於耀州張果岩敵禦之
於富陽安陽郃陽諸縣境皆大挫敗旣圍慶陽以
敵援大至雄麗被射而死敵憐之雅孝子置弗問
雄麗字君鎮涇陽人

王徵字良甫一字葵心涇陽人天啓二年進士初
任廣平推官部民爲白蓮教所誣徵得數百人寬
者釋之又築清河水閘武安河壩有功於郡丁母
艱歸補揚州天啓七年瑞桂惠三王就國供億繁
重民苦之徵上啓三王王皆折節以聽魏璫忠賢
起大獄構舊巡鹽御史舊知府樊房楊顏四人又
構黃山一獄蔓引至數百人吏緣藉爲奸利將不
可底徵曰司理天子之執法也殺人以阿媚人死
且不敢事若不直願罷斥忠賢無以奪時大江南
北爭建忠賢生祠徵獨與淮海道僉事三原來復

毅然拒之時謂關西二勁崇禎元年登萊叛將劉興治據島爲亂巡撫孫元化薦徵邊才上命以山東按察司僉事往監遼海軍時徵服未闕赴闕控辭弗允至軍數月斬興治恢復金復海蓋諸州會孔有德自吳橋激變反攻登州徵城守旬餘士飢不能出戰城陷逆黨重徵不忍害使航海以歸旣下獄會赦得釋闖賊初起關中岌岌徵歸與邑令募兵守禦繕甲儲饗爲桑梓計流賊屢攻不能拔賊往來颺忽數千里秦無完城獨涇陽三原安堵大抵多出徵與焦源溥方畧云十六年冬西安陷賊欲大用徵使且至徵引佩刀坐于門以待謂其嗣子永春曰賊使至吾必不行當以頸血濺之永春叩首曰大人毋自苦兒今走自成所請死以代大人徵曰兒代我死死孝我矢自死死忠兒行矣旣行徵遂絕粒不食延至五日永春獲釋繫而歸跪進湯餌徵曰子之於父當承其志今日之事不忍父死是亂父志也揮之又餓二日乃沒邑人私謚曰端節先生其友袁養和字祥夫蓋屋人繇舉人知屏山縣獄焚囚出避火熄盡還獄人皆奇之陞衛輝同知爲福藩采木于蜀省金數千遷河南知府理南陽獄出死囚百餘人陞貴州副使豫策知四川奢寇之叛轉雲南叅政以疾歸西安陷

自成疾徵之亦絕粒死

屈大均曰賊之僭號於西安也舊吏部郎宋企郊
爲賊進退人才授官較士舊副使張國紳進拷掠
士紳殺宗藩之議舊磁州道僉事鞏煇進改八股
定官秩儀注之議賊分鄉舉爲三等一爲弘文院
僞館選也次爲六府從事僞部郎也外爲防禦使
僞監司也秀才亦分二等優者充州縣長吏次充
教官是時涇陽舉人聞而南遁者有張停馬御輦
三原舉人聞而入山者有周祚昌縉紳則焦公慷
慨王公從容同不污僞命以死若袁公忠貞相繼
亦皆人傑也哉予嘗至魯橋拜王公祠歔歔流涕
讀其諭叛諭遼諭□三書並足餉籌兵二議惜其
不獲早用以至死有楊國柱者聞徵死亦絕粒七
日不死復食未幾京師陷爲 大行皇帝后位哭
奠盡哀復絕飲食七日家人強之乃遜入空同山
中牧羊竟以死國柱字叔堅亦涇陽人繇萬曆四
十一年進士初知泰興入爲戶部郎出備兵河東
皆有政績

諸死孝者傳

屈大均

諸死孝者曰趙廷舉曰張清雅曰萬元亨曰張維黃曰陳求之曰王暘曰田而腴曰魏允貺曰王裔昌曰吳荔南曰楊師祿曰蕭鉉曰王業鞏曰許國佐曰徐安遠曰夏序功曰石東璧曰霍錄科曰王洒保

趙廷舉武鄉人崇禎五年十二月流賊犯武鄉執廷舉之父將殺之廷舉請代不得疾歸從里人假刀里人曰百萬騎中汝雛烏能辯且又昏夜廷舉曰是賊方秣馬於庭綠衣而繡甲胸前有一銅牌子吾能辯之諸君請勿阻里人授以刀廷舉乘月

黑潛往果得賊殺之羣賊大驚執問汝何人曰吾乃武鄉趙廷舉也吾已殺父仇汝曹吾不能盡殺當奏上帝殲汝罵畢投井井無水賊出而殺之有爲趙孝子歌者曰崇禎五年季冬夜賊滿山西武鄉野悲風愁雲動千里殺人之父城門下念賊彼亦人之子不肯容人代父死歸語我友及里中兒父仇不報子活何爲願假我斧我必擊之月黑雞鳴寧不可遲親族向前相泣語百萬騎中賊何處此賊胸前掛銅牌此賊秣馬在庭階諸君請勿勸止我我當畏聖賢不畏虎與豺皇天憐孝復憐勇須臾賊死不旋踵一賊旣倒羣賊驚此兒何姓復何名自言身是趙廷舉吾奏上帝當殲汝

張清雅字玉楚潛山北鄉人家貧力學以教授自資每食必念父乾餠脯饁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十一兄死晝夜哭以頭觸柱遂眇左目里人咸敬之崇禎十年獻賊焚劫北鄉清雅哀請其父避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病革瞑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猶視清雅與其僕雲滿從窖中昇棺以殮賊將至滿趣清雅去清雅擗踊叱曰吾身親身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已而賊擁入斧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童笑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漢尚知禮一賊抽刀逼其喉曰出汝主

貸汝一賊裂布拭膏繫竿首將舉火一賊斫棺棺未破清雅從梁間墮號哭以兩手護棺賊大驚遂斷清雅手血濺賊面羣賊笑賊怒斫清雅仆地幼子超藝聞父哭亟從厠旁躍出哭求代死遂伏清雅背賊並殺之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篠結帚漬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盡去滿泣告鄰人乞兩棺殮其主屍長號不食死

萬元亨字爾嘉南昌諸生鳳陽府推官仲實子也崇禎八年二月流賊襲鳳陽入署索推官安在元亨急戴進賢冠以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賊怒加刃所持庖人刀鈍不能斷頸至數十割元亨廼死賊以爲此推官也遂置仲實去方元亨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並執思尹將加刃元亨復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元亨以身代父且以死免其師年僅十有六張維黃字修儀潁州諸生崇禎八年城陷與母匿草間賊執其母維黃躍出告賊曰吾母老矣吾之肉也肥可嚙也請殺我而舍吾母挺頸求刃賊笑以爲癡殺之舍其母母曰吾不忍吾子之獨死也賊又殺之

陳求之潛山人崇禎十一年流寇至求之移家山崗其母年七十餘誤爲賊得求之以計誘賊脫其

母賊覺將殺之求之笑曰諸君何愚也豈有子以計脫母於死而子獲生者乎賊遂殺之

王暘汝州諸生崇禎十四年賊破汝州執其母暘曰寧殺我賊並殺之

田而腴字上則富平人崇禎十六年十月西安陷賊劫諸鄉大夫餉軍而腴父時震先叅政山西甚貧又不欲屈身見賊而腴往請代繫賊囚之長安考掠備至而腴方以脫父爲幸怡如也旣而殺之于平陽及其二僕方是時僞尉同實主而腴同舊與而腴同里雅重其人死之夕盛爲飲具酒酣同數數目而腴已復自嘆息若不能言者而腴心知

其故徐詰同同哭失聲因具告之而腴於是起步帳外北面拜君西面拜父還就坐立爲臨終詩數十章每成一章輒自按歌聲音激昂慷慨左右有泣下者臨終謂必西首殺我我魂魄有所依歸可以報吾父矣卒無一語怨賊先是賊檄諸僞尉凡士大夫死者皆棄屍平陽市不得收視會暴雨賊左右大懼私瘞之南郊破壁下而腴早厭舉子業以詩古文知名當世尤工書畫爲董文敏所重遭亂軼不傳者十九海內惜之而腴曾割股愈母恭人疾其孝出乎天性然而腴死其父則不得死其母故不具論文藝之存亡抑末矣妻徐氏端謹

有婦道而腴喪歸殮訖絕粒七日而死遠近聞者皆謂時震有子孝子有婦烈婦云而腴死年三十七甲申秋八月日也

魏允貺蒲城諸生性恬淡善飲畧去小節西安陷賊執其父睢州知州國柱勒餉允貺朝夕在側及父被害人謂允貺曰盍逃諸允貺曰吾不忍離父於生顧忍離父於死乎從父而死吾願足矣卒以身殉僕羅安亦死人咸義之

王裔昌郟縣諸生城破其父敬臣與賊鬪不勝投井死裔昌慟哭曰吾父死吾生何爲亦出與賊鬪力竭謂人曰吾父在井中吾不可舍父而死于野亦投井

吳翥南楊師祿並高淳人崇禎末翥南避亂山中
有賊入室刃其父中胸翥南從樓上望見亟下求代賊殺之師祿年二十四遇亂兵父正宗被執師祿號泣求代兵異之欲留置軍中師祿不從被害人稱高淳二孝子

蕭鉉許州人崇禎間其父爲讎所陷以死葬之日鉉與妻盧氏躍入壙中殉之親戚救以歸至夕書案曰死去報讎遂夫婦同縊鉉年十五盧氏年十四闔州哀之其後讎家盡死于寇人以為鉉夫婦有神云嗟夫彼皆童年也而孝烈若是然彼何不

為樗里女休也者而欲死報也此非死者之所望於子與婦也吾終願孝子孝婦之生以報之也

王業鞏浙川諸生崇禎末賊過浙川業鞏負其父以逃賊射其父業鞏罵賊不絕口至斷舌以死

許國佐字班王揭陽人崇禎四年進士知富順縣陞兵部主事丙戌九軍賊劉公顯等破揭陽國佐

為所執見其母被拘拷掠慘毒厲聲罵賊

而死

徐安遠武進諸生崇禎末挈家避亂太湖男女二舟分處父叔美妻楊妾蕙香叔美遇賊被創安遠

痛哭抱父同赴水蕙香向前舟呼曰事急矣主母速自裁躍入湖死而賊遽登舟執楊欲污不從拷

掠無完膚賊露刃向楊楊引頸自斷其喉賊嘆曰真烈婦也懸其頭柳樹而去

夏序功武進人父某與同里某不相能嘗追逐羣盜同里某乘間殺之序功尚幼擗踊哭泣不欲生

既長出入恒囊一錐日夜磨刮示不忘而佯與讎善母歿嘆曰天乎可以行吾志矣邀讎共飲酒讎

醉扶掖以行途間以錐刺殺之投其屍于河而自投獄不食死

石東璧三原諸生其父朗知桐城縣乙未春有賊夜入兄之屏挺矛大呼力格十餘賊賊刃及矛者

五東璧奮戈助之創一賊遂罹重刃以死

霍錄科錢塘人鄰火起其父萬言奔火中救火錄科奔火中救父其子文舉復奔火中救祖及父皆被焚里人哀之

王酒保者東昌府治前酒家保也不知其名丙午八月夜鄰失火酒保與妻出視火火遽及其家酒保還負母火烈母不能下樓酒保號哭亦不下樓竟抱其母焚死

屈大均曰自中原有流賊之難孝子之爲其父母捐軀以死者不知其幾而予僅得此十餘人噫嘻死於孝人子之大變也而死可以免其父母則變又得其通然清雅之護棺超藝之伏背裔昌之投井父死於祖子又死於父孝孝相繼其變之極乎與維黃允祝蓊南師祿業鞏國佐飲恨地下矣奈何同死於孝而天報之不齊若此噫嘻甚矣天之不欲孝子盡得免其父母如元亨求之而腴也於是死于孝之道又窮亦終於變而已矣惟廷舉手刃父仇以死庶幾無憾若徐安遠等則盡人而悲之矣

割股死者三孝子傳

屈大均

割股死者三孝子曰鄧廣生曰趙希乾曰蕭日曠

鄧廣生字彥啓南昌人七歲能誦詩左傳史記時時述某人某事及其姓名爵里絲連縷析以教其同學諸兒人以為神童十一歲時父仲彛患疔疾幾不治有醫與以紅丸廣生如方露宿之手捧以進仲彛服之初甚瞑眩次日疾少間踰月仲彛母病廣生亦病同一日卒戊戌八月四日也仲彛殮之見左臂有創瘢寸餘疑而問其妻妻不言而泣以問其師其師始詳言蓋廣生以父病日夕禱諸

神祈以身代剔臂肉入藥進之父病愈廣生遂不起於是仲彞哭曰吾兒能爲趙孝子吾乃不能吾猶得爲人乎哉趙孝子者名希乾亦江西人年十七剖腸以活其母

蕭日曠揚州人母病篤涕泣告天乞以身代乃抽刀三刺洞膜手引出肝切數瓣作羹以進母病旋瘳而日曠創口大幾如盂血流四濺其肝不能藏魂遂以死時年五十餘人多傷之以爲養當竭力病則致憂人子之大凡也而至刺腹屠腸以救其母母之膏肓雖去子之榮血遂枯卒至於死所謂至孝通於神明亦獨何耶而張三愛及施姓者亦

割心肝以療其父母皆不死則謂天道無知得乎
三愛者歙孝行里黃氏之隸人也母疾甚三愛爲母求牛羹於道行且泣遇人告之曰若母病在肝法宜卽以肝補三愛夜禱於神取刀就神前洞其脇旣而肝不見以簪抉之復不出惶懼自咎曰豈我念不誠致神不我據耶方坐鐘簷間念其故手中簪子墜地俯拾之則肝出矣亟刃如指許仍納于腹束以行滕密持歸和羹以進母一啜而神頓爽三日病如脫三愛之創越七日亦愈施姓者溧陽上沛埠人業儒年十五六父病蠱割心療之不見痛楚但聞空中若有萬馬奔騰聲云

屈大均曰黃生曰割肝非孝也遺體之謂何而或因以隕命不愈重其親憂乎雖然彼惟親疾是愈誠不恤以身爲代夫親之遺固後於親也或曰初張所遇路人蓋神或啓之斯事固不可知然母疾得療子創旋愈不可謂非天也所憾者廣生日曠以此而死有幸不幸耳吾又聞有姚元呂者字仲宣慈溪人與弟元台並游太學有聲出者庀脩脯居者躬溫清更番以養其父母母病疽元呂禱於城隍神願損已齡以畀母旦而告其姊神許我矣母霍然良已而元呂遂病病數月而卒噫亦又異甚是皆所謂有天焉者非耶

女官傳

其略載廣州府志

屈大均

屈大均曰嘗考廣州女子被選入宮者南齊有區美人以賢淑稱至唐武曌時南海進七歲女子則以能詩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則以巧於刺繡南漢劉晟時蘇才人博通經史才貌兼美掖庭以大家稱之劉鋹時黃瓊芝盧瓊仙李蟾姬輩皆爲女侍中日侍紅雲之宴與諸學士賦詩爲樂皆廣州人也然妖曼蠱淫卒致其君於傾覆論者無取焉明興乃有屈美人陳司綵之流以才德入供內職夙夜勤恭爲帝后所重斯亦女流不世之遇哉舊廣州府志載列女中凡得六人予簡出別爲

女官傳蓋謂女之仕也能爲天子詔后治內政而有補於君德亦與賢士大夫相等云爾

屈氏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以才色被選入宮擢爲美人奉侍敬謹上恩寵甚厚召其父母兄弟詣闕賜宴錫賚有加復遣官送還嶺表予嘗作洪武宮詞有云新選珠娘作美人瀟湘香草滿宮春離騷數爲君王誦諷諫心勞似楚臣又云三閭苗裔在番禺有女多才似綠珠一入宮中稱第一不曾歌舞上瓊瑜蓋謂美人祖姑云然竊有疑焉吾屈氏遷居番禺者祇有沙亭一族美人祖姑旣生番禺則必爲沙亭之族然未知其父兄何人或吾人世從祖仲舒當洪武初從東莞伯何真歸命官在京元帥府總護出鎮紫荆子伯民孫興世襲伯民以軍功陞在京都督府都總護仲舒之弟季舒以子伯通軍功贈神武衛指揮使其姪志浩以閹閹點充吏員征巴蜀有功官遼東百戶美人祖姑是其所生女子子於京中被選乎抑於番禺被選乎當選時實以知書有才藻非僅容色之美故予宮詞云然嗟夫吾屈氏婦女在昔知名於世者僅一女嬖今得美人祖姑而二矣吾修閭史以此二人爲吾宗賢婦女之冠可謂不誣也哉美人非女官然其初實以選爲女官進宮故以列於女官傳之

首

陳氏名二妹字瑞貞番禺陳仲裕女也生而容貌端正
在乳不啼晬日設物則左取印章右取筆旣而乃取奩具
家人知其不凡甫能言窺父書卷指教數字皆不忘七歲
就女師聞愛親敬長之言必反復致問孝經內則列女傳
女誡諸書莫不潛心究之洪武二十一年有中使選民間
淑女入宮陳與其列十人入見□高皇帝悉命兼六尚之事
陳善書數知文義後宮多師事之稱女君子亦曰女太史
蓋周官所謂執禮書以從后凡后之事以禮從者二十四
年八月命爲司綵以勤勞久勅賜歸鄉仍給祿米養其家
陳旣歸闔閭嚴肅子姪罕見其面有司歲時候餽皆辭却之
□太宗卽位以陳熟知典故召復前職永樂四年年四十病
終于宮帝后爲之涕泣遣中使護喪歸葬香子之山陳家
林萬曆間其族孫光祿少卿堂於廣州甜水里建祠祀之
稱司綵祖姑謂古今女德希有矣司綵祖姑以內則佐□
高皇帝后母儀一世吾家不惟丈夫子世受國恩至於一
女子應內召享祿秩令鄉里之人稱述之曰此女官世祠
豈不亦一希世事哉陳有從女陳氏爲鍾則補妻夫亡斷
髮守志嘗奉姑避寇別墅姑卒人謂尸不宜歸犯日

家所忌氏不聽自昇尸還殯正寢人稱知禮蓋司
絲之教云成化十四年年逾八十旌表

黃氏惟德南海人洪武二十二年選入宮司寶初
名廣興永樂初賜名惟德歷任尚服局局正授五
品誥命宣德七年春乞歸猶處女也考周禮九嬪
世婦女御與女酒女漿女籩女醯女醢女鹽女冪
女祝史之徒俱統於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后
妃以供事者皆非進御於王者也又九嬪掌婦學
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
以時御敘於王所說者謂周禮所言御者亦非相
從於燕寢者也司絲尚服之職所謂嬪婦化治絲
泉掌王后之禮職內治之貳以賢而不以色在宮
中久猶處女亦可見人君之有禮爲君子不苟於
色者哉黃歸時□皇太后嘗作圖及詩賜之詩曰
皇明列聖御寰宇偉烈宏謨冠千古重惟仁化本
家邦內庭百職需賢良咨爾惟德女中士自少從
容知禮義一從應召入皇宮夙夜孜孜勤乃事昔
時鬢髮今如霜歲月悠悠老將至九重聖主天地
仁欲使萬物同陽春體茲德意賜歸去乃心感激
情忻忻嶺海迢迢千萬里潞河官棹春風裏賜衣
宮錦生光輝親戚相迎人總喜爾富貴歸故鄉我
心念爾恒不忘把筆題詩意難盡日極天南去雁

翔昔子貢謂文王之妃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故賦關雎□皇太后是詩其徽音亦關雎之遺也詩中稱黃女中士又謂少而從容知禮義噫嘻豈非幽閒貞靜之淑女乎哉黃致仕三年至宣德十年年七十八乃終勅葬于番禺之沙頭村鴨陂其姪女爲大學士梁儲母累贈至一品夫人臨終謂其少子億曰汝外王父母無嗣汝他日富貴毋使外王父母及祖姑餒而則吾可以瞑目矣億後官叅議爲之立祠所謂祖姑者黃氏惟德也

葉氏番禺人葉碧山之女少有淑質通列女傳女論語洪武二十四年聞其孝敬選入宮擢爲女官尋召其父及弟祖道詣闕賜宴皆授錦衣衛鎮撫賚以金幣復其家嗟夫葉氏女子以孝敬被選非以容姿聖天子求賢至於閨閣之中未筭而字之女夫豈以才之難乎哉當國初廣東甫定一時賢人君子若孫蕢黃哲之流聯翩筮仕而十餘淑女與之同升諸朝亦一時運會使然哉廣州舊志黃佐氏不列於傳謂葉氏王氏選爲女官其行無聞焉然葉氏以孝敬王氏以孀婦堅辭御幸則貞節之德可嘉矣

王氏番禺人永樂二年詔求民間識字幼女充六尚內職於是王氏被選入宮司綵時年少權妃方

見幸特推同輦之愛固辭曰臣妾嫠婦也敢當下
陳哉上重之從其志意禮遇甚厚未幾卒王氏有
文學能詩其宮詞云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
韻晚風羸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寥亮月明中宮女
恒歌之考粵中婦女能詩者始自白州綠珠其懊
儂一歌至今有光金谷至唐有南海七歲女子武
后命賦別兄詩則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
嗟人異鴈不作一行飛又有女子作槃鑑圖名曰
轉輪八花鈎枝鑑銘凡一百九十二字廻環讀之
四字成句可與蘇若蘭璇璣圖范陽楊氏天寶廻
文詩並傳又有增城何泰女其遊仙詩云鳳臺雲
母似天花煉作芙蓉白玉芽却笑晉時勾漏令不
知此物是丹砂他所賦詠書於羅浮石上甚衆世
多傳之嘗被召入宮至中路不知所之與盧眉娘
者不樂宮掖賜號逍遙大師還山皆女中之高尚
者也王氏當明初乃以宮詞婉麗獲承恩寵玉簫
寥亮之句嫋嫋於今有餘音其才與上官昭容花
蕊夫人不相上下而節操則過之矣惜盧瓊仙黃
瓊芝李蟾姬之流詩皆不傳然崇禎間有降覘仙
者自書云妾南漢才人盧瓊仙也畱詩有云身輕
不許風中立腕白愁教月下看生不能以其詩傳
死而乃爲人寫其妖媚之句才女精靈歷數百年

而不滅亦可異也哉彼夫素馨美人以嗜素馨而傳蘇才人以宮中稱大家而傳復有女學士十餘人波斯女樊胡子二人內太師李托之女長曰貴妃次日美人及李麗姬宮媪梁鸞真之流夫豈不能吟詠者耶是皆劉鋹女官嘗兼師傅令僕之名目者也盧瓊仙與龔澄樞尤相比以亾鋹國載南漢世家可考云

汪節婦傳

屈大均

節婦汪氏歛人同縣程國賢之聘妻也年十五未嫁而國賢卒請於父母往奔喪弗許以死請乃許哀絰入門撫棺哭極哀至數日水漿不口其母曰吾女若是志堅程與汪兩家之幸也然汝獨不念暮年父母乎汝弟尚童齟煢然二人汝朝死汝父母夕死矣節婦乃勉從母命少進食既襄葬畢有以爲尼勸者泣曰吾舅姑老矣爲尼則不終婦吾舅姑並不終婦吾泉下之夫子矣吾不忍也大均聞之曰嗟夫節婦與節臣固一道哉節婦不可以爲尼猶節臣之不可以爲僧然而僧其外而儒其

內若雪菴和上之流猶可也竟爲僧則與遯荒之義相悖君不得以爲臣烏乎其節夫無君而爲有君不忍死其君者謂之節臣無夫而爲有夫不忍死其夫者謂之節婦絲汪氏之言推之豈不可以爲節婦之則並可以爲臣而節者之規也哉汪氏性尤孝謹舅死事繼姑不少衰年六十餘乃終歲之巳亥某月云

未嫁殉夫烈女傳

屈大均

未嫁殉夫烈女曰劉福姐曰程賢姑曰童姑曰宋典曰林玉娘曰楊氏女曰古氏女曰陳氏女曰二梁氏女曰吳氏女

劉福姐陳州人諸生瑞禎之女其從姑之子王志曾之聘妻也乙巳志曾年十六以病死時福姐有祖母之喪衣縞素哭泣無時父母以其爲祖母也比喪畢父母命之變服不從父母以其爲祖母哀未盡也亡何其從姑歸寧福姐相持痛哭昏絕者數稍甦則以守節告從姑不可父母亦不可從姑去越一日潛縊盡解佩飾惟戴從姑所遺一金簪

篋中無所有一斬衰衫一裙及從姑所遺二綵履
他所作針縷皆半而廢無一完物乃與志曾合葬
焉

程賢姑鄆城人年十七受聘安氏子安氏子卒賢
姑輒慟絕顧時時製履甚工也其母撫之曰若夫
已矣何履爲賢姑則刃斷所製履一日更製乃弗
工或詰之太息曰死人履而須工耶人莫測其旨
及安氏子葬賢姑請臨其喪父母弗許遂著向所
製履自經啓扉黃氣輪困四塞不辯賢姑所在久
之方散逾七日顏珙如生汗濡濡下縣令往弔贈
綵焉

屈大均曰嗚呼吾爲四朝成仁錄自崇禎以來女
未嫁而死其夫士未仕而死其君者何多其人也
若中州之烈如劉程二女者吾取以爲女宗焉以
視夫被執不污觸鋒刃而死抑又難矣自女以爲
吾未嘗婦也而不有其死夫士以爲吾未嘗臣也
而不有其死君於是天下之爲女爲士致有不可
言者矣嗚呼

童姑慈谿人年十四受聘于袁會山海寇亂姑父
母乃不逮吉以歸于袁袁氏子習于禮者也女語
之曰婦道正始若之何不親迎舅姑以爲然女而
不婦數月寇稍平姑請仍歸父母家以逮吉亡何

袁氏子病卒姑往弔一慟而絕及蘇則髮已斷矣久之有求爲婚者父母遣人迎之其舅與姑亦以勸姑痛哭曰我乃不諒于父母舅姑也已矣尚何言夜拒戶嗚咽呼天者三遂經死年方十八癸巳之春也

宋典者蔚州西崖農夫宋有懷之女也賦性樸謹寡言笑年十六許聘千字村蘭州廝無何州廝暴亡計至典方在場圃舂穀輒慟哭欲死父母慰之曰女過矣女未嫁而男子死女不夫男可以再字法無禁女過矣典度不可奪操作如故父母信之不備乘間裂蘭氏所聘繒悅自經於母之寢門乙巳正月二十三日也人爲之歌曰蔚州有賢女顏色勝春華許字蘭州廝納采一幅羅媒氏選吉日不久成室家賢女年十六遊戲母側不知其他蘭弱不勝風一折無根芽是日晒塲穀賢女代母舂聞之淚連珠心知不得雙阿母上前勸止當有好兒郎更來聘汝賢女私自忖今日在母側明日歸黃泉不得留事母母當自行舂大義所在何留連手裂蘭家羅赴身空梁中阿母奔救不及驚動鄰里女不生貴門又不習詩書十六未出嫁慊慊爲夫死當白大吏告天子女宋族典爲字家居西崕山乃是小家子鄰里歸母獨哭黃鳥來啄塲上穀

又有歌之者曰紅羅持作帕素練持作巾何必合
衾幃始爲同心人宋氏有女典生長蔚州之野西
崕之山年紀十五餘許配千字村村民蘭州廝大
義結夫婦忽登太山籙人壽不得久女方晒穀聞
之聲悲哀長跪告父母兒當從黃泉下信誓旦旦
不可乖父母向女言尊章爾未事慎勿捐形軀相
保親父子各各還室中涕淚終不止月正三十日
其日二十三白日從東來奄忽墮西南闔門夜無
人女向空庭坐攬我素練巾接彼紅羅帕徘徊寢
室旁自掛中門下父母起視哽咽不得言觀者四
方至歎息日暮還童童培塿側乃有松柏林誰言
寸艸芟乃有松柏心是歲九月而蔚州復有袁氏
之事袁氏蔚州人同里張晔之妻晔爲陽武丞齋
餉至鎮江病歿喪返陽武袁氏撫棺慟絕不食二
日自經死嗟乎節烈性成也其或聞宋典之風而
興起者歟

屈大均曰女已許人夫免喪而弗取則嫁禮也以
夫絕我也若未嫁而夫死則死之夫未絕我我忍
絕夫乎不忍絕夫則仁矣仁至斯禮至而或以爲
賢智之過則夷齊之於商也君臣之分亦微矣而
首陽之死孔子仁之亦何歟吾聞蔚古代也古有
磨笄之夫人今則宋與袁也

林玉娘太平縣舉人翹之女許字石埭方氏子啓
庠已酉秋啓庠疾卒女聞請赴喪父母弗許哭三
晝夜乃許之衰經至墓上哭奠成禮乃歸見舅姑
舅姑勸慰甚悉使人守之女引鏡涅其面曰守志
父母迎之不返曰重服在身不可以侍父母且父
母膝下多兒女何所復容未亡人舅姑老矣兒在
此以代子職可乎無何舅疾篤女侍其姑李氏治
湯藥三月不懈舅歿姑自剄女治喪畢越十日使
具湯以浴浴罷鍵戶遂經死年十有八庚戌之夏
也

楊氏女者竟陵楊薇垣之女同里王家翻聘爲室
歲癸巳嘉相以涉水歿女聞痛甚其父母欲改嫁
之女曰嗟乎夫夫婦也豈可以一鬼而一人乎婦
而鬼其夫無以爲人矣夫而人其婦無以爲鬼矣
比距其壻歿且百日女先數日不食衣其衣十餘
帶之十餘令堅結不可解乘夜出赴水歿歿之所
則其夫壻溺之所也其屍越三日而浮浮之所亦
卽其夫壻浮之所也色如生髻鬟不散里人異之
乃合葬于曰露寺蜀時年十有七云

屈大均曰吾聞情之至者明必合乎幽不合則其
幽也無物幽必合乎明不合則其明也無物故夫
婦而不歿其夫臣而不歿其君者是皆以爲幽明

無物故也然以爲幽明有物而後歿以從之則其所以爲合者終亦未之能合矣嗚呼此所以貴乎誠也歟

古氏女者程鄉人爲葉起鳳子婦未娶也起鳳病革往視之成服而返未幾起鳳子亦邁危疾女復往侍湯藥起鳳子自知不起謂之曰爾雖來婦猶女也女含涕曰無論是婦是女第知爲葉家之人而已越日起鳳子卒女將自經家人救之一日問其姑以新壙所在往挂紙錢遂服毒艸而歿

陳氏女海陽陳注之女許字王繹繹卒女聞卽自經家人救之已有問名者女曰吾從親命則不貞不從則不孝其何以爲人乎遂不食以死

梁氏高要人諸生迴清之女年十六受聘周頌頌卒欲赴喪弗得乃毀容縞衣以死自誓父母陰改嫁之金幣至女卽自經時丁酉五月又梁氏女順德人父諸生雪筠以女許麥麥死奔喪亦弗得謂其妹曰女子從一而終字與未字一耳遂自經戊戌春也

吳氏女武進人吳滿之女幼字顧恕恕貧滿索聘厚故嫁不以時及恕患惡疾將死女計強歸恕滿不得已歸之然舅姑皆沒矣旣歸侍恕湯藥惟謹數日而恕卒女麻衣冠慟哭斂畢闔戶自經死

屈大均曰夫爲婦與爲女不同婦可以無死以節而終其夫家之事女必可以無生以烈而終其一身之事故易曰恒其德貞蓋爲已嫁者言也節婦以生爲恒生賢於死烈女以死爲恒死賢於生自劉福姐至吳氏女凡十一人是皆女子之吉者也

施氏女傳

屈大均

施氏女名寅江浦人年十七許字同縣黃生會生病其父母欲得婦以事生女遂歸生然而未成婦也亡何生卒女憑尸哀號欲殉生家人謹守之弗得乃送女還會其父益政以事下江寧獄女於是髡髮服箭衣詐爲男子携稚弟饋食獄中父倉皇弗識其誰熟視乃大驚慟獄吏及諸繫囚皆泣下稱爲孝女自是間數日輒携稚弟一往歸坐蕩室刺繡翎毛人物易米以爲養有貴人者持百金求聘曰歸我我力能出爾父女曰嗟乎救吾父以辱身吾何以見死夫辱吾身以救父吾何以見生父

謝之久之其父病亟女懷牒詣有司長跪而號請代繫出父就醫有司覽牒心動釋之踰月而父死死之日家無一錢鄰里感其義醵資以斂女朝夕上食哀踊成疾垂革猶呼父者三乃死年二十有四諸生黃虞稷吳漢葬之於分山口
屈大均曰昔楊文懿公嘗題武進胡氏貞孝卷有曰是女也能男於其父又能男於其翁天之生女也而女之自爲則男也天不得而女之矣施氏女有焉

東洞庭山三烈傳

屈大均

東洞庭山三烈一曰顏氏其夫嚴燦以仇家誣陷成獄有司積不能平顏氏左持牒右操利刃走御史臺訴寃御史以爲行刺也訶之顏氏抗聲曰妾夫嚴燦有罪知不免矣然欲殺妾夫者仇也使夫死妾亦將殺仇而死不如妾先代夫死使仇不致殺夫而妾不致殺仇言畢遂自剄階下御史大驚以事聞其夫獲釋顏氏亦蒙旌表賜葬虎丘時庚寅五月也年二十有八其居爲東洞庭之柳社一曰周氏夫葉文遂病死欲以身殉已念其父母舅姑衰老乃斬一大指納夫棺中以示信貧甚常以

針作爲庸有富人者慕其賢厚賂媒氏求之其父
母舅姑旣許之矣周氏泣曰吾所以濡忍至今以
共養耳今若就死以明吾之志則失其所以爲孝
顧事不可兩全婦人之身節固有時重於孝者遂
自經越其夫死之三歲甲辰三月也年二十有二
一曰葉氏者夫陳爾璋嫁二年而爾璋死亦欲殉
之其舅諭以畱乳遺孤亡何孤病瘡死葉氏遂絕
粒七日以死二婦皆東洞庭之白沙里人
贊曰洞庭之山秀出太湖東有莫釐隱於菰蒲七
十峰中爾亦龜鳧乃有三烈皎皎彼姝一人自刎
以救其夫女之聶政俠也誰如一人斬指殉葬黃
壚區區示信尺寸之膚一人絕粒以死其孤孤也
不存有負舅姑嗚呼已矣妾亦何辜

福州府烈女烈婦傳序

屈大均

春秋於僖公元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
叔姬卒襄公三十年書宋災伯姬卒皆以其能貞
之故獨衛共姜未書意魯史記舊文無之故夫子
不得而書僅錄其柏舟之詩於國風也嗟夫婦女
之貞貴乎有終爲史者必求卒之年月謹書之春
秋者列女傳之祖也而二百四十二年間僅有此
三姬之卒可得而書而一姜之卒不可得而書聖
人之不幸也當聖人之世貞之婦女若此其難顧
今日去聖久遠先王之化衰微二南之風不作而
婦女恆其德者於海濱一郡輒不勝書如固齋高

子所誤福州府烈女烈婦傳自丙戌至癸亥四十三年之間率皆致命一旦以死成仁寧爲賢者之過之爲高明之所難行而不肯爲不肖者之不及爲中庸之所易至在窮鄉荒落窶人賤子之中殆有甚焉舉聖人之所不得而書者高子盡得而書之噫嘻豈非高子之幸乎哉高子先烈女而後烈婦各爲年表列女傳之有年表自高子始予頃者修廣州府志亦於列女三致意將倣高子亦分爲廣州府烈女烈婦傳一書亦爲年表以與高子並行高子其亦許我以爲有同心也哉嗟夫公甫文伯之卒而宮女縗絰而從者十人其毋以爲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顧左丘明豔稱之載諸外傳文伯之令名雖損十宮女之貞則昭矣惜未得十人之姓名而傳之耳嗟夫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此亦能得之於賢者耳死於情已得爲賢况死於禮義者乎高子所書一皆慨慷自決以溝瀆之諒爲泰山之重有關於倫常不小爲婦女者不可以不知此書雖與女論語女孝經女誡合爲閨閣四書人各一編日嘗誦讀可也是爲序

繼室王氏孺人行畧

屈大均

孺人姓王氏字舉姜陝西榆林衛人祖諱威爲東西二邊大將著有軍功父都督公壯猷當崇禎時從督師孫傳庭剿賊關中以威名爲賊所憚乙酉之秋有義士郭雄麗者起兵耀州張果巖自郃陽轉戰至慶陽皆大破敵公與總兵黃色俊因榆林叛卒建義旗於園林驛以應之旣而兩戰皆敗敵使人說公降附公曰吾榆林王氏祖父昆弟世爲天朝將帥吾亦受國厚恩不可以辱投城下而死一子年十餘歲殉焉是時舉姜生始三日母任夫人懷之以走侯公家侯公之妻舉姜之諸姑也新

歿有子匡國在襁褓任夫人左乳匡國右乳率姜血淚不絕於頤孀守十有七年而沒率姜旣長姿容端麗性復幽閒貞靜嘗讀列女傳至少君德耀慕之侯公及繼室趙夫人篤愛以爲己女欲得才賢之士爲配趙公夔鼎者趙夫人之弟也以叅將分守代州有威重而慷慨好士與富平李子因篤交最歡侯公託趙公求壻趙更以屬李子丙午予有事率山賦西嶽詩百韻李子見而驚嘆以書告趙及副使陳公上年皆使使來迎將至代李子先入爲蹇修副使納幣趙喜曰吾有以報侯公矣予固辭母在天南娶而不告於禮不可趙畱之幕府疾遣騎士告侯先是侯公之兄鶴慶太守公判固原州畱家固原以故率姜在焉使至侯公問狀則以西嶽詩對率姜聞之曰是隱君子耶無愧吾先將軍矣於是率姜自固原啓行入蕭關出潼谷踰于黃河登頓霍太山之坂凡三千里而至代旣嬪則謂予曰吾父忠兄孝須夫子之文以傳然夫子高隱亦須妾也與俱予曰昔者古丈夫與毛女玉姜當秦之亡同棲率嶽予心甚慕之今予更字率夫而以率姜字子矣率姜曰甚善然夫子謂吾秦女必期終隱於秦耶吾姑老矣方與而弟而妹僻處于羅浮羅浮亦仙靈窟宅也盍相與歸乎戊申

秋九月遂行女阿雁生始四十有七日率姜襁抱以出雁門歷雲中上谷踰軍都關邊風嚴寒雨雪綏綏不止人馬僵仆者日凡三四至京欲少淹畱以候春暖率姜不可於是買舟直沽斧冰以行至濟寧河腹盡堅乃復舍舟而陸雪深坭滑二騾子駕一大車匍匐不前予數下騎扶車夫婦相困頓道上歲逼小除乃渡江止秦淮而休焉明年己酉秋八月始抵番禺故里斯時也吾母喜率姜之能來舍西北高爽之居而就東南暑濕亟稱之曰孝哉婦孝哉婦旣受家政與仲娣婉婉聽從事無大小必以請雖秦粵語音間未盡通然先意承志輒能得吾母之歡心吾母膳羞亦豐亦潔予貧嘗以其貴家子朝夕拮据爲苦率姜顧甚安以適也獨是寓廬湫隘無以爲寢處之安吏部尹公源進者方治園林遂相要移家東莞以今庚戌春正月十一日赴焉掃除未畢而率姜以小產中風一夕卒矣是爲月之二十七日也嗚呼天乎何喪予孝婦之速不使偕老百年終其共養之志乎予茲七十之親其何以止其淚之浪浪乎無婦則吾母不能得婦之養今有婦適以傷吾母之心昔吾母三年而望婦欲一見新婦而死斯言甚悲今也婦萬里而就姑不憚間關之苦乃一見姑而遂以死也予

何辜於天致母之不得有婦而婦之不得有姑兩
齡之女並不得有其母乎使非吾母無依予縱不
哭而神傷亦安能不爲婦而死也乎率姜生將門
而樂儒素自歸予食菲衣粗不厭所苦者嶺南毒
熱水土難嘗入冬來數數患病病輒腹中脹懣自
恃壯年弗藥竟以此死距其生於丙戌正月七日
得年二十有四餘二十日已耳嗚呼痛哉誠知率
姜夭折如此亦何忍萬里携歸使其魂爽羈孤不
得依依於所親也當在雁門時毳幙月明率姜數
持胡琵琶彈甘涼州諸曲以爲予歡女奴前進葡
萄之醞及榆肉沙雞之羹飲啖未終清笳驟發戰
馬羣嘶淒涼嗚咽之聲夫婦爲之徬徨不寐已而
共上關樓前望滹沱後瞻句注往往坐至夜半相
樂也已而相悲欲畱則吾親在彼欲去則率姜之
親在此而今已矣相樂者固不可常卽相悲者亦
不可得而再矣率姜性好文方學五言詩真書未
就聰明善記離騷玉臺新咏及予述昏贈內諸詩
一一能舉其辭刺繡巧絕兼能走馬射生鞦韆蹴
鞠圍棋諸戲嗚呼其重可思也已予無以傳之當
世立言君子倘憫其賢淑及乃父乃兄忠孝錫以
誄辭則率姜死且不朽

其土關對前望載於對掌曰其於公之
黑羣御寒京朝困之羣夫獻為之

繼室黎氏孺人行畧

屈大均

孺人姓黎氏東莞人年十六母陳媪卒兄行賈南
寧未返孺人獨與其父海雲公居織作組紉以養
親戚稱之幼知書能作五七言詩以教里中諸女
士先是予喪率姜有悼亡詩數十章為莞中人傳
誦孺人見而悲之以為情文兼至也予自率姜之
沒私謂世之聰明端淑女子當無復有繼之者自
顧何人有一舉姜為之先豈復有一舉姜以為之
後耶一日有以孺人來言者吾母親往視之見其
容止靜莊應對有度左圖書而右鍼績手作口吟
晨夕不輟以為有古賢媛風心甚悅之數數遣媒

以求予亦念家無冢婦不可以承宗祧旣聞孺人甚才以問筮人則得歸妹之上六筮人曰此婚而不終者也會有雷陽之行不果納幣比歸而媒氏來言彼女自重其才然其意中亦似有一率夫也者今病且日甚矣古美女之篇有曰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盛年處房室中夜起長嘆彼女之謂也盍早諧之歲辛亥小除始迎焉孺人旣歸以予潔身弗仕有當於古逸民之高爲詩見贈有曰道因磨鏡重名以賃春香予則以束皙補亡之詩爲孺人誦曰予夫婦以此爲師矣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予之謂也彼居之子色思其柔馨爾夕膳潔爾晨羞予之謂也而題所居曰萃咳以見其志云孺人體素虛羸先是癸丑秋產一子未期而又有身子飲無乳孺人日以乾柿甘蕉嚼飯哺子乃益瘁劬未幾予母得風癱之疾手足拘攣不能自運孺人日執碗箸飯姑爲姑盥櫛著衣裳撫摩抑搔無須臾而離床下雖甚病羸未嘗分其勞於叔娣也當殘臘天寒雞未二鳴而起取糜粥雞子以啖姑諸妾媵輩方熟寐未之知也其待親戚有禮與娣姒女叔友愛無間言於妾婢寬慈靡有疾厲言色予母嘗謂孺人恭儉溫柔蓋多得詩人之教然亦其天性所致云甲寅春予從

軍於楚旣行而孺人產一女又患疔瘡左右乳兒及女乳益少兒瘦而黃始傭一食母以分乳而敵人偵知予上書言兵惡之將遣兵潛捕家口孺人倉卒扶姑昏夜一舟茫然不知所適而食母弗能從也比至沙亭之鄉炎毒所蒸癰疽潰發孺人側臥地上膿血淋漓兩嬰兒蹲伏胸間啜乳乳益不飽晝夜交啼虛市遙遠罕魚瀋肉羹之滋日得一味以進姑姑食無餒餘孺人但以藿鹽強飯而已方是時予建義始安爲某大將軍監督漢土官兵進取敵人聞之又將不利於予家孺人提挈十口朝菱塘而夕大埔奔走不寧已而楚中所遣六將軍之師西至端州閩中所遣兩將軍之師東至惠陽而大埔邊山之寇乘機爲亂於是孺人復趣佛山風雨中漁篷破漏寒噤蒲伏竟日炊煙不能舉水苦淺船刺不前亂兵騰踏而至孺人益驚悸無人色而病自此篤矣丙辰春二月予謝事歸方服冠帶拜親孺人強起陪拜執爵稱賀旣而假館友人甫上輿見有舁空棺而過者孺人心惡之是夕遂謂予曰妾忍死三年備嘗艱苦賴天之靈得老姑稚子無恙今事畢矣古詩云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妾今者殆將死矣因泣下沾衣不能已予以好語慰之更延二醫卒不效越十餘

日所產之女病殤孺人益悲痛海雲公自東莞來
年八十餘矣氣喘急無言但撫孺人而泣孺人血
淚交頤亦但泣六月之四日遂爾不起嗚呼痛哉
計孺人生於丙戌年二十六始歸予年三十一而
終得與予爲夫婦者僅及五載而五載之中朝暮
相見又僅得二十有三月憂貧患疾之日殆幾半
之其生也與舉姜同年而皆天命不永舉姜爲予
之婦亦僅二十有八月所生一女相繼而亡孺人
今猶幸有一子也予無所得於舉姜今猶幸有所
得於孺人也孺人諱靜卿字綠眉少喜學禪嘗自
稱綠眉道人所居樓名曰道香詩卷則曰道香樓
集旣沒予於箱奩得數絕有曰一片蒼苔紅不滅
落花爭似淚痕多蓋寄予之作也嗚呼一何心悲
至此予竊自悔以孺人賢而有文可以爲閨中性
命之友顧乃遠違家室從事疆場爲三載之別以
累孺人其毋乃非人情也耶猶幸及早辭歸得周
旋於四十四日之中以與孺人相訣也孺人殯宮
在佛山以客次弗克久留是月十三日卽祔葬先
公漏口之丘與舉姜同穴舉姜其亦不孤也已獨
是墓門無銘不獲與舉姜並傳則予益有負孺人
無以爲泉下之慰用是粗述行事率其所生子明
道技淚以請於二三君子其尚以哀舉姜之哀者

而哀孺人以銘舉姜之銘者而銘孺人則孺人亦死且不朽

公既曰之且與舉姜同穴其衣亦不
不而山以容大敬安八國長民十二日四
誠於四十四日之中以與舉人亦久也
其誠人其後氏夫人也

遠載之
此子竊

翁山文外

卷之四

夫子敏而不於言而後番禹屈大均亦撰

論

春秋論一

春秋者周之大典乃周公之所制作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者蓋自伯禽至惠公凡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載策書所謂遵周公之典以序事者也首書曰王在春正之間蓋教天下以尊王韓宣子見之以為周禮在魯是也夫正月而書之曰王禮莫大焉以為周禮在魯是則周史亦在魯矣是則春秋為天子之史非諸侯之史為天下之史非一

國之史明矣斯書也乃魯良史之所爲而夫子不
及見所及見者隱公以下之春秋故春秋始自隱
公非夫子削去隱公以前而不錄也書曰王某月
蓋亦隱公以前春秋之文周公之所定制者所謂
及史之闕文也顧炎武云大抵天子之史可以不
書王尚書中一一可考諸侯史必宜書王考廣川
書跋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初吉丁亥齊侯罇鐘銘曰
俛父鼎銘曰維王五月初吉丁亥齊侯罇鐘銘曰
維王五月辰在戊寅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爲法
夫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春秋之書王亦非出自
已見也大均謂所以然者春者天之所有正月者
王之所有王則諸侯之所有也天子有天之春諸
侯有天子之正月不書之曰王正月則諸侯自有
其正月而非王之正月矣天子不得有其春而以
歸之於天諸侯不得有其正月而以歸之王斯之
謂禮也炎武又云天子之史可以書月而不書時
者考之尚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誥惟三
月哉生魄召誥三月惟丙午朏多士惟三月多方
惟五月丁亥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畢命惟十有二
年六月庚午朏此言月而不言時者也其他鐘鼎
古文多如此其言時而不言月者惟泰誓十有二

年春大會于孟津金滕秋大熟是也春秋時月並
 舉為夫子之特筆其意以為天子奉天之時諸侯
 奉天子之月天子不敢忘天之時是之謂能尊天
 諸侯不敢忘天子之正月是之謂能尊王也不敢
 忘天子之正月故每月告朔不告朔而猶供餼羊
 夫子謂留之則為禮去之則為羊書王之文亦我
 愛其禮之意夫子之無可如何者也斯說得之

翁山文外

卷之五

番禺 屈大均 撰

說

詩義說

昔者春秋之未作也其義在詩詩亡而其義乃在
 春秋故春秋者夫子所以繼詩者也其義皆詩之
 義無春秋則詩之義不明詩為經春秋乃其傳也
 人惟學夫詩而後知其義以春秋而明左氏以周
 鄭並稱斯則周與鄭為二國又外傳之中有周語
 斯則周與同姓異姓諸國為列國而天子夷於諸
 侯矣其亦未嘗學夫詩乎嗟夫夫子之書王風也

猶春王正月之義也不以周與十五國並所以尊王十五國之中而有王明乎王爲十五國風之主也又言王風以別於周南也周南者文王之詩文王諸侯也故曰周南南亦風也言周風則與周南同又嫌於與列國同也且也周自東遷而周失其爲周諸侯知其爲周而不知其爲王言王風者使諸侯知其爲王也又宋無風而有商頌魯亦無風而有魯頌宋與魯皆夫子之宗國故尊之而存其頌書曰王風亦所以尊周室此詩之義也嗟夫詩未嘗亡亡者詩之義耳夫子不爲詩以存義而爲春秋以存義夫子之力其殆窮於詩而通於春秋乎予嘗爲詩義一書純以春秋爲言以爲今之世匪惟詩亡而春秋亦亡夫子之所通焉者至是而大窮其義遂不能行於天下舉世之所謂公卿大夫者皆不可以王之風王之正月爲夫子所大書特書者與之言嗟夫詩者事父事君之具也不知王之所以爲王則何以事其君父將忠於其所不當忠孝於其所不當孝忠與孝至是而不得其正徒爲名教之罪人而已矣夫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則思無邪者其亦無邪於忠與孝求其所當忠所當孝者而忠孝之斯春秋之所亟褒以爲臣子之典型者哉

其理即物者即此喜怒哀樂之物而窮夫喜怒哀
 樂之理也理即知窮理即致知也天下之物即喜
 知也者天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性者也天無
 命以知為命人無性以知為性能知其知則知天
 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性矣不能知其知必須
 致之致之在於格物物者知中之物也喜怒哀樂
 物也格之於未發之先斯致之於已發之後矣致
 之於未發之先斯格之於已發之後矣故謂知外
 有物者不能知其知者也能知其知則知物生於
 知知非生於物朱子云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
 其理即物者即此喜怒哀樂之物而窮夫喜怒哀
 樂之理也理即知窮理即致知也天下之物即喜

致知說

屈大均

知也者天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性者也天無
 命以知為命人無性以知為性能知其知則知天
 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性矣不能知其知必須
 致之致之在於格物物者知中之物也喜怒哀樂
 物也格之於未發之先斯致之於已發之後矣致
 之於未發之先斯格之於已發之後矣故謂知外
 有物者不能知其知者也能知其知則知物生於
 知知非生於物朱子云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
 其理即物者即此喜怒哀樂之物而窮夫喜怒哀
 樂之理也理即知窮理即致知也天下之物即喜

怒哀樂之物也用其力於無可用求其心於無可
求久之而豁然以寤斯知之至矣知之至斯物格
矣知之不至雖使窮盡天下之物理於吾知中之
物無與也知苟至之則能格吾知中之物能格吾
知中之物斯天下之物無不格所以者何天下之
物無理以吾知中之物爲理吾知中之物可以爲
天下之物而天下之物不能爲吾知中之物也舍
吾知中之物無所謂天下之物也嗟夫知之爲用
誠大矣天地無吾之知不能以覆載日月無吾之
知不能以照臨山水無吾之知不能以流且峙草
木鳥獸無吾之知不能以榮落飛走是知也蓋天
之命也非天之命也人之性也天不能自有其命
而以人之性爲命而人不能自知其性而以天之
命爲性是惑也

今日歸儒說

屈大均

予二十有二而學禪既又學玄年三十而始知其非乃盡棄之復從事於吾儒蓋以吾儒能兼二氏而二氏不能兼吾儒有二氏不可以無吾儒而有吾儒則可以無二氏云爾故嘗謂人曰予昔之於二氏也蓋有故而逃焉予之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逃則吾之志必將不終於二氏者吾則未嘗獲罪於吾儒也逃之而復能歸得已而歸則吾之志必將終於吾儒者則吾亦未嘗獲罪於二氏也今使二氏以吾爲叛羣而攻之吾之幸也使吾儒以吾爲叛羣而招之斯吾之不幸也又使天下二氏

之人皆如吾之叛之而二氏之門無人焉吾之幸也
也使天下儒者之人皆如吾之始逃之而終歸之
而吾儒之門有人焉則又吾之幸也然昔者吾之
逃也行儒之行而言二氏之言今之歸也行儒之
行而言儒者之言而人以爲未盡合於吾儒也以
爲新會餘姚之言猶似夫禪之言也吾竊以爲不
然夫新會餘姚孔門之冢子冢孫也新會曰致虛
餘姚曰致知夫非大學中庸明善之旨耶世
之嘒嘒者以爲似禪豈惟不知儒抑且不知禪之
爲禪矣嗟夫今天下不惟無儒也亦且無禪禪至
今日亦且如吾儒之不能純一矣故夫以儒爲禪
禪者學之失其所以爲禪以禪爲儒儒者學之失
其所以爲儒皆不可也知其不可而棄之能知儒
之精斯知禪之精矣禪之精盡在於儒欲知禪之
精求之於儒而可得矣予誠越人也知有新會餘
姚而已矣言新會餘姚之言知者以爲儒不知者
以爲禪亦惟天下人之所指而何容辯焉處則以
新會爲師出則以餘姚爲法誠禪也而一以之立
德一以之立功亦奚傷乎其爲禪也耶而况於似
禪也耶

謂山而有以勝乎人匪惟不知人且不知山今子
姓翁而以山爲名也其亦以爲是卽翁山耶若是
則子與予其亦何別然吾聞易之睽矣曰君子以
同而異蓋聖人之道惟異乃所以爲同同則不同
異乃同也天與地以異而相通山與澤以異而相
感男與女以異而相咸則翁山亦必與翁山異而
後其交乃固于姓翁因以山爲名翁其不可易者
也山其可易者也予姓屈而因夢以翁山爲字無
所繫於身世之重翁山其皆可易者也然而予三
十年來遊歷四方天下人無不知有翁山者則翁
山亦可易而不可易者也且予年倍長於子子宜
遜予則請易子之名以爲異不易予之字以爲同
其亦有合於大易之旨耶易又曰兼山艮君子以
思不出其位則竟易子之名於山之旁又益一山
其字爲岫其美蓋有五焉有山之實而無山之名
於道爲盛德不居一也二山並立爲岫各止其所
有兼山之勢合乎艮象艮而不見其身身且不見
何有於人則子之道其有得於時止則止二也予
得一山而子乃得二若太率之有少率太室之有
少室三也岫之爲象又如羅與浮然二山合而成
體浮傳於羅而羅不拒於以見羅之能大羅爲浮
主而浮不去於以見浮之善因四也凡字多有偶

故水偶而為林其音曰委山偶而為岫其音曰辛
 岫既音辛則與山之音迥異使人皆稱子為翁岫
 不曰翁山子既有退然善讓之名又有以自見無
 嫌相似五也子一易其名而五者之美咸具亦何
 所靳而不為且子嘗受業於吾兄孝廉之門則子
 也又有師叔父之誼予為子更名弗為僭子為予
 更名弗為諂道應爾爾子必從之

林叔吾名說

屈大均

林叔吾名梧嘗以非罪被繫既得脫因變其名曰
 樅予為之說曰魯連子有言枯樅高千仞而無枝
 非憂王室之無柱枯之與樅其並稱也久矣今夫
 樅之為木也其葉枯其身柏視其葉則以為枯也
 視其身則以為柏也樅之所以為樅者何在乎吾
 知之矣蓋樅無葉以枯為之葉樅無身以柏為之
 身是樅也即枯也柏也有枯柏之實而無枯柏之
 名樅之所以善藏其美也尸子云枯柏之鼠不知
 堂室之有美樅樅乎能隱其美使人知有枯有柏
 而不知有樅樅乎吾知汝而今免矣

予大均一字泠君泠君者山名在樂昌六灑之上
 山高不減翁山其名又可愛而其音與靈均相
 似予為三閭之子姓學其人又學其文以大均為
 名者思光大其能兼風雅之辭與爭先日月之志
 也又以泠君為字使靈均之音長在於耳人一稱
 之不惟使予不怠靈均亦使天下之人不怠靈均
 斯予之所以為慈孫之心也昔司馬長卿辭賦最
 盛乃三閭之高弟子然其名不以三閭而以藺相
 如徒學三閭之文不學其人吾嘗以為大憾吾三
 閭之子姓也文可以不如三閭並可以不如長卿

自字泠君說

屈大均

予大均一字泠君泠君者山名在樂昌六灑之上
 山高不減翁山其名又可愛而其音與靈均相
 似予為三閭之子姓學其人又學其文以大均為
 名者思光大其能兼風雅之辭與爭先日月之志
 也又以泠君為字使靈均之音長在於耳人一稱
 之不惟使予不怠靈均亦使天下之人不怠靈均
 斯予之所以為慈孫之心也昔司馬長卿辭賦最
 盛乃三閭之高弟子然其名不以三閭而以藺相
 如徒學三閭之文不學其人吾嘗以為大憾吾三
 閭之子姓也文可以不如三閭並可以不如長卿

而爲人則不可以不如三閭而如長卿噫嘻自今
以往其益以修能爲事以無負茲內美斯于高陽
苗裔有光也哉

得齋說

屈大均

五玉蔡子嘗自稱曰得齋以予能知其所得有以
異乎世儒之所謂得也而屬予爲之說予嘗讀易
至日月得天而能久照恍然曰嗟夫日月者以天
爲心人以心爲天日月不得乎天無以爲日月人
不得乎心無以爲聖人昔者聖人作易專以日月
爲言蓋以天不可見可見者日月日月之中有天
焉非天無以爲光明見日月之光明斯見天之精
神所在矣人之心天也日月得之以爲日月人得
之以爲聖人不得之且無以爲人然何以得之其
以無思得之無思而未常無思乎其以不學得之

不學而未常不學乎學在不學之中乎思在無思之中乎誠如是而久之豁然見夫天之所以爲日月者未嘗有光明其光明皆自於我而日用之間視聽言動無一非吾之所以爲日月者之所爲於是而謂日月之得天乃得於我日月之光明乃吾之光明其皆可矣蔡子曰然古之大賢以日月比仲尼豈惟仲尼雖愚夫愚婦皆然日月不能爲愚夫愚婦而愚夫愚婦能爲日月子之言皆吾之言也子言之吾可以不言雖言亦無以加於吾子子因曰子今者年二十餘爲詩高出以其深沉之思爲制義多根極理道之言人皆知子之才不知子之中有所得也鏡之相照以兩光兩光之相合則兩忘其鏡尚在塵垢之中而子終日與之言彼固茫然不知其明如日月可鑑毫髮也予過子輒流連信宿談詩十之四談道十之六而未嘗有人旁聽也子固不欲人知然以得齋自稱則猶未能忘乎其所得也愚夫愚婦未得之而忘聖人得之而忘忘乎忘乎其吾與子之猶有事焉者乎孟子曰勿忘言乎其未得也

柏舟說示族中貞女賢姑

屈大均

吾屈氏在新會大月濬有曰無隱者吾之族弟也
其女曰賢姑以許同邑諸生莫贊倩未行而贊倩
死姑衰經奔喪不歸誓死守志今閱數年於茲矣
其家甚貧姑能力作以養其堂上兩代姑兩代姑
亦皆早寡一門之內有三共姜焉姑幼知書於毛
詩甚習於是予作柏舟說以示姑曰今夫女子失
所天而無依倚其猶柏舟之在中河乎汎汎隨流
靡有所主其亦可以他適矣而共姜執義以爲柏
之爲木與楛爲偶皆有歲寒後凋之操楛爲夫而
柏爲婦楛旣不存柏亦安附又柏之爲舟楛之所

乘焉者也無裕則柏爲空舟中無所載故不隨流而下上婦失其夫其情事與之相同矢無他適柏之舟其有以教我矣嗚呼共姜之所以爲貞者如此且共姜當日亦未嘗嫁與共伯也而自兩髦之髡已定其我儀我特之分矣與之齊而終身不改未與之齊而亦終身不改此卽伯夷之所以不從周王蠲之所以不仕燕也節士之心以純一爲仁求則得之兒女子何獨不然姑勉乎哉予嘗爲未嫁殉夫者傳自崇禎以來凡若而人皆爲之論贊當更錄一通以示姑

琴說贈詹丈大生

屈大均

新安詹大生丈爲予鼓琴作太古之音予不敢聽之以耳而以神神之所窮聲非聲而色非色如見古之至人焉非見古之至人也亦見吾心之至人而已矣今夫聲生於心心以雷爲始以風爲終宮也者雷之聲也商也者風之聲也吾之鼓琴不以手而以心則宮可以致雷霆商可以致風雨而走獸率舞飛鳥下翔如師曠氏之所爲而又何患乎神人之不和乎古之君子無須臾而去琴蓋以琴而和其心使夫喜怒哀樂之發而皆中節以爲作聖之本子曰游於藝藝以琴爲先不學琴則無以

志道無以據德無以依仁游者學之成也心游於
琴而神明之德以通天人之和以合而聖功不已
有終乎琴操有云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
真嗟夫伏羲畫卦之餘卽作爲琴琴者易之形於
聲者也卦者易之形於色者也形而下者謂之器
琴與卦皆天地之奇器也從奇器而求夫道於以
窮變化合鬼神通乎晝夜古聖賢未有不出於此
者故古聖賢皆善琴聽其音聲與堯舜三代之言
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誠如
歐陽氏之所云詹文善琴吾將從丈而學焉而丈
又將歸新安不能畱也純古澹泊之音常在吾耳
溫厚和平之旨常在吾心吾安能須臾而忘丈也
乎爲之說欲丈知予已得其意未得其人而復來
教予一彈再鼓也云爾

辨字一戰再難
平爲之錯燭女財
盛氣味平之昌常

紫陽易墨說

屈大均

吾友正路程君所爲墨一笏繫以一卦一函入笏
凡繫卦者八卦則繫以大象之辭是爲易墨程君
生長紫陽之鄉又名曰紫陽易墨以示大均使爲
說大均謂古聖人制器尚象皆取諸卦蓋欲天下
人學易因卦象而窮神知化以爲德之盛也墨者
器之一故得乾坤之墨者得天地之器者也則思
有以學夫天地焉得坎離之墨者得日月之器者
也則思有以學夫日月焉得震巽之墨者得風雷
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風雷焉得艮兌之墨者
得山澤之器者也則思有以學夫山澤焉如是而

程君之墨始不虛爲天下之至精至神得其一笏已足爲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不待求之於四聖之圖書與夫二傳十翼而學易之功已畢矣噫嘻此非程君之以墨爲教墨成而教思已無窮耶予學易者也學之於天地之大器而不足學之於萬物之小器而有餘程君之墨又將奉以爲師矣

畫竹說

屈大均

竹一名冬生草竹與梅皆得一陽初復之氣最先故梅花於冬至竹萌於冬至梅者陽木故冬至時以地中火足而花竹陽艸故冬至時以地中雷動而萌梅之花爲衆木之所資始竹之萌爲衆艸之所資始於艸木之所資始而可以見乾之元然見之而以辭繫之不如以筆圖之愈可以形容剛長之妙巖子止峰善畫竹其筆如春雷初復於地中而爲苞筍繼大壯於天上而爲竹苞筍爲籜龍而勃然其怒而中節也竹爲籠葱而茂盛其喜而中節也其怒也爲乾之元所生其喜也爲乾之亨所

成蓋嚴子之畫竹非畫竹所以圖易人見以爲竹
且畫之竹吾見以爲易且非圖之易噫嘻竹乎易
乎以爲竹竹不受也以爲易易亦不受也不受者
必有其受者也嚴子其爲予言

髻人說

屈大均

予童時髮鬢而長自能手作好髻初以朱絲繩總
髮爲髻根乃屈曲髻根至三寸許爲一髻心又以
髮作十餘絡自根而纏至尾乃盤旋爲髻一層者
曰單轉紗帽兩層者曰雙轉紗帽餘髮剪而垂之
前短後長前及眉而後及項是曰鬢頭梳旣成或
戴一唐巾或否歲丙戌予年十有七而髡人皆作
辮依金錢鼠尾之制而予所畱殘髮不盈一握乃
作一彈丸髻大僅寸餘外戴滿洲荷葉巾以掩之
戊子年十九束髮二十而冠戴網巾復爲紗帽髻
子如初然髮少微以鬣鬚參之矣庚寅年二十一

又復髡則予遂圓頂爲僧然猶不肯僧其帽終歲間戴一青紗幅巾壬辰年二十三爲飄然遠遊之舉以城市中不可以幅巾出入於是自首至足遂無一而不僧方是時私心以爲今日者人而僧不可以爲人然人而不僧益不可以爲人而以家貧母老菽水無資不可以久處山谷之中與鹿麋爲伍旣已來歸子舍又不可以僧而事親於是復留髮一握爲小髻子戴一偃月玉冠人輒以羅浮道士稱之或在人羣則不識予姓名者但稱之爲有髻之人蓋以予而有髻爲有以異乎人而不可以爲旣明且哲者也嗟夫今之天下蓋無人而不髻矣髻而無有不垂者矣或不垂而以髻盤繞於首則有縣官明禁予旣不髻又不欲散其種種之髮而獨爲一髻焉髻雖小終不肯以其不美而不爲則誠何心也哉蓋髻者吾性之所好童而能自爲之且甚美而壯而老亦欲嘗自爲之雖不甚美亦姑以玉簪縮之以花葉襯之以黃熟箋香薰之聊以自娛誠非欲有以異乎人而不知從事於明哲之道也故常思爲女子焉爲婦人焉一好高髻而四方皆效慕之高至一尺朝爲盤龍暮作芙蓉髮髻欹斜百變而不可窮斯不必容顏之絕麗也有一奇髻而已與先施毛嬙比美矣予今者年五十

翁山文外 卷之六
有餘髮漸斑白而稀髻且日小一日吾憂夫人望之而不見吾髻也故嘗不夫須其苙不籜其冠不布其緇撮以昭示吾髻而復自稱之曰髻人噫嘻人而髻也我生之初天下之人其誰非人而髻也者而今也欲求爲被髮之人而不可得欲求爲婦人女子而不可得而獨於垂辮之中以其數千百縷者作一纂纂焉而猶自矜詡以爲髻人髻人曰吾以此聊見吾性之所好焉噫嘻其亦天下之大可愧者矣噫嘻夫復何言夫復何言

翁山文外

卷之六

番禺 屈大均 撰

解

姓解

吾屈爲嶺南望族予弱冠以國變託迹爲僧歷數年乃棄緇服而歸或問其故予曰吾爲僧則必舍其姓而姓釋吾以釋之姓不如吾屈之姓之美也吾爲帝高陽之苗裔雖至不肖亦猶賢於爲迦文氏之徒也且吾愛吾之姓所以愛吾之祖與父天使吾祖與父姓屈復使我爲屈氏之不肖子孫天之愛我亦甚矣吾豈可以負之而姓釋乎韓愈之

言曰人其人夫欲人其人先在姓其姓舍吾之姓弗姓而姓釋是敢於不祖父其祖父也即使吾終於爲僧亦將姓吾之姓而毋姓釋使人知吾爲屈氏之子也人卽不爲吾惜亦將爲屈氏之子惜吾以屈氏之子而使人惜是吾幸而爲屈氏之子也吾幸而爲屈氏之子復幸而有此不敢舍其姓而姓釋之心使其身長爲屈氏之祖父所有其姓存則其人長存雖在僧猶其在屈氏也則猶爲有以自守者也且在昔竺法汰于法蘭帛道猷支道林康法朗之流爲僧而姓其姓而佛氏不以爲非况於有託而逃逃而須臾不忘其返而可無以自別於姓釋之儔者乎吾友陳子升嘗爲屈道人歌見貽有曰支公與林師彷彿云一人方袍白足采蘭蕙僧伽未必非靈均蓋知吾之心者也吾之心因姓而見見吾不舍其姓或自書或使人書或曰南屈曰狂屈又或曰楚之同姓則見吾之心長存於木本水源之間雖在僧而非異端非異端則長在僧中若雪菴和上日夕飲酒狂歌或讀易或誦離騷而人知其爲葉御史景賢可也

風曰丑風又短曰焚之同封頃貝吾之心其亦欲
封而貝貝吾不舍其封短自書短封入書短曰南
蕙曾咄朱必非靈以蓋朕吾之心昔也吾之心因
韻育曰支公與林和尙將云一人式蘇白貝采蘭
欲封羣之論昔乎吾文刺于長嘗爲風童人烟貝

陸梁解

屈大均

昔秦以嶺南爲陸梁地說者謂嶺南人多處山陸
其性强梁故曰陸梁予謂陸梁之稱亦甚美當秦
之時嶺南人故多越勾踐之子孫及六千君子之
族屬彼見夫二周頽覆六王烹滅先王之綱紀盡
亡四海之戕賊靡已於是憤激不平怨深怒積嘗
思建名扶義獨起而亡秦以繼霸王之遺烈故自
始皇并天下八年始能略定其地以爲南海桂林
象三郡而猶恐其畔服不常又以謫徙民與越雜
處以陰制之且得爲秦人耳目又於五嶺間築關
置戍三年不敢弛弓解甲以防新郡之變誠兢兢

畏其陸梁之性也其後始皇貪欲無厭利其犀象珠璣翠羽諸珍物使屠睢爲將率五軍攻之而越人負其烈氣深入山林與禽鹿雜處莫肯爲秦而乘秦人怠惰師敝糧空夜從叢薄中踧踖而出大破秦軍伏尸數十萬流血百里此其功實在項梁陳涉之先固秦鋒銳之所繇挫而山東之難因以奮發者也其後越人立梅鋗爲將戶出壯健家出資糧以從沛公而西臺關之險不能限任囂之威不能禁卒能先入咸陽破滅強秦遂其歷年堅忍之志蓋秦之所謂陸梁漢之所謂豪傑之士也號爲勁越詎不誠然乎哉先是尉佗至越其黨皆中國人而越人惡秦無有與佗黨爲婚者故佗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二世可其半其意欲以匹配士卒使之生育繁孳亦以越人陸梁不肯與之親好也其後陸生說佗有曰王今不降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佗乃蹶然而起北面稱臣蓋陸生深知越人忠義知有天王之尊不欲以蠻戶自外而佗亦以越人深惡疾秦而身故秦長吏而嘗與之爲仇敵者也又其後越太后有淫行而國人不附太后恐越人持正一日起而爲變故欲倚漢威以劫之蓋亦

畏越人剛強之甚也呂嘉非越人也其爲南越則至矣而天王名分不知也小忠建德而大逆漢廷越人惡之而越郎都稽遂起而執之矣伏波遣使相招而越將軍畢取率城中甲盡降矣故越之所以丕變蠻風長爲衣冠禮樂之民以與中原頡頏者皆越人之自爲之越人誠知春秋之大義者也

沙亭解

屈大均

沙亭在番禺菱塘都吾始祖廸功郎誠齋當宋徽宗時來居於此其地濱扶胥江多細沙又念先大夫懷沙而死因名鄉曰沙亭常以五月五日望三閭魂魄而祭攷隋書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不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爲競渡之戲然則吾家祀三閭當以五月之望爲三閭忌日不當以五日

至也哉易之象天地既闢則以師次君師之道以養爲教故蒙曰蒙以養正養者何養其身以田以室養其心以仁以義以忠信如泉之果行焉如山之育德焉而後聖功乃幾於成翁溪之水山下所出乃泉之最初未至于再至于三者也爲師者視童蒙之心如源泉然使之毋失其初毋悖其本其朴者孝弟力田從事於鄉約之中其秀者窮六經習文藝黽勉於宮牆之內將見賢才輩出如泉之湍流感沸晝夜不窮以供國家一代之用斯不亦彬彬乎文教之盛也哉戴君延師之功視修學爲大然翁源僻處山谷地廣人稀爲師者嘗患不得其人昔子之武城先以得人爲問得其人蓋所以爲教也世有澹臺子羽遊歷四方以友教士大夫爲事者戴君其更求之俾旁近州縣皆以之爲法是又予之所厚望也夫

藥王廟碑

代

屈大均

漢口之北後湖之南中當大別之巔而出有藥王廟焉其祀為孫真人思邈考列仙傳真人洞曉天文推步尤善醫以方濟世嘗入涇陽水府療治蛟龍既化復夢語玄宗乞武都雄黃為用真人明治人物幽治鬼神凡為精氣之所生游魂之所變者身苟有疾無不妙為攻理蓋自神農嘗艸巫彭作醫以來至真人而其道大善絲唐迄今凡以醫藥名家莫不俎豆尊之為藥王噫嘻豈非真人神明之德所致乎覃懷李君某常為藥賈念漢口一大都會人民繁庶業醫者無慮數十人而未嘗茹華

卷山文外

藥王

碑

佗扁鵲之為者求之於人何如求之於神神於藥
 豈非真人用是建廟使祠之士張李二君來乞予文
 以紀予作而嘆曰嗟夫仁人君子以天下人之病
 為病念天下人之病非藥可療人用藥於陰有窮
 神用藥於陽無盡知人之病本無則神之藥亦可
 不有神之藥可不有斯神之藥所以為靈也已易
 曰无妄之疾勿藥蓋知吾之真本無疾則有疾者
 妄也无妄斯無疾矣无妄之疾而何以藥之試為
 真人固善易其所以默運其精神以使人知夫无
 妄固非世之智識所能窺予亦不能言張李二君
 先朝內大臣嘗賜蟒玉國變黃冠入道以真人為

師主斯廟也不可以不誌因系以詩俾晨夕歌誦
 以樂真人之聽其辭曰

真人之學日精月神以之療疾萬物皆春身雖蜩
 蛻陰用其仁有求斯應屈者以信峩峩廟貌江漢
 之濱芝宮桂宇元氣瀾淪驚精返魄一縷埃塵金
 膏玉液觸目皆真真不受病所患惟身來求藥者
 勿問君臣中和自致可育天人

胡烈婦墓表

屈大均

烈婦姓胡氏其父休寧人潮州叅軍濺也叅軍流寓惠州以烈婦許嫁海豐葉氏子祖麟未幾祖麟病篤其母欲得烈婦以事之請於叅軍叅軍慨然許之烈婦旣歸事祖麟惟謹治藥餌朝夕不懈五閱月而祖麟竟死祖麟將死謂烈婦曰子有父母吾死汝卽歸寧烈婦泣曰吾已婦於君矣以君之病亟而來以君之肉未寒而去毋乃與初心相悖乎然妾不惟不去而已君若行將以死從君祖麟遂瞑烈婦被髮號踊哭泣極哀數取佩刀自裁家人謹守之已而水漿都絕氣息厭厭臨終請姑至

前與訣而口不能言矣時丙辰九月之晦距夫亡及兩月也年十有九於是叅軍以烈婦祖麟合葬於豐湖之上豐山之原惠之人士皆稱之曰胡烈婦墓嗟夫未昏而合葬非禮也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使烈婦當時不及葉氏子之未終而歸他日斬衰而弔焉旣葬而除之除之而嫁於禮未爲失也而烈婦從其親之命不俟親迎以急其夫之病爲心生得結其禕死得視其殮舍而與之同葬未成婦而成婦焉免歸而葬於女子氏之黨則烈婦亦可謂幸矣其亦勝於詩所謂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也哉予以乙丑冬至惠就烈婦之墓拜焉爲之表以爲湖山之光使與墓右王氏朝雲之墓並傳云爾

其時雲之墓並斬云爾

賦之墓拜燕魚之妻以爲賦山之長對與墓亦王

樊義士墓表

屈大均

義士樊君名潔字清溥商州人也事其父母至孝
事師如事父父母死皆廬墓三年師死亦如之居
貧力畊以養人有所遺拜而辭之曰父母有子不
子之食而食於人乎是無子也及父母亡人亦間
遺之曰父母存吾不敢以人之食食吾父母爲父
母則不受已則受之是無父母也卒不受崇禎十
七年三月京師陷君輟畊走率山西峰日夕哭山
中人怪而問之君曰吾痛吾父母吾痛吾師識者
謂其以烈皇帝烈皇后爲父母而以殉節諸
臣若范公景文倪公元璐以下二十餘人爲其師

云舉山之東中條之西其踰大河而迤邐而北者其山爲首陽山下有夷齊祠墓君復望拜而哭哭極哀形容瘠立人勸之曰君布衣耳未嘗仕可無哭以致於死死傷孝君乃瞿然起曰吾過矣於是著黃冠躡草屨而託爲道士結廬於西峰以居凡四年間每遇霜黃木落風雨晦冥之候人未嘗不聞其哭泣朗月之夕或歌蓼莪或誦離騷山鬼其聲悲酸淒楚斷續於幽林激瀨之中嗚嗚不止有一白鹿嘗旋繞其門哀鳴至旦久之君目腫痛失明旁無僮僕不復能自治飲食竟以死年止四十餘歲丁亥年八月日也山中人憐之葬於西峰之旁小峰名之曰孝子峰屈子曰嗟乎君固孝子也然君實以節死不以孝死夫以孝死稱孝子以節死宜稱義士今請名其峰曰孝子峰而墓曰義士墓斯兩得之乎山中人皆以爲然舉山從無墓墓自樊君始故爲之表以爲舉山之光寵云

翁山文外

卷之九

番禺 屈大均 撰

墓誌銘

自作衣冠冢誌銘

予於南京城南雨花臺之北木末亭之南作一冢以藏衣冠自書曰南海屈大均衣冠之冢不曰處士不曰遺民蓋欲俟時而出以行先聖人之道不欲終其身於艸野爲天下之所不幸也銘之曰噫嘻我有衣冠而我藏之藏之於生良爲可悲無髮何冠無膚何衣衣乎冠乎乃藏於斯噫嘻衣冠之身與天地而成塵衣冠之心與日月而長新登

斯豕者其尚知予之苦辛

長山文苑

衣冠

卷九

長山烈婦墓誌銘

屈大均

長山烈婦者或曰姓鄔襄陽人或曰承天人崇禎十七年六月逆賊李自成南竄驅荆襄人民以行烈婦與其夫至壽昌以間脫走夫尋病死于長山舖烈婦慟哭數日夜以一珥倩人穿穴有鰥者既念珥又喜婦之少而無依也爲之穿穴穴成強以相偕烈婦曰結髮夫妻有棺則同棺無棺則同穴夫肉未寒而去之去將安歸夫在穴中婦乃在穴外其可乎枕夫屍連結衣帶遂不出其色暇豫如就寢席鰥者始微覆以上試之踰時聲息絕乃重瘞焉以告黃岡胡珙珙往拜而哭之曰嗚呼烈婦

之以生而殉也甚於以死嗚呼長山有此烈婦乎
嗚呼烈婦遂有此長山矣於時過者不知婦之邑
里氏族皆稱之曰長山烈婦云大均聞之曰嗟夫
率山畿之事死而棺木爲之開長山之事生而黃
泉爲之入死而無間於生生而豈可間於死乎克
是心也雖人盡聖人可矣長山爲武昌通衢墓在
山麓流水之坑去舖右數武乃爲之銘曰
嗟此墳乎天下所無左有生婦右有死夫一人一
鬼同穴爲娛煖君白骨有此丹膚千秋螻蟻食妾
之腴

舉姜衣笄冢誌銘

屈大均

屈子大均旣祔葬其內子王氏舉姜於番禺先府
君之兆旣念姜生長秦中於太率之山不獲與予
終隱今旣沒矣魂氣當無不之倘之太率而雲車
風珮飄忽無依是姜旣不得有太率於生前復不
得有太率於死後豈不爲重可悲乎吾昔於太率
絕愛明星玉女之峰其上有玉女祠焉歲當暮春
秦之婦人女子相與左攀鐵鏞右持繡幡躡千丈
之峽百尺之峽迅如飛鳥輕若浮雲以至於玉女
之祠者嘗數十百人靡不挹洗頭之碧水飲太上
之鴛漿流連至暮而後去姜神遊其地嘗謂予曰

太率有三峰焉其柎檜蓮花則仙丈夫之所遊也
明星玉女則太陰之精所凝結而女而仙者之所
棲託也在昔唐有金仙公主白日乘鸞茲峰而秦
之毛女四人亦嘗避秦其上今猶有玉女之龕玉
女之室在焉異日者與君歸隱三峰君有柎檜蓮
花妾有明星玉女夫畊芝田婦汲玉井相與白首
爲歡樂而忘死豈不令率山經中又多一美談耶
嗟夫今遂已矣以孝養之故來客炎方不幸以不
能水土夭枉而沒姜之游魂倏忽雖與其季妣黎
依依於我先公之旁然昏夜月明碧天空霽之候
吾知姜必將駕紫烟乘飈輪而西止于太率以明
星玉女爲師以金仙公主毛女爲友又安見夫死
之樂不有以勝於生之樂耶吾觀陶貞白所志羣
仙有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有西率靈妃甄幽蕭
又有率山夫人姜今者其皆依之以學道乎骨肉
還之父母魂魄返之虛無其有不生不滅者存焉
目之所見非見也耳之所聞非聞也非見非聞神
光獨出炯炯萬象之中其仙之所以爲仙姜之所
以爲姜者乎維年辛亥月旣肅霜卜云其吉利我
歸藏大均謹開遺篋得珠笄一紅繡縠襦二明鏡
一鳳凰釵二遣使持往率陰屬友人王伯佐爲石
函一具瘞之於明星玉女之峰而乞山史王君書

其碣曰有明處士屈舉夫先生之配王舉姜孺人
衣笄冢嗚呼姜自今其亦有所憑依矣異日者枯
檜蓮花之間予將爲一文冢與汝相望其猶同穴
之意也夫銘曰

夫何一人冉冉颺輪朝遊南海暮返西秦魄依皇
舅魂逐仙真鏡藏玉井衣化珠塵一心影滅萬象
光吞烟霞作質空寂爲鄰遲予蟬蛻同穴千春嶽
靈發育以昌後昆

亾媵陳氏墓誌銘

屈大均

陳代州人予先室王氏舉姜之媵也歲己酉秋陳
從舉姜自代至番禺越一年舉姜卽世予以陳爲
側室家人稱之曰西姨又十年始生一子明德予
母乃甚愛陳今年己未予以避地攜妻子將赴舊
京行至漢陽而陳苦毒熱病劇以歿其生爲丙戌
故與其女君舉姜綠眉同年舉姜終於庚戌得年
二十有五綠眉終丙辰得年三十有一今陳以己
未終得年三十有四蓋多於舉姜者十有一年綠
眉者三年嗚呼何丙戌之所生而爲予妻若妾者
命皆不永然而陳視舉姜綠眉則卒矣綠眉者黎

氏繼率姜而配予者也其歿葬於番禺與率姜同穴率姜右而綠眉左今獨陳客魂無依煢煢四千里外爲可悲耳陳墓在大別山之屍一名梅子山南臨漢口北俯月湖頗得山川之勝予復土卽下江東不能與此松楸相守也爲之銘以代招魂之歌其辭曰噫嘻大別之山與子大別魂氣無不之其歸於率姜之穴率姜之穴兮左有綠眉三人同年歲兮相愛以無衰

四殤冢誌銘

屈大均

四殤者何屈子翁山之兒之女也兒曰明道予妻東莞黎氏綠眉所出黎亾之五年而明道年九歲以痢而歿時爲辛酉之五月曰明德阿遂予媵代州陳氏西姨所出陳亾之一月而阿遂年四歲以食積疴而歿時爲己未之九月女曰阿雁予妻榆林王氏率姜所出生于代之雁門關甫月餘王卽抱之歷塞北江南萬里而歸王亾之一年而阿雁年四歲以食積疴而歿時爲辛亥之六月曰阿說予妾南海丘氏辟寒所出生僅一月餘十有九日以驚風而歿時爲丙寅之正月是爲四殤嗚呼

皆中殤也一者九歲兩者四歲一者一月餘十有
九日嗚呼九歲其最壽者矣天誑吾兒吾女以生
吾兒吾女誑予以歿嗚呼與其歿也誠不如無生
使予勞勞於悲風白楊之間一葬吾女二葬吾兒
三葬吾兒四復葬吾女也嗚呼豈不哀哉阿遂生
於番禺沙亭與明道從予之漢陽之南京歿於揚
子江舟中葬於上新河之上予招其魂葬於是骨
肉歸於南京之土而魂氣之於涌口之山與其兄
姊妹三人依依於二嫡母之左一庶母之右其亦
可以無驚無恐也二嫡母者王與黎一庶母者予
妾梁氏文姑也西姨葬於大別之山予未及招其
魂葬而於是阿遂其姑以三母爲恃也哉銘曰
兩兒兩女夭殤如許生作蜉蝣天其誑汝三母黃
泉不憂無乳大者欲書季黎邊取

七年夫人治誠樓以養其姑屬兵興屏履甚貴夫
人與婢媿一月中成結底屏履不百餘輒或布或
帛堅緻而文醫之得百金以爲其姑湯藥殯葬之
資禹公未歸每夜向北斗禮司命星三百拜不
息禹公從鋒鏑中死一生得保首領以歸而
夫人積勞成疾遂不可瘳其生

日公內黃閏四月廿一日

九日嗚呼九歲其最
吾兒吾女詔予以歎嗚呼與其
使子勞勞於悲風白楊之間一葬吾女二葬吾兒
三葬吾兒四復葬吾女也嗚呼豈不哀哉阿遂生
於番馬沙亭與明道從予之漢陽之南京歿於揚
子江舟中葬於上新河之土予招其魂葬於是骨
肉歸於南京之土而魂氣之於漏口之山與其兄
泉不憂無俸大善煇書率幾數頭庶母之存其亦
兩良兩文天惠收指主并執繩天其瑋或三母黃
庶藥飲是阿遂其故以三母為計也若論曰

王氏夫人墓誌銘

屈大均

夫人姓王氏宛平人都督同知朝宣之女濟寧人
監紀同知張法靖禹公之妻禹公從軍於楚垂六
七年夫人治鍼縷以養其姑屬兵興屏履甚貴夫
人與婢媵一月中成結底屏履三百餘韞或布或
帛堅緻而文鬻之得百金以為其姑湯藥殯葬之
資禹公未歸每夜向北斗禮司命星三百拜至曙
不息禹公從鋒鏑中九死一生得保首領以歸而
夫人積勞成疾遂不可療其生戊寅七月十有九
日終丙寅閏四月廿有八日得年四十有九無子
一女許字平樂宴倣舜之次子某禹公哭之慟過

時而悲屬其友爲詩歌悼之而予爲銘其墓墓在廣州城北白雲之山蚺蛇之坑坐乾向巽之原祔於其姑婦以不孤生與死所依惟姑以代其夫吁夫人之憾亦可以無銘曰

噫嘻孝婦有幽其宮生於宛平葬於番禺叶爲夫奉養服勤以終黃壤已矣毋事女紅

亾妾梁氏墓誌銘

屈大均

梁氏字文姑南海人年十六爲予侍妾越十年生兒明洪甫一歲抱之從予出大庾關下彭蠡涉九江至于漢陽又溯大江歷大小孤馬當天門至于南京踰年度大庾關而返又四年生兒明治今年丙寅明治甫四歲而梁於是年三十有四矣閏四月之十一日子自沙亭至五竿而梁得病病數日而遂危篤予聞之匍匐以歸則梁已先一夕亾矣嗚呼痛哉其女君劉哭之甚哀以爲梁能盡妾道也其嚴君太夫人黃年八十有三矣不哭而神慘傷以爲梁遽棄其兩兒而沒也兒大者九歲明洪

翁山文外

十卷

番禺

屈大均

撰

上海圖書館藏

珍寶

書後

書王山史太極辯述後

吾人生聖人之後於聖人之所已言者言之聖人
之所未言者不言無求多於聖人之心是謂能尊
聖人易有太極之言聖人之所以言易者至矣周
子言無極而太極毋乃欲求多於聖人而以聖人
爲有所未盡乎此非周子之言也夫自伏羲畫卦
而儀象以分然儀象者易之末其本則太極也子
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形而上者不可見見夫

形而下者之儀象而太極在其中矣太極者何中也自堯舜以來若聖若賢不敢於中之上言無中而中豈可於太極之上言無極而太極乎言無中而中卽中也無極而太極卽太極也無中而中所以釋中無極而太極所以釋太極然而言中則中之義已無餘言太極則太極之義亦無餘又何必求多於聖人乎關中王山史著有正學隅見一編格物從朱太極從陸予見而善之誠以太極一言可以盡易不必益之以無極自見其損以太極還太極吾說非短不以太極還太極吾說非長彼先天後天之說自邵子發之不以先天後天還夫子而以先天後天自爲一家之言此邵子之易非聖人之易也凡說經者貴乎不敢有所損益以經還經以傳還傳而毋以傳損益夫經易如是春秋亦如是否則皆經之異端而已矣世之學者逞其聰明意見吾不患其不能多於聖人而患其不能少於聖人能少於聖人而已之所益多矣山史以陸子太極之辯爲長其識甚精世之尊朱而闢陸者尚亦平心以觀之也哉

書夏臣靡事後

屈大均

或有謂夏故臣靡當祀夏配天之日年當百歲工
下靡忠且智獨不念人壽難得惡名不可久居使
當羿浞在位之時一旦奄然物故則萬世下羿當
與亂臣賊子並列然靡恬然爲之久而益晦則誠
何心也大均謂莊生有言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
人而報其人之天靡之天定于胸中年雖老而其
天不亂故天以壽考報之故夫忠臣義士之在於
世不患其無人而患其無天有靡之天其人必不
得而死卽死而其心終見白於天下世之人有僞
爲忠臣義士而終于身敗名滅者繇其天不可得

而問也故有天則天成其事無天則天敗其名此中庸所以貴乎至誠也

書反離騷後

屈大均

反離騷者悲憤之深故反而言之非敢於訕前哲以自文也女嬃之申申以詈斯亦反言言之有正而淺反而深者正者在言之內反者在言之外不可不於其外深思之朱子一屈平之忠忠而過屈平之過過於忠亦反言也過在於不過之中不過在於過之中無可奈何而姑爲是反言以深寄其悲痛焉耳

書鄧許二女事

屈大均

吾番禺有鄧氏女者年及笄聞其壻黎泰存有麻
瘋疾父母欲使之他適女曰予命也卒歸泰存未
幾泰存沒女猶處子守志至八十餘歲又有許明
翼女者其壻李氏子有癱瘓疾以離婚書來使之
他適女毅然不可其父母將改嫁之女乃佯隨其
姑出行遂奔李氏事夫勤苦產二子鄉黨稱之予
謂二女者蓋能讀芣苢之詩者也夫芣苢之詩辭
君謂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
於是發憤而作以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取而不
已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嗟夫爲婦

女者不可以不知詩芣苢之篇子夏以爲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子貢謂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芣苢申培亦謂童兒鬪草嬉戲之歌謠吾謂不如薛君傷其夫有惡疾之說爲長劉向列女傳云芣苢蔡人之妻所作噫嘻鄧許二女於是乎不負蔡人之妻是詩而是詩於是乎爲有用矣

書友人所作殷三仁論後

屈大均

予嘗讀周頌振鷺之篇言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有瞽之篇言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有客之篇則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噫嘻當是之時周之君臣何其視此客之重而以有之爲榮乎吾知之矣當周之克殷其君子惟微箕獨存此二人者以先代宗臣懷忠抱義乃肯爲周陳洪範及陪祭而來彼殷之餘民者雖思念成湯與六七王之德澤然嘗以此二人爲耳目二人來則商之孫子殷之士莫不周服莫不裸將而周於是乎無有與之爲難者矣周之所賴於微箕以爲輕

重固有甚於讎民百君子者也嗚呼管蔡畔而微箕不畔微箕其能無愧於心耶使當日者微箕出其智勇助武庚以圖光復武庚孝子管蔡忠臣而頑與迷之民相與響應周之爲周誠未可知也嗚呼殷有一仁而不能救殷之亡有二仁而不能興殷之滅其自爲則誠得矣如宗社何吾其不能無所憾也已友人某嘗爲殷三仁論於微箕有不足之辭蓋以諷今代之爲宗臣而藉口遯荒爲不失忠貞之節者使微箕爲法受過亦誠有所不得已者也

書齊太公世家後

屈大均

大明之篇言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當時伐商之舉實太公望主其謀故詩言牧野陳師只言尚父不及周召羣公蓋以孟津之會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身爲大將軍主兵故也司馬遷齊太公世家言西伯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又曰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又曰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蘇轍云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賈誦無異非然也太

公蓋善用兵老而不怠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
出焉要之皆仁人非詭詐傾人以自立者大均謂
自太公治齊其後得安寧者僅有三君哀公而下
爭奪戕賊接踵於世昔人謂舜五臣後皆有天下
獨咎繇不然以其爲刑官也夫刑官尚爾况兵乎
陳平云爲將者道家所忌且太公尊賢而尚功實
啓後世多篡弑之臣太公世家不載此言蓋爲賢
者諱也嗟乎以周之盛德武王周公之聖猶區區
藉太公之權謀以得天下孔子平生不稱太公爲
聖人豈以其強武王違卜伐紂耶然夷齊扣馬而
諫微太公使扶而去之則武王有殺義士之名與
紂之殺龍逢比干何以異則智謀又烏可少耶

書伯夷傳後

屈大均

古無死節之士也有之自夷齊始其讓國也孝則許由務光善卷有行之者矣其諫武王也忠則未聞自唐虞夏后以來有一人能行斯義者也斯義也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錯行如四時流如川峙如山嶽而發之乃自夷齊則當羿篡太康成湯放桀之際爲之臣者遂皆懵然不知君臣之大倫乎昔孔子嘗稱夷齊曰仁又曰民至于今稱之夫以夷齊之義在當時十亂諸臣不稱之八百諸侯不稱之後世公卿大夫亦不稱之獨有斯民者傳其姓名記其世系至於數百年之久而夫子乃得

而論定焉噫嘻其故何哉吾知之矣夷齊者民也商之臣子皆不能爲故君而死者以非民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明爲卿大夫則多失其所以爲民而不好是懿德也然則君子尚論古人其必以民之所稱者爲準斯無失於是非之正可知矣雖然以臣弑君數言夷齊之春秋也民雖稱之亦未必盡知夷齊之意然亦可見公道之在人心矣

書吳芮傳後

屈大均

使高帝得入關者義帝之功也漢受天下於義帝爲滅項以報其讎仁之至義之盡也所憾者未嘗聲范增之罪並取吳芮而誅之耳芮有功誅之而封其子可也然高帝何以不爲義帝立後而置守陵戶百家豈忘之耶

書孝獻皇帝紀後

屈大均

新安謝陞氏爲季漢書於孝愍皇帝稱孝獻不稱
孝愍予嘗以爲憾其言曰凡失尊之君不受篡國
之諡此史法也然亦有之如晉恭宋順齊和梁敬
之類以其無貶詞也孝獻被篡之時昭烈聞其被
弑乃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夫以宗臣繼統而
恭諡舊君則史當遵之然而考之諡法聰明睿智
曰獻魏人以此爲諡雖感其推位之情亦誠贊其
主德之實觀袁范二紀帝于聰明睿智誠無愧所
憾生不辰耳使在孝文之終當居孝景之上是固
當以獻與之不特恭順和敬而已至于在國逢難

曰愍如晉愍之弑于劉聰唐愍之弑于廢帝是也
孝獻被篡未被弑則愍字爲虛昭烈君臣哀之耳
余今不必遵之但稱孝獻一如袁范之說云大均
曰不然夫失尊之君不受篡國之諡不惟諡之有
貶詞不受也卽美諡亦不受也爲魏之臣子者宜
從丕而稱孝獻爲漢之臣子者宜從昭烈而稱孝
愍且夫人誰非漢之臣子乎漢雖亡而漢之人心
不亡漢之人心不亡則皆昭烈之臣子也皆昭烈
之臣子則皆孝愍之臣子也愍之諡雖不如獻然
而稱孝愍則哀孝愍之心不忘哀孝愍之心不忘
則思昭烈之心不忘得一昭烈以爲君而其爲漢
之心亦云足矣且季漢一書禮樂征伐無一不尊
昭烈獨於諡法則違之夫禮之大有過於諡法者
乎知禮如昭烈如孔明豈不能求一美辭以尊孝
愍而必以孝愍爲諡蓋使天下人哀之後世亦莫
不哀之親親之心誠有重於尊尊者存也出於其
所不忍以動人之所不忍而愧曹丕之所忍於是
而不丕之罪益不容誅此聖人之斧鉞天地之雷霆
非章武君臣不能有此大書特書之法孝愍聞之
亦可以慰其在天之靈矣所憾者未嘗爲檄討之
聲曹丕僭諡其君之罪陽尊大行而實以欺天下
爲可深惡痛絕者耳嗟乎丕之罪浮于后羿羿以

纂爲篡爲湯武之罪人不以讓爲篡爲堯舜之罪人不之言曰舜禹之事吾知之是則舜禹之事適以爲亂臣賊子攘奪之資征誅不可爲也揖讓其亦不可爲嗚呼吾今爲征誅而悲益爲揖讓而悲矣

書宋武帝本紀後

屈大均

劉裕本楚元王之裔以裕之才使當時以宗子舉義盡取司馬氏而誅之告於高光之廟復稱爲漢其功豈出昭烈下哉惜也僞立恭帝以操始而以不終自失非嘗之業也嗟夫漢之仇讎司馬氏爲首曹次之漢滅於司馬氏非滅於曹裕取司馬氏天下漢之幸也乃以復仇雪恥之師爲篡奪之舉何當時智識之汗下耶嗚呼不可以爲唐而爲唐李存勗之過也可以爲漢而不爲漢裕之過也裕之過小以其去漢之世遠也存勗之過大以其去唐之世未遠也且又沙陀之種其稱唐也淵之稱

漢也傳曰誰滋他族實偪處此噫嘻豈非區夏之大不幸乎哉

書杜甫詠懷古跡詩後

屈大均

杜甫詠懷古跡詩有曰蜀主窺吳下三峽又曰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自注云山有臥龍寺先主祠在焉夫蜀與先主後主之稱始於陳壽壽貶漢以媚魏此悖史也甫知春秋之義者猶不察而沿其稱且曰窺吳夫天子討而不伐王者有征無戰甫宜稱漢帝征吳方得大書特書之正且夫主之稱何昉乎顧炎武云春秋時稱卿大夫曰主故齊侯唁昭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而南唐降號江南國主以奉中國正朔自貶其號夫劉玄德帝蜀廟謚昭烈葬惠陵初無貶絀末帝

降晉封爲安樂公自可卽以本封爲號陳壽作三國志創先主後主之名常璩蜀志因之以晉承魏統義無兩帝今千載之後猶沿不改其尚爲曹氏之臣乎司馬氏之臣乎大均謂末帝當稱後皇帝或曰建興皇帝如以爲安樂公則仍司馬氏之所稱耳嗟夫人生而有心有執不爲漢者乎爲漢而欲其長有光武也不則而長有昭烈也終不忍以其末帝而末之有末其帝之心非人心之所安者也語云忠臣不忍死其君

書聖慈天慶宮記後

屈大均

臣大均嘗登五臺其上有九蓮菩薩塑像焉司香僧云此神宗皇帝生母孝定皇太后也萬曆中以皇太后篤信佛法因謂皇太后爲九蓮菩薩化身而作塑像於是山也顧炎武云太山有聖慈天慶宮焉其前一殿奉九蓮菩薩後一殿則崇禎中威宗皇帝尊孝純皇太后爲智上菩薩而奉其塑像者也自國破以來宗廟山陵之所在樵夫牧豎且或過而褻慢而此二殿獨託於太山之麓元君之宮焚香上謁者無不合掌跪拜使正名之曰皇太后固未必其能使天

下之人虔恭敬畏之若此是蓋大聖人神道設
 教使民由之而不知者也臣大均曰臣登五臺時
 所歷庵寺廿餘所於諸佛菩薩未嘗禮謁獨於
 九蓮菩薩伏拜階前瞻仰淚流不能去同遊者皆
 以為疑嗟夫臣大均不敢以皇太后為菩薩也
 又不敢不以皇太后為菩薩也大聖人神道設
 教欲民由之而不知臣大均獨非民也乎哉臣大
 均知之則已得罪於大聖人矣然知之而不敢
 言言之而不敢辯則猶為臣子能曲體其君父之
 心知其中有所甚不得已者在也炎武為聖慈天
 慶宮記中有云國將亾而聽於神噫臣大均又何
 忍言亦惟有涕泗潜然而已耳

奇數崔君先娶淑人鄧以成破夫婦散失於是更
 娶叔人李亡何鄧淑人復歸崔君乃並嫡之鄧生
 子京柱李生子文衡君嘗命之曰子無嫡庶母無
 大小生事死葬祭祀各尊所生臨終復遺書以為
 言歲丁卯李叔人年六十有八考終文衡致喪三
 年京柱以鄧叔人在於是為李淑人杖期禮也然
 京柱顧以李淑人之名未正為言子謂崔君嘗有
 言治也鄧亦字則李為

九蓮菩薩伏拜階前瞻仰淚流不能去阿遊者皆
以爲疑嗟史曰大均不敢以皇太后爲菩薩也
又不敢不以皇太后爲菩薩也大聖人神道設
教欲民由之而不知皇太后獨非民也乎哉大
均知之則已得罪於大聖人矣然知之而不敢
言言之而不敢辯則猶爲臣子能曲體其君父之
心知其中有所甚不得已者在也炎武爲聖慈天
恩言亦卦言漸匪替然而耳神應皇太后又何

書李淑人行狀後

屈大均

奇楨崔君先娶淑人鄧以城破夫婦散失於是更
娶淑人李亡何鄧淑人復歸崔君乃並嫡之鄧生
子京柱李生子文衝君嘗命之曰子無嫡庶母無
大小生事死葬祭祀各尊所生臨終復遺書以爲
言歲丁卯李淑人年六十有八考終文衝致喪三
年京柱以鄧淑人在於是爲李淑人杖期禮也然
京柱顧以李淑人之名未正爲言予謂崔君嘗有
先娶後娶之言始也鄧不存則李爲繼旣也鄧亡
而復存則李繼而非繼矣非繼則爲並嫡而乃使
李以身下之始爲妻而終爲妾夫豈人情之所安

乎崔君之所不安而禮於是緣情而起矣爲京柱者宜以乃父之情爲情而勿違其治命斯於孝道無所闕夫爲人子之道父母之所貴者不得而賤之父母之所尊者不得而卑之內則之篇有云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夫婢子且然況於與其父敵體者乎內則又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崔君之於李淑人其爲愛且敬也久矣夫人不問於其閭內之言以之爲並嫡蓋數十年於茲矣京柱今欲於其名而追正之又從何而正之不請正之於父於李淑人未沒之前而欲追正之於父於李淑人既沒之後卽正之而無所益於鄧淑人亦無所損於李淑人祇見其不以父命爲重而已矣祇見其有忍於死其親之心而已矣夫鄧與李迭爲先後李繼鄧鄧亦繼李以禮言之鄧當爲趙姬之下叔隗而李亦當爲叔隗之下趙姬交相下也而皆成其女君斯春秋之所亟稱而不嫌於過讓者也吾聞李淑人之沒也鄧淑人周旋其喪哀傷篤至平生交愛之誠於斯可見鄧淑人未嘗有所爭於李淑人而京柱顧爲鄧淑人爭之夫使爭之而得亦非鄧淑人之所安况爭之而必不得者乎京柱之爭適使鄧淑人

謙謙之德不彰順吳之誠不著所謂恩貽父母令
名必果者將安在乎李淑人懿行薛子炎洲狀之
甚悉中援趙衰之事爲喻經權並得有關於名教
甚大議禮之言以斯爲正予故善之而爲推廣其
說

書葉氏女事

屈大均

葉氏女者名九姑順德龍山鄉人父曰世章女及
笄其母之同產弟薛玉書者爲媒以字其族弟夢
蓮女以古無甥舅爲婚之禮辭於父母父母不從
比婚夕入門則逃之於玉書之家於是夢蓮速訟
有司者不知婚姻之律判使成婚遣役人監女以
往女痛哭遂投井中鄰有宋氏者聞之嘆曰噫嘻
女禮義人也救之女遂不嫁去爲尼按律堂外甥
女雖無服不得爲婚姻又外姻尊卑爲婚以親屬
相姦論夫舅尊也甥卑也女一守禮而朝廷之律
以不違顧有司者不以尊卑不得爲婚爲斷而以

悔婚爲斷使主婚者不坐而男女陷於非禮亂人倫而蔑王章罪莫大焉夫女也在家從父而有時父母之命不可從不可從而從是爲不孝故夫愚孝者父母之罪人也女之不從蓋以禮事其親且以禮事其舅未嘗知以律爲之大防也乃有司者不惟不知律且不知禮而必以女於不可從而從嗚呼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義者何律而已矣女之不嫁非不欲嫁不敢嫁也上之不好義之所致也其去而爲尼也不敢復信其父母不敢復信其舅骨肉之間視之若陷阱焉吾身苟畱不能保其不終罔我也一廢其身而父母之羞辱毋貽舅之刑罰可以免無殺其女與殺其甥女之名所全者大有功於倫常何如也噫嘻可以旌矣

君子也二先生生當變亂一出處不獲行其所學平居無事每以麴蘖自娛以寄悲天憫人之志今觀袁先生所與生洲先生諸書凡十餘紙大抵風朝月夕杯酒相邀流連景物之語而天時人事

以禮事其舅未嘗知以律為之大防也乃有司者
 不惟不知律且不知禮而必以女於不可從而從
 嗚呼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
 服義者何律而已矣女之不嫁非不欲嫁不敢嫁
 豈可以致矣義之所致也其去而為尼也不敢復
 送其黜丈之各祖全普大育也誠常回收也意
 父母之蓋尋其韻異之既階何以京無幾其文與

袁太玉先生書札跋

屈大均

予僑居東莞從梁子无悶得其尊人生洲先生及
 太玉袁先生之為人皆清剛孝友有道而能文之
 君子也二先生生當變亂一出一處不獲行其所
 學平居無事每以麴蘖自娛以寄悲天憫人之志
 今觀袁先生所與生洲先生諸書凡十餘紙大抵
 風朝月夕杯酒相邀流連景物之語而天時人事
 國家理亂之故罔有及焉其情致頗與白沙相類
 予觀白沙詩多言飲酒有曰盡數籬前菊一花拈
 一卮又曰處處開花徑牀牀是酒卮又曰放歌當
 盡聲飲酒當盡情又曰日日花邊喚酒船梅花開

處酒家眠又曰白頭無酒不成狂典盡春衫醉一場只許木犀知此意晚風更爲盡情香其真樂吟則曰真樂從何生生于氤氳間氤氳不在酒乃在心之玄行如雲在天止如水在淵私謂必如白沙者始可稱能飲者也蓋其得趣於心之氤氳以心之玄爲酒之玄舉天地之元精昏融液於醇醪之內而以大塊爲卮萬物爲肴是非猶夫人之飲也昌黎稱顏氏子操瓢與箎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乎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噫得孔子而師之與不得孔子而師之存乎其人焉耳白沙從孔子千餘年後吐六經之糟粕含一心之精華醉之而不厭道之旨發爲酒之旨是真所謂中聖中賢也者蓋得孔子而師之然後可以遊於醉鄉如是也二先生蓋得斯意所以悲天憫人之懷不出於口而能善其用於酒也无悶合太玉先生諸札裝爲一卷其書法之妙絕似爭座位帖以不用意爲工粗服亂頭皆有絕世獨立之致斯乃神於法者可寶也袁先生名崇友萬曆間進士官至太常寺丞生洲先生名煌哲崇禎初歲貢皆東莞人

書汪栗亭黃山紀遊詩後

屈大均

甚矣人之好怪也稱黃山者不曰黃山而曰黃海
且於黃海之中以歙縣所見爲前海以太平府所
見爲後海於是黃山之名幾失其實此黃山之不
幸也且所謂海者雲而已耳以雲爲海雲且不受
也况於山乎梅雪坪云前海大後海秀汪栗亭云
後海峰峰擅奇秀又云窮盡中海歷丹臺又云地
近丹臺雲作海又有曉過西海門繇天海過蓮華
峰之作是皆以海爲山之形容使人想見其雲之
倏忽變化浩淼無涯浮天沃日之狀言雲而山在
其中言海而雲在其中也噫嘻亦已過矣蓋善立

言者無所假借於山則言山於水則言水而後其名其實始不失今以雲爲山有雲之名而無山之實於雲則得矣其如山之所以爲山者何且又並其雲之實而亡之海之實而亦亡之一舉而三失焉然栗亭詩中雖言海而其集名仍曰黃山紀遊則栗亭亦未嘗有所假借爲終於好怪者也

跋高雲客端溪硯石考

屈大均

予所撰廣東新語中有石語一篇言端溪石頗詳而以天地英華日消月剝爲恨雲客高子客端州盡得三洞之精蘊辯皙毫芒大洩神理俾羚羊寶藏一一肺肝如見美惡精麤莫逃淵鑒自唐宋以來罕有人能言及此真端溪之幸也高子來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其美亦不如昔因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無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兩峽將成陵谷將雲漢之扶輿三江之榮衛無以復完恐爲斯地之灾青噫嘻誠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予嘗爲文弔水巖有曰

鳴呼水巖有此寶藏斧斤自戕精靈日喪尺寸之
膚雲情水狀氣含九淵無以自養日燠月寒晝夜
摩盪似剛似柔面粹背益白葉青花瓊瑤不讓大
璞難完經營巧匠天地大文惟人醞釀豈在一卷
光華可仗水坑雖美於寶無當作者之聖不以爲
尚述者之明不以相貶嗟爾三洞有消無長山腹
穹然穿穴相向無石可觸雲不能上發育無功厲
生腑臟負之而趨巖巖大創有力之人肩項相望
山靈自災敢云无妄曷不崩頽淪於沆漭捲彼牂
江以自濼廣

翁山文外卷十

番禺 屈大均 撰

雜著

讀論語

論語首章卽言學學何學乎次章以有子之言爲
仁釋之首章爲經次章乃其傳乎夫學以求爲仁
而已而爲仁之本在孝弟有子此言何其有似夫
子之言乎考有子當時爲孔門諸弟子所服及夫
子沒子夏子張子游思夫子而不得見欲得似聖
人者而以所事夫子事之論語之第二章卽述其
言而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又連述其言記者之意

其亦推三子之意而尊之歟曾子謂皜皜乎不可尚以其德不能有似非以其言三子者但於其言求之故記者以書之於論語之首也惜哉有子之言不多見論語外僅四見於檀弓其以速貧速朽爲非君子之言最爲子游所服檀弓稱之曰有子而子游亦稱之曰有子子游稱之曰子而曾子亦稱之曰子是皆尊之之辭也

夫子爲魯司寇亂臣賊子乃其職之所當誅春秋之作司寇之斧鉞在焉雖去位不得見諸行事亦當載諸空言以教萬世昔者舜命臯陶明五刑以綱五教夫子之春秋不作則詩書易禮樂之教無所夾輔以行猶天之有春而無秋有日而無月有雷雨而無霜露物雖生而無殺以成之非所以合乎天之道也吾觀論語中多有春秋書法其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曰三家者以雍徹曰季氏旅於泰山曰崔子弑齊君曰魯人爲長府曰季氏富於周公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曰陳成子弑簡公又曰陳恆弑其君曰季氏將伐顓臾曰公山弗擾以費畔曰佛肸以中牟畔曰柳下惠爲士師三黜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此皆春秋之餘或出自夫子或爲門人所書皆有褒貶存其間與

春秋相表裏是皆空言也若陳成子之事夫子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則亦不敢不書陳恆之身雖未誅而三子之心則已討矣此亦罪我之一端也又論語中夫子與門人所議諸侯大夫陪臣者或在宗國或在列邦凡有二三十章筆削之旨不得盡見於春秋者則見諸論語春秋爲魯之史論語則夫子之史也魯之史爲經夫子之史爲內外傳故言春秋者當以論語爲權衡

讀莊子

屈大均

漆園之書化書也化之云者形化而後仙神化而後聖乃爲逍遙之至也列子御風旬有五日斯反矣以有待也有待乎風則其未化也可知周之俄然爲蝴蝶蝴蝶之俄然爲周也且爲蝴蝶而不知其爲蝴蝶爲周而不知其爲周也以能化也故夫鵬之飛蝴蝶之飛卽周之飛也其飛以怒怒者其神乎喜者其精乎喜不能飛以怒而飛蓋精不能飛以神而飛也六月息者陽之氣生於十一月而息於六月龍以六月而潛故鵬以六月而息也九爲陽六爲陰鵬之上以九萬里飛於陽之終也息

以六月息於陰之始也此莊生自喻其變化之用也又鵬也蝴蝶也是皆所謂姑射之神人也其塵垢秕糠猶將陶天地鑄日月而况於堯舜乎

鵬之在天亦猶野馬塵埃之在空下視天一蒼蒼也天視下亦一蒼蒼也皆一氣細縕之所爲天以息吹下下以息吹天下以天爲野馬天以下爲塵埃相消相息無時而止而萬物化醇於其中莫知所以此造化之所以爲妙也

天積氣耳氣無形而有色蒼蒼者其色也蒼蒼之所吹萬物以之化醇醇者太和之所醞釀者也野馬塵埃乃山澤網縕之氣非蒼蒼之正生物以之相吹者也物生於太和不生於野馬塵埃太和者元之氣也元之氣不可得而見見於蒼蒼故曰蒼蒼其正色

至人之無所待也以無已也如堯之以已爲燿火而以許由爲日月也以已爲浸灌而以許由爲時雨也以許由立而天下治而已猶尸之也其自視缺然則無已之至者也而許由以已爲鷦鷯所巢不過一枝也以已爲偃鼠所飲不過滿腹也則亦無已之至也惟無已故能無待吸風飲露而不饑乘雲氣御飛龍而無外彼夫物之不疵癘年穀之熟皆無已之所至惟無已故能神凝神爲純粹之

精水火之物不能傷以其英華與造物者爲一而以其塵垢陶鑄堯舜有已則已亦塵垢矣自陶鑄之不暇而安能陶鑄堯舜也哉

三問之天問亦猶莊子之放言也不必有其人不必有其事不必有其言怨憤無聊不平呵而問之狎狂而道之不可以情理而求之南華離騷二書可合爲一南華天放離騷人放皆言之不得已者也

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此卽致知格物之旨也心從知而得知之外無所謂心也常心從心而得心之外無所謂常心也知卽心心卽常心一而二之常季之所笑也大抵聖與愚之分在知不知知卽有物皆心不知卽有心皆物莊生之齊物物何以齊亦齊之於吾心云爾知心之外無物物斯齊矣

自聞所以爲聰自見所以爲明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不自得其得則不能自適其適是淫僻之行也莊生之學貴乎自得大與吾儒相同開卷卽言逍遙蓋形容自得而適其適之樂也鯤鵬之化皆以喻心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心之寓焉者也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適其適之至也化其心

爲鯤鵬化其身爲大樗樹夫旣已無已矣而何有夫功之與名乎哉

嗟耒桑戶之歌招魂之祖也反其真則人而天矣生而爲人死而爲天爲人不如爲天而又何悲焉雖然人之生而已爲天矣天下人知其爲人而不知其爲天故有生死亡之說惟生而知其爲天而以天爲人則死而知其未嘗爲人而以人爲天於是乎而天與人爲一生與死而不貳矣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以人而人不以其人之天爲大而以天之天爲大以故天自天而人自人故欲知天之天者必先知人之天

讀秦本紀

屈大均

司馬遷言秦之先女脩吞玄鳥卵而生子大業是爲柏翳以爲秦祖此與簡狄姜原事相類毋乃秦之開國竟無以異於商周耶予謂秦當以蜚廉爲始祖若柏翳則當祖趙爲南北宋四百年王業之祖况申侯之言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湣胥軒者仲衍也中湣者蜚廉之父也則蜚廉實乃戎種其非柏翳之苗裔也明甚故申侯不欲以爲大駱之適而孝王不察猶以爲柏翳之後而邑諸秦耳遷作秦本紀故當始蜚廉蜚廉之祖胥軒旣稱戎起自西垂好馬及畜又所居犬丘而

仲衍鳥身人言其非我族類可知宜其子孫世世
慘虐號曰虎狼秦蓋天性之與人殊也自秦與諸
侯戰所斬首動以數萬數十萬計皆異類之爲禍
至莊襄王而秦亡秦亡而其禍方始遷以始皇別
爲一本紀蓋與始皇嗣秦之暴而不與始皇繼周
之仁也秦宜稱世家而稱本紀者又以昭襄王常
爲西帝而受東周君之朝西周君之歸而天下來
賓也嗟乎秦亡於莊襄與東西二周同時故謂秦
繼周則可謂秦而滅周則不可蓋周之滅初則西
周君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秦使將軍嫪毐攻之
繼則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
一一周之滅皆自滅也自滅而猶得天王大義之正
勝於夏商之亡多矣其頓首獻邑乃西周武公非
赧王然則王朝之氣尚振不失爲文武之子孫又
何赧之足云

易月象

屈大均

予撰易月象取上經二卦下經二卦以爲一月之象正月曰雲雷屯山下出泉蒙天下有山遯雷在天上大壯二月曰雲上于天需天與水違行訟明出地上晉明入地中明夷三月曰地中有水師地上有水比風自火出家人上火下澤睽四月曰風行天上小畜上天下澤履山上有水蹇雷雨作解五月曰天地交泰天地不交否山下有澤損風雷益六月曰天與火同人火在天上大有澤上于天夬天下有風姤七月曰地中有山謙雷出地奮豫澤上于地萃地中生木升八月曰澤中有雷隨山

下有風蠱澤无水困木上有水井九月曰澤上有地臨風行地上觀澤上有火革木上有火鼎十月曰電雷噬嗑山下有火賁山上有木漸澤上有雷歸妹十一月曰山附于地剝雷在地中復雷電皆至豐山上有火旅十二月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在山中大畜風行水上渙澤上有水節凡四十八卦以之配十有二月爲四十八用卦而十六體卦不與焉昔有郁溪先生以此四十八卦爲上下經入運之卦故予本之以作易月象月象之中有月令焉聖人上律之以爲位天地之本下襲之以爲育萬物之原故曰聖人則天嗟夫則天者亦則夫易而已矣則夫易者亦則夫此月令而已矣

書汪子畫冊

屈大均

昔王安道善畫多得馬遠夏珪風格及遊舉山乃
恍然曰畫不神於所做而神於所遇於是盡棄舊
習率其意爲舉山圖四十餘幅妙入渾淪絕無筆
法墨氣之分人問其何師曰吾師目目師心心師
舉山嗟夫山水何以可師以其素耳傳曰繪事後
素善畫者能於山水之素微加點染不失其質神
以遇之斯則安道之所至道之與畫吾又安能名
其所至乎吾不善畫然平生所與交好多善畫者
吳中若申茗青方藥地龔柴丈張大風徐昭法爲
尤著嘗見諸君作畫多以渴筆取妍其惜水也亦

如惜墨其筆之所到者山水未嘗有筆之所不到者山水未嘗無使天機深者得其素天機淺者得其繪蓋皆匠心而出超然品物之上者也汪子好遊向於舉山登眺觀巨靈之磅礴攬元氣之蒼茫黃河渭雒盪其胸玉女明星眩其目可謂極人間之勝覽如能以之爲師始而有終而無有無之際與造化者相爲無極則真山水在焉道亦在焉而文石自此遠矣

書西臺石

屈大均

辛丑之春予避地桐廬嘗從一二樵採自娘嶺歷漢皇墩跣行五十餘里以至嚴先生子陵之祠祠在富春山麓萬峰迴合灘瀨爭流有小魚白身尾赤與五色石子不辯名子陵魚岍上兩倒筍石聳立千仞下削而上豐有數十古松支柱若半墜危雲所謂東西釣臺也當文丞相殉節有謝翱臯羽者每登西釣臺以竹如意擊石爲招魂之歌歌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喙焉食歌已痛哭失聲山中斷猿寡鷓落木寒泉皆爲之感動嗚咽助其悲哀嗚呼此誠天下之至慟者

予也生遭變亂家國破亡之慘與臯羽同而吾鄉先達若陳文忠張文烈及吾師巖野陳先生憤舉義旗後先抗節其光明俊偉慷慨從容亦皆與文丞相同而臯羽之事文丞相予之事文忠文烈巖野三公或執鞭弭於沙場或奉血衣於空谷其艱難險阻之狀哀痛思慕之懷歷久不衰亦無有不同者今登斯臺也吾將以臯羽之所以哭文丞相者而哭文忠文烈巖野三公復以哭夫臯羽子陵有知其不笑予爲愚耶狂耶雖然臯羽與予所遭乃生民之至不幸使子陵處此忠憤所激捨地呼天亦不能已於不哭當夫漢祚中移國賊未滅龔勝旣絕粒於前義公復戰亡於後子陵歔歔流涕未免有情豈無國殤弔誅之篇與平陵松柏一歌使人聞之而肝腸斷絕也者而惜乎其不傳也古之聖賢未有一息而忘天下忠臣義士之心以至愚而爲聖賢聖賢之心以大智而爲忠臣義士其道一也祠之中有子陵遺像幅巾深衣垂大帶容貌偉麗旁爲臯羽木主以配因再拜酌水陳蔬薦之而爲長歌書於西臺之石曰嗚呼臯羽之於子陵今非徒慕其高尚蓋羨子陵能見漢室之再興今而已不得見胡元之掃蕩彼巨君之無道今漢兵親剗刃於漸臺之上子陵之心已足今自可以

逍遙乎桐江之漾苟高帝之仇已復兮身何必乎
卿相而臯羽之命苦兮竟爲亡國之大夫以喪聖
宋無重興之期今天已絕乎天下之望士固有幸
有不幸兮幸則見故人之南面而王留此身於白
雲兮爲一朝氣節之醞釀不幸則依六帝之攢宮
兮與麋鹿而俱放爲中華而留此膚髮兮以爲遺
民之所仰蓋易地而皆然兮道旣同而有所不讓
生旣慕子陵之不已兮死而魂魄必與之相傍得
配享於一堂兮令終古遺民之氣壯水分沙以澈
底兮山疊雲而成嶂惟兩先生之高兮若東西釣
臺之相向聞風而無有不興兮論世而無有不諒
我之所遇亦與臯羽同兮久飛遯乎煙瘴朝哭文
忠與文烈兮暮哭巖野而神愴彼三公之於我兮
師弟之情固不淺於宋之丞相登斯堂而流連兮
欲希踪於子陵而不自量倘得見真人之再造兮
願終身乎藜杖擷蘋芷以薄薦兮爲長歌而相貺
冀神靈之聽之兮哀此被髮爲狂之情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題周子畫像

屈大均

平山周子以今癸亥為六十甲子一週問言於予
子觀易數九終而六始六終而九始九者一也一
以剝之盡而後復明歲為上元甲子周子將復其
初矣初之陽為乾潛龍以勿用為無窮大用其藏
於心者如雷之始動如日之將暎其見於身者齒
落復生髮種種復長貌枯悴復童孺如紅玉自此
以至癸亥又為六終則周子年已百有二十矣予
生庚午少周子六歲明年甲子為五十有五數雖
未足六十值甲子亦必與周子同復解之彖云雷
雨作而百果艸木甲拆周子之果碩大而仁繁多

固將發生爲千尋名材若榎楠杞梓之屬不一而足子雖蔬乎亦自有其離離五色子母鉤帶者以爲東陵之茂實斯乃天道之本然不因人事吾爲周子慶亦以自慶值其畫像成因書之以爲信云

書王君畫像卷末

屈大均

貴陽用昭王君嘗爲予言貴陽之北有南望山東有馬蹄嶺莫家崕皆產丹砂丹砂有牀牀如白水精晶瑩澄徹大小皆六稜與丹砂相抱而生凡有丹砂之所則有牀子謂砂者日精也牀月華也日之精以月華而滋養故砂與牀不相離世言一丹砂大者在牀上羣小砂環之象若君臣引詩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二語以爲證非然也君生於丹砂之地少好道術得異傳其畫像作羽人冠服紫髯飄蕭長至尺有四寸眉端兩角聳起目光若漆見者輒以爲神仙中人雖予亦心疑之予少嘗燒丹

及學易而後盡知其非易之夬一陰決未盡不可
以爲純乾夫子作雜卦以夬終之蓋乾乾之學也
乾乾者所以求至乎於穆不已之命也命在天性
在人命不可至盡吾性以至之性不可盡窮吾理
以盡之窮理爲盡性之本盡性爲至命之本性盡
而人成矣命至而天成矣人而天成天不能有人
之性而人能有天之命而後乾乾之事乃有終魏
伯陽嘗得此意而偏之爲仙叅同契一書吾以爲
易之外篇也君好丹家言吾今爲君言易專舉夬
卦亦叅同契之內篇也君其亦以爲然否乎

書朱母沈孺人行畧後

屈大均

吾友崑山朱謹雪鴻爲其母沈孺人行畧言孺人
平生勤苦與其姊若婢日緝絲苧與短畧爭其贏縮
以爲教子之資其賢也不讓敬姜嗟夫敬姜一婦
人耳而夫子數稱之子夏稱之諸弟子志之豈非
以其能勞乎哉其訓文伯也以是其告康子也以
是其得稱之曰敬亦以是嗚呼可謂賢母矣然仲
尼尤以敬姜爲知謂其能戒二三婦從禮而靜以
昭其子能以其子之名爲愛以其子之令德未明
爲憂是誠深於愛其子也者夫使子之令德以母
而明明其子之令德而所以爲勞之事終矣子嘗

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子無令德疾莫大焉雪鴻有
美才深於經術年始強而能甘貧守約不肯屈其
身於不義之富貴此孺人之教也孺人以貧而教
其子子學成而貧益甚雪鴻之令德昭矣以不仕
而榮其身以善而養其母母之志遂而子之名亦
成孺人樂之年至七十有五而終其亦可以無憾
於人世也已子早孤子母孺人黃亦嘗以紡績組
紉供子脩脯雖勞瘁未忍卽安子之能潔身艸野
以無墜古遺民之所行亦惟子母之教子母今年
八十有一矣茹蔬啜水朝夕寡歡偕隱之計雖就
而旨甘之奉甚闕子無以告無罪于雪鴻也然視
雪鴻則幸矣然雖幸而無以爲吾母之娛雪鴻能
文嘗以著作之美娛其母孺人數數詔之爲其立
傳使後人知其苦心嗚呼雪鴻之文爲其母所愛
不使雪鴻求他人之文以爲榮而欲得雪鴻之文
以垂後知雪鴻者母也則雪鴻亦可謂幸矣行畧
之作辭旨交至讀之生人孝慕之心以視歐陽公
之瀧阡表有以異乎哉

文嘗以著并之美毀其書歸人地地歸之為其
不與雲歸來也人之文以爲榮而始於書誠之文
轉對對人哦其書亦歸和雲歸之文爲其世世受
雷斯俱幸矣然歸幸而無以爲書其書其書其書

書林節婦事

屈大均

吾友孟陽林子有女名相歡聰穎知書於毛詩尤
習年二十一歸庾氏子叶文甫百日叶文病死女
稱未亡人者十年於茲矣吾觀詩首關雎其第八
篇則芣苢芣苢惡草也婦人以喻其夫雖有疾疾
猶且采而纈之奠其宓子夫不忍舍其惡艸與不
忍舍其死麋死鹿而以白茅包之純束之此皆如
玉之女其意之溫良敦厚良可感人故聖人亟亟
取之以爲白茅能爲死麋死鹿而潔白婦人能爲
死夫而堅貞此風化之所繇以善故以冠於風雅
之首也當女歸時其舅文學君已卒姑病且危女

晝夜手治湯藥衣帶不解比姑沒未及卒哭其壻相繼又亡方是時女欲以身殉泉下者數矣以庾氏無後濡忍久之旣而營葬已畢舅姑及壻二墳馬鬣巋然枯楸夾植女之心於是盡矣乃與其嗣子永傑歸寧予嘗至東官登林氏堂大書於兩壁間云從父早敦黃鵠節教兒先補白華篇而名其堂曰節孝不曰孝節者婦人以節爲先能矢其靡他靡慝以無貽父母之羞無益中外之累乃所以爲孝也林子之高祖郎中公諱烈曾祖御史公諱培以理學直諫著聲於隆萬年間其父羽客先生亦以忠勤死事蒙恩贈卹兩母弟及諸從子皆能彬彬文行克世其家今復有女相歡以共姜之操增其門以內光華可不謂得於天者有厚幸乎哉嗟夫一家者一鄉之本一鄉者一國之本故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林子有女若斯一家之風化以正矣女故多懿行仁慈勤儉爲親戚宗族所稱予不具書特書其大者以歸之女而有志其於經史之外但以女孝經女論語列女傳女誡諸書淺之乎以教其里中婦女使娥娥閨秀皆有古禮宗之美斯更予之所厚望也夫

詠物詩引

屈大均

詩之風生於比興其詩婉而多風無物不入油然而感人心善於比興者也詠物之詩今之人大抵賦多而比興少求之於有而不求之於無求之於實而不求之於虛求之於近而不求之於遠求之於是而不求之於非故其言愈工而愈拙劉子漢臣所爲詠物詩甚衆若雪與梅尤其用意淡遠者言在此而所以言者在彼其辭微其氣象肅穆使雪與梅之精神旁見側出於行墨之間風人之能事至是而畢所謂善於比興者非耶

耕辭

屈大均

予也平昔無田年五十有七始得菱塘黃女官沙
之田三十七畝潮田也所蒔者交趾花粘歲止一
熟佃與人耕止得穀七十餘石以十石賦于公家
所餘者六十餘石不足以供一家之食於是予自
耕之計秋成合早粘糯當得百石年豐或不止乎
是於是二三田父笑謂予曰今歲雨水多鹹氣輕
微泔泔之水大至其泥淤肥而毛蟘螟不作苗皆
易滋蒔一二日已青青三四日而弟齊其兄以不
費我耘耔當秋分前數日即可接早禾而獲之不
至如白露霜降諸種之遲遲吾等自耕此外沙十

數年來未嘗有大禾之美如斯豈吾子於躬耕獨
宜而天故相之耶於是盡酒一壺相與嘻嘻而予
爲之歌辭曰我苗之碩兮以天君苗之碩兮以人
以天者不可恃兮吾將從丈人而長苦辛下農不
可爲而可爲兮一日之怠猶可以追十日之勤

祝倉困辭

屈大均

予有小倉僅受穀三十餘石其形方以木爲之困
則形圓以竹青爲之如篋箔然可以舒而大卷而
小然受穀亦僅三十餘石予家所有一倉三困歲
虛其三亦嘗未實其一自今將力耕務求爲上農
夫俾禾米多有如伐檀詩之所云而以一倉三困
爲始基於是爲辭以祝之倉之辭曰彼君子兮不
素食吾敢乎哉不稼穡千斯之倉自今積同我婦
子相作息困之辭曰君子有穀貽孫子小人有穀
養父母三百之困自今始大田多稼歲其有

白華園辭

屈大均

吾友昭子於所居北山之下爲園夫婦相灌溉以
養其母園之四周多茅弗刈弗剪以爲藩中有黃
芒白芒焉芒者華也詩所謂白華菅兮者也昭子
有親在身當如白華之皎潔以爲孝妻則詩人之
淑姬也而以菅爲屨雖有絲枲而不棄朝漚之池
而相與晤歌暮漚之池而相與晤語斯亦人生之
至樂也已於是予名其園曰白華而軒曰菅軒復
爲之辭以美之辭曰夫爲白華妻爲菅英英白雲
出其間東門之池水潺湲與麻紵兮漚不閒彼美
淑姬不可攀白華爲身紅爲顏娛母氏兮北之山

長衣食兮無艱

貽石辭

屈大均

予於山亭之中所枕者蠟石所坐所踏者蠟石枕者大小凡二坐者長短凡五踏者僅可以受兩足則有三其質皆囫圇天成無斧鑿琢磨之迹色如黃脂玉深淺不一溫潤有光炎暑時吾以此數石爲冰爲雪以清涼其頂踵朝夕之間反以毛髮生風肌生粟而寒透 骨髓爲患此吾銷夏之具可以却扇而不御而不知世上有流金鑠石之酷熱者也予家中長物惟 此數石將以貽諸吾子子長者當貽之以所枕者中子當貽之以所坐者少子當貽之以所踏者爲之辭而使之世守焉辭曰

嗟三子兮其來吾無所貽汝兮惟此三五之瓊瑰
色之黃兮中正質之堅兮貞靜汝其師之兮以為
性冰有時而化兮雪有時而融此姑射之肌膚兮
非冰雪兮之能同汝其朝溫而夕清兮以此黃石
兮為而翁

翁山文外

卷十

番禺 屈大均 撰

銘

懷沙亭銘

有序

吾之鄉名曰沙亭先祖廸功郎誠齋之所命也
往陳白沙先生嘗至沙亭主於吾從祖博翁之
家博翁之子青野師事之先生以博翁為三閭
同姓每舉遠遊之篇壹氣孔神於中夜存虛以
待之無為之先四語為博翁言而先生亦嘗有
得真於亥子之間求中於未發之前致虛以立
其本之語辭旨與三閭一致蓋白沙之學得於

三閭三閭其亦儒之醇者也司馬遷作傳獨采
懷沙一篇又以知死不可讓願勿愛數言誠離
騷之正終儒者之極致與易之所謂盡性以至
命一道者也予今爲學卽以三閭之言爲師師
三閭所以學夫白沙其淵源殊不二也聞昔有
汪提舉者嘗築亭海北名曰懷沙蓋懷夫白沙
也吾今竊取其意亦築懷沙之亭一以不忘吾
鄉以不忘吾祖一以不忘白沙以不忘三閭提
舉之懷一而予之懷四其亦皆以爲學而已矣

銘曰

聖人盡性君子知命白沙得性之深三閭得命之
正吾今師之其學大定生學白沙以道爲家死學
三閭成仁有餘爰作高亭朝夕與居豈伊水仙三閭
死爲水仙乃是天儒三閭在左騷賦爲娛中和自盡明
哲誰如白沙在右薦以琴書無言乃實有本惟虛
夢追終古神契須臾

五晉令稱之其學大宏主學曰必以道為宗
 三閭并立鯉鯢為號中味甘盡用
 琴書無言以實育本郡
 文曰百籍受非高亭時文興岳豈用木山
 五晉令稱之其學大宏主學曰必以道為宗

靈渠銘 有序

屈大均

興安縣東南五里有渠廣二丈秦時史祿所穿
 渠之水曰嶠水亦曰始安水嶠者始安嶠也水
 自始安嶠出注於漢潭分流南北南為灘北為
 湘相背而馳其疾若箭祿為磯以激水又壘石
 為鐔提派湘之流而注之灘使逆行六十餘里
 以通糴餽號曰靈渠唐李渤又作陡門三十六
 所以蓄洩之今渠分為二南渠會于灘北渠會
 于湘兩岸皆破碇巨石中開一罅舟從石上行
 若魚貫舟人輒於陡口以三木為叉橫管席其
 中障水水滿則管席是曰開陡一陡開則一陡

闔也舟上下者必爭焉銘曰

灘出海陽其源同湘湍急而散流離四行不導而
瀦曷利舟航功惟祿渤陡門是築爲渠以羸爲鑄
以縮水可利民不辭拘束北未至湘南未至灘優
游石罅洩以其時其本旣疾其末貴遲一開一闔
奔濤蹴踏舊流是吐新流是納諸門不分一門乃
合門門相須勢苦縈紆石磯所夾舟子踟躕盈科
而進吾道之如

甘泉井銘

有序

屈大均

甘泉井在永安南嶺之北井本毒泉宋文丞相
駐兵其間軍士或飲以歿丞相祝之變爲甘液
土人因名曰甘泉井銘之曰

巖巖南嶺虎豹所家我公孚之士不蟲沙一勺毒
泉噴出岢岢化爲甘液中有月華是公白血變化
成霞逝將往飲發我心葩

烈婦亭銘 並序

屈大均

烈婦沔陽人失其姓氏人皆稱之曰沔陽婦云
崇禎十六年三月六日賊闖所部白賊攻陷沔
陽有僧西來者匿于南寺亭下聞一賊挾婦人
至詞甚堅彼此詬詈薄於門外久之婦未嘗少
屈日且暮婦爲至亭下曰死於是耳賊乃刃之
去逾三日人無知者西來舉而火之年三十許
色不腐衣裙嚴束血沒土濺壁至丈許亭故名
鑒心沔陽人以婦死於是謂可以重沔陽因更
曰烈婦亭予爲之銘曰

沔陽何有有沔陽婦其名不知烈在人口一亭峨

峨下臨湖波婦則得矣如沔陽何嗚呼沔陽一婦
何少白刃之中有此皎皎嗚呼沔陽一婦已多誰
無白璧不玷而磨

死菴銘

屈大均

予自庚寅喪亂卽逃於禪而以所居爲死菴銘
之曰

日死於夜月死於晝吾如日月以死爲壽晝夜之
死非日月之否欲晝夜之生須晝夜之死故曰天
死我身吾將生之天生我心吾將死之欲生其身
須死其心心生於死身死於生夫能如是是之謂
能生能死之至人

屋漏銘

屈大均

爾雅室西北隅謂之屋漏孫炎云當室之所白
日光之所漏入也予宅向西北坐臥之所在其
隅因顏之曰屋漏然日出東南每旦必先照予
窓戶其光洞然非漏也非漏而求其漏蓋善觀
日者不於麗天之時而於容光之際容光者人
之所不見也惟君子能見容光之日惟容光之
日能見屋漏之君子故君子畏之畏之斯不愧
之銘曰

漏乎漏乎長在吾屋毋惜微光以鑒幽獨昭昭之
多於吾已足何必無窮始見於穆

蓋翰不吹燭氣以染燕之

也必是而非吾收錄耳先編或疑書不盡其樂不

自黃香染翰蠶書之其書何言蠶曰不似以蠶

春山漁父以燕各曰易染其說曰

吾言是以染書之斷至燭干不惑其然必亭之

易染其說

風大似

墨田銘

墨田者硯也其形方故以田名之

直以方坤之大水其中雲其外毋以同流易其介

視此一卷文明所會

作畫硯銘

其動也天以凝吾筆之煙其靜也淵以流吾墨之

泉

太極硯銘

水雲之力凝為太極珠斗盤旋可見天則寶爾精

華毋令墨蝕鴻濛大文水巖中得硯有鵬鶴眼大

狀

風字半硯銘

予有佳硯蓋端谿東洞石也形如風字而斷其
半右短而左長稍磨之名曰半硯為之銘
毋曰爾全爾全石而毋曰予半予半玉而嗚呼半
可用也而不可貢也故君子以玷缺為重也

又

維天之道雷欲其全風欲其半茲石符之故可玩

方硯銘

為王黃潛作

有美一卷文明所寄直內以誠方外以義得自蘊
芊水巖之次氣本黃虹化為玉粹宜君用之為天
廟器

硯中有黃文

家慈古藤杖銘

有藤千歲來自東樵其節三百自首至腰下餘二
百礪柯盈條瑩然手澤美若瓊瑤我母扶之舉趾
翹翹顏朱髮紺如日之朝算如藤節以永逍遙

蒲葵扇銘

如月團團不離素手一葉雖微為風之母

又

雷生于足風生于手假此蒲葵清涼長有

木瘦筆筒銘

毋言臃腫亦中規矩彤管暇時入此室處

鏡銘

朝如日吾以麗其躬暮如月吾以光其心

方鏡銘

人鏡皆圓圓爲天規我鏡獨方方爲地矩人亦有言聖人圓之以天自處賢人方之以地自圉吾希賢者也鏡之方蓋於地有取也易曰方其義也吾其惟義是與也

破鏡銘

日宐方中月貴幾望鏡亦水精光能自養一半含陰照人無象金質久銷土花日長孰使蟾蜍蝕之泉壤方寸鴻濛分而爲兩魄已磨礪神猶惝怳君子盈虛以此爲尚

大璞銘 自用之研

屈大均

水巖一角天然大璞自成圭璋不用追琢蕉葉白凝火痕丹渥文聖之純潛龍之確水涌雲蒸書成不覺一氣氤氳其元在朔與我心華殷勤浣濯

玄圭研銘

其德玄之故天成之圭以表之終葵首之維帝錫之告公用之

研銘

石之精微於水乃見青花有無白葉成片呵之泉流有氣如練天地大文於斯蒸變

又

水巖之肉白雲沐浴溫潤多文君子所服

又為王伯佐作

水之與雲凝結成脂天然紫玉琢磨安施元氣網
縕文章是滋沐浴膏澤壽考因之

黑漆匣銘

知其白不必守其黑守其黑者白之賊夫子云白
而白黑而黑是之謂能白能黑

臂閣銘

龍跳虎臥勢之所至鳳閣天門在吾一臂

竹筆筒銘

為盧儁千作

籠葱之孫餘一節孤根羅浮昔蟠結摩挲久作青

瑯玕先生手爪乍明滅貯我管城十有餘一枝紫

玉一枝鐵毫毛吐出多鳳凰君其以此為丹穴

予從永安藍塘道上得一蠟石廣六寸長八

寸厚如其廣沐浴以為予枕銘之曰

昔為小人所履今為君子所枕噫嘻一升一沉造

物之於君毋乃太甚

又

枕之非升履之非沉君子愛之是為君子之心

又

昨何卑在人拇今何尊在吾首卑則其常尊恐非
久子子孫孫其永守毋曰碌碌是吾瓊玖

又

一卷之多而枕之以代曲肱樂在斯

石公神江中多蠟石予入水取之大小得數十枚其一可坐銘之曰

憾爾不長使可臥喜爾能平使可坐六人可昇猶未大黃石老人又一箇吾家有五日摩娑一者爲君四爲佐顏色相似蠟所作雖貧有此卽奇貨

蠟石銘

亦猶之石而玉不如何必落落始是瓊琚所重者色黃與衆殊爾中爾正后土所須

翁山文外

卷之十三

番禺 屈大均 撰

贊

孔子世家贊

孔子殷之王孫宋之公子故嘗自稱殷人漢匡衡請以孔子世爲湯後梅福亦以爲言元帝乃封孔子裔孫吉殷紹嘉公自此而殷更有後神明之祚得不絕衡與福誠得孔子之心而有功於成湯者也以之從祀廟庭豈不誠賢於馬融許衡之徒乎哉嗟乎孔子之祖爲立王立王之教至孔子爲素王而大昌明立王始之素王終之皆非有天子之

位而以師爲君以道統爲治統作其聖功於無窮
傳其家學於勿替殷之德是誠不可及者也祀孔
子所以祀殷有孔子而殷之世以不絕爲唐虞夏
周之所不如則湯之孝子慈孫如孔子者誠有過
於二帝二王之末曹者哉

趙先生像贊

像作僧相

屈大均

遜國遺臣雪菴皎潔公今同之寧期寂滅所戴圓
光先朝日月淚水長凝玄黃之血亞哇城下龍蛇
無穴公不殉之天畱苦節一老猶遺□祖宗所悅
肅肅典型毋慚先哲

八百里人贊

有序

屈大均

張雲舉於天津衛得一人曰王義其行也嘗自天津至居庸一日來往八百里因號曰八百里人身瘦小不多食飲日惟啖二麥餅脰毛長二寸許舉足若秋鷹頃之滅沒每當平沙曠野欲止則直奔一樹以兩手抱樹久之其神乃定抱樹不牢則兩足又蹈空而馳予爲贊曰

天行以神人行以身日八百里身爲神使以神爲風以身爲蓬其行所至何有鴻濛予嘗遠引繭足西東得君負戴鸞鶴其同

漏骨龍贊

有序

屈大均

有黃牡馬形如龍頭方額有旋毛而白眼碧爍
光若流電蹄高五寸許瀝水毛長可七寸高六
尺有半長八尺通身漏骨寸有半瘦甚蕃人以
鬻於市莫有顧者張雲舉一見驚異問之云得
於玉門關外以二金買歸鹽水調芻豆飼之數
日漸解食經三月而臙發然猶肉不掩骨其漏
節節可數偶騎之從高梁橋越河水頃刻二百
餘里至南海子一嘶而羣馬辟易不敢近人始
奇之常從諸裨王圍獵一黃驥突出未及射馬
前逐及之口銜驍脊諸裨王驚為龍種因號曰

漏骨龍贊曰

爰有龍馬產自西戎其奇在骨漏出身中天然瘦削一一玲瓏方頭廣額紫電為瞳聲如猛虎哮吼生風艸甘不食吞嚼胡驄紛紛飛肉逐及秋空口銜麀鹿不待彎弓以神為駿非力能雄

嘉魚頌

并序

屈大均

大司馬留村吳公總制兩粵其臺門實臨端水端水中有嘉魚焉考嘉魚天下不多有有之惟漢中沔南縣之丙穴小雅所謂南有嘉魚者此也若端水嘉魚出自康州大小湘與楊柳沙順流而至羚羊峽口數十里間為嘉魚之大都此外則絕無之公臺門適當嘉魚之所會而嘉魚歲以十一月出穴與江漢間三月出穴者不同及公生辰而嘉魚洋洋而至以為公燕饗賓客之需公歡然色喜謂古人以魚為重故白華之什一則曰魚麗再則曰嘉魚而小序謂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

樂與賢者共之也且嘉魚潛必巖穴體陽而用陰
如賢者之幽隱也食必乳泉石苔如賢者之潔清
也出必以一陽之月其性宜寒如賢者之不迷歲
晏也鯉質鱗鱗而肌肉細美味甘不腥如賢者之
芬芳而醇懿也於是罩之而又罩汕之而又汕得
一嘉魚如得一賢者焉而賢者以公之寵愛爲之
歌嘉魚又爲之歌鱗魴以答其誠鱗魴者何埤雅
云鱗圓而魴方君子道以圓內義以方外而周公
之德具焉鱗蓋象公之圓而袞衣者道也魴蓋象
公之方而繡裳者義也然則公以嘉魚興賢者而
賢者亦卽以鱗魴興公是皆有當於古詩人之義
而爲孔子之所取則大均之頌其又烏可以已於
言乎哉乃拜手而爲嘉魚之頌曰
赫赫君侯文武爲烈協和東南神人咸悅風無颺
颺虹無鬱結白雨宜禾炎蒸以滅大蛤成霞靈羊
有雪適公生辰嘉魚出穴噓吸乳泉霜華寒徹當
我蛋人乍浮乍沒朝罩其東大湘發發暮汕其西
小湘活活如鯉如鱗隨流超忽苓籩旣盈養以清
冽以獻裕臺鮮同海月幸充玉盤敢懷溟渤宜公
飲御魚膾咸設燕喜無疆張仲在列食之靡飫旣
甘且潔眉壽維祺長綏揚粵

苔亦有衣何子磽确勾萌不滋黑之與白不見毫
絲摩頂滑滑似沐膏脂勝於新鬢白屑生皮所少
屋幘覆此藁藁受之父母未損毫釐根本在肉且
勿生萑畱須異日以襯冠綉方春而茁方冬而萎
吾髮草爾與時盛衰

翁山文外 卷之十四

番禺 屈大均 謨

雜文

祭真武神文

惟神北陸端居天樞獨握破軍之上運珠斗以秋
殺春生泰一之前麾金精而東征西伐天子師其
神武下土仗以安平陰隲斯民掃除一世楚之北
紫霄別府元開太和之峰越之南玄武行宮今作
扶胥之口天威震讐儼龍車帝服之常臨靈馭虛
無恍雷鼓雲旗之有赫惟茲多士咫尺聰明明德
惟馨奠呼吸之通紫極為狂克念期精白以事玄

天當此春陽屆茲上巳殷勤俎豆長依黑帝之精
匍匐麾幢兼禮北宮之將所願文經武緯蒙輔相
以無疆物阜人熙被休祥而未艾敢申祭告用瀆
光靈尚饗

祭員五條文

番馬 國大牧 馬

大行廟號考

屈大均

崇禎十七年六月顧錫疇為禮部尚書首請更定
大行廟號是時大學士高弘圖恭擬曰思錫疇
曰乾曰禮又曰正奉 旨 大行皇帝諡曰思宗
烈皇帝錫疇又請復 建文君年號仍追上皇帝
皇后諡號及追上 景皇帝 景皇后諡號謂洪
武三十二年乃 建文改元之歲至洪武三十五
年凡四年皆 建文年號乞勅史臣以洪武三十
二年至三十五年仍為 建文實錄其編年紀月
悉改正如初庶為一代惇史追上諡號則恭擬
建文君尊諡曰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覲文揚武克

純篤孝讓皇帝廟號惠宗

建文后尊諡曰孝愍

溫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

景皇帝尊諡

於原諡恭仁康定四字上下增崇十二字曰符天

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崇孝景皇帝廟號

代宗 景皇后尊諡於原諡貞惠安和四字上下

增崇八字曰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

后又謂 懿文皇太子 懿文皇太子妃當建文

元年二月已追尊 皇考懿文皇太子為興宗孝

康皇帝 皇妣懿文皇太子妃為孝康皇后尊

母皇太子妃呂氏為太后今未尊諡號尚為追崇

則已尊者必宜光復乞並 勅下史臣追復諡號

奉 旨悉如擬於是 三詔並頒於本月二十八

日頒 思宗烈皇帝 孝節烈皇后詔文一道於

七月三日頒 孝寧太皇太后 恭皇帝 恪貞

仁壽皇太后 孝誠皇太后 孝哲皇后詔赦一

道頒 興宗孝康皇帝 孝康皇后 惠宗讓皇

帝 孝愍讓皇后 代宗景皇帝 孝淵景皇后

詔文一道於是朝野歡慶以為此國家盛典 新

天子即位甫一月即盡舉行使二百五十餘年典

禮一朝明備以無遺 二祖 列宗之憾而慰兩

朝 帝后在天之靈斯誠中興一大機括而發之

乃自錫疇可謂賢秩宗也已其後弘光廟號永曆

間諡曰 思宗安皇帝而以 烈皇帝爲威宗隆
武則曰 紹宗襄皇帝 皇考桂王曰端皇帝喪
亂中詔書未及頒行故天下人罕知之其有稱
烈宗曰毅宗者謬也世之君子倘私有所紀載請
書之曰 威宗

告四世祖文

屈大均

維丁卯十有一月丙子朔十八世孝孫大均敢昭
告于十一世祖考聽泉公祖妣周氏太安人十二
世祖考滄洲公祖妣李氏太安人十三世祖考素
菴公祖妣譚氏太安人十四世祖考梅侶公祖妣
劉氏太安人黎氏太安人其辭曰大均不肖無能
爲吾祖大其堂構念吾祖自十一世至十四世凡
四世皆未有祠神靈不安無以享祀其罪在于孫
子茲大均有自買沙田頭地一區在本鄉思賢里
社之東前對煙管福船二岡後倚蔗林平阜左接
人居右鄰父宅地勢方直而深厥土堅厚數求籤

筴於丕顯南海之神皆云大吉以建祠惟良大均念舊祠久毀其遺基湫隘且在人家尻睢之末於風水不利與陰陽家言相悖大均茲以此沙田頭地敬獻於我四世祖俾諸父諸兄卜日爲祠同堂異室昭穆並列以爲先靈降福無疆之丕基謹先議祠名曰壽昌以祖妣周氏太安人壽至百有四歲鬱爲人瑞而滄洲公梅侶公皆年八十有餘世享期頤爲郡太守鄉飲大賓昔者文王問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其後文王九十有七武王九十有三是則父有德能與其子以永齡祖有德亦能與其孫以永齡可知也洪範之言福者五以壽爲始中庸之言必得者四以壽爲終而皆以攸好德大德爲之本吾四世祖先皆有隱德故天皆以眷壽報之吾等子若孫能如吾祖之德則必能如吾祖之壽或當過之以皆至于耄期不徒富且貴而已大均故議祠名曰壽昌使子子孫孫顧名而思其義以求所以光大於前人也其饗堂則曰百有四歲之堂又以大均有母黃年今八十有四而大均年五十有八當周氏太安人百有四歲之時滄洲公年八十餘猶未脫兩髦躬執子道不衰大均今欲吾母如周氏太安人而已亦如滄洲公也

或過之而無不及故以名斯饗堂也且禮曰君子將作宮室宗廟爲先大均今者僦居沙梨之園未有寧宇此沙田頭片地不以爲半畝之宮以庇其身及其妻子而以歸之吾祖焉夫亦遑遑報本之意書曰奉先思孝詩曰作廟翼翼大均不敢不勉吾四世祖有神尚其鑒之

慰妹壻李生文

屈大均

歲丁卯季夏三日己酉山門李君翰客之子尚志生年十有九病卒庚戌訃至沙亭吾族父原玉之女曰截姑者於大均爲妹生委之以禽納之以純帛旣有年矣姑年十八未笄聞生卒哭泣請於兄嫂往趨喪兄以其父他出須父還卜吉乃行姑曰吾將往視殮舍遲則無及乃開篋取一布夷衾俾使者持還以爲生覆而屬以勿卽掩棺將行兄嫂難之姑陰以一簪一裙賄一媪從行辛亥昧爽匍匐三十餘里至山門以吉服先見舅姑乃撫棺慟哭服斬衰自誓守義於是舅姑以爲知禮相持痛

哭盡哀而舅曰吾四十祇生一子不幸而長殤今
吾媳歸則吾子殤而不殤矣夫禮也殤不爲後今
不殤則以成人之喪治之而可以爲吾子立後是
吾無子而復有子矣蓋吾媳守義之事猶小而使
吾子有後之事爲大噫嘻吾媳誠節而仁不愧乎
屈氏名家之子也已大均是時方爲廣州太守纂
修郡志以廣州十七州縣諸名族皆有貞女烈婦
而吾屈氏之居新會大月滘者有族弟無隱之女
賢姑焉賢姑許字諸生莫贊倩未昏而贊倩卒趨
喪不返力織作以養兩代孀姑予嘗爲栢舟說以
美之今於番禺沙亭復得吾妹截姑以爲三閩大
宗之光異時族譜載之郡志亦將載之而傳靡他
之節於不朽嗚呼豈非吾家之幸事乎哉吾與生
及生之父未嘗相識今以吾妹之故爲文以慰生
生雖不永而生之姓名將與未得嗣爲兄弟者而
永焉其亦可以瞑目於泉下也乎嗟夫傳有之曰
壻有吉日而女死齊衰而弔夫死亦如之夫弔禮
也弔而遂因以爲歸卽先王未之有毋亦亾於禮
者之禮先王所不禁女志得爲而爲之不亦可乎
嗟夫弔之禮其亾也久矣矧而因以爲歸古有未
祿於君能爲社稷死于汪童且以難於丈夫子矧
女子乎噫嘻吾妹寧爲賢者之過毋爲不肖者之

不及使人謂左徒未嘗有士大夫之忠良復有婦
若女之貞而恒其德一以光百世之門閭一以善
一鄉之風化夫豈小補之而無關於倫常之重輕
者哉生之亾吾茲不爲生悲而反爲生喜故爲文
不曰哀曰悼而曰慰生如有知聽斯言亦將自慰
異時同穴有人無干乎遷葬與嫁殤者之禁而女
子氏之黨吾妹不復歸焉鴛鴦之封女貞之樹吾
將爲生更銘之

葬率姜文

屈大均

歲庚戌十有一月戊辰屈子大均祔葬其亾室王
氏率姜孺人於先府君之兆於是割牲酌酒而申
之以文曰嗚呼哀哉吾今葬姜於茲丘也上則吾
累世之祖中則吾父下則姜之季妣黎也前有扶
胥之水爲腰帶者九十餘曲相環後有深口之山
如連珠者大小十數峯相接而且裕楓烏欒之林
軒樵離枝之植一望青青也周遭而室處者千有
餘家皆三閭大夫之同姓而吾之宗族也姜之魂
魄其亦可以無虞也姜之葬也吾之友臨而吊者
若而人吾之宗族尊行臨而吊者若而人吾之諸

從兵部君士煌姜之兄公也則有言曰吾弟欲攜姜隱於太率而姜不從曰吾家有君姑也欲攜姜隱於羅浮而姜至珊瑚之洲遂不幸邁疾而歿太羅浮尚六十有餘里也是姜也太率與羅浮皆不得而有之得而有之今乃在沙亭之里濠口之丘咫尺家門朝夕在望豈非吾弟欲成姜孝養之志其生與歿皆不欲違姜之所願歟嗟夫姜也生不得終事其姑歿而祔於先人之兆猶庶幾得依於其舅矣使姜歿於太率與羅浮則吾弟必將葬之於太率與羅浮是姜也生既不得事其姑而歿復不得依於其舅豈不重爲姜之悲痛乎哉今者姜之志已遂姜之名亦傳其與季妣黎若蒿悽愴惟皇舅之靈爽是憑以歲時同享而夫之祭薦其亦可以無恫矣乎嗚呼姜兄公之言若此亦可謂之知姜而有以慰夫冥漠之心也已是墓也虛其右以待予之同穴焉予學道廿有餘年卽使仙成終不肯乘鸞鶴而上升也將尸解以與姜合葬於是姜其安以待之毋恐

辛亥人日祭亡室王氏率姜文 屈大均

嗚呼吾子之生於人日兮實爲一歲兮辰之良自
歸予而得爲兄弟兮吾才能四度而陳人日之觴
昔歲之丁未戊申兮吾觴子於雁門之傍則子有
舅母之依兮及諸中表姊妹鞦韆蹴鞠相與翱翔
已酉之觴於秦淮兮則惟吾與子弄稚女之嘻嘻
而雨雪兮滿床至去年庚戌之觴於家兮則汝雞
鳴而起拜姑也姑賜汝以翠羽之珠璫小姑諸姒
競以花勝遺汝兮而嬉笑於一堂汝玉顏之旣酡
兮復姣衣之芬芳吾教汝爲椒花之頌兮汝援筆
而霞采成章汝驕予以梅花之額兮吾拂之而瓊

蕊飛揚吾妹舉人日之故事兮謂昔承華之降王
母而今明星玉女之來炎方咸誇子之神詎兮召
親戚而相慶汝荷骨肉之厚恩兮亦欣欣而樂康
計予自有生以來兮歷三十六兮星霜而未嘗有
人日之歡兮有人日之歡則惟吾子之故使我式
歌且舞而不能忘予私自念汝方二十五齡兮卽
使壽命不長亦必尚有三十年二十年之景光而
奈何一旦先朝露兮今歲之人日徒見丹青之明
粧汝姑雞鳴而起兮已慟哭於中堂汝小姑與諸
姒兮遠在扶胥之鄉鏤金箔以爲人兮將貽汝於
黃壤汝妾媵之哀哀兮陳遺衣而繡履盈箱悲玉
琴之旣殉兮餘蛛絲之錦囊汝之女自離懷抱兮
幾不免於水火之殃幸痘疹之新愈兮誰爲饋面
而調桃雪之湯曾嬌癡之不知汝之生日兮見舉
家之涕泗亦呱呱而泣於房並不知有母之在重
泉兮而輒呼其食母曰孀徒匍匐于靈几兮隨家
人而上香越二十有一之日兮又爲吾子之小祥
悲歲序之易流兮忽一年之參商欲除服而不忍
兮尚縞素乎吾之衣裳陳庶饌之芬馨兮及扶荔
之甘漿汝魂靈而未遠兮其窈窕而來享何上天
之夢夢兮使佳人之早殤此人日之痛毒兮吾終
身其結於中腸

翁山文外

卷之五

番禺 屈大均 撰

哀辭

死事先業師贈兵部尚書陳巖野先生哀辭
先生諱邦彥字會份巖野其別號也永曆元年丁
亥三月以兵科給事中起兵與督師大學士陳公
子壯合攻廣州不克退保清遠困守月餘城陷被
執不屈磔以死予痛先生忠烈以師讎益堅志不
仕既爲先生作傳載諸皇明四朝成仁錄以表人
臣之節而申弟子之義矣又念昔楚大夫宋玉景
差以其師懷忠蹈義而死各爲大小招辭以復其

魂而翟義公門人亦爲平陵松栢之歌以寫哀痛
先生之弟子當日從之而起者有霍師連霍懿芳
馬應房諸君血戰捐軀不負先生之教誠予未能
死則騷些之辭淋漓嗚咽應有以嗣音宋景而慰
先生之神靈於是長歌當哭爲哀辭一篇以爲送
魂之曲不忍言招以先生精爽有所歸也亦曰反
招魂辭辭曰

魂兮歸來魂兮毋歸魂其南兮惟神烈之憑依
向高皇兮勿慟幸骨肉之爲糜尺寸膚兮不愛
隨白刃兮紛飛兩子烹兮一妾醢雜馬乳兮臣脂
分種落兮饜飫舉桐酒兮消之餘精爽兮尚在日
涕泗兮嗟咨魂兮歸來魂兮毋歸魂其北兮於
天壽而委蛇向文皇兮勿慟幸作氣之毋衰雖
再鼓兮潰敗能牽制兮雕旗保三宮兮臨桂使
骯騎兮毋西事不成兮功已大延國命兮如絲十
二園兮遍謁蟣虱臣兮細微仗威靈兮一日奈七
尺兮難支向威皇兮勿慟幸鬢髮之披披甫進
賢兮在首已致命兮月氏夙不忌兮溝壑何有官
兮尊卑臨西市兮長嘯色不變兮怡怡肝跳躍兮
擊賊血噴薄兮射之日東門兮燁燁頭繫斷兮樹
枝殉煤山兮未得陪中涓兮已遲惟銀錢兮渴葬
恨不祔兮熊羆魂兮歸來魂兮毋歸魂其東兮翳

南澳之然疑向□襄皇兮勿慟幸蒙塵之在茲龍
爲魚兮一勺與螻蟻兮相持誰銜珠兮爲冢化青
鳥兮低垂魂兮歸來魂兮毋歸魂其西兮於緬甸
兮流離向 大行兮勿慟幸不辱兮恩私拂纍臣
兮而大用爲國殤兮敢辭蒙輟朝兮揮涕霑畱丹
兮遺詩大司馬兮疊贈及羽林兮孤兒與陳張兮
同卹成三仁兮庶幾爭日月兮光耀爲臣子兮芳
規十七年兮正朔賴一手兮指麾自丁亥兮元祀
至壬寅兮春時伊夫子兮再造以一死兮爲基終
龍蛇兮無穴徒寄命兮蠻尸委君臣兮鼎俎以寇
讎兮視之紛亂賊兮爲逆乘倒懸兮顛危魂在前
兮在後徒爲厲兮安施龍髯墮兮糞土血玄黃兮
成泥餘灰撥兮白草瘞淺壤兮蒿櫟誰飛土兮逐
肉使蠅蚋兮毋滋嗟鬼雄兮夫子當此際兮躩踞
在地驅兮虎豹在天禦兮梟鴟哀喪元兮太早不
及陪兮滇池有弟子兮後死曾沙場兮輿尸抱遺
弓兮哽咽拾齒髮兮囊之憤師讎兮未復與國恥
兮孳孳早佯狂兮不仕矢漆身兮報之欲招魂兮
不忍任先生兮所之上九天兮訴帝下九淵兮驟
螭射天狼兮助我血日逐兮相追

令母對製泉財令夫于當此烈令
八對台白草壘對對令萬對對染土令
鳳令安誠對對對令糞土血支黃令

吳端烈先生哀辭

有序

屈大均

瓊之州有吳先生履泰字亨若者定安之諸生也
當丁亥四月清兵南渡瓊海闔郡官吏皆薙髮迎
降先生時丁父艱乃以衰絰起兵盡散家資召募
旬日間得壯勇三千及黎岐之衆數千於五月五
日慟哭文廟大誓師分水陸二道進擊十二日戰
於買萬長陂斬獲首級以千計清兵稍却次日黎
明以鐵騎夾擊我軍遂潰先生謂其弟履節曰吾
力盡矣事之不成天也汝可歸葬先人毋使暴露
乃大呼崇禎先皇帝數聲抱石投海而死其甥王
蔚文從之於是門生故舊爲先生設位而哭私諡

曰端烈先生越四十年丁卯教諭梁君廷佐自定安來以予數問定安人物因舉先生以對予於是潛然出涕以爲當宋之末瓊人有謝明謝富冉安國黃之傑者從安撫趙與珞拒元兵于白沙口事敗被擒皆慷慨不屈以死於是瓊人義之終元之世瓊州無登進士者明興人才大起丘文莊海忠介以文章道德嘉謨嘉猷鬱爲名卿大夫之冠當成化二年秋薛公遠進戶部尚書邢公宥進都御史而文莊進翰林學士皆在一月之內雖天下望郡亦罕有衣冠勝事如瓊者瓊本海中一大洲去畿輔絕遠自 孝陵稱爲南溟奇甸未百年而人

賢奮興肩背相望環五指之山三千餘里遂爲名臣之淵藪雖 孝陵煌煌天語爲之開厥禎祥然亦宋之末忠臣義士之氣鬱勃而成天不得忠臣義士之子孫而報之而報之於其地之人賢天之所以厚愛夫忠臣義士也如此先生之事與謝明謝富冉安國黃之傑四君者後先一揆異時瓊之生才其光明俊偉以經世之文而爲名世之業如文莊其人者當五里而一人焉十里而一人焉不但吳氏之子孫簪纓蟬嫣獨受其報而已也則先生在天之精爽其亦可以少慰也夫爲之辭以哀先生亦聊以慰夫先生先生有知其亦毋吐予言

也夫辭曰

有美人兮何豪雄衣斬衰兮爲元戎父死謂何兮
有他志未卒哭兮辭殞宮將破羗兮瓊海出奇甸
兮水火中募黎迤兮半萬雜生熟兮蠻童果下駟
兮爭跳蕩骨爲鏃兮藤弓血濡縷兮三躍鼓藥弩
兮成叢棉木槍兮三丈進退運兮如風蒼頭包兮
黎錦香皮甲兮重重百子砲兮鹿鐵洞人馬兮心
胸初鏖戰兮大捷血十里兮沙紅天不助兮義旅
再鼓行兮摧鋒如流星兮突騎貫吾陣兮西東鳥
獸散兮驚駭羗半化兮沙蟲沈那黃兮抱石與湘
纍兮相從魂魄毅兮長在何艸莽兮孤忠無一命
兮爵祿爲國殤兮以終展我甥兮壯士於魚腹兮
依公駮兩螭兮媵鰵子前海若兮後祝融哀陸沉
兮赤縣挽潮汐兮洗炎邦嗟後死兮無力徒望之
兮鬼雄投大招兮水怪爲我致兮蛟龍

王惠愍先生哀辭

有序

屈大均

嗚呼吾廣東有三大患焉一曰交趾二曰澳門三曰黎昔湛文簡有恢復交趾之議龐惠敏有蠔鏡澳可虞之疏海忠介有滅黎之疏載在志書一一可考然三大患黎尤近蓋黎居五指之山爲瓊三州七縣之心腹熟黎姦宄勾引生黎未嘗一日不思得三州七縣而甘心焉永曆三年己丑夏六月叛酋馬澄根結黨林冲霄黃敬純謀破定安擁上流以窺瓊郡我義士如綸王君軍殲身死瓊之人至今憤恨此近事之最烈者也當事大夫苟能以忠介之疏聞於朝依所區畫而行諸峒旣平分爲

數縣使黎母之子孫鏤頰雕題與乾脚生岐之衆
悉爲編氓沐詩書而知禮義猶反掌之易易耳當
王君之未沒也所居龍梅實當黎賊出沒之衝君
念龍梅不守則定安隨之乃散家財糾壯健爲捍
禦計賊知有備不敢越龍梅咫尺犯我邊疆自甲
申至己丑凡閱六年乃乘其稍瑕以數萬衆出攻
君率死士先登陷陣多所斬獲旣而叅將張某軍
行遇伏棄戈潰敗君單騎衝突手刃數人毒矢雨
發不能支遂死是秋九月定安陷夫人陳氏被執
以計脫其孤懋曾亦罵賊死嗚呼君守龍梅而定
安以固延至六年不被寇人倚以爲長城地恃以
爲磐石君死而定安遂失禍流數縣數十萬生靈
無所寄其須臾之命焉天之亾君夫豈一身一家
之故而已哉君諱昌言太子少保南京禮部尚書
諱弘誨之孫思明府知府諱之子以大父廕
當得五品官弗就當黎賊作難可以挾妻孥負圖
史飄然遠遯而君義不反顧與城存亾遂與吳端
烈先生爲定安二烈有光邑乘視彼有官守者委
百里之命而不恤相去何懸絕也君私謚惠愍定
安人以君常置義田設義學賑饑恤貧修橋治道
路有德於鄉又能保障一城屹爲巨鎮以一死殉
其父兄子弟也於是予以教諭梁君廷佐之請爲

吳端烈哀辭又爲王惠愍哀辭辭曰
嗚呼定安乃有二仁吳之與王忠義其振端烈惠
愍社稷烈臣身沉海水血灑戰塵惠愍之死夫人
同淪蛾眉罵賊亦動星辰脫孤於死智計如神尚
書勿絕胤子酸辛一鄉一井一郡本根王之水土
小大惟均守死勿去以保城闈爲士如此爲臣必
純屹然大節朱厓垂芬

王予安先生哀辭

有序

屈大均

庚子之冬予謁禹陵于會稽有王予安先生者延
予館其家時先生年七十有四予三十有一計先
生舉賢書之歲乃予降生之歲齒相懸德業又相
遠也先生顧忘其爲丈人行而與予約爲兄弟謂
君子論道而不論年予則有愧於先生先生嘗謂
予曰子之鄉有大司馬袁公崇煥者方其督師薊
遼予以諸生居幕下其爲國之忠勤予獨知之其
不得死于封疆而死於門戶天下人未必知之也
自大司馬死而遼事遂不可爲吾三十年以來每
一念至未嘗不痛心切齒於當日之權奸也大司

馬無子其疏稿及余集生程更生訟寃諸疏揭予藏之笥中久矣今授予以備子他日爲國史補之採擇又曰吾平生治古兵法不獲一展所長自申酉變亂以來吾浙東之死節者有九公焉彼倪公元璐周公鳳翔施公曜劉公宗周祁公彪佳余公煌者皆有高爵厚祿於朝其從容一決以明大臣之義固其所也乃若黃子毓著潘子集周子卜年之三公者以布衣韋帶之士而亦慷慨以死吾宅前柳橋乃黃子所自沉之處水寒霜落紅蓼迷離吾每褰裳過之未嘗不潛然流涕所以隱忍苟全者亦欲觀時察變有所圖爲誠知衰老無成混混然與世相濁曷不早從故人於柳橋之下也予曰雖然孔子稱守死善道今先生學純粹而行潔清是九公者所託以任後死者之責者也先生默然臨別嘻吁嗚咽復執予手曰曩當喪亂時予不能死不惟有愧於吾鄉九公且然以見袁大司馬使大司馬被逮時予以一死明其寃以十口保之天怒或回使大司馬得立功自贖則遼事庶幾可爲而吾乃薊弱不能鬱鬱至今悔之無及惟斯疏揭子其採入大司馬列傳使後世獲知其忠亦吾所以下報大司馬也予拜先生亦拜且曰子年雖少然自今其亦求死所矣如予犬馬之齒碌碌至于

七十有四亦未必子之幸也嗟夫予今三十有八矣別先生七年而先生遂死先生得死而予身世茫茫又安知其所底止矣窮邊寂寞追念老成爲辭以哀之云爾

嗟國祚之將移兮而朋黨之禍倡上有君而下無臣兮中華之統以亡嗟匹夫之不辱兮入雲門而高翔從溝瀆而不忍兮欲雪恥於百王無朝廷之用賢兮抱智勇而傍徨鄙明哲之保身兮雖老彭其不祥恨考終于妻子之手兮不獲陪乎首陽維聖賢之同道兮生與死其皆臧而夫子之全歸兮亦孝子之大方念平生之歡好兮忽契濶于北邙臨岐路而涕流兮勉以求仁之遑遑今躑躅于寒邊兮迷不知父母之遺鄉悲耆舊之凋零兮與穉小而同行魂營營於會稽兮彷彿先生之容光爲長歌以追弔兮庶鑒格于窮荒

韓石畊哀辭

屈大均

宛平有韓先生名位字參夫嘗從高忠憲講學京師所著道統一書有功聖學甲申三月國變先生執義不辱潛自宣武門出至于陪京明年陪京不守畱其二子於清涼山麓遂浮海去二子者分走東南海濱求之閱十數年弗得於是長者客丹陽更名曰田字畊良少者客江都更名畱字曰石畊其名也兄之田一而弟之田二蓋欲弟爲其勞兄爲其逸也其字也兄之畊在於前弟之畊在於後蓋欲如古耦畊者之所爲兄畊其膏腴之良而弟畊其石也然石畊竟未嘗畊性絕高簡不以家計

爲事年四十餘不娶人問其故輒流涕而言曰吾父飛遜殊方存亾未審吾不能相從而去同死同生吾亦何忍而爲家貧甚恒寄食於人不合輒去旁無僮僕惟與一琴卧起朝夕不離其所爲琴多奇聲變調激昂鳴咽之音然絕自矜重無人乃彈有人則止嘗曰吾不欲以末藝求知音故所善二三君子若南昌王于一關中王築夫雷伯顓秣陵龔柴丈之儔皆未嘗數聞其琴卽欲聞其琴而不肅貌容不致誠敬以太古之樂求之石畊不爲奏也辛丑秋予將南歸番禺石畊聞之從平湖至于秀水以爲予能守布衣之節以文傳道與其父同一流人旣已定其交久矣此行五千餘里豈可不出其琴以爲知己之歡娛乎予大喜焚香再拜石畊穆然久之初爲思美人繼爲白華終爲離鸞別鵠皆其所自作之操彈至夜分淚灑灑沾襟不知宮商之遂亂也曲未終相與別去去之兩月有客自西浙而來則言石畊遘疾以沒矣嗟夫石畊自愛其琴未嘗妄奏不知石畊別予之後亦復爲人一奏其琴抑遂囊匣其琴不復能一彈再鼓也嗟夫予生平亦不妄聽人之琴一聽楊太常正經一聽石畊而已耳今已矣石畊遂與琴而俱亡矣父高舉不知所終子特立不知其窮蓋咸希聖之清

而恥爲夫不恭者世誰知之矣畊良予未相識然
聞其人善丹青多材多藝石畊亦善爲詩有集曰
睡琴先生稿江淮間人多傳之其死也貧無以殮
畊良爲之乞貸於是其友始知之秀水鍾廣漢遂
爲石畊作傳而予哀之以辭其一曰噫嘻天降喪
亂兮父子乖離咸高蹈而弗家兮成厥仁於渴饑
父求君於四海兮死不可知子求父而十年兮生
亦何之援琴而鼓之兮聲慘怛以鬱伊蓋何怙之
痛兮匪怨恨于無妃其二曰嗟彝倫之攸敘兮天
乃託于布衣雖春秋不敢作兮而褒貶見乎歌詩
衆皆以爲有君兮一夫無之衆皆以爲無君兮一
夫有之援琴而鼓之兮音怨慕以淒悲蓋痛父之
於君兮有於已而無於人斯竟笑獨以終身兮嗟
美人其安歸

鍾廣漢哀辭

並序

屈大均

廣漢名淵映嘉興人少有美才思立言以自見嘗謂五代史與通鑑間有異同而蜀檮杌南唐書之屬及時蒐采尚不下數十家倘得取之以為五代史注亦庶幾有補於歐陽其志如此不幸多病未能就晝夜讀書神耗氣盡輒嘔血其父憂之思所以寬廣漢者不可得廣漢於是發興遠遊將倘佯於名山大川廣覽人才風俗採摭見聞以成一家之著作今歲丁未病稍間遂辭其親以行涉江淮歷齊魯觀于海岱瞻望于孔孟之林廟者久之以舟車勞頓故疾復作與人談論唇舌焦燥不少休

哀辭

鍾廣

甫至京數日而卒一時名士大夫皆以爲恨嗚呼
年甫三十耳著書未成又違其高堂之養以客死
生人之不幸至廣漢何如耶予自巳亥春遇廣漢
于蠡湖之曲愛其詩歌麗則與之爲友乙巳復至則
廣漢識鑿愈高才思愈出方期主其家相與畢力
經史爲醇儒之業無何予以事繇豫之秦絲秦之
代而廣漢亦有所適比聞其在京師往視之則廣
漢已先兩月死矣廣漢未死前數日爲一書以遺
予大畧謂山川之樂不如家庭友朋之歡不如母
子勸予早歸予讀而再拜淚淫淫其不可止也嗚
呼廣漢之愛我至是乎繇其言觀之則廣漢豈非
仁人孝子哉乎然廣漢方違其親茫茫然爲數千里
遊而以此規予何也予知之矣廣漢可遊也予不
可遊廣漢家不貧父母方中年二弟長者年二十
有一幼者十有九俱成立旦夕侍奉不後於廣漢
而予母年六十有四矣家貧兩弟力畊不足以供
菽水推廣漢之心其不欲予一息而離吾母也有
不忍出于言者嗚呼孰謂可遊如廣漢竟不可遊
而不可遊如予者尚得以性命苟全於關塞之上
耶死生呼吸耳年三十者不得長而予年四十者
可保耶使廣漢家居端坐凝神伏氣以自養壽或
可延不然而正命死於父母之手亦爲人子之幸

今若此其何以解其親之哀且痛而瞑目於泉下
耶嗚呼豈不可以爲人子之鑒乎哉予今亟歸以
求慰廣漢於地下使廣漢不得盡於其親者而以
其言使予得盡於予親予又將以廣漢之言告天
下之爲人子者是廣漢生之得盡者有窮而死之
得盡者無盡得盡於其友卽得盡於其身立言之
功莫此爲大而又何以著書爲予感之深故哀之
尤切爲辭以申其意曰

爲問學而遠遊兮固高堂之所喜昔顏曾之從師
兮亦親在而千里今旣無仲尼之聖兮求之六經
而道不遠矣又非爵祿之求兮奚必棲棲於行李
臨終而勸我早歸兮徒仁言之纒纒生不能自養
其親兮死而令其友皆篤于倫理昔史魚之尸諫
兮今吾子之客死惟仁之於父子兮而氣數之有
異所稟雖有厚薄兮而盡性則命可至推吾子之
孝誠兮死與生而一視魂依依于膝下兮毋東西
南北之遷徙朝聽父母之哭泣兮暮見夢于妻子
達死生之如晝夜兮其不生者與日月而晦冥而
不死者猶若父母之怙恃

殤女說哀辭

屈大均

予以乙丑仲冬二十有八日生一女子未生時筮
之得兌之上六知其爲女而以小象有未光之言
未以爲喜三日而名之則曰阿說以兌者說也丙
寅元日以一歲之吉凶筮之則得兌之九五其辭
曰孚于剝有厲予以爲阿說之母年十有九亦兌
之少女也與之孚而憂其剝先聖人有以命我矣
不意十七之夕阿說遽以無病而殤前之未光後
之有厲此二爻遂成凶兆嗚呼痛哉先是十四朝
予和族父澹翁病起詩有曰酒中那得有彭殤又
曰夢爲胡蝶元非我生作蜉蝣亦是仙蓋以達人

齊歿生忘物我天壽不貳爲吾翁之寬廣也豈知
無心之言又成惡讖與卦辭同一符應若此其速
嗚呼豈不痛哉於是瘞之於其亾姊阿雁亾兄明
道之旁使與其先二嫡母相近而爲辭以寫吾哀
其言曰

嗚呼斯冢咫尺相望上有二配下有三殤前配者
誰王氏率姜後配者誰綠眉黎孃首殤阿雁四歲
而亾率姜所出相繼黃壤次殤明道九齡不長綠
眉所出蒿里同僵復有阿遂所弄圭璋天時三歲
葬之建康其母代姬先赴北邙幽幽一穴獨在漢
陽兩兒一女陳歿十霜今茲阿說吉日辰良予從
端水適返家鄉親攜益母丸散芬香呱呱墮地亦
寢之床明矚秀額毛髮有光時如欲語小口微張
彌月能笑視我端相四十有九爲日未央奄然中
夕音影茫茫不聞啼哭寂爾閨房有如委蛻驚恐
未嘗蟬蛸微命生歿堪傷螻蛄勝汝尚見秋涼驚
精無藥吐乳餘漿倏來倏去爲蜨爲莊小年若此
變怪難量未須怛化亦復神愴情知夢幻終絕肝
腸兌爲毀折少女逢殃母剝其子凶兆先彰予詩
作讖同一非祥嗚呼數定敢怨穹蒼槿花未萼風
輒飄颺鳳雛在殼早已摧藏蚌珠唇畔細小如梁
忍同糞土委棄白楊重重繡襖短短髻箱乘昏而

瘞殘日荒荒嬰魂一尺泣似啼螿乍離懷抱寧不
驚惶一杯乳湏哭奠三行汝兄汝姊泉下相將雖
無知識亦共彷徨誑予兩月以爲惠芳將吟嬌女
辭采成章皇天見罰吾實不臧兩凋芝玉三失糟
糠澤蘭金瓠四在陵岡今茲金鹿又復難忘無窮
怨艾已踰方剛一哀遂已上慰高堂恩勤未晚及
此凶羊存者六雛如彼鴛鴦待其成大抑情自強

翁山文外

卷之十六

番禺 屈大均 撰

書

復友人問易外書

足下以吾未嘗學易而言易耶吾謂人無智愚無
不能以言易者也不能言聖人之易寧不能言愚
夫愚婦之易不能言愚夫愚婦之易寧不能言吾
之易吾之易吾自言之言之而有得乎易之內與
有得乎易之外吾自知之有非人之可得而聞者
矣嗟夫易無內外也內言之而是焉外言之而亦
是焉羲之畫其內乎外乎文之彖周之爻孔子之

十翼其內乎外乎四聖人之所言其內其外不可
得而聞卽愚夫愚婦之所言其內其外亦不可得
而聞也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能言焉夫吾亦愚夫
愚婦而已耳愚夫愚婦之言雖聖人有所不能言
其有所不能言者乃其所以能言者也其有所不
能知者乃其所以能知者也然則吾也遂謂吾之
言能言聖人之所不能言吾之知能知聖人之所
不知亦何不可之有嗟夫鳶之飛鳶之言易也魚
之躍魚之言易也鳶有不飛飛則必戾乎天人
有不言言則必至乎極然則鳶也但求其飛人也
但求其言天之不戾極之不至鳶自知之人自知之
而已斯說也足下必以爲狂然知言之君子必當
知之

味
而

荅汪扶晨

屈大均

臘月六日僕從莞中還方作書遣人奉寄適舍弟
某持足下閏八月望行次吳門所寄之書至驚喜
欲狂吾兩人者一何意氣相通數千里外若響之
與聲形之與影如此固知生死至交古人皆以神
行神爲道義之先鞭吾黨論交如僕與足下非今
如所罕者哉每恨蕪陰返轡未卽馳至新安使知
已依依盼望僕固不情抑亦浮丘容成妬忌使之
跬步相違耳僕生平視黃沙白艸雖萬里近若戶
庭朝出暑門暮入寒門飄忽如風之過往來無迹
絕無五步返顧十步徘徊之態卽如從粵至秦亦

徒以太率三峰龍門一水况黃山者巉巖瘦削半
若奇松上有三海門之奇下有兩湯池之勝而足
下昆仲若干鼎文治及同人蝕菴扶孟虹玉諸子
一一文采風流懷才抱道皆可以發我神明而資
問學之不逮者乎然吾嘗曠觀天下河則以曲而
愈長山則以斷而益遠天之傾西北則以山地之
缺東南則以水卽司馬遷杜甫詩文亦往往以頓
挫生姿殘闕見古今且與足下輩留斯不足以爲
異日夢寐無窮之因亦三才之道所宜爾爾然僕
終非老死蓬蒿者若不橫州天山卽將采芝地肺
他年之約必先於始信峰前潛溪水口一見故人
始信峯前阮溪水口一見故人流連十日然後拂
劍長征恣其所適終不久留餘憾以負知己之深
情也書中稱綺園雨屏右湘三君僕極嚮往爲我
道意大均再拜

復汪栗亭書

屈大均

丁卯九月之三日復得足下所惠書於是與乙丑
兩書爲三矣乙丑兩書尚未答足下不以爲罪復
有今者之書足下用情一何深而愛我一何敦篤
若是耶隰桑之篇有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
藏之何日忘之豈非足下之謂耶嗟夫遐者何也
謂者告語之也告語之所以爲愛藏之於心不如
宣之於口乃益見其不能忘僕之未嘗一一答書
也於相告語之道闕然誠有愧於隰桑之詩人矣
且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孔氏疏云
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善之故不能

忘足下之書數至可謂愛而能勞忠而能誨而僕也於斯二者又闕然不能有所誨於足下足下不以其不如已而棄之則足下誠古之君子也哉得足下書復得嘉蓮之墨又所謂既見君子德音孔膠也膠固也煙之與膏相膠以爲固以試水巖之研有色窈然若隰桑之葉沃然而光澤也幽然而黑也墨之上有嘉蓮焉一蒂而兩華兩華而一朵又似僕與足下相交好之象澤陂之詩人見蒲與荷而思美人見蒲與藺亦如是見蒲與菡萏又復如是足下猶荷與藺與菡萏僕則蒲也蒲一水艸之微而得依乎荷之與藺與菡萏蒲之幸也然蒲也能忘荷之與藺與菡萏而荷之與藺與菡萏不能忘蒲然則蒲之情其亦何以荅夫寤寐無爲而涕泗而悵悵而輾轉之荷與藺與菡萏耶嗟夫自茲以後僕如無意於足下之碩大且卷而且儼則亦已矣如其有意於足下之碩大且卷而且儼則其寐也以魂交其寤也以書往復寐無爲而寤不可以無爲一以求無愧隰桑之相告語一以求無愧澤陂之傷如之何斯庶幾乎於交道有終始也哉嘉蓮詩僕去秋已爲令叔右湘作得二章刻入詩外惜嘉蓮生於阮溪水香園不得一見今於墨上見之兩華相背以爲面視其背則判然兩華也

視其面則渾淪一華非蕊與葍蕙之相間則莫能分其竝蒂之狀矣以墨爲圖使天下人皆見嘉蓮之情狀嘉蓮之生於是乎其不虛矣噫嘻有此嘉蓮而墨不可磨也僕與足下之相交亦將長如此墨以示膝前兒女使知吾二人相與之膠固焉足下他日復有書更以此墨七笏見貽使僕之四兒三女各得其一而足下黃山新詩亦更寄七帙以來小兒女以僕愛足下黃山新詩亦皆爭爲諷誦大兒明洪則問栗亭先生遊黃山者九次大人亦曾一再遊耶僕笑而告之謂栗亭先生家近黃山故能遊之九次亦如予家近羅浮而居其上者一二年窮探其巖岫者十餘次也予實未嘗至黃山亦如栗亭未嘗一至羅浮也明洪又言栗亭先生招大人往遊黃山見於書中者三四今大人何不一招栗亭來遊羅浮使吾二三小子得見詩人之奇偉者耶噫嘻明洪之言若此然則足下旣念我且謂吾粵東詩人實甲天下足下亦何不惠然一來以其賦黃山之手筆復賦羅浮與珠江香浦二三子唱和爲歡豈非風雅之盛事而嶺海不世之遇耶足下其亦諾之與勿菴雪坪士旦三君聯翩而至並携曹司馬靳大令之著作見示僕將爲詩以貽二使君爲足下得賢主人之慶也詩外一部

八百紙文外一部三百一十紙奉寄外有廣東新語七百餘紙廣東文選一千五百餘紙皆已刻成苦無資未能刷印若易外千紙近方謀梓尚茫然未有端緒也僕之千秋大業其可傳之其人者惟詩外文外藏之名山者惟易外若廣東新語則亦一奇書也道遠不能盡寄須足下來惠顧三閩書院一一觀之僕有老母黃今年八十有四足下其多集賢士大夫詩文圖畫携來爲稱壽之具尤僕之所禱祈盼望而不可必得者幸與柴丈非二虹玉于鼎扶孟諸君謀之幸甚幸甚

翁山文外

卷之十七

番禺 屈大均 謨

賦

誦詩賦

誦詩賦者屈子誦毛詩招隱之篇而作也其辭曰

翳毛詩之三百多招隱之篇章扣槃歌而在澗碩人寬其未央樂衣巾之綦縞雖雲茶而弗臧染茹蘆兮色絳等憔悴於姬姜菘女桑之十畝時閒閒而執筐與子逝兮勿返冒零露兮微行懸鶉鷩兮翚子實方圓兮香杭豈君子而素食負四體之方

剛雖永日而鼓瑟亦爲樂之未康望君子兮適我
庶飲食之不遑况蒹葭之堅實食吾牛而肥疆江
之水兮秋澹魚鱗脆兮多肪伊人邈兮莫寄隔洲
島兮微茫藥朝饑於泉冽何鰕鮒而非魴何彫胡
而弗米何菡萏而無房似蒲荷之倏大孰得親兮
芬芳朝葺葉而爲葢暮紉萼而爲裳聞吟嘯兮不
見與鴛鴦兮迴翔恍陰羽之警露子和之兮引吭
渺予懷兮寤寐涕泗流以浪浪恐薄寒之相中欲
遺子兮衣襦苟白駒兮可秣吾何惜兮苞稂苟朱
鳥兮可膳吾何吝兮膏梁寶爾音兮金玉抱遐心
兮勿忘勉遯思兮沒齒期好修兮爲常

陋巷賦

屈大均

某大夫館予於萬家洲所居陋巷有客過而歎曰
噫嘻是主人之過也夫其爲巷也二尺許而陽溝
半之予行扶墻而左顧足縮縮如有循前趾茹而
後趾始吐也予曰雖然子不聞夫太率乎吾嘗自
莎蘿坪至于千尺之峽百尺之峽矣上穿陰井下
踏飛橋橫度則厓磨吾鼻直度則石或舍腰汗濡
梯之滑滑魂與絙之搖搖雲欲沉而號呼白帝風
將起而匍匐青霄今別太率六七年於茲矣而躡
茲陋巷嘗若夫蒼龍之嶺背與落鴈之峰椒也客
曰然則子盍去之予曰否否吾聞之人能碎千金

之壁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惟茲陋巷予以爲太
舉之門戶焉兩壁相夾中裁容人垣屬其耳仄行
逡逡從罅中視一縷天痕下臨絕壑膏溜難循則
千尺峽百尺峽之所同也古苔陰濕斷砌參差旁
有深渠黑水瀾瀾東家之米泔肉瀋西舍之洗紅
棄脂壅而難疏肥垢成糜吾一不慎沒脛以緇則
陋巷之所獨也夫禍患嘗生於所忽而戒慎必始
於至微孰使我朝出則兢兢暮歸則戰戰如深淵
薄冰之矜持者非此陋巷也耶予有裳衣予母所
治予有履舄予友所貽一武獲疾百武難醫載浣
載曝爲日遲遲惟茲陋巷實予之師子如我卽小
心翼翼匪如微塵可以拂拭舍子之車屏子之役
左撥網絲右塞門席如上冰稜如行劍脊中有一
人癯然山澤談道爲歡以永今夕客曰嘻有是哉
子其子淵之徒也已予避席而起曰是何敢居然
竊有志焉欲學孔子先學顏子欲學顏子從陋巷
始

辭清遠劉明府請修志啓

屈大均

伏以二禺南北昔傳軒轅帝子之簫聲三峽東西
今見姑射仙人之鳥影瑤箋忽下石戶生輝恭惟
老父臺執事中天氣象光嶽精華名父淵源富有
青箱之家學神君政事頻來赤縣之謳歌平津開
閣於他時漢重循良佇見公孫作相單父鳴琴於
此日魯多君子早聞宓子知人不少丹鳳高賢去
陪柱笏更延白魚下士來佐編書束帛情深緇衣
誼篤某識慚孤陋才愧淵通日事耰鋤與農丈人
而爲耦久疎筆墨非管城子之中書在君侯玉尺
千尋製錦長閒自可精裁大志會鄙人花黏五畝

築場方始未能敬赴嘉招對使披誠受書浹汗伏
冀冰壺照鑒諒其方命之無他珠海汪涵矜此感
知之實切容趨偃室更負廉荆某臨啓可勝瞻崇
惶恐之至